

竹羊蹄

著 仁 聚 曹

行 印 店 書 馬 天

這回，剪貼成冊，又約莫二三十萬字光景，到底呈與每人
 了，覺得自己的影子也頗可憐了。其中一部分，類聚在
 這小冊子裡的，大概是雜感小品之類。金瓶子這信寫云：
 筆迹則以謂繁細，佳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

以筆端題名。

時，先父魯岐先生壽過國瓦
 真從東方出來了。不久，伏
 榻而世間隔絕，不知政府有
 當國嗎和中央軍駐山東惠城
 足知碧之身活矣時一樣和眾



前記

民國十一年秋天，我孑然處在海濱的一角；大概爲了鄉思的氣分太重，時常受一些文明人的揶揄，當時也頗有些氣憤，後來覺得孤獨也有深趣，常是深夜看書寫文章。其明年，在新開路吳寓做家庭教師，繼續這孤獨的生活；那三四年間，先後在覺悟學燈發表一些雜脞式的文章，有論文，有短評，有攷據，隨感錄之類，積聚起來，約莫二三十萬字；可是從不加以積聚。民國十四年以後，我耐着性做教書匠，幾乎不寫一個字；這樣沉默了六七年。

近幾年，忽然又有一點不安分起來；幾個不甘於寂寞的中年人，集合攏來辦一種小刊物，這樣濤聲便登場了。那是民國二十年八月間的事。從那以後，我重新恢復深夜寫文章的舊脾氣，有時寫得很多很多；所寫的仍舊是雜脞式的，有論文，有短評，有攷據之類。這回，剪貼成冊，又約莫二三十萬字光景；到底是中年人了，覺得自己的影子也頗可留戀了；其中一部分，積聚在這小冊子裏的，大抵是雜感小品之類。金樓子立言篇云：「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我之於文，本來無所取義，卽以「筆端」題名。

當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浙江時，先父夢岐先生盡過國民分內應有的責任，他相信太陽真從東方出來了。不久，他就生了重病，臥床不能起，病榻與世間隔絕，不知政局有任何變化。他臨終那幾天，正當閻馮和中央軍在山東惡戰的時候；他還以為黨的領袖仍是和碧雲寺謁靈時一樣和衷共濟。他問我時事種種，我假造一些消息告訴他，讓他把美麗的夢帶到坟墓中去。昔陸放翁晚年示兒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死者既抱了這樣大希望，我想爲人子者，只能欺騙欺騙死者，讓他九泉瞑目吧！

我既立志欺騙死者，却乃不忍欺騙生者，白紙上寫黑字，總想忠實一點；因此，屋角上的老鴉，不免惹人頭痛。我又轉念：金鷄納霜味苦，外面裹一層糖衣，讓人家嚥得下去。我又何必不裹一層糖衣呢！刪削又刪削，凡保留於筆端中的，已經沒有什麼苦味了。

人到中年，意緒消沉，自此以往，不會再寫這類帶點苦味的文字了！是爲記。

目次

前記	一—二
筆端 九篇	一—三
一 耶蘇與基督	二
二 蘇小小與白娘娘	五
三 彌正平之死	一〇
四 孔老夫子	一五
五 陳夢雷	二〇
六 小紅	二五
七 李叔同先生	二七
八 章太炎先生	三三

— 1 —

466056

九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	三〇
	現代中國散文	三九—五六
	談幽默	五七—六二
	幽默的表出	六三—六八
	報告文學	六九—七六
	論著作	七七—八二
	從發掘說到歷史小說	八三—九二
	文謔 八篇	九三—一二六
一	評趙望雲農村寫生集及其題詩	九四
二	陶淵明的時代人格與詩	九七
三	詩人心眼裏的農民生活	九八
四	周作人先生的自壽詩	一〇二
五	蜜蜂	一〇四

六	論大澤鄉	二〇六
七	新詩與舊詩	二〇八
八	新詩家向那裏走	二一三
	別字問題 三篇	二七一—二六
一	談別字	二六
二	再張目一下	二二
三	再從別字談起	二二
	白話文言新論	二二七—二三四
	休矣文言 四篇	二三五—二五〇
一	什麼是文言	二五
二	兩種錯覺	二四一
三	舊文人的文字遊戲	二四四
四	鐵樹開花	二四七

大眾語文問題 二篇	一五二—一七〇
一 大眾語文學的實際	一五三
二 一幕對話	一五四
文白論戰史話	一六一—一七九
京派與海派 三篇	一八三—一九二
一 京派與海派	一八四
二 續談海派	一八六
三 北平與上海	一八八
農村問題 二篇	一九三—一九八
一 回農村去	一九四
二 回農村去做這個	一九五
婦女問題 四篇	一九九—二〇八
一 娜拉出走問題	二〇〇

二	花瓶	105
三	月經	105
四	乳房	106
駝鈴十篇		109—133
一	人間世	111
二	「著」教「生」尅論	114
三	鬥牛	116
四	聖彼得大寺	118
五	黃河之水天上來	120
六	丹田（附丹田以下）	123
七	李迫大夢	125
八	我的迷惘	126
九	釣台與西台	128

十	閑話揚州	二二九
	百感篇 二十篇	二二四—二七四
一	混亂	二三四
二	虛無	二三七
三	我們的遭遇	二四二
四	逃出死亡線	二四一
五	風頭	二四六
六	疑心生暗鬼	二四九
七	書生之見	二五〇
八	古城會	二五二
九	讀史有感	二五四
十	讀孝經	二五五
十一	出氣主義	二五七

十二	學問	二五九
十三	刑賞忠厚之至	二六一
十四	殺錯了人	二六二
十五	我們的國慶日	二六四
十六	再上一回十字架	二六六
十七	生背離的人	二六八
十八	暗殺	二六九
十九	死	二七二
二十	兩扇文章	二七三
	國故與國今 十篇	二七五—三〇〇
一	四庫全書禮讚	二七六
二	禮義舊解	二七九
三	論續作	二八二

四	中國的祕密	二六四
五	論莊子與文選	二六七
六	從讀經說到讀左傳	二九〇
七	讀經請願記	二九二
八	我們爲什麼將米拋在新郎新婦身上呢	二九五
九	仲尼無父	二九七
十	談鑼鼓	二九九
泥塊 八篇 三〇一—三一〇		
一	泥塊	三〇一
二	棺材店	三〇三
三	天韻樓	三〇五
四	春	三〇六
五	苦雨	三〇八

六	小黑姑娘	三二〇
七	暨南大學	三二三
八	從天通庵到真茹	三二六
	非孝的故事	三三一—三四八
	談屑 十四篇	三四九—三八八
一	杜威先生	三五〇
二	談魯迅	三五二
三	看了大進攻	三五七
四	我們的扮演	三五九
五	我的一個小回憶	三六一
六	記約瑟夫	三六四
七	情書第二頁的流產（附葉天底之死）	三六六
八	洋涇浜與世界語	三七四

九	藏書	三六
十	談狗	三七
十一	朱熹與韓侂胄與唐仲友	三七
十二	鑑賞標準美	三八
十三	愛沙多娜·鄧肯	三八
十四	倭寇	三九

筆

端

九篇

- 一 耶穌與基督
- 二 蘇小小與白娘孃
- 三 彌正平之死
- 四 孔老夫子
- 五 陳夢雷
- 六 小紅
- 七 李叔同先生
- 八 章太炎先生
- 九 蔡葭蒼蒼白露爲霜

62.



一 耶蘇與基督

——在上海建國中學講稿

約當紀元前十世紀前後，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有過一段光榮時代，他們的領導者是大衛和所羅門。但這個光榮時代太短促了，「黎明」剛過，便是「陰霾的晦晝」，隨後又是一「漫漫長夜」。起先以色列和猶太起了內鬨，又復篡弑，暗殺，宗教衝突，這樣擾亂了三百多年；於是亞述的鐵錘打了下來，埃及及接上做他們的主子，巴比倫王又把他們擄了過去，在巴比倫旅居了兩個世紀；最後羅馬人攻破了耶路撒冷，這樣做了十個世紀的奴隸。大概巴比倫的智慧啓發了他們，使他們組織一個有系統的歷史觀念。他們懷念舊時的光榮，他們以大衛和所羅門為理想的英雄，或者是神——這個理想的英雄或神，便是「基督」。

猶太人可說是懂得處世哲學的，他們雖然永遠做奴隸，但他們把自己民族當作最高貴的民族，而他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早和上帝預約過，即算眼前吃了虧，最後的光榮，總會屬於他們的。因此他們都很樂觀，一旦救主「彌賽亞」出來，他們都得救了，他們都是大衛所羅門那個光榮

時代的人民了。關於這些陳古的話，在舊約上說得很詳細，我不想說下去了，我並不想說教。

依我推測：猶太人所設想的「基督」大概是大臂膊高個子的英雄好漢；若在中國，總是關雲長西楚霸王那樣的人；即不然，也得和拿破崙一樣，能替他們出一肚子烏氣。而上帝所派遣的「彌賽亞」却是一個瘦怯的耶蘇——掛在教堂裏光彩奕奕的耶蘇，想是吃得脂肪極多的牧師的自畫像，決不是風塵僕僕的耶蘇的面影。——這個馬槽裏出世的木匠的兒子，太使猶太人失望了！

而且猶太人最愛重儀式，他們祖宗所遺留的禮儀習慣，就是他們的寶貝，彷彿我們中國有國粹，有精神文明；猶太人永遠把亞伯拉罕的子孫當作最高貴的民族，希望上帝永遠偏袒着他們，彷彿我們中華民族是黃帝的子孫；照理「彌賽亞」應該保有國粹，提倡精神文明才是；可是耶蘇雖說是上帝的兒子，但是他看重禮儀，不尊重習慣，有時還說：「爲人而設安息日，非爲安息日而設人。」的話；你想：陰歷用得很好，要改什麼陽歷；文言多麼典雅，要改什麼白話，一個連國粹都不要的彌賽亞，這如何通得過去！耶蘇又說：「上帝非如市僧，天國之中，並無選民，亦無愛幸。上帝者萬物之慈父，普施恩惠如日光之普照。凡屬人類，不問其爲有罪惡者或爲上帝所愛者，皆

爲神聖天父之子。」那更荒唐了，我且用中國話來講：「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用孟亞聖的話。）如何會爲「皆神聖天父之子」呢？所以猶太人不僅失望於外表，而且覺得這個木匠的兒子太丟他們的臉了！於是他們爲耶蘇準備着一個十字架，叫他躺在上面。

事情是這樣：紀元三一年的春天，耶蘇從加黎利湖邊第一次到耶路撒冷，他就永遠地留在耶路撒冷；在一個黃昏，他和二個竊賊一同釘死在各各他山上，四圍是一羣看熱鬧的猶太人。他的弟子猶大是第一大功臣，他爲祭司們劃策，得到三十個金幣。還有許多猶太人是合作的，共同來把耶蘇處死，免得羅馬王疑心他們有什麼異動，連累他們奴隸都做不安穩。這個辦法，在中國就叫做「大義滅親。」好了，他們總算把不合理的彌賽亞完全解決了！

關於耶蘇的死，在四福音書裏記得極好，我也不說了。我現在再談一談耶蘇復活的事。

耶蘇的確是復活的，不過復活過來的是基督，不是耶蘇。「基督」與「耶蘇」有一個總分別，「基督」不會開口，而「耶蘇」則要開口。譬如法租界三德堂的牧師，他個可以頂禮「基督」，「基督」不會趕他出禮拜堂，要是耶蘇的話，一定要說他「進天國，比駱駝牽過針孔還難，」甚至說他就是「猶大。」基督於一般人無妨害，於牧師們則有利；有利的故事，你隨時可以發見，耶

蘇於一般人雖無妨害，而於牧師們極有妨害；所以他們釘死一個耶蘇，復活一個基督。

耶蘇活時，他的撫摩是能治療一切病痛的；最普泛的復活了的基督，即是這樣一個藥神，如同中國藥店裏的神農一樣。其次復活的是原始的基督，即是大衛所羅門，他是猶太民族的救主。最後復活的是牧師們自己的靈魂，牧師們照着自己的油臉畫成一張耶蘇，再照着自己情人的美貌畫成一張聖母。上帝的兒子死了，他們就是上帝的兒子；好在耶蘇已經不會開口，大家很可以自由地把他修正了！

不過修正派裏面，未始沒有好的，即如保羅，他所復活的基督，也還有些耶蘇的影子；可是我們中國還沒有保羅，我也不說了。

一九三四，八，十一，重寫。

二 蘇小小與白娘娘

——在蘇州省立女子中學講演

我今天說的是蘇小小和白娘娘的故事。說書，蘇州人最出色當行；我到蘇州來說白娘娘的

故事，豈不是「班門弄斧」！

我所講的蘇小小和白娘娘，和列位所知的略有不同；我以西湖佳話爲藍本。蘇小小，我不曾見過；從前文人騷客都說她花容月貌，那總不會錯的。她當二七年華，天天坐了油壁車在湖堤上逗引遊人；馬上就有許多「豪華公子，科甲鄉紳，或欲取爲侍妾，情願出千金，不惜紛紛來說。」你想：有洋樓可住，有汽車可坐，寫寫意意做大人先生的小老婆，豈不是好？所以賈姨娘來勸她道：「姑娘不要錯了主意，一個妓女嫁到富貴人家中，去，雖說做姬做妾，也還強似在門戶中朝迎夕送，勉強爲歡。」你知道蘇小小怎麼打主意，她說：「我最愛的是西湖山水，若一入樊籠，止可坐井觀天，不能遨遊於兩峯三竺了。況且富貴貧賤皆繫於命，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便決不生於娼妓之家；今既生於娼妓之家，則非金屋之命可知。倘入侯門……豪華非耐久之物，富貴無一定之情，入身易，出頭難，到不如移金谷之名花，置之日中之市，嗅於鼻，誰不憐香，觸之目，誰不愛色……若能在妓館中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佳人，豈不勝似在侯門內做一個隨行逐隊之姬妾？」她梳櫛了以後，把千百個男子在手掌中轉，「她若倦時，誰敢強交一語；到她喜時，人方踴躍追陪……從沒人突然鬪笑，率爾狂呼，以增其不悅。故應酬盃盞，交接儀文，人自勞而他自逸；却妙在冷淡中偶出一言，

忽流一盼，若慰若藉，早已令人魂消。」有一回，孟觀察在西湖叫了樓船，請了賓客，限定蘇小小去侑酒。蘇小小三番四次的推却，孟觀察勃然大怒，要饒她不過府縣都替她暗暗擔驚。誰知蘇小小一到面前，一顰一語，把孟觀察直喜得眉歡眼笑。後來蘇小小冒了風寒，生了重病，醫生來看，都說多兇少吉，她的賈姨娘替她非常着急，她却以為爲做了幾年妓女，富貴繁華，無不盡享，風流滋味，無不遍嘗；這樣早死，留人間一個好的印象，倒是天心有在，樂於成全。她死時只有十九歲。她死了以後，西泠橋頭的枯骨，倒成爲千百年後詩人們做詩的題材，「湖山此地曾埋玉」的噀個不休。

攔開蘇小小不提，且講講西泠橋對面那個壓在雷峯塔底下的白娘娘。白娘娘是一條白蛇，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小青依白蛇傳是一條青蛇，依西湖佳話是一條青魚，死無對證，這且不必硬作主張。白娘娘見許宣的時候，是一個戴孝的婦人；既然是死了丈夫，大可以休息休息，何苦「小寡婦上墳」見了「小白臉」惹起「古井重波」呢？她苦苦的逗引許宣，搭船，借傘，請茶，請酒，一心一意要嫁給他；許宣沒有錢養家，她拿出五十兩一個元寶送給他，這元寶還是從太尉庫中偷來的。許宣發配到牢城，白娘娘帶了小青趕到牢城，死心塌地的替他做家主婆，讓許宣過舒服的日子。許宣一面貪戀白娘娘的美貌，一面爲妖怪的念頭所苦；在牢城相信道士的符水，在鎮江相

僧金山寺大和尚的佛法，一定要迫白娘娘逃回西湖。結末是這樣一個悲劇：白娘娘正坐在那裏梳頭，許宣取了法海禪師的鉢盂，悄悄到家，乘她不留神，走近他身後，將鉢盂往頭上一罩，用盡平生之力，將白娘娘罩在裏面。法海禪師一到，白娘娘和小青都顯了原形。禪師將她們罩在鉢盂之內，拿到雷峯寺前，令人搬磚運石，砌成塔基，壓於其上；後來有許多人願做功德，不多時竟造成了一座巨大的雷峯塔，法海禪師還留了四句偈語：「雷峯塔倒，西湖水乾，江潮不起，白蛇出世。」

我們且把這兩個故事，錯綜地看一看，這是很好的對照。蘇小小所過的是唯美的享樂主義的生活，她是典型的摩登女子；她是東方的茶花女。白娘娘正與之相反，她是賢妻，完全為她的丈夫犧牲她自己。但是蘇小小以她自己為中心，把男性旋轉得天昏地暗；千百年後的文人還不斷地替她捧場。白娘娘以「夫」為「天」，跟着丈夫跑，丈夫當她是妖怪是蛇，用鉢盂罩在她的頭上，用雷峯塔鎮在她的身上，使她不能出世。我們中國的禮教網，自南宋以後，漸漸完密，何以對於蘇小小這樣優容，對於白娘娘這樣苛刻？這不是值得我們考量一番嗎？原來農業社會的有閑享樂生活，為貴族（王族，卿相，）地主階級所獨佔；貴族地主的門下，有幕僚清客這些清高的文人替他們幫閑，湊趣。蘇小小的生活，雖為禮教所不容，却正是有閑階級的享樂對象；孔老夫子尚且

願意去見南子，王孫公子自然心甘意願爲蘇小小所顛倒的了。清高的文人，至少都有八斗才，個個都是才子；有才子必有佳人，蘇小小正是千百個才子的最好對象——哼「湖山此地曾埋玉」的才子，天天可以在湖堤上看見。所以蘇小小的生活雖在士大夫禮教之外，却在士大夫對象之中，可以留在那邊，替湖山生色的。

至於白娘娘，她是許宣的家主婆；媳婦一進門，婆婆就不高興。婆婆談起她的媳婦總必搖頭嘆氣道：「自從我家那個狐狸精進門，我的兒子聽了床頭哄，什麼都變了樣兒了！」於是東也是那個妖精不好，西也是那個妖精不好，迫得兒子虐待了媳婦，那才稱她老人家的意願。諸位同學，你莫以爲我們是生在二十世紀，受過教育的。你若嫁在一個大家庭，進門那幾年，男家沒有什麼變故便好；若是風吹草動，公公丟了官，丈夫失了業，都會怪你是個尅星，天天詛咒你，使你不得安身的。要忠實做賢妻的女子，註定是「妖怪」，「蛇」的命運，那真無可逃避的呀！上海四馬路有一家藥房的窗櫃裏，坐了一位長衫馬褂的少年，他的身上糾纏了一條大蛇，蛇的頭正是一個美人；那正是「女人是蛇」的最好說明。禮教先生說：若非我的母親是女人，我早殺盡一切女人——當然不殺蘇小小。

白娘娘並不怕許宣，但是許宣有法海禪師給他的鉢盂，罩在頭上，使她不能轉動。這個鉢盂是什麼，那便是經濟權。白娘娘壓在地底，法海禪師砌了塔基，便有許多人願做功德，造成一座巨大的雷峯塔。這巨大的雷峯塔，便是千百年來的傳統思想。「經濟權」和「傳統思想」把一切女人都壓住了。

現在，雷峯塔是倒掉了，鑽出來的白娘娘，她頭上還罩着法海禪師的鉢盂，她能轉動嗎？誰來替白娘娘敲破這個鉢盂呢？諸位同學，請仔細想一想！

三 禰正平之死

「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李白望鸚鵡洲懷禰衡

黃射和禰衡一同下了馬，緩步走上石階，斜陽灑在他們的背上。

「正平，伯喈蔡先生真了得！今天我們看的這碑文，就夠味兒；可惜不會鈔下來，記不得這麼多了。」黃射一面解下馬鞭，一面這樣說。

「哦，讓我想想看。——差不什麼了，那石碑上損了兩個字，其餘大概這樣罷；拿筆來，我來默寫一通。」禰衡輕描淡寫地說着，眼望着天花板。

黃射一半驚訝一半佩服，叫左右立刻準備紙筆，又派人趕去鈔寫那蔡邕所做的碑文。不一刻，禰衡把碑文寫就了；黃射細細吟誦，心頭有說不出的高興。

「正平，你得了得！那天我父親歡喜得什麼似的，說您把他要說的話都說了，輕重疏密，不差分毫，你真了得！可是，正平，您這麼個大天才，怎樣人人都說您的壞話？——曹孟德，不是說愛才如命嗎？他倒把您送到劉表那裏去啦！」

「哈哈，哈哈，」禰衡看黃射說得這樣認真，不禁哈哈大笑。「曹孟德那小子，什麼東西！我正眼也不要看他！孔文舉一定叫我去見見，那小子倒像煞有介事，擺起架子來！我還不明白，他把我送到劉表那邊去，想叫劉表害我呢！那天，他底下那些狗兒，要替那小子來出氣，說是什麼送行餞別；看見我到了，都像殭尸一樣動也不動。咱老子才不客氣哩，坐下來便號啕大哭。他們問我：「哭什麼？」我說：一處處的墳墓，一個個的浮屍，不哭還做什麼！那些狗兒觸了一鼻孔灰，才一隻隻拖着尾巴走呢！」

「正平，你不要狗兒狗兒這樣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當；做媳婦的不見好於妯娌，那才會惹公婆婆生氣呢！聽說劉表也十分看得起您的，劉表左右的人都不高興您，您終於站不住腳呀！」黃射於愛重之中，帶點婉勸的意味。

「劉表，那臆胞；他左右都是飯桶！有一天，一夥飯桶扛一篇奏章，哼了大半天，哼不出什麼道理來。劉表把那稿子給我看，叫我怎樣看得過意；我把那篇臭文章丟在地下，重新寫過一篇，給那些飯桶一點顏色看看！」禰衡這樣高聲大論地回答着。

「正平！」黃射正接着要勸告禰衡莫太露鋒芒，免得遭忌。那鈔碑文的人回來了，黃射把禰衡默寫的碑文和蔡邕的原文對校一下，除了那破損的二字以外，中間不曾遺漏絲毫，心裏更佩服禰衡的博聞彊記。走上前去輕輕地握了禰衡的手，道：

「正平！您得聽我一句話：剛者易折，智者容物，不要和那些小人較量長短，自取煩惱了！家父性子也很急，有些地方，看我們的交情上，多多包荒一點！」黃射這樣和聲下氣地說了，禰衡點點頭，默不作聲，緩緩從黃射的書室中退出。黃射目送他出了大門，低聲嘆氣道：

「這樣的天才！這樣的性格！」

「爸爸！正平怎麼了呀？」

黃射聽到了他父親黃祖逮捕禰衡下獄的消息，蹀着兩腳急急地趕了來，他知道他父親的性子十分躁急的。

「那壞蛋，他罵我，我要他的命！」黃祖那時餘怒未息，突着兩顆大眼珠。

「爸爸！不能這樣說！禰先生畢竟是曠世無兩的奇才。曹操劉表他們都能寬容他，難道我們不能寬容他嗎？」黃射哀懇他的父親寬恕禰衡，即刻釋放出來。

「好！那就饒他這一遭！你告訴他，叫他下回自己當心！」黃祖想起禰衡的才思，答允他兒子的要求了。

這時，門外走進一人，黃祖一看，正是剛才叫他看管禰衡的主簿。那人不待黃祖問詢，稟報道：

「奉主公命，禰衡已就地正法了！」

「噯！」黃祖突然一驚，眼看着他兒子。

「噯！」黃射怒目看那主簿，眼淚瀉了出來，悲聲道：

「好！你們這輩小人！你們這輩小人！禰先生死得真苦呀！」

黃射連奔帶哭，跑向禰衡的屍前，號啕大哭道：

「正平，我來得太遲了！你總該聽我一句話呀！剛者易折，智者容物，爲何和那些小人結下冤

仇呢？

唉！正平！

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

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

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

.....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巖！

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

.....

感平生之游處，若墮篋之相須！

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爾衡鸚鵡賦

唉！正平！這樣的天才，這樣的性格，這樣的收場！

四 孔老夫子

——用論語，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材料

一

「媽，我的爸爸呢？」

「孩子，你還年輕；等你年紀大了一點，我再告訴你！」

「他們都說我野孩子吶！」

「不要理他，他們都是沒家教的！」

顏氏把仲尼擁在懷裏，淚珠一顆一顆的滴在她兒子的臉上。

「媽，你怎麼哭啦？」

顏氏用衣襟揩乾自己的眼淚，俯頭吻着仲尼的額上，低聲說道：

「孩子，你還年輕吶！」

這個大謎子藏在仲尼的心頭，一年又一年，他想很快就變成大人了，他媽媽會把那謎底告訴他。一年又一年，他媽媽畢竟不會把謎底告訴他。一天，顏氏病得利害，叫仲尼走近床前：

「孩子，你過來，我告訴你……」

未及發言，顏氏的聲音已經咽住了。仲尼看他母親這樣痛苦，趕忙用話安慰她道：

「媽，等媽病好一點再詳細告訴我好了。」

「你媽的病是不會好的了！孩子，你爸的事，曼父（那個陔人）的母親，她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不久，顏氏死了，那時，仲尼已經二十三歲了。他從曼父母親那兒知道一點自己父母結合的經過，以及他父親死後殯葬的所在。他把父親的靈柩和母親的靈柩合葬在防山的邊上。土墳做好以後，仲尼伏在墳上，哀哀地號泣道：

「媽，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了！」

x
x
x
x

「伯魚！你把周南召南唸熟了嗎？」

「是，早唸過了；唸那些山歌有什麼用呢？」

「孩子，人情世故，人情世故，這里面都是人情世故呀！」

「爸爸，我唸給你聽罷。」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參差行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轉轉反側。」

仲尼閉着眼兒，靜聽伯魚的誦聲，手輕輕在几上敲着。忽然，他有所感觸似的說：

「伯魚，你去罷！」

伯魚走出仲尼的書室，仲尼遠遠聽到他的歌聲：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

仲尼低聲自言自語道：

「媽，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了！」

二

「真是倒霉，餓癟了肚子，還是丁丁當當地那麼窮開心，那書癡子！」

子路剛把「書癡子」說出口，連忙用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只怕仲尼聽到似的。

「仲由，你說什麼？」

「沒說什麼。我說：讀書人得君行道，升官發財，別人家好不得意；您老夫子倒霉一輩子！」

「喔！真有學問的那有不……之理！」

「那一定學問上還有什麼缺點吧！或者我們說「仁愛」「仁愛」別人並不相信我們的

話呀，或者機會等待着我們，我們不會抓住機會呀！」

「那有這話！伯夷叔齊不是活活餓死的嗎？王子比干爲什麼不好好地投機，還等待人家來剖他的肚子呢？唉！『匪兇匪虎，率彼曠野！』我們爲什麼這樣倒霉呢！」

子路默默地退了出來，子貢走了進去。

「賜！您說，『匪兇匪虎，率彼曠野！』我們爲什麼這樣倒霉呢？」

「夫子也得遷就一些兒呀！這個社會，這個人羣，不遷就總是行不通的。」

「叫我怎樣遷就呢？『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在魯國，在楚國，只要有機會，我總一本正經想替他們做點事，他們總一脚踢開我，讓我滾來滾去。那回，連公山不狝招呼我，我都想去試一試。遷就，遷就，總有一個限度，還叫我怎樣遷就呢？」

子貢默想了一回，覺得無話可說也就退了出來。顏淵最後進去，仲尼極親熱地對他說：

「回，您說，『匪兇匪虎，率彼曠野！』我們爲什麼這樣倒霉呢？」

「夫子不必想到這方面的事。我們有財寶，他們不識貨，足見他們是爲多大的混蛋，我們何必想到倒霉不倒霉的事呢！」

仲尼聽了這話，高興得跳起來，說：

「好！回！你做老板，我來做夥計！」

x

x

x

x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這曼長的淒惋的楚歌，刺痛了仲尼的心！

五 陳夢雷

古今圖書集成的重印，使我想起了那位辛勤的編者——陳夢雷，想起他遣戍到奉天的可憐的遭遇。

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連合叛變，耿精忠據了福建。清初的福建，情勢有點特殊；福建本是明末遺族的最後根據地，鄭成功佔據了台灣，在做復國運動；福建各地，鄭氏的潛勢力

很大。三藩之叛，長江流域旌旗變色；耿精忠勾結了鄭成功，由福建進據浙東，局面的開展，更不可測。這件事，苦煞了兩個福建的書生，李光地和陳夢雷；他們日夜思慮，難得兩全之策。後來他們想出了脚踏兩頭船的妙計，由陳夢雷出面附耿，由李光地出面告密，無論那一方面成功，他們一樣地「得其所哉」。可是李光地向清廷告密的蠟丸書，並不會連署陳夢雷的名字；這一着，陳夢雷可當了傻瓜。後來耿精忠失敗了，陳夢雷以附逆械繫入京，雖說免死遣戍奉天，後半生的冤枉是吃定了；眼見李光地飛黃騰達，大得康熙帝的信任，康熙是何等聰明的人，他肚子看得雪亮，真是「蠻子那有一個好人！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最有趣的，陳夢雷一肚子牢騷，逢人訴說：李光地一輩子笑臉，隨地撒清。他們兩人鬪口的一段，頗值得對照着看的。陳夢雷訴說告密的經過，道：

「昔甲寅之變，……不孝就拘而往，不受事而歸，瘠形托病，三年一日，此通國所共聞，有心所共嘆！年兄忘廉恥之防，徇貪冒之見，輕身材，秉其心，殆不可問。不孝毅然以大義相責，冀年兄至性未滅，愚誠可感，庶幾將伯之助。不孝與年兄共議，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帥之庸闇，與夫虛實之形，間諜之計，聚米畫灰，靡不備悉。不孝於是定計，不孝身在虎穴，當結楊道聲以潰其腹心，雖耿繼美以墮其羽翼，陰合死士以待不時之應。年兄遁跡深山，間道通信，歷陳賊勢之空

虛，與不孝報稱之實蹟，庶幾稍慰至尊南顧之憂。臨行之日，不孝訣曰：『他日幸見天日，我之功成，則白爾之節；爾之節顯，則述我之功。倘時命相左，鬱鬱抱恨以終，後死者當筆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海濱萬里外，猶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嗚乎！息壤在彼，而忍忘之乎！』——與李厚菴絕交書

照陳夢雷的說法，告密大計都是他一手定下，給李光地搶去冒了頭功，滿紙憤憤，比賈府的焦大還要氣惱。我們再看李光地對於這件事的說法：

「陳則震，同年中最相善，及滇將亂，耿王日日練兵，聲息甚惡。予遣人至省，寫一札與之，言耿精忠甚可慮，省城逼近，恐不可保；君可託諸荔枝之約，至予邑同商保全之道。陳大言云：『此豎子焉敢有此！』蓋輕耿也。不數日，遂變起，而陳已戴紗帽矣。……後予復進計於陳曰：『君陷於賊，非不得已；但既如此，須求自脫。』陳不聽，且對予使張來言吳逆之強，本朝天下四分五裂，京師爲變，無復可望。後蠟丸進表自通，蒙有優旨。耿逆平，予至福州，陳反責予表上何不掛其名，予唯唯而已。」

又好像陳是有意附逆，蠟丸進表，全與陳夢雷無關。他們間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說；看他們，都

表示忠心耿耿，只有他自己，是道地的好奴才，倒是士大夫的絕妙口供！

這件事，和楚漢之際，張耳陳餘以刎頸深交而凶終隙末，情形頗有點相同。太史公論張耳陳餘事，曰：「張耳陳餘，世傳所謂賢者，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之誠，後相倍之戾哉！」豈非以利哉！嗚乎！世亂見人心！

六 小紅

——紅樓夢今讀之一

賈寶玉面前的丫頭，襲人是第一等紅人，晴雯，麝月次之，秋紋，碧痕又次之。有一個不諳事體的小紅，自恃有九分容貌，心內便想嚮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有一天，寶玉喊不應丫頭們，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小紅便乘機走上去，接了碗去。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小紅，倒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着鬢兒，瘦長臉面，細挑身材，十分俏麗明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屋裏的人麼？」那丫頭笑應道：「是。」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小紅便冷笑一聲道：「爺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水，拿東西，眼面前兒的一

件也不做着，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眼面前兒的呢？」小紅道：「這話我也難說……」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共提着一桶水，笑着進來；小紅便忙迎出去接。二人便都詫異，心中俱不自在。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了門，到那面房內，找着小紅，問她方才在屋裏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呢；因我的絹子找不到，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喝，叫姐姐們一個兒也沒有，我趕着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就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搶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嗎？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明兒我說給她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我們都別動，只叫她去就完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她在這屋裏呢！」

小紅觸了這一鼻子灰，只好私自長吁短嘆，說消極的話。有一天，她大概是失望了，對蕙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你那里知道我心裏的事？」蕙點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襲人，那怕她得十分兒，也不惱她，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她呢？別說她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雲綺霞她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裏去，仗着寶玉疼她們，衆人就都捧着她們，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犯不着氣她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

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
可是，小紅的幸運畢竟來了。

又有一天，小紅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兒，便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回，見她生的乾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們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錯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吩咐了一陣，小紅答應着，撒身去了。不多時回來，往稻香村去找鳳姐，頂頭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裏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扇，就是外頭逛。」……小紅道：「你們再開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說着，將荷包舉給她看……晴雯冷笑說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就不服我們說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沒有，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兒！這一遭半遭兒的也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好的呢！」

小紅聽了，不便分證，只得忍氣去找鳳姐。到了稻香村，果見鳳姐在那裏和李氏說話兒。小紅將荷包遞上去，回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着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呢？」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我們二爺沒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幾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了去。」小紅還未說完，李氏笑道：「噯！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她們扭扭捏捏，蚊子是的。」——明兒你伏侍我罷，我認你做乾女孩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你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

這樣，小紅真的長長遠遠的飛上高枝兒去了。

七 李叔同先生

五四前後中年人的寂寞，苦悶，在我們年輕的人是不大了解的。五四狂潮中，記得有一天晚上，沈仲九先生親切地告訴我們：「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法名）若是到了現在，也不會出家了。」可是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我們只當作一種談助，他心底的謎，我們是猜不透的。

在我們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來沒有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我曾經早晨三點鐘起床練習彈琴，因為一節進行曲不會彈；他就這樣旋轉着我們的意向。同學中也有願意跟他到天邊的，也有立志以藝術作終身事業的，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親。想明道先生「綠滿窗前草不除」的融和境界，大抵若此。

「我們的李先生」（同學間的稱呼）能繪畫，能彈琴作曲，字也寫得很好，舊體詩詞造詣極深，在東京時曾在春柳社演過茶花女；這樣藝術全才，人總以為是個風流蘊藉的人。誰知他性情孤僻，律已極嚴，在外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狷介得和白鶴一樣。他來杭州第一師擔任

藝術教師，已是中年了，長齋禮佛，焚香誦經，已經過居士的生活。民國六年，他忽然到西湖玄寺去靜修，絕食十四天，神色依然溫潤。其明年四月，他乃削髮入山，與俗世遠隔了。我們偶而在玉泉寺遇到他，合十以外，亦無他語。有時走過西泠印社，看見岸上的印藏，指以相告，曰：「這是我們李先生的。」那時彼此雖覺得失了敬愛的導師的寂寞，可也沒有別的人生感觸。後來五四大潮流來了，大家歡呼於狂濤之上，李先生的影子漸漸地淡了，遠了。

近來，忽然從鏡子裏照見我自己的靈魂，五四的狂熱日淡，厭世之念日深，不禁重復喚起李先生的影子來了。友人豐子愷和弘一法師過從最密，他差不多走完了李先生那一段路程，將以削髮入山爲其終結了。我乃重新來省察李先生當時的心境。李先生之於人，不以辯解，微笑之中，每蘊至理；我乃求之於其靈魂所寄託的歌曲，在我們熟習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鐘三歌正代表他心靈的三個境界。落花代表第一境界：

一紛紛紛紛紛紛……

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長逝不歸兮，永絕消息。

憶春風之日暄，芳菲菲以爭妍；

既垂榮以發秀，倏節易而時遷，春殘，

覽落紅之辭枝兮，傷花事其闌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遞嬗兮，俛念遲暮，

榮枯不須臾，盛衰有常數！

人生之浮年若朝露兮，泉壤興哀；

朱華易消歇，青春不再來！

這是他中年後對於生命無常的感觸，那時期他是非常苦悶的，藝術雖是心靈寄託的深谷，而他還覺得沒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靜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懸太清；

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祕，靈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現實的想望，把心靈寄托於彼岸，順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鐘的境界：

「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殘；

幽鳥不鳴暮色起，萬籟俱寂叢林寒，

浩蕩飄風起天杪，搖曳鐘聲出塵表；

綿綿靈響徹心弦，幽幽思凝冥杳。

衆生痛苦誰持扶，塵網顛倒泥塗汗。

惟神憫恤敷大德，拯吾罪惡成正覺；

誓心稽首永皈依，冥冥入定陳虔祈。

倏忽光明燭太虛，雪端髣髴天門破；

莊嚴七寶迷氤氳，瑤華翠羽垂繽紛。

浴靈光兮朝聖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雲，若現忽若隱！

鐘聲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無外！」

弘一法師出家後，刻苦修行，治梵典勤且篤，和太虛法師那些吹法螺的上人又不相同。他在和尙隊中，該是十分孤獨寂寞的罷！

相傳弘一法師近來衰病日侵，他對於生命的究竟，當有更深切的了悟，惟這涅槃境，方是真解脫，我們祝福他！

八 章太炎先生

錢江輪船的蓬艙裏，兩位乘客在那裏談論章太炎。甲說：「章太炎的學問真好，四書五經無所不通。我們餘杭出章太炎，就好比你們金華出宋濂。」乙說：「章太炎的文章總算好，唐朝韓文公，宋朝蘇東坡，民國章太炎，文起八代之衰！」甲說：「人家都說他和梁啟超一樣的好。」他們談論得十分起勁，我在旁默默地聽着想。章先生評論古今文章，獨尊魏晉，謂：「魏晉之文，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待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其評論唐宋古

文謂：「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歐陽修曾鞏好爲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若乃蘇軾父子，則俗人之淺淺者。」以尊韓蘇者尊太炎先生，豈不等於污辱了他？把太炎先生所最推重的魏晉，要由他所看不起的韓文公來起衰，豈不是根本否定了他的主張？清末，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爲五十家，將章太炎和譚復生，黃公度並稱。章先生與鄧實書云：「譚黃二子志行，願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既疏，其文辭又少檢核，僕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謂遊於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譎奇自恣；僕亦不欲與二賢並列，謂宜刊削鄙文，無令猥廁！」某甲說他和梁啓超一樣的好，那真要把他氣死了！章先生的文章，見之於國故論衡，檢論者文章宏雅，自視甚高，謂：「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剪，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絀於邊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能知慮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辨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僕自以爲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寄羣彥之數者也！」

民國三年，太炎先生被禁於北平龍泉寺，其五月二十三日家書，滿紙牢愁，不堪卒讀。中有句云：「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那是多麼自負的話頭！國故論衡上卷論小學，闡發音理，以音理詮解轉注假借之義。先生於音韻之學，獨闢蹊徑，弟子錢玄同，黃季剛皆以音韻學名家；案頭

上的音韻學，可說是登峯造極了！太炎先生以黨案入獄，初究佛典，治因明學，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遺名相終，乃以佛理來解釋莊子，作齊物論釋，以佛理論性，作辨性上中下；獨到之境，非宋明理學家所能夢見，宋濂輩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項背呢！

民國十二年，太炎先生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演國學，他說：「凡稱之爲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會說他們可稱居士等等，何必稱做和尚呢？」他又舉史思明的櫻桃詩爲例。沈信卿裂開大嘴，哈哈大笑；那正是白話詩流行的季候，太炎先生嘲笑了白話詩。沈信卿大爲得意。其實太炎先生對於詩歌見解，素來如此；他嘲笑江西詩派，也同是這個說法。沈信卿還不必那麼得意的。國故論衡文學論略云：「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是故樞論文學，以文字爲準，不以文章爲準。」這廣泛的文學定義，和亞諾德（Matthew Arnold）的主張，幾乎完全相同，而阮元正走了相反的路；我們可以想見駢文家和史學家之間有多麼長的距離。——太炎先生的學問，有如一根大樹，枝枝節節是無從了解他的；還是說他四書五經無所不通，讓他莞爾微笑罷！

太炎先生有一個外號，叫做章瘋子。清光緒末年，梁啟超、麥孟華奉康為教主，在上海宣傳公羊義法，說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爲什麼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囂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康氏徒黨恨之刺骨。兩湖總督張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錢恂介入幕府。時梁鼎芬爲西湖書院山長，一日，詢章先生：「聽說康祖詒（有爲）欲作皇帝，真的嗎？」太炎先生說：「我只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爲之大駭。民國二年，袁世凱誅戮黨人，繫先生於北京龍泉寺，後移繫於錢糧胡同。先生每與人書，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輓之以聯，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聯云：「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倭寇豈能干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勛。」章瘋子這外號，就這樣更流傳更證實了。

九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在上海大夏大學演講

「蒹葭蒼蒼」詩，秦風的一篇。那是一首戀歌，依我推測，當那個男人送他的愛人歸去的時

候，兩人沿着河邊走了一陣，手攀了蒹葭的長葉相對站了一回，那女的終於過河去了，他倆是分別了。隔了許久時日，那女的並不會回來，也許連一點音信也沒有。那男的孤獨地在河邊來來去去，心中煩躁不安，忽然看見蒹葭的長葉，葉上鋪着一層浮霜；那長葉刺進了他的心，於是他低聲唱道：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假使有人發個呆問：「那男的爲什麼不過河去看他的愛人呢？」那也許女的父親是一位道學先生，不許他倆自由戀愛，連窗外都不許他徘徊，只索在河邊害相思病了。

相戀相愛，相思相慕，那是每個人極普通極平凡易得的經驗，所以寫愛情入詩篇，在文學題材中所佔成分最多。青年男女初入文學門閥的，也以看這種題材的爲多，上海就有許多文學家專靠寫這類作品過活的。既是這樣普遍平凡人人所易知的題材，寫起來應該十分容易，爲何蒹

馥蒼蒼這一首無名作家的情詩，讓他獨步千古呢！又爲何三千年前這一位相思病患者的情歌，在千百年後讀之，還是「先得我心」呢？這便是我今天所要談一談的。

要在愛人面前，展開我們的心靈，使她了解我們的狂熱，那是一件極艱難的工作。你將寫千言萬言的情書嗎？或是百行千行的詩歌嗎？也許你會失敗，全然失敗。表現情愛的最好方法，莫如一個字也不寫，一句話也不說；默默地兩人偎倚着在草地走，一勾新月跟在後面，金銀花送過暗香來；這時彼此的心房在躍動，雙頰在潮熱，眼波在流注，還有比這更完滿的表現法嗎？

然而「不着一字，自得風流」的表現法，大家覺得不痛快似的；必得跪在地下說：「我愛你，」或是在信箋上寫「我是屬於你的，」這樣才算痛快。周作人先生說過：「我們在門外草地上翻幾個筋斗，想象那面高樓上的美人看着，很是高興，是一種辦法；反正她不會看見，不翻筋斗了，且臥在草地上看雲罷，這也是一種辦法。」我們常人大概是採取前一種辦法的。（不翻筋斗而看雲的方爲聖人。）

既要翻筋斗才痛快，則筋斗之花樣出焉。詩人抒情，有賦比興三種花樣，兼馥蒼蒼這首詩，用的是「興」的花樣。前人箋釋「興」義，說是「借物起興」（劉勰云：「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

李育云：「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情附物也。」那蒹葭的長葉，在送別時原は無意中各攀一葉；在河邊徘徊時，這長葉倒是第一個闖進心境的刺激，他就從牠寫起，用牠來表現這一番相思的情緒了。譬如這一張圓凳，太平淡無奇了；但若是我的愛人從前時常坐在这里，現在她已經死了，我一看見這張圓凳，便不禁愴然淚下，口裏哀吟道：「凳子呀！凳子呀！」好像我心頭的悲痛都寄託在這平淡無奇的圓凳上，又好像千頭萬緒的悲痛非得從圓凳子說起不可。因此「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兩件絕不相干的事，詩人把牠結連在一起，我們一點也不以爲異的。（鄭漁仲謂：「關關雎鳩，作詩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者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詩人借物起興，選取寄託情緒的對象是第一件事。我記起紅樓夢裏有一段故事，說賈寶玉在被父親痛打以後，有一天，要叫晴雯送兩條半新不舊的絹子給林黛玉；晴雯只怕惱了林黛玉，不肯送；賈寶玉道：「你放心，她自然知道。」果然，林黛玉體貼出絹子的意思來，不覺神癡心醉，還題了幾首絕句在上頭了。這兩條絹子在紅樓夢凡三次出現；直到林黛玉臨終，還狠命撕毀這兩條絹子，用以洩心頭的憤恨。千言萬語說不了的私情，只要用兩條手絹就表示得非常親切，

可見賈寶玉選擇得不錯。又相傳某畫師以「下雨滴空階」爲畫題，「空階」只是一個抽象的觀念，「滴」只是心下明白筆下難畫的觀念，使人難於着筆的。某生徒畫一書童持硯一方，承簷取滴，把題旨完全烘托出來，這也是選材的得當。總之，情緒是「抽象的」而我們表現他，必得「具體的」越表現得真切，越能感動人。我曾在一處攝影展覽會看到一張以挑水夫爲題材的作品，浩波淼淼，人影歷歷，作品上題着「人世一肩」一語，寫盡了人間世的苦辛，爲之神往久之。兼葭一詩，一腔無可奈何的神情，使千載後人低徊不已，不也有同一的意味嗎？

自來抒情詩，當以興體爲正格；兼葭白露，就是恰到好處的代表作品。前人說興體，未免近於玄妙；我覺得把燃起情緒的對象爲着筆之始，也可說是近於客觀的標準了。

諸位是研究文藝的，我姑且愚妄地弄斧一下。

現代中國散文

——在復旦大學講演

關於這個課題，胡適最近五十年之中國文學，陳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中，約略已經談及。我今天的講演，將他們所詳的路一些，他們所略的詳一些，諸君不妨取原書看一看。

開頭還得從那已經過去的桐城派講起——在文化進程中，原沒有可分割的文化斷片。桐城派所標榜的義法，可以歸結爲「有序」、「有物」四個大字；可是桐城派所有作家在實踐上誰也不會成功過。「有序」包含詞語「選擇得當」和「排列得當」兩種工夫；從前戰國游說之士，折衝應對，立談之間，應付得恰好；兩晉清談家辨析名理，出口成章，便成文彩，這種工夫，全在口頭訓練，並非伏案呻吟所能做到。宋朝以來，學者以沉默寡言爲美德，「言語」之科早廢；口談既難「有序」，筆述自難「有序」。桐城派以「雅馴」爲「有序」的標準，所謂「雅馴」如「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蕩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等語頭，只是消極地替文章的寫作對象限制於縉紳士大夫階級；因而把文章和語言的關連線割斷了。桐城派的作品，大體詞句簡短，音節和諧，但局面狹小，如一家小園林，雖是玲瓏小巧，總無雄偉氣度。他們所運用詞語的範圍太狹小，太限於書本上熟語，便無從來達到「有序」這個標準。「有物」的「物」字，本該包括「情緒」「思想」二者，而桐城派所謂「有物」範圍却非常

狹小。方望溪主張「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苟作」姚姬傳主張「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只是在宋儒的「道」字中打觔斗，以「道」爲「物」，究有何「物」？原來他們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如韓退之歐陽修輩的說理文，已經膚淺得可憐；「原道」那篇名作，不過是篇爛八股，說不上什麼「有物」；「取法乎中，僅得乎下」，桐城派那些作家只好縮小陣線，把「說理」之文推出壘外了。（曾國藩謂「古文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

在桐城派失勢以後最近這三十年間（一八九八——一九三〇年）中國散文界的趨勢，大體是在修正桐城派的缺點；換言之，桐城派所標榜而不會做到的「有序」，「有物」兩個標準，她的後繼者，却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一八九八年，嚴復的天演論譯本出版，一九〇一年，林紓的茶花女遺事譯本出版，由這兩種譯本替古文劃出一個新時代。嚴復林紓是桐城派嫡傳吳汝綸的高足弟子，他們都用桐城派的文字來做繙譯的事業。嚴所譯的天演論（Huxley 著）羣已權界論（Mill 著）名學（Mill 著）羣學肄言（Spencer 著）原富（Smith 著）法意（Molesquien 著）社會通詮（Jenks 著）名學淺說（Javon 著）是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社會）的名著，林所譯的茶花女遺事（Alexander Dumas 著）塊肉餘生述（Charles Dickens 著）拊掌錄

(Irvine 著) 以下一百五十六種，是歐美名家的文學作品；一個說理，一個言情，這纔把「物」的內質充實起來。所謂「古文」，自古只有簡潔雅淨的作品；自有這長篇巨製的說理寫情敘事文字，才重新獲得她的生命——這可以說是對於「物」的有意義的修正。

桐城派所限制的僅僅適用於縉紳士大夫階級的詞語，對於資本主義內侵，工業抬頭，都市集中的新社會，已不能應付裕如。大家需要一個範圍廣大的詞語圈，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政論文，乃為大眾所歡迎。那時黃遵憲擴大詩料，主張「其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與梁啟超所主張「為文……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相為呼應，桐城派義法所禁忌的種種至此蕩然無餘。但從另一方面講，這正是「有序」的補充和實踐，譚嗣同以駢文體例氣息寫成沈博絕麗之文，梁啟超以帶情感的筆鋒寫成條理分明辭句淺顯的文字，應用的範圍推廣得很大，他的讀者亦漸漸推廣到縉紳士大夫階級之外了。

和譚梁同時，從「有序有物」上致力的，還有章炳麟先生；他是借光於古代，以魏晉之文為

文章典型的。他說：「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又說了：「魏晉之文，持論彷彿晚周，氣格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又說：「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守己有度，伐人有序，」乃「有序」中事，「豫之以學，」乃「有物」中事，他所期望的是一種「有物有則，雅馴近古」的學術文。他自己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學問又極淵博，所著國故論衡、檢論諸書，確能實踐他自己的理論；但這種復古主張，決不能叫人人跟着他做，終不免於及身而絕了。

民國三四年間，一種有勢力的雜誌——甲寅——在中國學術界登壇，其間知名的，有章士釗、黃遠庸、李大釗、高一涵、陳獨秀、張東蓀、李劍農諸人，他們這一羣，有人稱之爲「邏輯文家」，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的自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羅家倫語）章士釗曾自己說明這種文體的作「品，」凡式之未慊於意者，勿著於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廁於句；力戒模糊，鞭辟入裏，洞然有見於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觀游澗之魚，一清見底；如審當簪之蛛，絲絡分明，庶乎近之。愚有志乎是，寧云已逮，然文中不著不了之語，命意遺詞，所定臆下必遵之法令，不輕滑過；卒爾見質，意在而口

不能言其故者甚罕。」文論據我看來，這種文體，也可說是對於桐城派的有力量之修正。「政論」是他們文章中之「物」，「行文主潔」，「用遠西詞令，隱為控縱」是他們文章中之「序」，和章炳麟先生所致力之傾向雖不同，其結果還是「同歸」的。

時代輪子滾了下來，適應新時代的新文體，在上述諸作家忙着做修正工作的當兒，已有人在做地下的準備工作，嚴復翻譯穆勒名學，耶芳斯名學淺說，喚醒了許多人對於思辯法的注意；秦漢以後埋沒了數千年的墨家哲學至此亦為學術界所注意。同時，馬建忠編成馬氏文通（一八八九年），以西洋文法之學來董理中國語文；王照造成官話合聲字母（一九〇〇年），勞乃宣造成簡字全譜（一九〇七年），將語文間已斷的橋梁重行搭架起來；由於這些人的努力，因而漸漸推向中國散文的黎明期。

論者大抵以五四運動為中國新文學的黎明期，但亦不妨把時代提早一些。那個主張文字革新的王照，即已提倡言文合一，他所作廉孝子傳有「每日對父遺像，依時進盤饌茶飯如生時，呼曰：『爸爸喫飯啊！爸爸洗臉啊！』」句，自注云：「余曾思索代此話之文句，輾轉改易數次，實無能逼肖聲情者，故寧當俚俗之誦，不忍變孝子原來語氣。」又云：「文字本為情事而設，拘於字例，致

與情事稍違，吾不願也。」其見解通達，極與新文學的主張相近。又如黃遠庸在甲寅最末一期致章士釗的信（一九一五年）說：「自問生平並無表見，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為懺悔材料。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的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徧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紀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這一番話，正暗示一個新文學運動的到來——新潮流的風信旗動了！

由五四運動帶來文學革命的大潮流，那時的重心集中在新青年的一羣人。由甲寅的舊人過來的，有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這些人，再加上胡適劉復錢玄同周作人這些新的名字。稍遲一點，有新潮社，熟知的名字有傅斯年羅家倫俞平伯汪敬熙這些人，他們都是北京大學的學生。由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九一七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九一八年）和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一九一七年）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在敵壘裏走出老將林紓來抵當一陣，未滿一回合，即使掩旗息鼓敗了回去；滿天滿地，都是新的旗幟，白話文代替古文站在散文的壁壘中了。就當時的情形看，與其說是文學革命，還不如說散文運動較為妥切。代表文學的，只有幼稚的新

詩，幼稚的翻譯。說不上什麼創作；其他，盈篇累牘的都是議論文字。胡適陳獨秀所主張的文學革命，可歸納爲下列的三項：

A. 使文字由「古典的」轉爲「通俗的」，由「眩奇艱深」轉爲「真實易解」。

B. 使文字方向在「創作」而不在「模仿」。

C. 使語言與文字成協調，順着時代進程，產生國語的文學。

再加上「文學是人生」這個解釋，當時所謂新文學的主張，大致如此。

若用舊話來講，也還是「有序有物」四字可以說明。文字要和語言接近，論斷要合邏輯，造句要合文法，這是「有序」中事。從劉復中國文法通論、胡適國語文法概論到黎錦熙國語文法，完成語法這段工作。從馬建忠馬氏文通、章士釗中等國文典到楊樹達高等國文法，完成文法這段工作。再由錢玄同、劉復、黎錦熙、高元、趙元、任吳稚暉、汪怡，這些人的努力，完成注音字母這段工作，加以哲理論理書籍的巨量翻譯，「有序」中三件事，大體都已定局。至於文學革命以後之「物」，範圍非常廣大，關於人生意義，關於男女戀愛，男女同學，女子解放，關於自殺，失業，經濟組織，家庭制度這些屬於人生社會的問題，成爲一般的論題。由聖人之「道」，轉變而論「政」，由

論「政」轉變而論「人生」論「社會」這條路線，是「物」的擴長路線。就社會的變遷來講，現代是以都市為中心的工業和簡單的農業時代迥不相同；一切事情都是非常複雜，決非從前那種簡單的言語所能應付。現代社會的變遷，又是非常迅速，現在的十年，有時比古代百年還變化多得多，亦非樸質的語言所能形容。在古文中，助詞異常之少，也很少用形容詞與副詞，每句的綴合，也異常地簡單。現代白話文，就加上了許多形容詞與副詞，變成複雜的長句，從前文章，最長不過萬把字，現在則動輒數萬言。從簡單到複雜，從短句到長句，現代的白話散文，可以說完全彌補了桐城派的缺點，而適應這個現代的。

白話文戰勝古文以後，反對派的力量真是異常薄弱，和新潮對壘的國故，不久即自消滅。民國十一年出版於南京東南大學的學衡，雖有幾篇反對的文字，（梅光迪、胡先驕、吳宓們所做的）對於白話文的根本絲毫沒有搖動。在舊的人物裏面，嚴復、林紓依然守那舊的壁壘，章炳麟不十分過問這個問題，梁啟超則跟着走到新的壁壘來了。白話文的清一色，大概可以做得成了！

誰知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北京跳出一個（後）甲寅雜誌來，政論家的先鋒章士釗搖身一變，鑽入舊營壘去做古文的護國大帥。他聲數白話文的罪狀，說：「自白話文體盛行而

後，髦士以俚語爲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迥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葦，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和章士釗對敵的有吳敬恆（廣說）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讀經救國，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諸文，高一涵（那里稱得起反動）郁達夫（咒甲寅十四號評新文化運動）諸人，先後在京報副刊現代評論語絲上發表保護白話文的文字。尤其有力的，是唐鉞的文言文的優勝，告恐怖白話文的人們，現代人的現代文三篇文章，把這個戰局定了下來。唐鉞的主張是值得注意的，我現在把他們所說現代文的產生法提一提：

- 一、打破文言與白話的界限，廢除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區別。
- 二、無論是白話是文言，其中太與太俗的部份，都不採用。
- 三、白話文言各有相當的字，而這兩字精確度相等時，用白話。
- 四、白話文言各有相當的話，但文言更精確時，隨宜應用。
- 五、白話的詞語顯有含混不妥的意義時，應避開不用，改從文言，或另製新詞。
- 六、白話中一個意思有兩三種說法，而甲種比乙丙較合理時，用甲種。

七、白話以一個話代表兩種意見，而文言有分別時，應兼存文言。

八、文言成語，望文可解的，酌量採用。

九、專門名詞，貴簡當，造這種名詞時，當然要存文言。

十、文言的文字絕無歧義，即改作白話，不過加字而不用改字的，也可算為現代文之二種。

十一、古語中有可以補助現代語的不足的，應該採用。

十二、方言中可以補助普通話的缺乏的詞語，應該採用。

十三、外國語的名詞與文法為中國語所缺乏而又有必要的，應該酌量採用。」

（詳見中國史的新頁百〇八頁）

他所做的是基礎工夫，要這樣地認真去改進我們的文字，將來才可以得到一種精密而又完美的文字，使我們用時可以「無往而不利。」

可是，白話散文的自身分化，即在反動勢力彌漫北京時同時發生。五四運動以來的散文，所布的都是堂堂正正之陣，所談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大問題，說得好是些大議論，說得壞便是千篇一律的宣言，久而久之，使大家都有些厭倦起來。那些創作者大都從小說戲曲上去努力，做散文

的則想望一種新的體裁，周作人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曾發表一篇美文，希望大家給新文學開闢出一塊新的土地，說：「論文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裏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文章的外形與內容的，確有點關係，有許多思想，既不能作為小說，又不適於做詩，便可以用論文式去表他。」（談虎集四一頁）他所說的美文，便是後來盛行的小品散文。

把時代劃分一下，民國十三年以後，可說是小品散文的時代。（什麼是小品散文呢？上面周作人已講過一點，小泉八雲那篇論小品散文，也說得極好，可惜太長。我今天不能徵引。我且取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有一段論 Essays 的，來做個註腳，他說：「和小說戲曲詩歌一起，也算是文藝作品之一體的這 Essays，並不是議論呀論說呀似的麻煩類的東西……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s。與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為度的道理罷。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罷。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

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託於卽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在四書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采濃厚地表現出來。……（出象牙之塔七頁）我們回看一下，桐城派盛時，以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的放恣文體爲禁忌，誰知今日之小品散文，却正是吳越遺老的放恣文體。原來「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爲淺率空疏，實際却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公安派的文章，在清朝雖遭桐城派的攻擊，但清初盛行的擬傳奇（如聊齋）擬世說（如閱微草堂筆記）皆有公安派風度，一線如懸地傳了下來，這時拾起頭來，

小品作家中，自以周作人爲聖手。他的作品，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諸集，其最精瑩的選集有澤瀉集。他的作風，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裏，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前人評詩，以「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來說明「神韻」，周氏小品，其妙處正在「神韻」。談者說這種文體，總說是語絲派，且隱以周氏兄弟爲這派首領。實則屬於語絲派

的，只有他能做到「冲淡」二字，其他作家只是尖巧刻劃，富有諷刺俳諧的意味。他的哥哥魯迅的小品和他的作風也不相同，魯迅徹首徹尾貫着辛辣倔強的氣味，與他的苑爾微笑的態度可作對照。

魯迅的小品有野草、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朝華夕拾，而已集，以及墳的後半。此中可分三部分：朝華夕拾是他的自敘傳，野草是散文詩，熱風等等則是雜感。魯迅的爲人，誠如張定璜所說：「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歎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因此他的著作裏充滿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僞！在這一點，魯迅是成就了他的頂點。

周氏兄弟而外，知名的小品文作家，有朱自清（蹤跡、背影）、冰心（寄小讀者）、俞平伯（雜拌兒、燕知草）、林語堂（剪拂集）、徐志摩（落葉、巴黎鱗爪）、陳源（西滬閒話）、孫福熙（山野掇拾、北京乎、歸航、大西洋之濱）、豐子愷（緣緣堂隨筆）諸人。我們原不必把他們劃成什麼派系，且就他們的作風來略說一說。俞平伯和徐志摩是具有同觀點的作家，俞平伯曾在重刊浮生六記序中說：「文章事業的圓成，本有一個通例，於小品文字的創作尤爲顯明……我們

與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則滯；不可絕緣，絕緣則離。記得宋周美成的玉樓春裏，有兩句最好，「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這種况味正在不即不離之間，文心之妙亦復如是。」所以他的作品總是用暗示烘托的方法，最與詞相近。徐志摩的小品，比俞平伯的更細膩清婉，大有「六朝脂粉氣。」有人說他在蘇州女中的講演，簡直是黛玉病後的嬌軟姿態，可用「弱不禁風」四字來形容。若把詩和散文分列左右兩黨，小品散文做個中央黨；則俞平伯徐志摩中央偏左，魯迅中央偏右，周作人才正立中央。其他作家，冰心和朱自清與周作人相近，林語堂陳源則中央偏右，孫福熙豐子愷則中央偏左，大體的情形是如此。

近年小品散文的成績，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末段曾說：「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破除那『美文不能用白話』底迷信了。」朱自清背影序中更說得詳盡：「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形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方面，遷流蔓延，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

洗鍊，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小品散文誠然是時代的寵兒，拙陋的新詩高潮低落以後，小品散文代替了她的職務；小說的創作根苗在壅培中，小品散文盡了技巧上的訓練工夫；嚴正冠冕的議論文爲一般人所厭倦，小品散文給予以清新的空氣；小品散文爲一般人所寵愛，直到今天爲止，她還是散文界的重心。

最近，情形稍微有些變動了；民國十七年所煽起的革命文學，「人生嚴肅」的文學態度，給偏重趣味的文學遊戲態度以重大的打擊，伴着文學革命而來的歐化文句，富於詩情的幽默風格，雖適合一部分人的口味，對於普及的效能上却差得多。所謂新寫實主義的倡導者雖不曾標出明顯的主張，但爲廣大的民衆產生一種更通俗的散文，已成爲新運動的目標，於是有所謂「俗化散文」和「劇體散文」的潮起。

「俗化散文」和「劇體散文」都是運用的詞語範圍更廣大更通俗，準備吸收全部民衆所已熟習的詞語。——原來做詩做論文，不妨用自己圈子裏所熟習的詞語，做小說做戲曲，已不能不用別個圈子裏所用的詞語。文章和大衆發生關涉，其詞語必須爲讀者所熟習，決無疑義。在現在作家中，吳稚暉是俗化散文的實踐者，他有力量運化一切粗俗詞語，疑古玄同是俗化散文

的建設者，他在廢話中曾發表：「古語跟今語，官話跟土語，聖賢垂訓跟潑婦罵街，典謨訓詁跟淫詞豔曲，中國字跟外國字，漢字跟注音字母，襲舊跟杜撰，歐化跟民衆化，信手拈來，信筆寫去。」的主張。其他如江紹原、劉半農的作品，也都有俗化的傾向。不過俗化散文和方言文學有聯鎖關係，現在新寫實主義的建設不會成立，方言文學的作家不會登壇，俗化散文還只是一個提議而已。

「劇體散文」的主張者徐彬彬（凌霄漢閣）先後在大公報、戲劇週刊及時報通信提出具體主張。他以為中國現在所有的白話約略可分五種：（1）普通官話，（2）方言，（3）行話，（4）小說文，（5）歐式文。現代語體文僅以官話普通文法及歐化語法三項配合而成，並不能通俗；他所主張的劇體文，則參合各式之文字，隨時隨地，應付各個之需要。他又說：「劇詞之分類有唱詞與念白之兩大類，而念白又有技術白與自然白之分。技術白即是一種音樂的發音術。介乎歌與話之間者也。其所以成功，乃本於人類氣逗之自然及中國之方體單音字需要而成。自然白即是吾人日常說話之話體，在戲劇中惟滑稽的場合適用之。」所以他的劇體文，也以保存自然韻律及滑稽風味為主。——這雖是一個創論，頗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中國近三十年來散文界的變遷，大體如上所述。周詳嚴密的論文，清麗婉約的小品文，以及

普及大眾的俗化文，各有所至，並行不悖，那是無疑的。不過文字與語言是雙方並進，互相影響的；我們希望文章有進步，必須希望語言有進步。戰國遊談之風，兩晉清談之風，都已過去了，我們要產生一個新清談之風，新的文體纔能完美地孕育起來，我們期待着！

今天化費諸君的時間太多了，真真抱歉得很！

一九三一，七月二十五日寫成。

談幽默

(Humour)

——在文藝研究會講演

今天是我自己討苦吃。這一題目，最好請林語堂先生來講，他在上海開一家論語公司，專批這一類貨色的。

不過大家不要上林老板的當，以為「幽默」老店，真的「只此一家，並無分出」，其實是謊話。「幽默」雖是來路貨，卻是道地國貨，古已有之。太史公的滑稽列傳，他說大道以外，還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的小道。淳于髡，優孟，優旃這些人，都是「善爲笑言，合於大道」。優孟嘗爲孫叔敖衣冠，以動作諷諫。楚王已是「幽默」的示現。魏晉間清談風行，文人高士，極能領略「幽默」的韻味，保留在世說新語裏的片羽吉光，後人稱誦不衰。當時何宴，王衍，樂廣那末樣談笑風生，傾倒四座，大概牛津劍橋那些名教授的雪茄座上也不過如此。清談之風，至隋唐而絕，諧談妙語，保留倒後世的，如邯鄲笑林（後漢），侯白啓顏錄（隋），艾子雜說（託名蘇東坡）以及現存的解人頤，笑林廣記，其中有滑稽，有俏皮，有諷刺，有幽默，常有十分雋永的。唐宋以後，滑稽戲盛行，所謂參軍戲，以丑角爲主體，隨時隨地，託爲故事，寓諷刺的意味。呂本中童蒙訓謂：「作雜劇者，打猛諱入，却打猛諱出。」吳自牧夢梁錄謂：「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如「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

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搏播至此。」聞者歡笑。（劉攽中山詩話）如「崇寧二年，大農告乏，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束帶衣裙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暫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乃長嘆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曾敏行獨醒雜誌）都是極幽默的表演。南北曲以後，丑角依然是戲劇上的重要角色，李笠翁所謂「一夫不笑是我愁。」在捧旦潮未狂起以前，京朝派以丑角名家的代有其人。

明末公安竟陵二派文人，極能寫幽默的文字。如袁中郎的瓶花齋集，張宗子的陶庵夢憶，鍾伯敬的鍾伯敬集，每有恰到好處，令人回味的上乘妙品。如袁中郎碧暉上人修淨室引寫淨寺兩個和尚，一個酗酒無厭，一個一意行脚，都使我們可愛。那個飲酒歡歌鰥居二十年的匠人，趁年饑直少，討個老婆，不一二年，弄得焦頭爛額，無糊口之策；看起來大是可笑，想起來極有意思。清代筆記文字極多，不僅金聖歎，李笠翁能寫小品，許多考證學家也能寫小品文字。自民國十二三年以後，小品文盛行，「幽默」文字一向有人寫作。論語公司並不是幽默老店，在牠以前，有過一家駝草公司，再以前還有過一家語絲公司；論語公司的股東還很多是語絲公司的舊夥計。

原來「幽默」(Humour)並不是獨養兒子，他有幾個兄弟：「諷刺」(Satire)、「俏皮」(Glib)、「滑稽」(Mock)性情稍有不同，面貌極其相似，人家說，他們是孿生子。當「幽默」誕生的時候，林語堂先生替他取這個名號，魯迅先生就嫌那兩字容易被誤解為「靜默」，「幽靜」等。李青崖先生改為「語妙」，「語妙」不能包括動作，倒是陳望道先生所改的「油滑」，易培基先生所說的老子「優罵」能代表 (Humour) 的一相。以我所見，現在還沒有比唐桐候先生更好的譯語。他譯 (Humour) 為諧穆，「諧」代表一面，「穆」代表一面，合起來恰是 (Humour)。只是社會上已流行「幽默」的譯語，一時也無法改正了。

「幽默」這一羣兄弟，他們的面貌，總之使你看了發笑就是了。你看了「幽默」微笑，看了「諷刺」苦笑，看了「俏皮」冷笑，看了「滑稽」狂笑，深淺有不同，而其為笑則一也。上海人把一切喜戲都叫做滑稽戲，美國兩個著名影戲角色：卓別麟和羅克，大家稱之為滑稽家。其實卓別麟和羅克之間，程度上頗有差別，羅克引人發笑，卓別麟在引人發笑以上。卓別麟的馬戲，淘金記和城市之光，在狂笑中透過一股冷氣，使你深深體味着人間世的苦辛。那個歪手杖的窮小子，永遠是孤獨地在飄泊；馬戲的收場，幾輛馬車遠了遠了，只見一片灰塵滾滾而去，他蒼然獨立，莫和

所之，你能不爲之愴然淚落嗎？他這種悲哀，發出的地方非常之深，但非出之以冷嘲，乃出之以誠懇的愛和熱情，於以造成他的藝術的頂點。鶴見祐輔說：「使幽默不墮於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純真的同情罷。同情是一切事情的礎石。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爲兒戲，笑着過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貴，不失却深的人類愛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罷……靠着嫣然的的美德，在我們蕭條的人生上，這纔也有一點溫情流露出來。」

這樣，我們試將「幽默」這幾位兄弟的性格稍稍加以剖析。大自然對於人類，自始加以嘲笑，侮辱，*sofistik* 攔在我們的面前，不能答覆的，就得給他拿去當點心吃。被命運所嘲笑，侮辱的，就顯得非常「愚蠢」；人與人之間，彼此發見了「愚蠢之點」，不覺失笑起來，這就是「滑稽」。受了命運的播弄，而不敢反抗，只好冷笑一下，這就是「俏皮」。心裏不甘於屈服，而又無力反抗，只好苦笑一下，這就是「諷刺」。看穿了人生的悲劇，寄予無限的同情，莞爾微笑，乃成爲「幽默」。鶴見祐輔說：「淚和笑只隔一張紙；只有嘗過了淚的深味的人，這纔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我所能談的，只有這一點。

幽默的表出

懂得幽默，是由於深的修養而來的。這是因為倘若目不轉睛地正視着人生的諸相，我們便覺得倘沒有幽默，即被趕到彷彿不能生活的苦楚的感覺裏去。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歡幽默的。這是寂寞的內心的安全瓣。……淚和笑只隔一張紙；恐怕只有嘗過了淚的深味的人，這纔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鶴見祐輔論幽默

前些時，我在一處文藝研究會講演幽默的意義，曾這樣予以解釋：「看穿了人生的悲劇，寄予無限的同情，莞爾微笑，乃成爲幽默。」如卓別麟的馬戲，淘金記和城市之光，在狂笑中透過一股冷氣，使大家深深體味着人間世的苦辛。那個歪手杖的窮小子，永遠是孤獨地在飄泊；馬戲的收場，幾輛馬車遠了遠了，只見一片灰塵滾滾而去，他蒼茫獨立，莫知所之，你能不爲之愴然淚落嗎？他這種悲哀，發出的地方非常之深，但非出之以冷嘲，乃出之以誠懇的愛和熱情，於以造成他的藝術的頂點。結底一句話：幽默的本質是「笑中有淚」。

不久以前，又有人要我說一說幽默的表出法，王小隱先生講過滑稽四律：抑揚律，錯誤律，顛倒律，巧合律；這四律，對於表出幽默也是適用的。「幽默」的結果，和滑稽、諷刺、機智一樣，惹人發笑，其方法大抵相同。笑的動機在於發見對象上的反常，所以錯誤律是最普通的表出法，如冬天穿夏布，夏天穿皮袍；卓別麟拿皮鞋當鴨子吃，羅克拿乳酪當肥皂用，都能惹人發笑的。如笑林所說：

「甲與乙爭鬪，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豈能就齧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齧之。』」

即是思維方式的反常使人不禁失笑的。表出幽默的另一法即是相形法。如武大郎身長三尺，短得反乎常例，看了已經可笑；常樹德身長一丈，長得反乎常例，也看了好笑；一旦常樹德和武大郎走在一起，那就得笑痛肚皮，這就叫做相形法。此外還有一種表出法，即是運用音義上的雙關，如：

「明王元美，居太倉，有里中富翁宴客，以臭鱉爲饌，生梨爲菓。王與客舉杯笑云：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這就叫做雙關法。

可是常有極好的笑料，已用了「錯誤」、「相形」、「雙關」這幾種方法，結果還不能引人一笑的，那便是表幽默的技術上有了缺點。表出「幽默」最忌隱晦了本意，聽者不懂；但亦忌太顯露，使聽者絕無回味。所以能含蓄是技術上的一個條件。引導聽者入彀，入了彀即讓他自己去摸索，使作者與聽者同享創作之樂，含蓄的力量在此。如論語第四期，頁一三〇雨花，記吳經熊口辯，用「口辯」二字已明說了本意，而在「吳君板了面孔說：You is Wrong」之下加一句「惹起了合課堂如雷震般的笑聲」，那便興趣索然了。文學上常用暗示的方法，以迂迴的言語和舉

動表示出內容的真意。表出「幽默」亦常用此法。如解人頤載：

「一人持所作文求教於某先達，某先達極稱其字佳。其人曰：『某只求指示文章。』」某先達曰：『據我看來，還是這筆。』」

明明說那人的文章不佳，便要稱其字佳，這卽是迂迴的說法。論語第五期豈凡的觀市政府主辦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記，明明在諷刺劉海粟，但他說了上海市府，說了劉海粟的生平，說了英士紀念堂，說了壽聖庵的故事，說了招待員，說了光線，說了賣物攤頭，甚至說了撒了小便，只沒說過劉海粟的作品，意在言外，其妙在此。

可是能含蓄，善暗示，還不能完全表出「幽默」亦是常有的事，那就要注意兩種附帶的技術：第一要認真，傅彥長先生有一回說田漢「板起面孔撒爛扇」，撒爛扇並不好笑，板起面孔也不好笑，惟有板起面孔撒爛扇，方真好笑。唐桐侯先生以「諧穆」譯 HUMOR，卽是說「幽默」的一面是「諧」，另一面是「穆」。穆而不諧，本非幽默；諧而不穆，亦不幽默。諧穆相成，方見幽默。魯迅先生說笑話，他自己從來不笑，善說笑話的人，大都是如此。所以態度認真，像煞有介事的說，像煞有介事的做，有時笑材本質差一點，也會成功的。第二要集中，表「幽默」如夏天大雷雨，一

陣雨過，雲散日出。每個笑材，只留一個焦點，未達頂點，醞釀醞釀，醞釀得十分充足，到了頂點，一洩無餘，不必拖泥帶水，嚙嚙下去。

可是在表出「幽默」這一方面已經盡了他的能事，還是不能達到豫期的結局，引人一笑；那得研究與領略者的程度是否相適應的問題了。程度的適應不適應，可分爲「時」、「地」、「智識」三種。梅昆博士從美國到日本做教授，講演之際，說了種種發笑的話，然而聽衆並不笑，於是無法可施，說「從此不再說笑話」了。這是限於地域，彼此的風俗習慣不同，無從領略的緣故。又如笑林廣記童生文：

「文宗考童題出『蓋有之矣。』童生文曰：『今天下未有無蓋之人焉。』學台批曰：『我獨無。』續看下文，又曰『夫人自謂無蓋者，其蓋必多。』文宗急抹去原批。」

在那時是極能引人發笑的，到了現在大家却並不覺得怎樣有趣，這是時代不同之故。最重要的還是智識程度的差異，如論語第三期韓慕孫的志摩與我，可說是論語創刊以來最好的作品；却有人說林語堂先生不應該載這一篇文章。大概頭腦簡單的，對於生活反常易於領會，若要經過一番思考，就難得領會。如笑林廣記：

「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
以然。東家曰：『放屁只管放屁，何必刻板。』」

許多人只以先生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而大笑，却不知原作者的原意
還在「放屁只管放屁，何必刻板呢！」的「何必刻板」一句呢！知識不相稱，父不能以喻子，夫不
能以喻妻，領略幽默，有時真非經過一番訓練不可的！

不過竿頭更進一尺，幽默的作品亦可以偉大到雅俗共賞，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的。再回
說到卓別麟的作品，老幼大小男女智愚，大家滿意而歸，各人有各人的批評，各人得其一隅，這就
顯得藝術的爐火純青了。莊子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
蓼蓼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臼，似洼者，似圻者，激者，謫者，叱者，吸
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
不見之調調之刁刁者乎。」這種偉大的作品，在唯一幽默論語公司中還買不出。這個，正有待於
我們的努力。

報告文學
(Reportage)

報告文學亦稱新聞文藝。

追溯報告文學的淵源，當然和史家的史有親屬的關係。中國的散文有兩位老祖師，一位是「賦」小姐，一位是「史」太郎，他倆結婚以後產生了唐宋那位「古文」公子。（關於此點，說來話長。）賦小姐的脾氣以華麗為主，她不高興老調子，樣樣要時髦——創作史太郎的脾氣，以質直為主，他述而不作，凡事集其大成。雖說章實齋先生做了文史通義，想調和兩人的脾氣，到底文是文，史是史，有格格不相入之處。魏收以文爲史，做得焦頭爛額，吃力不討好；前後七子以史爲文，削足就履，行不得也哥哥！前車可鑒，不必勉強，我們談報告文學，和史太郎多發生點關係爲妙。

原來史家的天大本領，首在搜集材料；如燕子作窠似的，東一嘴爛泥，西一嘴枯草，不辭辛苦，銜了進來。材料既集，再把史料剪裁起來；如裁縫裁衣，把料子東一剪西一剪，定下衣裳的規模，這襲衣裳的命運，全在剪下定奪。再細細連綴起來，鑲配起來，摩登女郎可以穿去出風頭了。史家作史，看來沒有一樣是他自己的創作，但處處顯出他的匠心。韓愈以「文必己出」爲作文的條件，而作史的條件，正在「文不己出」。司馬光縱貫千三百六十年的史事，寫成資治通鑑那麼一部大史書，其中除了「起承轉合」幾個接楔語，其他都是別人的材料；他之所以成爲大史家正在

此。這個特性沿襲下來，到了現在，即是報告文學的特性。（報告文學首要在搜集材料。）

很古很古，在皇帝諸侯的左右，就有秉筆直書的史官。雖說記言記動，日有不同，月有變化，總是朝見會集那麼幾種老調子，未免太乏味了。左丘那位瞎子，他就別開生面，寫些戰場陣容，士夫酬答，里巷軼聞等等生動的掌故。司馬遷作史記，國家大事而外，最注意社會的橫斷面，刺客，游俠，滑稽，日者，龜策，貨殖，都給以相當的地位。自漢以後，掇拾舊聞，記述瑣語的小品史筆盛行起來，保留於漢魏叢書臨川世說中的大都是當時名公貴卿的軼事雋聞。唐代以後，述異志怪的傳奇文行世，以史筆寫幻設的境界，替後世小說立下基礎。宋元以後，別史，外史，瑣記，異聞這一類細碎筆記和正史一同發達，匯成浩瀚的巨流。就史家取材的範圍看來，古代限於貴族王室，逐漸推廣到士大夫階級，又逐漸推廣到街頭巷尾；古代限於神異傳說，逐漸推廣到嘉言懿行，再推廣到瑣言細事。現在報告文學的取材，比這更廣大，推廣到下層社會；比這更平凡，推廣到日常生活的種種相。史家所取材，很多是屬於另一階級，為我們所不曾經歷的；報告文學所取材，即是我們自己的經歷，我們自己生活的圖畫。所以趙飛燕入寵，楊玉環賜浴，固然勞史家的苦心點染；一個工人的斷臂，一個妓女的服毒，也得鈎玄索隱，詳其本末。

不僅取材的範圍廣狹不同，剪裁的態度也截然不同。譬如公園草地上，一個肥胖白嫩的公子在那里跳躍，他的奶姆牽着哈吧狗陪伴着，我們心目中覺得這秀麗景物天造地設為這富家公子而佈置；若看見一個襤褸污穢的工人子弟，在這草地上奔馳，便覺得這孩子糟蹋了秀麗景物似的；這是一種錯誤的傳統心理，在我們精神上生了根。往昔史家，有的把帝王神權附會得活龍活現，有的把英雄當作社會的樞紐，用他的言行來解釋社會的變遷；每種歷史塗滿這一類故事：漢高祖龍種，項羽重瞳子，凱撒，亞歷山大，成吉斯汗，拿破崙都是旋轉乾坤了不得的天才。精神錯覺，把一部分擴張得格外大，把歷史的全部位置看錯了。現在新聞界有許多主筆，記者，戴着這一副着色眼鏡在寫作政治新聞，社會新聞。去年一月間，時報用四寸見方大字刊鄭國有改判終身監禁的新聞，香港一萬〇〇七個人為鄭國有求免死的香港電還刊在山海關危急的天津電前面，究其用心，無非看見了個人，看見了英雄，並不曾看見社會，不自覺地把輕重本末倒置了。且把這方向轉換過來，把個人看作社會的人，把歷史看作社羣集團的行程；從經濟制度來解釋工人的斷臂，妓女的服毒，那便是報告文學的態度。

我們寫一段妓女服毒的新聞，不僅供茶餘酒後的閑談資料，亦不僅博得讀者的同情，真實

地要使讀者嗅着這是同時代同圈子的每個分子的共同命運，在同情以上，還該有深切的反省。

（居友說：「凡是要事實而真實的描寫各種事件及事件的報告者，不論他是一個作家或者一個新聞記者，在這種經驗的工作，不論好歹，終要到達一種終結的歸結。這終結的歸結，就是一切表面上看來好像不同的事件，和因這種事件而引起的一切利害，常常站在共通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認識。要測度具有睿智和直觀的報告者，是否真的洋溢着『真理愛』的尺度，這是這種社會的認識的程度。報告文學，最初就走了這條從單純的事實之探究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報告文學從史筆承襲得許多遺產，不發半句議論，在史料取捨安排中，泛濫着作者的意識，作者的批判；不作半點幻設，在事實連綴拼合中，烘托出對象的性格和背景。有如施耐菴寫百〇八條好漢，條條是活虎；太史公寫項羽陳涉，政荆軻千百個人物，個個如在眼前。屈原滿腹牢騷，借離騷九章來宣洩；太史公一腔抑鬱，在史記中若隱若現，呼之欲出。善於作報告文學的，如民國初年的黃遠庸，他的朋友儘管在那裏亂說話，他自己在旁邊，隨便提筆就做新聞上的論說或通信；朋友們的說話，不提防就被他攝入新聞裏去。他能夠把雜亂無章的議論或談話，編成一段很有條理的文字，或則觸類旁通，引伸許多道理出來。又如小泉八雲訪問了一處火災，把火場的驚

惶情緒，災戶的愁苦情緒，一一活躍在紙上，由不得你不去同情。一枝精巧的新聞筆，一枝精巧的史筆，在處理資料的技巧方面，大體是一致的。不過史文的寫出，大都離史事的發生有時間上的相當距離，利害關係既淺，認識較為正確；史事嬗變，來龍去脈較為看得清楚，因果易於說明。寫報告文學的大都身當其境，利害與共。因為身當其境，前因未顯，後果未見，如在大樹下看大樹，不知這顆大樹究竟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因為利害與共，只看見正面，看不見負面，容易以一時之愛惡為抉擇資料的標準。梁啟超即自認所作「戊戌政變」的記載，有不盡不實之處。因此報告文學作者的「新聞眼」比史家的「史眼」還難於養成，須於不發議論不作幻設的條件外再加一個重要條件——不任情感衝動。（冷靜的觀察。）

和印刷術一同發展的新聞紙，通常總以記載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之類為多，所謂報告文學，有人以為專指這些長篇累牘的記載；實則那些長篇累牘的記載，很多是例行文字，極少刻意經營的。民國以來，南北各埠報紙為數不多，真能寫有組織的長篇通信的，黃遠庸，邵振青以下，只有徐彬彬還算得一枝新聞筆。若要打燈籠找真的報告文學作家，當於大報的對面，各小報中求之。大報的記載，多是正面文章，如富家佈置客廳，總是方方正正堂堂皇皇千篇一律的格式。小報的

記載，撇開正面，從側面來攝取，如名士佈置別墅，曲曲折折，幻出許多花樣。從前歐洲未發明攝影術時，倫敦街頭有種專替人剪影的美術家，在日光下取了側影，用黑紙依着剪了下來，唯妙唯肖，一望而知其人。剪影美術家，不管穿大禮服也好，穿狐皮袍子也好，總還他一個本色，剪出他的靈魂。小報的作家就是這樣一種作家。所以小報的手法，和漫畫，短篇小說也是一致的。法國有一著名漫畫家——盧惠爾（Rouveyre），無論怎樣的政治家，美人，名優，一觸着他的毒筆，便弄得一文不值。好萊塢的女明星，經了他的解剖，將她們醜化，也由不得不發一苦笑！張定璜批評魯迅說：「一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里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荒的人麼？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烟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這樣抹殺那表面的，去檢查那根本的，透過了外衣，去看那赤裸裸的人，我們可用以說明漫畫，短篇小說，

和小報的共同特質。

總之，小報並不是消閑的讀物，牠是負有社會使命的報告文學的一種。大家在大報上看過了那些大人先生的紳士外套，再來小報上看看那些大人先生的靈魂；在大報讀過了宣言通電施政大綱之類，再來小報上看看他們的秋波，他們的尾巴；有點肉麻，也頗幽默，於其間可以嗅出時代的氣息！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我可用來作小報的讚詞！

論著作

昨天從書櫥中翻檢汪中的述學，是一部嘉慶年間的原刻本。汪中在乾隆時，負一代盛名，他的遺著直到他死後二十多年纔梓刊行世；在他生前，述學僅有鈔本，流傳於友生間。述學刊本上有王念孫序文，謂其治經「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從某一方面看，這並非溢美的阿譽。可是和汪中同時的史學家章學誠，却譏笑述學算不得著作，謂：

「其人（汪中）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恆得其似而不得其是。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爲內篇者，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爲內，亦并不可謂之外也……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詞章，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爲「外篇」，以擬諸子，可爲貌同而心異矣。」（立言有本）

汪中的述學算不得著作，那些陳列在我的書櫥裏的，可以稱之爲著作的豈不太少了嗎？而

今日坊間出版的書籍，豈不都變成牛溲馬勃，不能入著作之林了嗎？

古人重視他自己的著作，一生精力貫注在某一種或某幾種研究上面，說是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藏之名山」原不過是這麼一句話，但生前增訂修改，周詳綿密，直到晚年或身後纔刊印行世。顧亭林日知錄，看是一種讀書隨筆，別人以為他一年可以寫成幾卷，他却說：「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筆記之類，這樣不苟作，整然的著作，更非「寢饋以之」不可。亭林作音學五書，凡經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三次。近人梁啟超作清代學術概論，自屬稿至脫稿，僅費十五天工夫，較之古人可謂奇蹟。清代學術概論在商務刊成單行本，和改造雜誌所載全無不同；卷端公然有「更無餘裕覆勘，舛漏當甚多」的自識，古人更當視為怪事。

二

顧亭林與人書云：「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

之乎」凡是有真價值的著作，都是采銅於山的工作。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村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他躬親考察調查，以事實與記載相對勘，才鑄成史記那麼一個大鼎。顧亭林避仇北遊，二十餘年間，足跡遍北方諸地。每次出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所至荒山頽阻，有古碑遺蹟，必披榛莽，拭斑藓讀之……其成就多在出遊間。」所以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並不是書生空疏之論。

章太炎先生謂：「凡立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儒言不勝而取給於氣矜，游獵怒特，蹂稼踐蔬，卒之數篇之中，自爲舛悞；古之人無有也。」一種著作，分之則爲數篇，合之就只是一篇，自有一個井然的系統。司馬遷史記分爲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項，以本紀表爲經，以世家列傳書爲緯，經緯相成，混然一篇大文章。莊子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三篇，合觀之，也只是「一篇大文章。大文章難於組織，古往今來，配得上著作之稱的，先秦諸子而外，只有王充論衡，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那麼寥寥幾種。現代著作界顯得格外貧乏，也可見一般組織能力的薄弱。」

顧亭林自謂平生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

古人先我而有，則遂削之。」就是說沒有卓特的見地，不能自成一家言，便沒有著作之必要。近人著中國文學史，五花八門，出版了幾十種。我們若要着筆寫文學史，且看別人的文學史整理的成績如何，若是自己的意見和他們全然相同，便不必下筆；若是大部分相同，小部分相異，只要寫「某某文學史箋異」就夠了。魯迅先生在廣州講演「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開場便舉出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說：「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彼詳此略，互相發明，可說是最通達的辦法。此法一行，坊間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學史可以廢其大半了。

前人常爲古書作註，註解也是著作。劉孝標註世說新語，與臨川原書相爲輔翼；裴松之註陳壽三國志，「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事出本異而疑不能判，並皆鈔納以備異聞。」以劉孝標、裴松之之才，豈不能自作一書？乃謹以註文自見，可見著作爲天下公物，原不必別張一幟以自高。（如鄭康成編註羣經，打破今古文門戶之見；朱熹註四書，發揮了許多理學的眞見地；註解和著作原有一樣的價值。）

近讀方東樹書林揚鱗（清桐城人）其中猶引前人評論著述文學，有謂「著書立論，必出於不得已而有言，而後其言當，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達事理而止，不爲敷衍流宕，放言高論，取快一時。」又謂：「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蓋古人把解決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當作著作的唯一目的，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這爲人生而著作的態度，頗值得我們首肯的。可是這種態度最難於保持。戰國諸子百家各逞己意，說點切實的話；秦始皇以法家統一天下，只留方士神仙之說；先秦儒家最重節操，持論不遠仁義；而西漢儒家丟開孔孟濟世主張，塗飾陰陽家色彩以干君聽。清初顧黃顏王諸大儒，通經之用，明夷以待訪，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乾嘉文字獄迭興，一般學者，只講訓詁義例，不敢稍談世務。自甲午以來，思想界感受強烈的刺激，社會問題人生問題幾度成爲討論的中心，這一類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時銷行得很多，（光緒二十七八年，民國九十年十七八年間，坊間都印這一類著作。）現在又轉爲四庫珍本古今圖書集成的流行期了，蓋「爲人生而著作」無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

從「發掘」說到歷史小說

發掘，凡共五個短篇歷史小說：

- 一、新堰 寫隋末農民暴動的故事，
- 二、白楊堡 寫明末饑民騷動一段故事，
- 三、突圍 寫清代白蓮教騷動的故事，
- 四、詩獄 寫清初呂留良之獄，
- 五、北邙山 寫南唐亡國以前的一幕趣劇。

關於這五篇小說的材料來源，作者聖旦在這小說集的前記中，有詳細的述說。我的批評，想分兩部分來寫：第一部分泛論歷史小說的取材和寫法，第二部分批評這五個短篇歷史小說的短長。

歷史和歷史小說，要算中國學術史上最發達最有成績的兩件事。近百年來，歷史學的凋殘，（孫中山先生去世已將十年，連一本可讀的傳記都沒有，可見中國並沒有傳記作家。）和歷史

小說的消沉，實在是可異的反常現狀；這也是民族衰老的一種徵候。前幾年，茅盾曾經取歷史題材寫過大澤鄉、石碣、豹子頭、林冲幾個短篇小說，其後也沒見有人繼起做這個工作；聖旦的發掘，可說是有系統有意義的嘗試，蹙然足音，當然可喜的。

歷史小說是不容易作的，此中參不得一個「懶」字，更參不得一個「粗」字；下筆以前，要和歷史學者一樣做搜葺材料整理材料的工夫，也許寫三五千短篇小說，要翻破千百卷史書，抄錄三五萬史料，此於八斗天才的不凡作家頗不相宜。每件史料，早已注入寫作史料者的主觀色彩，一不小心，我們便被原作者所瞞過；寫作之前，要經過一番客觀的審斷工夫，此與但憑直覺伏案理想的大文豪亦不相宜。今日小說家歡喜三角五角戀愛而不愛寫歷史小說者，蓋氣吞牛斗的天才，必不高興在螺絲壳裏打道場也。

以往的歷史小說，其初並不是文人積意經營，蔚為巨製。南北宋之間，茶館的博士，憑着他的道德觀，人生觀，婦女觀，宇宙觀，把史料穿插起來，又依聽衆的心理敷衍起來，這便是所有講史小說的起源。茶博士歪曲歷史的事實，那是必不可免的；其後有好事的文人，再依據史籍修改一番，用自己的道德觀，人生觀補綴一番，即便成為坊間印行的講史小說了。三國演義、列國志、殘唐五

《代志》、《水滸傳》都是這樣產生的。亦有茶博士已經造成有力量的輿論，如《三國演義》最重關雲長，居然成爲武聖；種種神異性格，和史載絕不相同；文人雖明知之，亦不敢加以改正了。

這種自然發展的歷史小說，細微處曲曲描寫，事事能引人入勝，乃其長處；取材多錯誤，批判多迂腐，結構多散漫，乃其短處。我們着手寫歷史小說，應該採取另一種手法。卽如《三國演義》，以《三國志》爲底本；茶博士們的眼光，本不夠了解諸葛孔明的人格，也不能夠領略曹孟德的襟懷；所以寫諸葛孔明之風流儒雅，寫成穿八卦衣的道士，寫曹孟德之雄才大略，寫成輕躁狂暴的小丑；寫赤壁大戰，把指揮若定的周瑜，寫成因人成事的跑龍套，把老成持重的魯肅，寫成笨拙如牛的傻瓜，那麼好的題材，我們應該着手重寫。黃巾賊的動亂，和張道陵五斗米道的發展，可以寫出一副農村社會動盪時的偉大局面。黨錮之禍，建安文人的生活，正始竹林清談生活以及佛家思想滲入後的出世生活，可以寫成一副中產士大夫階級的動亂圖案，再穿插以政治上種種變動事故，格外可以寫得十分熱鬧。新的手法的《三國演義》，決不僅是瓜棚下的閑談資料，至少是反映人生社會的大鏡子。——這是大發掘的艱苦工作，決非一手一足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章回小說，結構總是非常散漫，現代創作小說，結構亦多嫌簡單，這樣寫千百人生活的大結

構，其組織能力也得有長期間的訓練。聖旦先生的散篇創作，正是大組織的前期準備。從前福勞貝爾寫第一畢尼克戰役後的加爾賽齊反亂成爲薩朗薄。顯克微支寫羅馬沒落期生活成爲你往何處去，其偉大成就皆基於一點一滴的勞作，「但問耕耘，莫問收穫」從事創造歷史小說的應該有這樣毅力和信心！

關於發掘的本身批評種種，且待下回分解。

下

言歸正傳。

發掘作者在前記尾上說：「埋葬在歷史裏的故事，自然是發掘不盡的，這一點微細的工作，也許可以證明『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的一句格言。至於應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場，各要各的見地。或者，歷史爲警告着人們，不要再那麽樣；又或者歷史也在告訴人們，又要那麽樣了。」他把對於這發掘工作的意向，說得很明白了。

農民暴動是燒斷政權鐵鍊的大野火，牠和「北方強寇」同是敲在帝權棺材上兩大釘子，

直到如今，還是以同樣姿態上場。農民暴動總是流寇式的，如：

赤眉銅馬之亂、王莽傳：「是歲，赤眉刁子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瑯，轉鈔略，衆皆萬數。」

黃巾之亂、皇甫嵩傳：「角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幽、徐冀、荆揚、袁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黃巢之亂、王仙芝以唐僖宗乾符元年聚衆反於濮州，其明年，黃巢聚衆反於宛句。各地百姓流離無所告，所在相聚爲盜。（黃巢之衆，流掠山東、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南、四川、陝西、山西諸地，所向無敵。）

農民暴動的起因，不外左列幾種：

1. 政府「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民愈貧困。」（食貨志）
2. 民間「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蹶，歷代爲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臆，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

陳。」（通典引崔實奏）

3.（天災）關中癘疫，災旱傷稼。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人禍）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殞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隋書食貨志）

可是農民暴動，總是無組織無目的的，結果這個大力量為別一野心家所利用，造成他的新政權，如赤眉銅馬之亂，王莽傳謂：「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後漢書劉盆子傳亦謂：「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掠地之計。衆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可見農民暴動全是烏合之衆，絕無組織的，赤眉既迫近長安，有人獻議：「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方始立劉盆子爲帝。後來光武便利用這個號召來攫取他的政權。

關於農民暴動的特性，我還要加一點。一般人總以爲流寇是橫暴的，奸淫擄掠無所不爲的。

其實也不盡然，流寇至少比官軍好一點。王莽傳記人民比較官軍流寇間的好壞，有這樣一段記載：「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可見流寇在社會上的實況。不過農民的保守性極強，「爲飢寒所迫，鋌而走險。」可是一離開家鄉，便生起懷鄉病來；或者掠得一些財物，便想回家享樂去。（劉盆子傳稱赤眉衆能數戰勝，而病敵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所以農民暴動只是一把野火，不能持久的。

我們明白了這幾千年農民暴動的意態，再來看發掘裏前三篇寫農民暴動的作品：新堰，白楊堡，突圍，可以知道他的取財是否適當，觀察是否正確了。

新堰寫隋朝徵丁開河所激起的大暴動。先寫壯丁徵發後老弱婦孺所過的日子，繼寫徵發女工時吏紳爲非作惡，次寫河工暴動的掀起。以淒惋上場，以緊張結束，顯得非常有力量。他寫河工們的心理：

「祇要當家的把傢伙運來，我們一定幹！你想，一忽兒開河，一忽兒打仗，放了田不能種，東拋西散的；老實說，等當家的坐了龍廷，我們都不想封什麼王；安心種田，就是我們的本分。」

這是忠實的設想，全不用主觀的見解，歪曲了農民的意識成爲摩登的英雄，爲前此寫歷史

小說者所未有。

白楊堡寫官迫民反的過程非常清楚。他寫知識分子陸守中的愚弄農民和投機取巧的鬼心理，寫慈善家李信的喜劇，寫農民激於義憤而掀起的怒潮，都能恰到好處。作者對於凝固了的封建意識，理解很深，所以設身處地，能說出如其身分的話。以知識分子說農民的話，能說得這樣真實，我是第一次看見，再回看丁玲那些田家冲之類的小說，直是土苴了。

寫農民暴動三篇小說中，以突圍為最成功。白蓮教的興起，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低級迷信，此中包含民族的憤火和階級的憤火。作者以飢荒的河南為背景，以山西富人高利貸為導火線。他寫農民的樸素意識，那麼浩大的事件，就是那麼簡陋的登場了。他的結尾寫：

「『縣城給我們佔領了，幹吧！快點幹！』老周騎在馬上大聲說。

『幹呀！』大家跟着嚷。」

可說是一場農民暴動的開幕式。那麼輕鬆的，使人覺到愉快的。

並不是我在瞎恭維，作者聖旦是在歷史的知識，文學的技巧都有相當的修養的，其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文 叢

——
八篇

- 一 評趙望雲農村寫生集及其題詩
- 二 陶淵明的時代人格與詩
- 三 詩人心眼裏的農民生活
- 四 周作人先生的自壽詩
- 五 蜜蜂
- 六 論大澤鄉
- 七 新詩與舊詩
- 八 新詩家向那裏走

一 評趙望雲「農村寫生集」及其題詩

中國有所謂田園詩人者，如東晉的陶淵明，南宋的陸放翁，每爲人所稱誦；陶淵明的「歸田園居」，那麼膾炙人口。在我們這些小農民看來，田園詩人能領略自然的美趣則有之，他們對於農村生活，還是隔靴搔癢，不甚了了。陶淵明雖或「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終究「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不與農民爲伍。這種田園詩人有如雲中白鶴，偶或棲身隴畝，實在「不知稼穡之艱難」的。輓近藝術家，迂尊就卑，剪取生活斷片來作漫畫題材，如豐子愷兄的漫畫集，其中很多能烘染人間世的意味的。其後鬼迷張天師，子愷兄忽然鑽入牛角尖愛畫護生畫集那類東西；可是其他漫畫作家，仍能從都市社會找材料，盡暴露現狀的職能的。其能離開都市，從農村去找材料，把農村生活一一攝取過來的，趙望雲先生的「農村寫生集」可說是開山的創作。張季鸞先生謂「新時代之藝術與人民生活，不可分離；望雲此舉，足表時代精神，其影響於藝術界者，當尤不在小。」（序三）影響如何，姑不管牠；至少當今藝術大師們將「側目以視，不覺紅臉」的！

農村生活並不一定值得謳歌，農民也不一定是一「義皇上人」；但農民也不一定是一「阿木林」；農村生活也不一定是一「十八層地獄」。寫農村生活者，就要事事攝取真相，不必加以歪曲的解釋。

「農村寫生集」中有取材於農村黑暗面的，如「討債人」，如「一個吸金丹致貧之流亡者」，如「二個找工做的人」，如「三個住廟者的生活」，如「一個農夫之煩悶」，如「清河縣政府大門」，都能繪出農村沒落的暗影。但這些作品，並不算是傑作；其中最引人入勝的，如「三個農家女人」，如「年節過去的冷落」，如「秧歌戲與觀衆」，如「一個懷兒婦人」，如「一個花生老販」，如「一個人家的院心」，如「春萌耙地之牛」，如「一個家庭的飯後」，如「打鞋掌人」，皆能使我們寄身於樸素天地中，真味自知。（從藝術的立場看，「暮色中老夫婦與顏鴉」那一幅，當然是上上品。）

「圖畫」比「文字」更能感動人；「圖畫」訴之直覺，而文字是一種經過了翻譯的符號。一幅圖畫而要靠文字來幫助，那便是圖畫的失敗。中國是文字崇拜的國家，文人高自位置，歡喜替畫家唱外簧，彷彿畫家非借詩人不足以自重似的。「農村寫生集」每一幅都有馮玉祥先生的題詩，我看也是一種外簧，畫蛇添足，不必多此一舉的。馮先生或者不贊成我的話，因為馮先生的

對於題詩，曾提出一個極好的標準：「在我們的白話詩裏面，沒有供給有閒階級享樂的風花雪月，也沒有幽美典雅供人賞玩的詩句。我們不想把詩句供在象牙塔裏當作古董；我們的詩是須要通俗，俗到泥水匠，瓦匠，木匠，鐵匠以及農夫與勞苦大眾們，都能夠一聽就懂，那就算我們達到了目的。」（序一）但是馮先生所題的詩，去這個標準實在很遠。大概馮先生每幅都要題詩，可是實在沒有詩可題，因此說來說去，只是那幾句老話。此其一。馮先生對於藝術技巧的修養還欠工夫，不知道側面的暗示比正面的教訓有力得多，因而首首都用教訓的方式。此其二。馮先生的家國感慨很深，乃以題詩抒其胸懷，無中生有，和作畫者的旨趣並不諧和。此其三。如第十四圖，畫的是「一對少年夫婦驅車拜節」馮先生題詩云：「今年兩個人，明年一對半，也可算得工作有表現。我國人口不算少，但是逐年不見增加只有減！」這能算是烘托畫意嗎？又如第四幅，畫「正定縣二十里鋪村之外觀」馮先生題詩云：「國土失了四省無人管，四千萬人民多可憐！同胞還不覺醒起來幹！」口號雖可同情，對於畫意，可惜是「風馬牛不相及」。詩以言志，題畫之詩，即所以言畫者之旨，這樣詩是詩，畫是畫，實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的。不知馮二先生以為何如？趙望雲先生若必欲借馮先生的題詩以自重，我提議三版時刪繁就簡，只留「第十」、「第

十三，「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三十四，」第四十二，「第五十七」……那九幅的題詩，已經很夠了。

二 陶淵明的時代人格與詩

——答孤雲先生

我和孤雲先生一樣地是陶詩愛好者，他那孤芳自賞的人格更使我們感動，容易吸引我們變成「陶黨」。但他的人格儘管「偉大」，他的詩儘管「淡遠自然」，我們還不應「阿其所好」說他是「一個會作詩的農夫」。

東晉以後，兵連禍結，閭巷蕭條，庾峻謂「鄴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其地曠人稀如此。在上的「春廢勸課之制，冬峻立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問。」以至「不耕之夫，動以萬計。」（溫嶠語）加以「豪家富室，多佔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以至「富者犬馬餘菽粟……貧者不厭糟糠。」這是陶淵明所處的時代，陶淵明若真是一個會作詩的「農夫」，他的作品，必不至全然忽視這農村的暗影。杜甫李白同遭天寶之亂，杜詩中可以找到亂離的慘象，而李詩中全

沒這麼一回事；陶詩之於農村，猶李詩之於戰禍，並不會深切了解的。

嘗讀陶詩，每覺一草一木，無不可親；狗吠鷄鳴，令人神往，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也。其移居詩：「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其飲酒詩：「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這簡直是桃花源中人的生活了，他爲何還要夢想桃花源的仙境呢？可見他是從現實中躲避出來，不會了解農村的。前年，武漢大水汪洋，萬民爲魚，有月夜浮舟挾妓簫歌者，亦頗有詩意；然在災民心目中，此悠揚之歌聲究作何種反應！吾輩生千百年之後，與陶淵明之時代痛癢無關，乃覺陶詩無一不爽心怡目。若取晉書宋書細讀之，當必生別一種感慨來。東晉文人，大都躲避現實，以道家佛家思想爲躲避的去處；陶淵明自有其「象牙之宮」，閒雲野鶴，我們小農民豈敢高攀，與之爲伍嗎？

三 詩人心眼裏的農民生活

翻開小說半月刊第三期，便見郁達夫先生手寫的臨安道中書所見詩：

「泥壁茅篷四五家，

山茶初茁兩三芽；

天晴男女忙農去，

閒煞門前一樹花。」

不禁想起陸放翁的詩，辛稼軒的詞來。這輕鬆的農村風物，如三月和風，使人作翛然塵外之想。可是我從農村來，頗知農村事，這詩的農村剪影，全是文人的幻覺。

近月天旱得很久了，水車該十二分的忙了。文人設想：明月一鉤，疎星數點，涼風輕送，薄露浸衣，這時手攀着橫竿，脚踏着桔槔，依啞水車聲與歌聲悠揚交作，這是多麼有詩意的勾當。前人詩云：「和風送得桔槔聲，」有不令人神往者乎！然而，這一轉，要轉出「竟有大謬不然者」的結論來了。水車的身子，要用極細緻極堅硬的木頭來做成，因為車身有時浸在水裏，有時曬在太陽裏，不用這種木料，就容易龜裂；車踏和車輪要載三五個人，也得用細緻堅硬的木頭；水車渾身統是沉沉重的，四個詩人抬不了一輛車身，三雙文豪背不得一架車輪。車水常在溪邊塘塍，溪岸高，塘水深，「兩人車」是不足以勝任的；常是丈八車身，「四五人車」架在那裏。當水多的時候，四五

人同時踏水，一脚一脚挨下去，如挑千斤擔，簡直半點偷懶不得；汗淌了，氣喘了，腳底發熱發泡了，還得一脚一脚挨下去。水淺下去了，車身輕鬆了，可是正發肥的稻苗，比嬰孩吃奶還急迫，望着乾枯的溪塘，更使人焦急萬狀。溪塘乾枯了，唯一的水源，只好依靠地底的山泉，挖地丈來深，等候三五點鐘，水泉才瀦滿一小潭；這泉水比黃金還要值錢。有時地高水少，聯車盤不上去，眼巴巴望着田禾枯了焦了，只好付之長歎！先父在世日，說起先祖壯年孤苦，天旱車水，力不能勝，先祖母用兩手扳送，指畫相示，淚如雨下。夜深人靜，每聞依啞車聲，有如幽靈哀號，淒惋不堪終聽。可惜這一種實感，從不曾寫入詩人筆底呢！

李商隱詩：「停車臥看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秋山看紅葉，高爽的天空，襯着如火的霜葉，此中自有至趣。紅葉，以烏桕葉爲尤佳美；其葉比楓葉更密集，寒霜既降，桕葉驟變，淡黃深紅，錯雜其中；彌山滿野，煊染成一幅大圖畫；詩人也愛把這個寫入筆底。但農民自來不把這紅葉當一回事；紅葉既落，烏桕子成熟了，銀白的桕子從黑壳中裂出，大的小的，男的女的，大家到山野間去採摘桕子；桕子油用以點燈，桕子壳用以生火，桕子餅用以肥田，農民把這當作冬季的一筆收入。說起採桕子，我就毛髮竦然；桕樹上有一種毛蟲，雖是經了濃霜，還是活着，幾乎每樹必有。蟲一着

身發癢起泡，痛楚不可少耐；焚稻草薰灼，也得四五小時始復常態；或用菜油和鹽遍擦，隱隱作痛；此時卽有十斗詩情，也化作憤火百升了！前年在真茹鄉間，看見一樹紅栴，不覺動懷鄉之念；連想及於毛蟲，又心膽爲寒；一年一度苦毛蟲，此又詩人詠紅葉時所不及料者也。

夏日看荷採蓮，自是雅事。出水芙渠，嬌艷欲滴；田田荷葉，別有清香；人間天上，此景不殊。新蓮鮮嫩，入口甜軟，更是可口佳物。「採蓮復採蓮，蓮葉何田田。」在荷叢的農民，不啻神仙中人。好，那就請詩人去採蓮吧！荷桿上滿生着細刺，兩腳過去，觸股若割；一度採蓮，正如凌遲一次，水中多螞蝗，叮股吸血，每作奇癢；又不可立拔，拔則頭斷入膚，侵入血管。這種種况味，又遠出詩人想像之外！因此，我看了郁達夫先生的卽事詩，又不禁想起魯迅先生的風波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桕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烟。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呵。』」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爲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的話……」

四 周作人先生的自壽詩

——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

人間世刊載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壽詩，引起了許多批評；詩是好的，批評也是對的。

周先生家中傳說謂周先生前身係一老僧；周先生亦自謂夢中曾得一詩：「偃息禪堂中，沐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閑故無礙。」前世出家，「確鑿有據。」周先生近年恬淡生涯，與出家人相隔一閒，以古人相衡，心境最與陶淵明相近。朱晦庵謂「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陶淵明淡然物外，而所嚮往的是田子泰，荆軻一流人物，心頭的火雖在冷灰底下，仍是炎炎燃燒着。周先生自新文學運動前綫退而在苦雨齋談狐說鬼，其果厭世冷觀了嗎？想必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燒着。前些時，周先生與俞平伯先生書謂：「又見中學生吾家予同講演，以不佞為文學上之一派，鄙見殊不以為然，但此尙可以說見仁見智；唯云不佞尙保持五四前後的風度，則大誤矣。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時時有變動，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審近來思想益消沉耳，豈尙有五時浮躁凌厲之氣乎？」由「浮躁凌厲」而「思想消沉」，旁人眼裏，當然恍如隔世了。

這條思想變遷的途徑，可以名之爲「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

建安文人中孔融是憤世的，眼裏看不慣，嘴裏總愛說出來，他愛和吾家孟德頂撞，抓孟德的癢處，終於爲吾家孟德所殺。和孔融同輩的，如彌衡、楊修，落在同一的命運。稍後一些時，司馬一家當權，做人格外難了。阮籍傳所謂「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多士少有全者。」因此，一般知識分子只好麻醉自己的靈魂，飲酒服藥以苟全性命。有如阮籍「不與世事，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然而何宴、嵇康還不能自免，連自己麻醉也不行。再往後一些時，佛家思想流行起來，一切憤火都平熄下來；出世觀代替了入世觀，知識分子都變成陶淵明一路人物了。周先生在五四時代的思想，已不待說。民國十五年，周先生看見孫傳芳在九江斬決了五十名學生的消息，有信致持光先生說：

「持光兄：

今天在燕大圖書館看見英文報說，孫傳芳在九江斬決了五十名學生，又某地將十名學生判決死刑云，我不禁想起希臘悲觀詩人巴拉達思的一首小詩來。（原詩從略）那詩大意云：我們都被看管，被餵養着，像是一羣豬，給死神隨意地宰殺。——不過死神是異物，人

不能奈何他。人把人當豬看待，却是令人駭然，雖然古時曾有人斃的典故。

其憤然之情見於言表，但從那回以後，閉戶讀書論啞吧禮讚出來了，除了在女子學院被囚記以外，我們不再見浮躁凌厲之氣的文字了。周先生備歷世變，甘於韜藏，以隱士生活自全，蓋勢所不得不然，周先生十餘年間思想的變遷，正是從孔融到陶淵明二百年間思想變遷的縮影；我們讀了自壽詩，更可以明白了！

五 論大澤鄉

大澤鄉，豹子頭林冲和石碣三個短篇小說，茅盾先生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寫成的。我覺得石碣比較寫得成功些，茅盾先生自己覺得大澤鄉「顯得親切」些。（見我的回顧頁八）大澤鄉，原是好題材，可是茅盾先生的觀察不十分正確，我以為不應該那麼寫。

楚漢之際那些人物，可以分成三羣：范增，陸賈，宋義，張良，蕭何，這是一羣，代表士大夫階級；他們的政策是「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他們有一共同方針，立諸侯後以相號召。田市，田安，田榮，韓廣，趙王歇，楚王心，這又是一羣，代表破落戶；他們依附士大夫

夢想復國運動。項籍，項梁，劉季，陳勝，吳廣，韓信，彭越這又是一羣代表流氓階級；他們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各抱「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環繞這三羣人物的周圍，有千千萬萬的農民，怨憤鬱積，一觸即發。流氓階級就利用這鬱積的心理，趁個機會發動起來。大澤鄉所以是好題材，就因為牠能代表數千年來農民革命的方式。

大澤鄉的發動，並不是突然的，事前有相當的計劃。陳涉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在家鄉耕田時，就在那裏「苟富貴，無相忘」地發預約券。大澤鄉的霖雨，他知道他的機會到了，「詐稱公子扶蘇，項羽爲天下唱，」一丹書帛置人所罾魚腹中，「夜篝火，狐鳴呼，」這都是陰謀家的權術，決非閭左貧農的意識。茅盾先生似乎把這一點丟開，把陳涉當作一般農民看待，因此把重心移到那兩個酒醉軍官身上去，影子因而很淡了。

寫歷史小說，儘可以灌注新意義，但和歷史的事實，不能太背遠。大澤鄉的農民革命，包含兩種意識：一種是貧農對於貴族的反抗，一種是楚民族對於秦民族的反抗。我們且看那時的士大夫階級，無不以立楚後爲言，這種民族意識，對於當時農民確具有號召的力量。直到劉季項羽以流氓階級居中心，民族抗爭情緒才降落下去。寫大澤鄉，若不把這兩種意識錯綜寫成，如茅盾先

生之專寫一種意識，會把事實的真相抹殺的。中國的農民革命運動，在農民方面常是不意識的，所以常常被別人拿去利用。史記陳涉世家明明說：「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之用者。」這是利用農民成功的明證。茅盾先生却說：「然而僅僅是詫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夠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繚索。」這決不是中國的農民，更不是那時的中國農民；這樣一寫，把流氓階級與農民之間的連鎖割斷了。

還有許多零零星星的意見，我不寫下去了；我現在想再用舊瓶裝一回新酒看。

六 蜜蜂

在寂寞的文壇中，我佩服寫一年及蜜蜂的張天翼先生。不過我想：與其做捧場好的喝彩人，不如做求疵的諍友；我不客氣地來指點蜜蜂作者的錯誤。

茅盾先生說：「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

每不能把牠分析得正確。」這話是不錯的。在張先生的蜜蜂中，一再提到意大利蜜蜂吃稻漿的話，並且說：「我恰巧就看田中有許多蜜蜂，大頭鬼的蜜蜂又來吃我們的稻漿了。」「我們看見許多蜜蜂了。田裏有許多蜜蜂，幾千幾萬！」「往年只有黃蟲，現在倒有人養蜜蜂來吃稻漿；哪里是吃稻漿，實在是吃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蜜蜂吃稻漿之說，未免太離奇了；我只怕我自己的知識有錯誤，特地請教生物學專家，請教養蜂專家，都說決無此事。大概張天翼先生並不知道稻花開的時候，正是楝子（烏桕）花的時候，蜜蜂夏天採糖，以楝子花爲主的事實，誤以爲風媒花的稻花，要受蜜蜂的損失了。花之有糖者，皆等待蜂蝶來採取，以遂其花粉傳播媒介結子的本意；稻花苟有糖可採，亦必與花無妨礙。所以蜜蜂中那一段「鮮長」的話：

「蜜蜂是不吃稻漿的。本鮮長是讀書人，比你們明白。蜜蜂不吃稻漿。蜜蜂吃的是露水；蜜蜂只吃露水。所以你們不要大驚小怪。蜜蜂到田裏來只是玩玩的。牠只吃露水。」簡直是大話柄。蜜蜂那麼一篇好作品，因爲作者不了解農村的實生活，便完全失敗了。

張天翼先生寫蜜蜂的緣起，也許由於聽到無錫鄉村人，火燒華釋之蜂羣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敲詐不遂的報復舉動，和無錫農民全無關係；並且那一回正當苜蓿花開，蜂羣採

蜜，更有利於農事，農民決不會反對的，鄉村間的鬭爭，決不是單純的勞資鬭爭，若不仔細分析鬭爭的成分，也要陷於錯誤的。

我希望張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話，實際去研究調查一下！

七 新詩與舊詩

徐志摩週年紀念日，黃秋岳寫一首悲志摩詩：

「識君始昔冬，一面意已熟。飲冰更稱君，『可人溫如玉。』滬濱雖數逢，立語惜匆促，今年屢見過，排闥不有速。索我角花箋，贈吾新歌曲，手持『猛虎』詩，泥我再三讀。狀其威聲勢，破彼音律；嗟吾若有會，欲步又自慙。問君南行期，答以句往復。御風夸冷然，何意禍所伏？魯山皆巖巖，誰遣以頭觸？梁林久生天，邀約殆所夙，知君終不憾，八表雲相逐。文章千古事，吾輩真一粟；射侯各不同，永愛清如鶴，適之最悲君，短句極淒篤。行行『雲獅子』，垂淚亦躊躇，豈知霄漢上，微笑方張目？笑此地上人，踐行待沉陸！」

秋岳把這首舊詩送給胡適看，胡適回他的信說：

「秋岳兄：

悲志摩詩已讀過了。此詩敘交情極淒楚，末四句尤悲——但我總覺得舊詩束縛太甚，不能達意。凡舊詩所能敘述，皆極浮泛迷離。人所已知，但稍稍隱括成有韻腳之歌訣而已。若人所未知之事與情，舊詩往往不能表現，如大作「御風」四句，在已知此者自然能懂；若本不知此事者，此數句就非註不能懂了。

能作新詩者，於此種情事，皆不復敘述，故剪裁為勝。

此意吾兄定能許可。

適之。」

因此我又記起胡適「依舊月明時」那一首詩了。
那詩是：

「依舊是月明時，

依舊是空山夜；

我踏月獨自歸來，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一位舊詩人邵瑞彭將她改作五言詩，如左：

「依舊月明時，

依舊空山夜；

踏月獨歸來，

淒寂如何解？

松濤喧翠微，

驚破空山寂，

山風亂窗痕，

心上影難滅。」

這新詩和舊詩的爭長，即算寫破了批評家的筆，還沒法得公平的定論的。時序遷移，功成者退，舊詩（包括古今體詩詞曲）在中國文學界失去了權威，把文藝的地盤移交給新詩壇，這是必然的趨向，舊詩人不必惋惜，即惋惜亦無濟於事，但胡適謂：「我總覺得舊詩束縛太甚，不能達意，凡舊詩所能敘述，皆極浮泛迷離，人所已知，但稍稍隱括成有韻脚之歌訣而已。若人所未知之事與情，舊詩往往不能表現。」這是極不公平的評判。凡傳達情緒，無論用什麼工具，色音，文字，都不能適如其量，文字尤甚。所以情緒的傳達，總不免有些迷離，舊詩如此，新詩亦是如此。胡適所說「要怎麼說，就怎麼說，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往古來今，未有其人。至「人所未知之事與情」，根本就本就不能表現，不能專怪舊詩的。

每個時代的詩人，和他的同時代同階級的人們同其呼吸，有許多情緒，只有他能表現，也只有和他同時代同階級人能領悟。黃仲則的都門秋思，身世之慨甚深，我們可以意會，但他是三十多歲的壯年，為什麼要嘆：「台上何人延郭隗，市中無處訪荆卿。」時常有人二千三千送銀子，為什麼要說：「倦甚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栽。」只有那些士大夫階級的破落戶纔能體味，（胡適的或者還懂得）如我便已不能領悟了。同一公式的情緒，凝固在同一形式的詞語，在某一

時代某一集團中，成爲流行的符號，這是一種詩體成立的原則。每種舊詩體必於其時其地盡表現的職能，後人視之雖若浮泛迷離，在當時亦必共同覺得十分真切的。胡適之論，實在不甚公允。

胡適謂御風四句，在已知此事者自然能懂，若本不知其事者，此數句就非註不能懂了。這話更說得不對。賞鑑的程度有深淺，人人一目了然，那是必無的事，文字是翻譯意念的符號，符號本身即是一種「障」。用古典達今情，以「懂得古典的領會得了，不懂古典亦能領會一半」爲原則，「御風」一典，即不懂出處，望文生義，亦錯不到那裏去，已無可苛求。做詩如相瞎子，扶到門口，升堂入室，不會走錯，即可放手，讓他自己去摸索，前人所謂「有餘不盡」，今人所謂「暗示」，即是這個道理。「一位法國詩人，他所作的詩多很難懂，按他的意見，讀詩是完全和猜謎差不多，當初不能全懂，只能了解十分之三四，再由這十分之三四加以推廣擴充，得到彷彿創作的愉快，以後了解的愈多，所得愉快也愈多了。」我贊成這個意見。

詩之本質，在有真實感。黃秋岳哀志摩詩悲感渲染，使人低徊不能自己，胡適的依舊月明時，改成舊詩，還是一首好詩，也在那一縷淒惋的情緒。我們不必倡什麼調和之論，舊詩的好處必是新詩的好處，其不同者，只是細微末節而已。

八 新詩家向那里走？

——談談活體詩

天放先生：

遵命，對活體詩本身作一回檢討，而且是不客氣的。

詩人，一離開他自己的作品，抽象地談起作詩的道理來，總有一套異乎人的花樣，或者是格調，或者是神韻，或者是性靈，說得天花亂墜；每個咖啡座上的議論，也總離不了那形式呀，內容呀，永遠沒有結論的話頭；現在，我不許詩人批評家掉槍花，不許說玄之又玄的話，只許就作品的本身來說，於是「格調」、「神韻」、「性靈」乃是三位一體，「形式」、「內容」亦是盾的兩面，一切異調，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是本質上的差別，原不必立異的。——這樣，就開始我對於新詩的批判了。

「新詩」所以異於「舊詩」，其意要抒寫屬於現代詩人的情緒，要找一種和現代話相接近的形式。舊詩人的悲哀已為我們不了解，他們所用以抒情的詞語，我們總覺得不切貼；在舊詩

中的詞語，於我們轉成爲一種桎梏，所以寫新詩的人第一句喊出的是要「自由。」但「自由」並非廢棄了舊的詞語，擲去了舊的形式所能獲得的，必得有新的詞語新的形式來代替她，方有「自由」可言。無奈詩歌到了現代，遇到兩種難關：第一，舊詩的形式往往與音樂孿生的，音樂有了變化，詩歌的形式也起了變化；中國的樂府早已不可歌固不待言，北曲和南曲也非詩歌作者所能歌唱，同時又沒有新的音樂產生，所以新詩的形式失了根據無從產生出來了。第二，散文代替了韻文所抒寫情感的工作，在個人主義發達的都市社會，詩歌的時代性也爲一般人所懷疑。因此，新詩的園子雖在民國九十年百卉怒放，不久便萎落凋零，小品文和小說接着在她的園子裏發芽了！散文詩這種作品，並不見比小品文更適宜於抒情，許多作家都從詩壇走出，改寫小品文了。

然而新詩並非是這樣絕望的，有許多作家已在做建設的工作，劉復、俞平伯、徐志摩這些作家都開始新的寫作。先生開始寫活體詩乃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那些從新的營壘躲回舊的營壘的新詩人，如沈尹默之寫秋明詞，吳芳吉之寫白屋吳生詩，其故都因駕馭口語的力量太薄弱，乃改用他們慣用的文言詞語，而努力於新作風的，則嘗試做駕馭口語詞語的工作；這個運用新

詞語的工作再持續下去，新詩壇當能復興起來。我以為先生的活體詩的「活」字，當以「訓練新詞語」為第一義。

詩歌之能與小說戲曲分庭抗禮，因為她是抒情的最適宜的工具，她是伴合着情緒的旋律而吐露出來的。新詩在絕望之後得到一個有力量的新根據，即是認識為一切藝術之源的大自然的韻律，我們可以設法運用她；舊的音數律音位律抑揚律都可以得到新的解釋。流於口吻，悅於耳聽，這是詩歌的最初批評者，亦是詩歌的最後批評者。我以為先生的活體詩的「活」字，當以「訓練新韻律」為第二義。

我最贊成周作人先生的話：「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而寫法則覺得所謂『興』最有意思，用新名詞來講或可以說是象徵。」但我們要明白現代社會的情感是敏感的，是多面的，是複雜的，（當然是比較的相對的說法。）至少要如弗洛乙德的觀察心理，方能抒寫得出。一面要能分解，一面要能融合，這是新的象徵法，所以先生的活體詩的「活」字，當以「分解新情感」為第三義。

在先生的活體詩中，我最愛其中的諷刺詩；那些抒情詩雖然有韻味，那是舊的韻味，或與詞

相近，或與樂府相近，不能算是一「活體。」其諷刺詩，與民間歌謠最接近，音調自然，內容警關，得詩人諷刺之旨。諷刺詩雖是詩歌的另一格，但她是詩歌的保姆，唐代前期詩歌最發達，諷刺詩人亦最多，如王梵志、寒山拾得，如元結、顧况，如孟郊、盧仝都是有名的諷刺詩人，杜甫的作品也很多是諷刺詩的。到了晚唐，詩體成熟，諷刺詩人也就少下去了。其間盛衰之跡，我們可以發見；先生的諷刺詩，即暗示舊的黎明期的新氣度！「活體詩」的本身，正表明一種試驗的態度，由於這個態度將引導出一個劃分時代的新詩園，這是我們的期待。

新詩作家很多是孤獨的，關在書室裏寫成他的作品，誠是使舊詩人竊笑；——舊詩人乃比新詩人富有集團性，所以可笑。先生的生活，先生的寫作，是在街頭上攝取，在街頭上吟哦，作品乃富有羣衆的呼吸，這對於新詩作家，又是怎樣一個重要的啓示呢！

「源泉滾滾，不含晝夜，」這是生命的象徵，也是詩的象徵，我就這樣結束我的批評罷。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七日曹聚仁上

別字問題

——三篇

一 談別字

二 續談別字

三 再從別字說起

一 談「別字」

豐之餘先生從施塾存先生的介紹莊子與文選，連類說到劉半農先生的嘲笑青年的寫別字，說到「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為白話戰鬥，並且將牠踏在脚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這現狀是可怕的。白話文先後經過四次魔難：林琴南的嘲笑，學衡派的攻擊，曹慕管的排斥，其勢洶洶，欲得而甘心焉；卒因南北為白話文作防禦戰者大有其人，敵人掩旗息鼓而去。民國十三四年間，章士釗在後甲寅和白話文挑戰，臨之以萬鈞之勢，一時挺身肉搏者前仆後繼，章先生也是力竭而退。不料時勢變遷，胡適為章士釗而開的受降城，並不見文言廢帝面縛受首；倒是白語文的主將，扶服道左，向文言古宮去投降，豈非怪事！

昨讀獨立評論六十五期，見朱自清先生的高中畢業生國文程度一斑，言下對於青年的寫別字等等，也不勝其江河日下之概。且謂先前「中學生國文好，是家庭的力量，而非學校的力量。」說也奇怪，今日白話文的大師，都是一鼻孔出氣，「發思古之幽思」似的。從前敵人所發的不讀

古書不會做白話文「白話文做得好的都是文言文做得好的」那些毒氣彈，在那時並不發生效力；現在我們營壘裏這些降將所豎的白旗上，都照樣抄在上面；林琴南地下有知，當必哈哈大笑！

俗話說得好：「莫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青年多寫別字，果爲行文之大病乎？果有從莊子與文選借光之必要乎？「中華民國古國古」因爲這樣，生在今日，還有讀三千年前古字古書的義務，還有在「用辭」時代學習「用字」古法的義務。其在他國，埃及，巴比倫，希臘，拉丁文字早劃在專門學者項下。古老的債務太重，不獨今日青年完不清，即古代有閒的博學之士也完不清，所以「寫別字」、「讀別字」乃是我們應享的權利。漢人所謂六書，其中「轉注」、「假借」二書，就是寫別字讀別字的別解。「強」蟲也，從蟲，弘聲。「假作「強弱」之「強」用。「強弱之強，當用「彊」字。「黨，鄉黨字也。「假作「朋黨」之「黨」字用。「政黨」之「黨」當用「攬」字。從前人寫別字，美其名曰「假借」，難道古人假借得，我們就假借不得？古人用詞，假借之處更多。「流連」一詞，可作「留聯」（琴賦）。「絡繹」一詞，可作「駱驛」（後漢書）。「郭伋傳」。「差池」一詞，可作「柴池」（相如賦）。「逡巡」一詞，可作「侵尋」（史記）。

「慨慷」一詞，可作「凱康」（神女賦）所以寫「昌明」爲「倡明」，在古人本不算什麼一回事，用不着劉博士大驚小怪的。朱自清先生看見「夾背」寫作「夾背」，感慨係之；若看見漢書寫「及鋒」爲「及鏘」，柳宗元寫「唐突」爲「盪突」，又不知作何感想？相傳「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莊，一姓鞠。莊公顛預，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句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慚。」這回，豐之餘先生記起詩經的「倡予和女」，又不知劉博士作何感想？

我以為爲中國文字，難於記憶，本身上應謀徹底改革。目前治標辦法，惟有順讀別字寫別字的趨勢，養成多讀別字多寫別字的習慣（這也可說是古法）。因爲這一來，在社會上已有根柢的「簡字」方能爲自稱讀古書的知識分子所認識；而半從音半從形的新形聲字，方有產生的可能。往者已矣，希望將來的青年，無須再還那一筆太重的債務才好！所以施先生的介紹莊子與文選，劉博士和朱自清先生的嘲笑青年寫別字，我也堅決地提出抗議。

二 續談別字

美國有一位科學家 *Wilson*，他打一個鬼算盤，說「*Electric*」這一個字，要是首創的人就給他個簡單的拼合，二個字母或三個字母，那不知要省下多少鋼筆，多少墨水，多少寫字工夫，多少排字工夫。而我們的陶徒然先生，他却替我的貴姓擔憂，只怕寫成「曲日曹」少了一筆，就失了什麼尊嚴似的。凡是文字改革，出來反對的總是自命識一些方塊字的知識分子；這無非怕一般人獲得運用文字的機會，而自己的唯一的技倆，全般失去效用，又得重新學習過，又怕重新學習過。嘲笑青年寫別字的下意識，和寶貴文字的心理是相一致的。（土耳其實行文字改革時，知識分子反對最烈；反對國語字音及羅馬字母者亦多。知識分子：多識方塊字，為知識分子唯一財產，故患失之心最重。）

Whitney 教授說：「文字不是屬個人的，是屬社會的各員的……我們各人所欲說的話，不至他人採用的時候不能成爲語言文字。語言全部的發達，開端的雖是個人，而完成的却是社會。」所以文字是通用的貨幣，倒閉了的銀行，牠的鈔票決不會有人願意使用的。讀別字寫別字

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往古來今，上中下各色人等無不如此；我們若不順趨勢以謀補救，如徒然先生所主張隨時加以指正，則說文「淫」下曰：「浸淫隨理也。」此浸淫字，「嫫」下曰：「私逸也。」奸下曰：「犯嫫也。」此貞嫫字。請問徒然先生能執每個讀書人而告之曰：「淫當寫作嫫」嗎？錢塘江中流的七里瀧，此「瀧」應讀作「雙」；請問徒然先生能執過往人等而告之曰：「瀧應讀作雙」嗎？清嘉慶中，某言官疏稱「京師宣武門，人皆稱順治門；正陽門，人皆稱前門；崇文門，人皆稱哈達門；宜責令改正。」上令其自某日始至前門逢人辨正。徒然先生熱心指正別字，我倒想鈔此成法請逢人辨正一番（如「這個」當作「者個」，「徒然」的「然」字，即「燃」字，不當另用「燃」字，「小丑」的「丑」字，當寫「爨」字。）

寫別字讀別字，並不沒有規則的。其中十之七八，有聲音上的關係，或同子音（半雙聲或雙聲）或同母音，如「別字」作「白字」，「別」，「白」雙聲，「爨」作「丑」，「丑」，「爨」，「丑」雙聲。其餘十之二三，則有字形上的關係大抵從簡化；如「豆腐」寫作「豆付」，「牛一頭」寫作「牛一豆」，「陰陽」寫作「陰易」，「毫釐」寫作「毛厘」。順着前一個趨勢，可以把中國文字完全改造為新形聲字，順着後一個趨勢，可以把中國文字完全改造為簡字。社會的讀別字寫

別字，正是改造中國文字的先導，我所以還得張目一下。

三 再從「別字」談起

——答高植、高明兩先生

這當然不是意氣之爭。

我幾次替別字張目，並不是說寫別字可以成爲別字運動，大家來提倡提倡。（高植先生誤會我贊成「各自爲政」式的寫別字，高明先生還要完全用別字寫一篇文章來考試我。我不是說語言文字是社會的通用貨幣嗎？各自爲政的寫別字，它不是擾亂「金融市場」嗎？雖至愚下，決不至此。）只是說青年所以寫別字讀別字，根本應歸罪於方塊字的難識難寫，我們應順着趨勢作根本的改革。爲什麼要順着趨勢呢？因爲過去的假借字通借字，數目說起來可驚，有三千多個；這些寫別字老祖宗所寫的別字，罪孽深重，不自殞滅，迫着我們非寫別字讀別字不可；我們還不起這滿身債，只好放開鐵算盤總結一下，所以有簡字和新形聲字的建議。（高明先生贊成「用既成而禁未成」的態度，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並不能執人人之耳而告之的。例如「青陽港」

本是「新陽港」，「真茹」本是「真如」，禁亦無從禁，用亦無從用。章太炎先生論通借假借，謂前人的別字已多，我們不必再寫別字，其意與高先生相近，但我們如何能使他們不寫呢？

簡字運動，早有人提倡並實行過，（高植先生的主張，我也極端贊成。）現在我只談談我所主張的新形聲字。六年前，我在杭州舊書店買到一本龐大的漢英韻府（同治年間出版，美人William 著）卷端有一張一千零四十基字表，使我發生興趣。歐洲人研究中國文字，頗有用科學方法來歸納方塊字的野心，所謂一〇四〇基字者，其意謂分析中國文字，有這一些基本母體。（此書燬於一二八之役，憑我記憶所及，分析並不十分邏輯。）我因思中國文字的演進中，以形聲字的增加為最多，我們能把一切字都改為形聲字，則誦讀記憶都簡便得多。（中國字的檢查，前人從聲，後人從形。從形，本以部首為主。近人新檢字法，多至九十七種，無一可用。改為形聲字，檢字法亦得一總解決。）並且字音全部確定，筆畫全部減少，則讀別字寫別字的通病可以一旦捐除了。

我所設想的新形聲字是這樣：（依我主張應稱義聲字，形聲字從舊名。）所有方塊字都分成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外形內聲五種，不規則的都補湊得使合規則。凡聲的

部份，廢棄原文改用國音拼合。形的部份，採用通用簡俗字再加以擴充。這可以說沿舊貫的十之七，就舊貫擴充的十之一，新增的十之二；即在我們自己學習起來，並不十分困難。——可笑得很，這是改良主義。當然，「語言文字的發達，開端雖是個人，而完成的却是社會。」我的張目，豈敢拂人所好，不過貢獻一點私見，拋磚引玉，想請注意中國文字改革的先生們指教而已。

白語文
言新論

文章繁簡工拙之論，自唐宋平文運動初起時已有之；唐宋八家叢話記：

「歐陽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道，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通衢，逸馬蹄而之死。』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爲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

這有名的黃犬奔馬故事，也見於沈括夢溪筆談，陳善捫虱新語其意大致相同。當時風尚，文人蓋以簡括爲貴。明人主張復古，亦多主簡；直到清初文人始有兩可論斷，顧亭林云：「辭主乎達，不論其爲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可說是極通達的見解。

近來林語堂先生提倡語錄體，批評「今人作白話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實話，不肯老實說出，憂愁則曰心弦的顫動，欣喜則曰快樂的幸福，受勸則曰接受意見，快點則曰加上速度……便是嚕哩嚕囉，文章不經濟」（論語二十六期）嚕哩嚕囉是「繁」文章經濟是「簡」推林先生之意，白話文的短處在繁，語錄體的長處在「簡」這樣又回復到文章繁簡的爭辯舊圈子去了。當五四運動前後，提倡白話文的總說白話文是取口語爲文，使語文相接近；語體文盛行了十來年，結果却不是那麼一回事；文人筆下的白話文，有時會和引車賣漿者的口語相去十萬

八千里。卽如林先生所引「母性之元」那一段：「她的悲歌，她的血淚，觀衆們的同情傷感，心弦的緊張——就在這悲歌，血淚觀衆們的同情傷感，心弦緊張時，繡幕緩緩的垂落了。」的字幕，在引車賣漿者看來，並不比「子虛上林賦」來得容易。又如某詩人「詠石榴花」的名句：「越開越紅的石榴花紅得不能再紅了。」和廈門鼓浪嶼的「中華民國基督徒向孫中山先生遺像行三鞠躬禮認爲不合同盟會」皆令人生白話文太嚕哩嚕嚕之感。究竟白話文何以常是嚕哩嚕嚕？白話文和文言文的不同之點在那里？語錄體是否有提倡之必要？我們應得重新考量一番的了。

原來白話文的興起，受西洋文學的影響非常之多；因此白話文的文句，變成複雜的結構，常有很多的形容詞，形容詞短語，副詞，副詞短語（所謂歐化文）如郭沫若譯歌德「少年維持之煩惱」中有一句：

「當那秀美的山谷在我周圍蒸騰，杲杲的太陽照在濃蔭沒破的森林上，只有二三光綫偷入林內的聖地時，我便睡在溪旁的深草上，地上千萬種的細草更帖近地爲我所注意；我的心更帖切地感覺着草間小世界的噲營，那不可數，不可窮狀的種種昆蟲蚊蚋，而我

便感覺着那全能者底存在；他依着他的形態造成了我們的；我便感覺着那全仁者底呼吸；他支持我們漂浮在這永恆底歡樂之中的。」

全句凡百五十八字，第一個副詞短語（從「當」至「時」）就有四十二字，中間又包含三個短句，每個短句又包含許多「詞」及「短語」。這樣複雜的結構，乃是從前文言文所沒有的。歐洲的文學中，原不一定都採取這樣複雜結構的體制，如小泉八雲所引的一段北歐敘事文，七百五十個詞語中，只有十個形容詞；但在英國及南歐諸國文體中，複雜的結構則是常見的。（伍光建譯大仲馬「俠隱記」為文言，就刪了許許多多子句，或把複合句拉直。）白話文受了歐化，將文句變成非常複雜，我們應該承認是一種進步的現狀。

其實，現代文繁複，古代文簡單，從所使用的工具和所描寫的對象上看，也是勢所必然的。章實齋云：「古人作書，漆文竹簡，或著縑帛，或以刀削，繁重不勝，是以文辭簡嚴，章無贅句，句無贅字；良由文字艱難，故不得已而作書，取足達意而止，非第不屑為冗長，且亦無暇為冗長也。自後紙筆作書，其便易十倍於竹帛刀漆，而文之繁冗蕪蔓，亦遂隨其人之所欲為。雖世風文質固有轉移，而人情於所輕便，則易於恣放，遇其繁重，則自出謹嚴，亦其常也。」（乙卯劄記）他已指明工具與文

體的關連；現在機械工業勃興，工具供結，其便捷十百倍於乾嘉年間，文體恣放，勢所必至。文言文
中，如王安石萬言書，已算洋洋大觀，今人行文，如梁啟超爲蔣百里「文藝復興史」作序文，一寫
就是六七萬言，真是古人夢想所不及的。舊時文人，生長在鄉村農業社會，過樸素的有閑生活；其
所寫取的對象，如大自然，小都市，都是變化很少的。着筆之初，從容考量；寫成之後，從容修正；可以
這樣做細磨細琢的功夫，使文章顯得十分簡鍊。現在工業社會所造成的大都市，生活太繁複，變
化太急遽。舊時形容都市的擁擠，說是「車如流水馬如龍」，用以形容今日之上海街頭，已嫌不
十分切貼。舊時形容晚景，說是「萬家燈火」，今日「伊紅」彩網的上海夜色，豈是「萬家燈火」
所能形容。昔日狀物之詞句既窮於使用，形容詞，副詞之多量增加，乃是時勢所必然產生的。今日
大都市的文人，墨方着紙，稿已付排，全無周旋之餘地。從事新聞事業的，有時連考量的餘裕也沒
有；詞句支蔓，更爲事實上所必有。所以詞句之冗長，謂爲白話文的短處固可，謂爲白話文的長處
亦無不可，是非尙難斷言也。

又有人覺得白話文不利於誦讀，那是真的。自從文言嬗變而爲語體，許多舊文人覺得有些
不慣；若請舊文人講授語體文，竟是糊猴離樹，全無伎倆。原來文言文最重聲律，林琴南謂「音聲

一道，其疾徐高下抑揚抗墜之分，不獨有韻之文有之，即無韻之文亦有之。……試取古人之文讀之，有噌吰鏗鞳者，有細微要眇者，有急絃促管者，有緩節安歌者，大約言樂者多和，敘哀者善咽。……此其自然，雖然，雖作者亦有不自知者乎！「得其旨矣。」桐城派古文文句簡短，聲律調和，誦之琅琅上口，舊文人教人作文，先從朗誦入手；自己下筆作文，亦必搖頭哼讀，都是做聲律調和的工夫。白話文增加了許多詞語，每句很長很多，加以排列不得當，讀起來總是詰誦聲牙，所以舊文人總覺得有些不慣。白話文的白話和口頭的白話，又相隔一層；讀白話文並不如聽人說話的流暢，新文人也默認白話文只是看的作品，並不是讀的作品。林語堂先生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說「語錄簡鍊可如文言，質樸可如白話，有白話之爽利，無白話之嚙嚙。」實則林先生看不慣人爲的文句，要恢復天籟的文句，語錄體與口語較爲接近，所以合他的脾胃的。前幾年，徐彬彬先生提倡劇體散文，謂「劇詞之分類有唱詞與念白之兩大類，而念白又有技術白與自然白之分。技術白即是一種音樂的發音術，介乎歐（化）與話之間者也。其所以成功，乃本於人類氣逗之自然及中國之方體單音字需要而成。」他要利用自然韻律來造成新的劇體散文，和林語堂先生的主張頗相接近的。

這樣看來，白話文的複雜結構不可不保留，而自然韻律又不可不利用；白話文不當僅爲看的作品，仍當注以聲律使復活爲讀的作品，其理甚明。究竟如何下工夫方能達到這個目的？我想提出一個小小的意見：文字與語言是雙方並進，互相影響的；我們希望文章有進步，必須希望語言先有進步。諸子之文，大得力於遊談之風，魏晉清談盛行，乃產生瑰麗的美文！我們要產生活的白話散文，必須毀棄宋明理學家所提倡的沉默寡言的虛偽的美德；孔門有言語之科，一個作家不當伏案頭修飾他的詞句，應當從街頭練習他的舌頭。語言永遠是文字的先進前輩，求文字進步於語言之中，也可以說是小小的復古工作吧。

休矣文言

——四篇

一 什麼是文言

二 兩種錯覺

三 舊文人的文字遊戲

四 鐵樹開花

一 什麼是文言

「……等到白話文風行全國，人人都可以多少用文字發表他的意思，那士的階級向來所居奇的能力也就無所施其技了。……中國文字的通俗化，對於人民一方面，是使他們得到一個新的發表意思的工具，幾千萬以先緘默的人，如果學到三五百字就可以發表他們簡單的意思，而對於士的階級一方面，正是剝奪了他們唯一的武器。……老先生們反對白話文不是無意識的，那正是他們最末次的奮鬥，他們生命最終的光燄。」

——陶孟和士的階級

有人告訴我：「『文言復興』，『小學讀經』，有人在倡導，在附和，甚囂塵上，復古運動怕的，真會成爲事實呢。」我微笑不答，請他把倡導者的文章給我看。我說：他們自己所做的，算得是文言嗎？世事正如此離奇，凡憧憬於文言的，其病正在於根本不了解「什麼是文言」，這種「新民叢報」式的文體，不獨桐城正宗嗤之以鼻，即斯文種子必搖頭嘆息以爲世道人心之大患（見康梁二賊），而他們沾沾自喜以爲他們做的便是文言，豈非大大的笑柄！

單說倡導文言復興是頑固守舊，不足以服其心的，我且平心靜氣地來談談所謂「文言的究竟。」我想，倡導文言復興的，總該服膺桐城派的主張，那是他們的老祖師。在桐城派姚門四弟

子中，以方東樹爲最拘謹，且看他的說法：「三代之書，詞氣遞降，時代爲之也。况在晚近，古訓罕通，與其文之而人不曉，何如卽所共喻，而使之易曉乎？」（書林揚鱗）曾國藩幕下，習古文者以吳肇甫（汝綸）造詣最高，請聽他的主張：「中國非廢漢文無以普及教育，蓋漢文過於艱深，人自幼學之，非經數十寒暑，不能斐然可觀，而人已垂老無用，吾國學問不及東西洋之進步者此也。」徐彬彬先生說得好：「人無新舊，只須事理明達，自有平心中肯之主張。」愛開倒車的人，大都是數典忘祖不通事理的笨伯！

將「文言」和「白話」對立，以爲兩者絕不相侔；他們自以爲霸了那個營壘，豎起帥旗，和白話這營壘對敵起來，這是一應錯誤觀念的根源。語言文字，在社羣中產生，在社羣中應用，永遠在不斷的變遷進程中，要想截取一時一地的語文，名之爲文言，名之爲古文，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劉知幾云：「天長地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猶亦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又云：「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倣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

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語言文字的變遷，即知「文言」一字根本不能成立他們所據的是夢幻的境界，並沒有實際的營壘，拿什麼來和「白話」對壘呢！

原來中國語言文字，以秦代爲分水線。秦代以前，各民族經營各自的文化，運用自己的方言寫文章，今日所謂周秦古文在當時正是方言文。狀人之美，滬語爲「漂亮」以之行文，文言者總以爲太俗，必改用「窈窕」「豔麗」方爲古雅。而方言云：「窈，豔，美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窈。」那正是那時的方言，必廢「漂亮」而取「豔」「窈」。豈非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初民人事簡單，初用文字，以一字狀一義。（同是外族，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人事漸繁，字日增多，記憶上十分困難，自然而然趨向於用詞的新路。用詞傾向，周秦之間已漸萌芽，漢以後格外顯明，單字廢而複詞興，由簡趨繁，勢所必然。漢晉以後，複詞之增，與時代成正比，至白話文乃純用複詞。主文言的無非憧憬古代用單字之簡樸，而不知古人正苦於簡樸之不足以應用呢？

袁中郎雪濤閣集序云：「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袁伯修白蘇齋集論文云：「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

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中，是無異綴葉於衣袂之中，投毛於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一古者乎？他倆的話，正是主張文言復興者的對症良藥！

主文言者必高談漢魏古文，把司馬遷捧到天上。假使他們處在司馬遷的時代，至少該復興殷周之文。而司馬遷作五帝本紀，將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譯為「信飭百官，衆功皆興」。豈不廢文言而改用漢代白話了嗎？臯陶謨：「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豈不簡古而史記夏本紀必改為「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桴，行山刊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不是捨簡取繁，承認今語勝於古語嗎？主文言者必推崇韓柳歐蘇，以為唐宋古文，盡美盡善。韓退之的樊紹述墓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宋祁好用古字，歐陽修特書「宵寐匪禎，札闕鴻庥」八字以嘲之。唐宋古文家病當時文人好用古語，（猶今人好用文言）矯揉造作，故以「平文」易之。（古文之名，明人所造，唐宋文人皆稱平文，平文者平整通達之文，猶小說之有平話。）韓柳復生於今世，必斥文言復興為謬妄。主文言者必祖述桐城派，桐城派以歸有光為祖，方姚之先，則有顧亭林，汪琬，諸家繼之。顧亭林日知錄論文人求古之病曰：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剿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事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未知主文言復興者讀之作何感想？歸有光所以異於前後七子者，前後七子一意做假古董，畫虎不成，弄巧反拙；歸有光自平易近情入手，反入勝境。桐城派主張運用士大夫階級的雅馴詞語，時地官制必用今制，大小篇幅集注於一中心點，其意卽在糾正前後七子復古觀念之錯誤，使學文者易曉，與時代相適應，豈有「生今之世」而可「行古之道」者乎？

以上所論，都是老生常談，本不必說了。又說：我不過如收了幾個劣等生，再三耳提面命，希望他們既莫自誤，更莫誤盡天下蒼生。最要緊的，他們該明白所謂文言者，根本沒有這樣東西，不必再作夢想，說夢話了！（阿堵，寧馨，舊文人所謂文言文也；此皆晉人士語（阿堵）猶言（這個），「寧馨」猶言「這樣。」「史記」狀周昌之口吃，故云：「臣期期以爲不可。」舊文人乃以「期期以爲不可」爲文言。聖人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不懂什麼是文言的人，還是

免開尊口罷！)

二 兩種錯覺

汪懋祖先生論「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覺得一般青年寫作程度低落，非重新讀文言做文言不可。汪先生雖說是教育家，於國文教學一道到底是外行；不獨是外行，簡直隔靴搔癢，一無是處。

一般關心教育的人，常有兩種錯覺：有的忘記了自己從前的寫作程度，以為現代青年的寫作程度格外低落。有的忘記了寫作文言的不通成分，以為一應不通成分都由習白話文而來。我姑且退一步，承認一般的寫作程度低落，白話文的不通成分比文言文更多，而汪先生應負的責任更加重起來。各地中等學校校長聘請國文教員，偏向於舊的。大都聘請所謂「宿儒」，偏向於新的大都聘請所謂「作家」。以宿儒來講解現代國文教本，他能講些什麼，不但不能講解莫泊桑、月夜那類名著，即赫胥黎、天演論，亦瞠目不知所解。可是說到古書，又知道得有限，經學但憑朱註，史學惟知左傳、修辭學、文章學，更是門外漢。這類私塾冬烘坯子，會指示青年以語文的正確智

識與寫作技術嗎？至說吹得肥兒泡般美麗的作家只是聲名洋溢於中國而已叫他擔任國文教程，古的既不會講，今的又無從講；我所知道的有幾位作家教授，在講台上講點軼事，議論點時事，把時間消磨過就算了。這樣能把青年的語文程度提高嗎？國文教學，乃是教書匠的專業，並不是三部講章，八斗天才能應付裕如的。所以青年的語文上如有什麼缺點，即是中等學校校長，誤聘國文教員之過，汪懋祖先生即是不能逃其責之一的人。

至說青年的一般語文程度，那又非汪懋祖先生之所知，我且引古以喻今：方苞，姚鼐，桐城派之大師也，序跋銘誌文字，楚楚可觀；一涉及邦國大政，卽疵謬百出，其論邊防事務，簡直是大話柄。我最愛歸有光文，而其大幅文字，卽無足觀者。桐城諸文家，惟曾國藩大幅文字，洋灑可喜。可見議論文字，與閱歷經驗有關，且非中年以後，不能有深切觀察。如以「國難期間青年應有之責任」「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一類題目，考察學生語文程度，除門面話外無可說，當然難得差強人意。其實，以此類題目着令方苞姚鼐限時交卷，也不會有好文字寫出來。歐洲大陸的大學入學國文試題，大都是「朝霞」「街頭」這類切實可寫題目，決不注重空論。（我前天在某中學看見「禮義廉恥論」的國文試題，這個試題用「論」字卽不通，應用「說」或用「義」字。

以此試題請汪先生試作一篇，我敢說汪先生未必能做出什麼好文章來。現代青年，見聞廣於舊時；其所習學諸科皆養成組織能力，故語文程度，比從前文人的確高明得多。我曾經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古書讀得愈少，語文程度愈高；古書讀得愈多，語文程度愈低；謂予不信，可以實地試驗。（至以別字多寡，字蹟優劣作語文標準，又當別論。）

還有一種遺誤青年的普遍觀念，就是一般教育家所謂「國英算並重」。語文程度的高下與常識多寡成正比；前人謂知人論時，歷史的知識不豐富，議論文即難健全。蘇洵六國論，舊推名作，由今觀之，荒謬可笑；賈誼過秦，千古流傳；於其實際，亦多乖說；此皆不知史事之過。切實地說罷，國英算愈並重，青年對於其他學程，愈無暇兼顧，則常識愈缺乏，因而語文愈不能進步；惟有讓他們多得一點常識，活用他們的思考力，語文水準方有提高的希望。

三 舊文人的文字遊戲

上海文學社發了近百封徵求海內作家述說「自我與文學」間的連繫的信在「我與文學」上刊出的共五十九人。這五十九人中，說到讀過經書的只有三人，說由唐宋古文或莊子

文選之類的啓發而走上文學之途的，並無一人，大都由三國演義、聊齋誌異、西遊記引導他們上文學之路；尤可異者，並沒有一個作家從大學文科出身。這些作家，至少他們的寫作，可以列在水平線以上，而與「子曰詩云」老店簡直沒有什麼往來，豈不是明明宣告「子曰詩云」的總破產。或人提出抗議，要請這五十九個作家去當文學侍從之臣；或是某要人五十大慶了，要一副壽聯，一篇壽文；或是某大人壽終正寢了，要一篇祭文，一篇墓誌銘；或是某將軍準備下野了，要一篇宣言，一篇通電，於是五十九個作家一齊擱筆，搔首問天，非拱手讓捧水烟袋的老祕書來搖頭吟哦不可。

顯然地在我們面前擺着兩條大路：一條是走向文藝創作的路，老老實實用語言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意志，要親切才有味。一條是走向文學侍從的路，要代上頭立言，不許着半點自己的主觀，以隱晦爲技巧。前者發展天才，後者發展奴才；前者以文字語言表現自我，後者以觀念以文字爲遊戲；前者把屈原離騷當作古今第一大作家第一大作品，後者則以爲「失之褊激不足爲訓」。（見資治通鑑）彼此的觀點不同，彼此的基本訓練不同，所以一方面看看後輩的青年，不足以繼承奴才的大業，慨然以爲非復與文言不可；一方面則以爲古老櫻桃樹應該斫掉，老人

哭不如青年笑之爲得。（柴霍甫櫻桃園）這條鴻溝，永遠填不滿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舊文人如何練習文字遊戲，如何運用文字遊戲。舊文人既處在奴才地位，替他的主子秉筆立言，或者主子有難言之隱，或者主子要指鹿以爲馬，修辭立誠這個原則，當然用不着了，只好走另外一條路，隱隱約約，似是而非，穿了神祕外衣扮演出來，如變戲法似的，明明是假的，要眼快手快，扮演得十分逼真。玩戲法的徒弟，最初學些三變金錢，空中取米那些小戲法；舊文人也先學些猜謎，對語，破題那些文字小遊戲，然後推廣開去。前人入私塾讀書，執筆爲文，就要學做破題；破題和做燈謎最相近，四書本文有如謎底，依着謎底做一個謎出來。好的謎文，恰巧藏住那個謎底。破題既成，就依着破題敷衍開去，所謂「破題未做，文章由我；既做破題，我由文章。」相傳有一童生，年七十餘求考，文宗以「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爲題，命作破題。童生即應曰：「不得其名，必得其壽。」文宗奇之，遂入學。從技巧上說，這破題是做得好的；不相干的題目，居然言之成理，而且恰合他自己的身分。推而用之，舊文人的一切看家本領，詩鐘，對聯，壽文，墓誌銘，通電，宣言，使用這個方式扮演出來。當北宋末年，徽欽北狩，「狩」字便是文人弄把戲。（宋高宗逃到杭州去「苟安」，原不是什麼體面的事。而汪藻爲隆祐太后作手筆云：

「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

說得多麼光彩體面。太上皇在冰天雪地裏過囚犯的日子，多麼丟大宋的面子；而汪藻爲高宗作遙賀大上皇萬壽表，乃云：

「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

馬桶上加了蓋子，紅漆金箍，頗有點漂亮。甲子之役，盧永祥一戰而敗，通電下野，其祕書擬稿云：

「愛國不敢後人，成功豈必自我？」

輕輕兩句話，把那「留得一兵一甲還要拚命守土」的前言一筆勾消，堂而皇之地溜向東洋而無愧色。這種從無可說處找話說，以詞語來掩飾事實的隱晦手段，成就了舊文人的文字遊戲的最高成績。

其在日常應酬文字，或是田園千頃的老太爺，或是兒孫滿堂的老太婆，左不過是好福氣的題材；或用之於慶賀，或用之於弔祭，板定的有褒無貶，有譽無毀。既是奉命秉筆，非做不可，又要當

心馬脚，拍得其所。如袁世凱五十大壽，有人祝之以聯云：

五嶽同尊，惟嵩其峻極；百年上壽，如日之方中。

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駐節洛陽，煊赫一時，康有爲於其五十壽辰，祝之以聯云：

牧野鷹揚，百歲英名纔半世；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這兩副對聯，恰巧拍上了兩個英雄的誇大心理，當然是上乘工夫了。其他墓誌銘壽文之類，說來說去，無非要搬弄字眼兒，如湊七巧板似的，雖只是那塊小板兒，花樣却要層出不窮。舊文人之所以自高者在此，而我們所以斥爲玩物喪志非根本剷除這文字遊戲的觀念不可者亦在此。

在某次友朋集談中，大家說：「我們要反對以文字以觀念爲遊戲的態度。」那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那是針對着舊文人的病根而言的！

四 鐵樹開花

——答吳稚暉先生

稚暉先生：

近日編理文白論戰史話，把民國十三年間的覺悟學燈語絲國語現代評論重新看過一遍，不覺苦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真如劉半農先生所說的「唯有中國人纔會這麼沒有出息，永遠在不成問題的問題上無謂的打圈子。」汪懋祖先生，在新青年和陳獨秀，胡適糾纏不清；在後甲寅上像煞有介事地和章士釗唱雙簧，此番又復興呀復興呀這麼大起勁，相傳觀音大士將無義龍鎖在井裏，牠問觀音大士甚麼時候放牠回家，觀音大士在井旁立了一枝鐵樹，向龍說：「鐵樹開花，放你回家。」有一天，官府到寺裏行香，衙役將紅帽子掛在鐵樹枝上，地便起了震動；因為無義龍認是鐵樹開了花，準備要回家了。汪懋祖先生把衙役的紅帽子當作鐵樹開的花，其事雖愚，其心當然可哀！

說來說去，天下本無事，只是一些寫標語坯子的人千方百計，要想作孽。（蔣夢麟先生說文人只是替別人寫標語貼標語的坯子。）先生先前推詳章士釗的心理；說他那種烏柳文，要給執政看得起，叫官僚驚嘆；那種「陳威之子教子以諂」之執政考等，無非豔美俳優文人的結果；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於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所以先生歸納成一個結論：「……便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司馬遷，專上宰相書的韓愈，他除了給人「俳優蓄之」之外，傳記上寫得什

麼事業與品格；至於那善挑琴心的司馬相如，工做劇秦美新的揚雄，歷數至於鈴山堂集的嚴嵩，有正學集的錢謙益，最近而至天橋獵豔，周媽侍寢之老同鄉，皆「能文章」，抱「鐵飯碗」之結果而已。文人也者，即與嫖賭吃着金丹老土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即蚊蟲臭虱充塞牆屋。「友喪」先生這一回於汪柳兩先生，獨多怨詞，謂其「教人之意七分，衛道之意亦有三分」。又謂：「汪柳諸先生是胸無成見，是殉人的，並非護己的，」私意有點不敢苟同。汪先生的文言復興論在時代公論發表以後，接着就有一「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的應聲，甲寅雜誌那一套世道人心的老符咒都唸起來了，大公報的南京通訊，就說文言復興是怎樣變成新的潮流。周曙山先生在南京大華晚報寫了批評的文章，就有人警告幕笏編者，不要再發表這一類反對文言復興的文字。這種種蛛絲馬跡，告訴我們：汪先生的主張文言復興，和章士釗的執政考同其用意；小世兄之出路猶在其次，趁天下荒荒之世，抓個題目過過寫標語貼標語的癮，不待弗羅乙德來分析，也能如見其肺肝然的一成爲文人，利慾薰心，護己念重，妻子相泣於中庭，本來管不得那麼多的。我覺得這一回文言復興的氣分，和民國十四年的「老虎」氣分太相像了，我們不能加以原諒！

大衆語問題，應該「卑之無甚高論」，由大衆自己來動手，原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的。目前的事，却是要我們先來說服所有筆桿子的朋友，放鬆一點文字權，使大衆有手可動。胡適之先生在美國時候，他要說服梅光迪，任鴻雋……那些朋友，使他們相信活文學要用白話來做，費了很大的勁。有一時，梅光迪也曾說過「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的話，後來回國，又在學衡替文言做保鏢了。筆桿子朋友，無論如何總覺得文字是可寶貴的，要想獨占牠，不肯公之大衆。明知道注音字母，羅馬字母，簡筆字，都是有利於大衆的工具，偏偏攔在一邊，既不肯學，又不肯教；我去年說了一句「寫別字也不要緊」，還挨了許多臭罵呢！我們至少要有傳教牧師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不怕麻煩地幹下去。我想：國語研究會舊同人決不能放鬆這個責任，「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這回發下癡願，寫了許多信，請在北平的胡適，周作人，錢玄同，黎錦熙，傅斯年，唐鉞……諸先生和在上海的魯迅，茅盾，孫伏園，陸衣言諸先生大家表示一點意見。譬如寫金剛經，能不能成佛，且由他去，寫總得一張一張地寫下去的。先生之於國語運動，開國元老，「功垂宇宙」，還有許多實際的事，請先生再發表一些意見。

曹聚仁敬復。

- 一 大眾語文學的實際
- 二 一幕對話

大眾話問題

——二篇

一 大衆語文學的實際

「文言復興」給大家踢在牆壁角裏了；我們有新的要求，建設大衆語文學。有人向主張建設大衆語文學的人要求實際的理論和作品，這是應該的，可惜太早了一點。

關於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實際，本非片言隻語所能說盡，可是有幾個基本的條件不妨提出來商榷一下。

一、大衆語文學不僅是寫給大衆看大衆聽的，而是大衆自己所寫的。已往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可說是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專利品，運用文字這工具的人，至多不過佔大衆百分之五。現在要使大衆來運用這工具，由大衆來創作大衆語文學，所以開宗明義第一件事，我們要訓練知識分子以外的大衆作家。（從農民、工人、店員之中訓練起來。）

二、語言和文字絕對一致，在最近的將來還是不可能。（除非紙片上收音成爲事實。）大衆語文學的基礎工作，先要在方言文學上奠下基礎。大衆以往雖不以文字創作，而以語言創作，自古迄今，日進不已。（「口頭的言語是寫出的言語的基礎，口頭的言語縱使怎樣容易變換，容易

消滅，終究將我們藉以生活的基本的觀念，從這人傳到那人，從父親傳到兒子，從母親傳到嬰孩，還可以保存美的許多東西而遺留下去。」——約翰瑪西世界文學史話——先發展多元的方言文學，即是使大眾接近筆頭，由此逐漸可以完成一元的大眾語文學。我們應該承認某一種方言，有百千萬人在運用，即應該承認以某種方言寫為文學的權利。譬如紹興戲，上海灘簧，粵戲，雖不及京戲，崑劇之普遍，社羣決定了他的存在，誰也不能否定。

三、大眾語文學不僅是形式問題而是意識問題。桐城派的義法，以士大夫身分為標準，所以「言必雅馴。」在大眾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用不着那些紳士架子。我們要除去已往的矜持態度，大膽地採用各人羣的語詞，正如疑古玄同所云：「今作廢話，頗想努力一下子，古語跟今語，官話跟土話，聖賢垂訓跟潑婦罵街，典謨訓誥跟淫詞豔曲，中國字跟外國字，漢字跟注音符號，襲舊的跟杜撰的，信手拈來，信筆寫去，縱自由活潑之境不易遽臻，而純正簡潔之弊庶幾可免！」

四、已往的字典辭典以及種種類書，都是陳死人的詞語，和大眾不發生關涉。我們要判處一應字辭典以死刑，重新改編大眾語文辭典。（坊間通行的中國字辭典，尚不及歐美人、日本人所

編中國字辭典能採用活語；太上感應篇的儒教信士，尚不及耶穌教徒能利用口語，今之研究語文學者，大半皆陳死人，不知爲大家着想。）

二 一幕對話

——關於大衆語的實際

地點——金城大戲院

人物——三個看客

甲、大學教授

乙、從鄉村來的小學教師

丙、乙的姑母

時間——漁光曲開演前三刻鐘

丙——快開演了嗎？

乙——姑老太太，還早得很哩；院子裏規定兩點半開演，現在大約還差三刻鐘呢。

(甲將漁光曲說明書遞給乙)

甲——老哥，你先把漁光曲本事唸給她老人家聽聽，讓她老人家先留一個底子，看起來格外夠味些。(乙取本事，照文句唸下去)

乙——姑老太太，你聽：

「東海，充滿着詩情畫意的東海——二十年前的某一個早晨，當陽光剛從聳翠的東山上升起來，朝陽映着動盪的激流而交織成斑駁的錦波中，我們的漁人們，在海上悠揚地唱着很好聽的漁歌——那就是流行於東海連三歲的孩子們也會唱的漁光曲。雖然他們並沒有忘記他們身受的痛苦，但他們却都認為那是命運使然呵！徐福，是這漁人隊伍中持宿命論者的一個……」

丙——(搖頭)夠了，夠了，我半句也不懂。老啦，不中用啦，你們說的話，我都不懂啦！

乙——(將本事指點給甲看)老哥，還是請教你罷，我也懂不了一半，什麼「詩情畫意」啦，「交織成斑駁的錦波」啦，「命運使然」，「持宿命論着」啦，直把我鬧昏了！

甲——(微笑)姑老太太，我來說說看，這本影片是說：

「二十年前頭，東海邊上有一家吃漁飯的老漁戶，姓徐名福，一家子住在某漁村的破屋裏。他們那一村，都是大船戶何仁齋的佃戶；那些吃漁飯的人，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在大海上打魚撈蝦，還是有得吃來沒得穿，實在難以過活。他們都相信凡事由命不由人，只好靠老天爺保佑的……」

丙——喔，原來這麼一回事。（對乙）你們學堂裏不是也讀什麼白話文嗎？白話文說是像講話一樣，聽了就會懂的；怎樣你剛才唸的那一個本事，「的」「啦」的「啦」一大堆，「的」得我半點也不懂！（對甲）上海方面時興這種的白話文嗎？

甲——這不關什麼時興不時興的事。讀書人總歡喜擺讀書人的架子；從前做文章的，一意要使別人不懂，那就叫做「古雅」。現在做白話文的也還是讀書人，丟不了那個臭架子，文縷縷的酸溜溜的，這麼一個調調兒。

乙——那，我又不大懂了。漁光曲本事，又不是什麼藏之名山的大文章，是在戲院子裏發散給我們這些看客看的；這兒有老爺，有太太，有小姐，有店員，有工人，有城裏人，有鄉下人，還有像我們這樣半缸醋的讀書人；這文縷縷的調調兒，大家看也看不懂，寫了，印了，還在這兒散發了，豈

不是白費了一番心思嗎？

甲——你老哥又想錯了。那寫本事的蔡楚生，他想他自己是讀書人，這篇本事也是寫給讀書人看的，讀書人看得懂聽得懂，他覺得很夠了，至於一般人懂不懂，他從來不會想到過。

丙——文章做起來，要一般人都懂，本來也是做不到的。譬如我，他再做得淺近些，我也不大看得懂；說話纔是說話，文章總是文章，要說文章就跟說話一樣，只怕也是不會有的。——不過像漁光曲本事這樣，文文理理的，連唸起來，我都聽不懂，實在也沒有什麼道理。

甲——姑老太太，總有一天，文字會跟說話完全一致的，現在上海大陸商場有一家灌音的小店，在十分鐘裏面，你就可以灌一片短短的談話。假使灌音的方法再進步一點，再簡單一點，在紙片上可以收音，那就用不着什麼文字了。那雖說是將來的事，可是讀書人真肯想法子把文字和談話相接近，在現在也並不是不可能的。老實說，你老人家做起漁光曲本事來，總比蔡楚生做得有邊際有着落一點。

丙——你說笑話了，那有我能做漁光曲本事的事。

甲——這半點也不是笑話。法國有一位老富翁，他特地請一位文學家教他做散文，那位教師告

訴他，說他說的話便是散文；老富翁大大地奇怪，以為自己做了幾十年散文，半點也不覺得呢。譬如說你老人家看了漁光曲，你回到你們家鄉，你總得把看過聽過的告訴旁人；當你告訴旁人看過怎樣一本漁光曲，你總得把這本影片原原本本說了一遍，還得加醬加油，把那些重要關頭說得活龍活現，把那些聽的人都迷住了。那時候，便是你老人家在做文章呀！

乙——姑老太太，他說的話大有道理。清朝末年，有一位研究簡字的勞乃宣，他做了知縣老爺，教老百姓學會一套簡字字母，不到一年，連老太婆都會寫信了。現在通行一種注音字母，只要學會了拼音的方法，各人用注音字母來拼嘴裏說的話語，豈不是說話就是文章了嗎？

甲——注音字母以外，還有羅馬字母，也是一樣的。在俄國的東方人，十有八九都是亮眼瞎子，蘇俄政府編了一種拉丁字母，教他們三個月學會。從今以後，那些瞎子都變成亮眼了。有些到中國來傳教的牧師，他們把聖經用土語翻成各式各樣的聖經，要各地的農民都能看懂他們的聖經，注音字母頒布以後，也是教會裏面的人，用得最早。這篇漁光曲本事，若用國語、蘇白、廣東話三種拼音文印起來，假如看客都學了注音字母的話，十有八九會看得懂聽得懂的了。畢竟還是讀書人不好，學了方塊字，就不肯學注音字母，羅馬字母，又不肯教大家用注

音字母羅馬字母，文跟話不能一致，這也是最大的原故。

丙——你們說用注音字母來拼音，紹興人拼他們的紹興話，蘇州人拼他們的蘇州話，長沙人拼他們的長沙話，那怎麼聽得懂呢？

甲——長沙話原是拼給長沙人聽的，紹興話原是拼給紹興人聽的，各人能用各人的土話來做文章，那是注音字母的第一個用處。另外一方面，字母是一樣的，注音的方法是一樣的，只要學會了蘇白，就用字母來拼蘇白，學會了國語，就用字母來拼國語。嘴上的語言統一的，筆上的文字也統一了，話跟文就完全一致了。

乙——您老哥倒是替方言文學在這兒宣教啦！

甲——不，由來國語文學都是從方言文學慢慢兒發展起來的。——現在，又有人在提倡大衆語文學啦，方言文學便是大衆語文學的底子。明兒，姑老太太也動筆寫文章了，我們老媽子也動筆寫文章了，那才是真正的大衆語文學啦！

（音樂響起來了，漁光曲奏起來了）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

爺爺留下的破魚網，

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甲——我們不必說廢話了，本事儘管讓他文縐縐酸溜溜的，您聽，這歌兒不是話跟文一致了嗎？

（全場電燈漸熄，漁光曲上演了。）

文白論戰史話

一幕前

民國四年，黃遠庸寫信給章士釗，（甲寅最末一期）說：「自問生平並無表見，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爲僞悔材料。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促其猛省；而其要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譬徧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紀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

黃遠庸，他是民國初年一個著名的新聞記者，和政治界最通呼吸；在他去國赴美以前，發了這樣一番懺悔的話頭，彷彿在暗示一個新文學運動將到來了。比他更早一點，還有一個主張革新文字的王照，他所作廉孝子傳有「每日對父遺像，依時進盤碗茶飯如生時，呼曰：『爸爸吃飯啊！爸爸洗臉啊！』」句，自注云：「余曾思索代此話之文句，輾轉改易數次，實無能逼肖聲情者，故寧當俚俗之誦，不忍變孝子原來語氣。」又云：「文字本爲情事而設，拘於字例，致與情事稍遠，吾不願也。」更明白地指出舊文字傳達情意的隔膜，非有一番新改革不可了。

就在那時，遠在海外，有幾個青年留學生（任鴻雋，梅光迪，楊銓，唐鉞和胡適）在綺色佳

(Itaca) 過夏時常在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討論中梅光迪最守舊，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胡適最急進，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有詩云：「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胡適的具體主張，就是，須要作詩如作文。他「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只是作詩更近於作文，更近於說話。」到了第二年（一九一六年）胡適和梅光迪之間的辯論，非常激烈；胡適以辯論而起，更進一步的覺悟：

「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當時的梅光迪，大概爲胡適所說服了，也贊成胡適的主張，說：「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驟言俚俗文學，必爲舊派文家所訕笑攻擊。但我輩正歡迎其訕笑攻擊。胡適更決定了自己的主張，寫沁園春那首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

……
文學革命何疑！

且準備舉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

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六月，他們這羣人又在綺色佳談論改良中國文學問題，胡適提出用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的主張，列舉九個要點，其中最重要的，說：「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壇舞台而皆可，言之村嫗婦孺皆易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決不能成爲吾國之國語，決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和胡適討論的人，對於中國文學不能不改革的，意見是一致，對於胡適主張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却不十分贊成。梅光迪以爲「白話只可用作小說詞曲，不可用作詩與美文。」任鴻雋以爲「白話自有白話的用處，然不能用之於詩。」胡適的主張，在美國那一羣青年留美學生中間，

所得到的同情，非常微薄。他「嘗試」的新詩，別人也當作蓮花落看待，認為完全失敗。可是他的改革主張，在國內所得到的同情，超乎胡適的意想之外，掀起了新文學運動的大波浪。

二 新青年與林紓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刊出，文中提出了有名的八不主義：

(一) 須言之有物，

(二) 不摹倣古人，

(三) 須講求文法，

(四) 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 務去爛調套語，

(六) 不用典，

(七) 不講對仗，

(八) 不避俗字俗語。

結論上說：「我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胡適在海外，他那些朋友以為主張太急進；可是在海內，新青年那一羣人，却以為太溫和，陳獨秀就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接着寫一篇文學革命論，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大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他還寫信給胡適說：

「鄙意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爲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堅決的文學革命主張，經胡陳二氏提出以後，錢玄同和劉半農就表示贊同，且提出許多意見和胡適來討論。胡適又於一九一八年五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旨說：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

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國語。」

當時，社會各方面的反應，非常迅速，非常普遍；有的極端贊同的，有的極端反對的，有的取折衷態度的。現在且把「反對者」和「折衷者」的主張，約舉數端：

a、朱經農——我所以大膽說一句：「主張專用文言而排斥白話，或主張專用白話而棄絕文言；都是一偏之見。」

b、任鴻雋——我以為現在講改良文學，第一，當在實質上用工夫，第二，只要有完全驅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話不白話，倒是不關緊要的。

o、黃覺僧——文以通俗為主。不避俗字俗語，但不主張純用白話。

反對派中以林紆為最激烈，先作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又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攻擊新文學的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說：

「且天下惟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則凡京津之稗販皆可用為教授矣。」

蔡元培的復信，左袒白話說：

「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爲文言，小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爲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

後來，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師範演說，又積極斷定白話派一定優勝，說：

「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決不可錯了這個趨勢。」

林蔡爭辯以後不久，五四的學生運動起來了。白話文在新文化運動的大波浪中得了全國青年的同情，立定了脚跟。南北各地，刊行了四百種以上的白話報，其中以北京的新青年，每週評論，上海的星期評論，建設，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爲最有勢力。南北各日報的附刊，也白話化了，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一時爲青年最愛好的讀物。不久，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也完全改變爲白話文的刊物了。

文白第一次鬭爭，白話的得勝是非常迅速的；林琴南只交了一回手，便默默地躲下去了。

三 學衡派與羅家倫

羅家倫現在所長的中央大學，從前是文言遺老的巢穴。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間，南京出了一種學衡雜誌，開始對於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作正面的攻擊。其中人物，有梅光迪，有吳宓，有胡先繡，有柳詒徵，他們都是東南大學的教授；正和新青年那夥人物一樣，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胡先繡於五四時代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中國文學改良論，在學衡重申反對新文學之意，謂：

「胡（適）君以過古之文字爲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字爲活文字，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於英法德，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爲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文，恰如法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本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又謂：

「文學自文學，文字自文字，文字僅取達意，文學則必於達意而外，有結構，有點綴，有修飾，有鍛鍊，非謂信筆所之，信口所說，便足稱文學也；今之言文學革命者，徒知趨於便易，乃昧於此理矣。」

梅光迪反對胡適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新文學倡導者「非思想家乃詭辯家。」

「詭辯家之名，起於希臘季世。其時哲學盛興，思想自由。詭辯學崛起，以教授修詞，提倡新語爲業。……詭辯家之旨，在以新異動人之說，迎阿少年，在以成見私意，強定事物，顧一時之便利，而不計久遠之真理。吾國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頗亦類是。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涉爲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移，以爲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

吳宓論新文化運動，更是諷譏嘲罵，無所不至。謂：

「今中國適當存亡絕續之秋，憂患危疑之際，苟一國之人，皆沉溺於淫污之小說，棄德慧

知術於不顧。又國粹喪失，則異世之後，不能還復。文字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浪漫派文學，其流弊甚大，已經前人駁詰無遺。……夫西洋之文化，譬猶寶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捨，貴在審查之能精，與選擇之得當而已。今新文化運動之流，乃專取外國吐棄之餘屑以餉我國之人，此又何新之足云哉！

學衡派對於新文化新文學的攻擊，激起北京新潮社一員健將——羅家倫的反感，先發表了駁胡先繡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又以史的觀察，發表了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他看清：一、由於經濟生活的改變，二、由於世界大戰的影響，三、由於國內政治的失望，四、由於學術的接觸漸近，產生了國語文學。他說：

「國語文學的精神，就是人生化的精神。其最近發動之點，不外消極的由於舊日文學的反動，積極的由於實際的動機。我國既然有了人的發現而主張人生化的文學，我們應當謀環境的適應，合時代的進化。」

四 上海的復古傾向

民國十一年，江蘇省教育會請章太炎先生演講國學，本是沈信卿他們有計劃的復古運動；太炎先生個性很強，他的講演並不利於復古，社會的反應也很輕微，那回復古，可說是完全失敗的。復古失敗以後，他們的戰略稍稍改變了。恰巧那時，有幾個新文人偶爾用古文來寫作；（胡適淮南鴻烈集解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及序文都是用古文寫的。）他們便藉爲口實，說「白話文自文言文而來，要白話文做得好必須先要學習文言。」當時有人疑慮這會變成新文化的障礙，寫信給邵力子先生說：「文字的影響，每發生在作者所不及料處，因此非常可貴，也便非常可怕。用那麼生硬的文言作序，『必要』倒想不出，流弊倒已看到了。」

民國十三年，上海方面有一華國雜誌，內容是討論國學的，時常有反對白話的文章。他們認定白話文只能行於一時，華國一卷五期，署名「宣」的雋語錄，有一條說：

「一個人提倡白話文，做了許多白話詩詞，很是得意，給一個朋友看。朋友道：『語言時常有變遷的。古人底白話文，今人看了往往不懂；只怕現在的白話，到後來也有許多不懂的地方，便怎麼樣呢？』他毫不猶豫地說道：『那不要緊，可以用文言來詮解的。』」

即代表他們的見解。

那年二月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社評說：「這幾天來，我靜靜地觀察，覺得社會各方復舊的傾向好像加甚起來，不知道讀者亦有此同樣的觀感否！」同月二十四日，北京晨報附刊，有荆生寫一篇雜感，也說復舊傾向之加甚，「老實說我的確有此同樣的觀感，因為同日的學燈上就登有東大教授柳翼謀的講演，什麼是中國的文化，鼓吹三綱五常，與前幾天的謝國馨君的文章大旨相近，同出於康有為、林紆，不過作者的年紀大約要比康林更青一點，所以也就當得「加甚」這字的評語了。」

除了這些零星星的復古活動，上海方面，正式打復古的旗幟，有澄衷中學校長 曹慕管。他說奉校主的遺囑，注重國故，澄衷中學的學生，限定只讀文言，不讀白話，並且按期舉行國文會。致楊賢江因於學生雜誌作一短評——國故毒以斥之。曹慕管不覺大怒，致函商務印書館 張玉兩老板，意欲撤楊賢江之職。覺悟上因之大熱鬧起來，陳望道、劉大白、邵力子對於白話文的防禦戰，寫了許多文章，這復古小波瀾，也就過去了。

五 章士釗的老虎報

民國十四年，由章士釗領導的復古運動，聲勢非常浩蕩。章士釗在執政府參政，任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要職，把復興文言的生平志願，見之實行。又把甲寅雜誌復活起來，做復古運動的宣傳機關。參加那次論爭，爲白話文作防禦戰的，有胡適，吳稚暉，黎錦熙，錢玄同，唐鉞，高一涵，徐志摩，郁達夫，成仿吾一羣人，以語絲，現代評論，國語週刊爲防守陣地，一時非常熱鬧。

章士釗，以論新文化運動發端，多方面批評新文化的缺點，原文甚長，茲摘要如次：

「……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爲今人之言者，卽其善爲古人之言而擴充變化者也。適之日寢饋於古人之言，故其所爲今人之言，文言可也，自話亦可，大抵有理致條段。今爲適之之學者，乃反乎是，以爲今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而所謂領域，又以適之爲大帝，績溪爲上京，遂乃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鶩，筆不暫停，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牠嗎呢吧咧之文變。……間嘗論之，西文切音，而吾文象形，西文複音，而吾文單音，惟切音也，耳治居先，象形則先自治。惟複音也，音隨字轉，同音異義之字少，一字一音，聽與讀了無異感；而單音音乏字繁，同音異義之字多，一音數字，乃致十數字不等，讀書易辨，而聽時難辨。以此之故，西文文言可趨一致，而在吾文竟不可能。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辨，

便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復次，爲白話文者，其取材限於一時口所能道之字，是又大謬。竊謂國既有文，文可足用，則在邏輯，無論何種理想，其文之總體中，必有最適於抒寫者若干字，可得委曲連綴以抒寫之，能控制總體，揀出此號稱最適之各字，不增不減，正如其量，道盡人人意中之所欲道而不能道，聞之而叫絕累讀而不厭者，是謂文學……今白話文之所以流於艱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蠟，去人意萬里者，其弊即在爲文資料，全以一時手口所能相應召集者爲歸，此外別無工夫；推適之有「甚麼話說甚麼話」之說，且將以有工夫爲喪失文學上自然之致……嗚呼，以鄙俗妄爲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墟之狂，墮就道行遠之業，欲進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於大阱，頹國本於無形，甚矣運動方式之誤，流毒乃若是也！

後來，胡適在武昌公開講演新文學運動，章士釗又續作評新文學運動謂：

「……胡君曰：舊文學者，死文學也，不能代表活社會活國家活團體，此最足以聳庸衆之聽而無當於理者也……凡死文學，必其迹象與今羣渺不相習，僅少數人資爲攷古而探索之，廢與存亡，不繫於世用者也。今之歐人，於希臘拉丁之學則然，而吾也豈其儔乎？文言貫乎數千

百年，意無二致，人無不曉，俚言則時與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誦習往往難通；如曰死也，又在彼而不在此矣。」

文言旗幟之下，只有章士釗這兩篇文章能說得稍有條理，以討論的方式出場。當時和他應戰的，以吳稚暉的爲最引人入勝，以唐鉞的爲能紮硬寨打硬仗。胡適於國語第十二期發表老章又反叛了，揭穿章士釗所以由前甲寅退到後甲寅的心理說：

「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他却又雖落伍而不甘心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他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裏會罵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爲大帝，績溪爲上京，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其實行嚴自己却真是夢想人人以秋桐爲上帝，以長沙爲上京，一味於甲寅雜志中求文章義法。」

吳稚暉先在國語發表友喪廣說，輯讀經救國，又在現代評論發表了「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和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他說：

「章先生近來的反動，拿腐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裏散局回來，路上撞着徐

桐剛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裏說話了……所以文人也者，即與嫖賭吃着金丹老士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即蚊蟲臭虱充塞牆屋。近年洋八股之鳴張，不夠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

他又說：

「白話文言之爭，約有三點：一是好壞問題，二是作用問題，三是所生影響問題。先說好壞開題，豎了說，唐虞三代，漢魏六朝唐宋，典謨訓誥，至於詞曲小唱，都有狗屁不通的，也都有百讀不厭的。所以拿古文白話分好壞，古文俗子固極可笑，白話小生也未必盡是……我們是鼓吹白話，不願意請他成文，至於要問「白話文」三字連舉，「本身通不通」，那也是那班冬烘先生的丟臉，他懂得文是什麼解的呢？第二說到作用問題，先說一句簡單的總結，我們不願意用愚民政策。所以凡有文字，可以同大多數人說話，又為大多數人容易學習的文字，我們在作用上就認為最適當。白話文便承乏此適當……白話文要出世，要盛大的理由，物質的繁簡，同需要的廣狹，什麼都依着這種狀態而起變化，文字亦同是束縛在這個例內……若說你的字少，

我的字多，白話當然多。多雖多，寫是容易，讀又容易，當今之世，印刷紙墨都不成問題，爲什麼要省幾個字，反化數倍的勞力呢？（第三點，是說章士釗以文言逢君之惡固己之寵，從略。）

他又從根本上針砭章士釗道：

「國事也者，乃中華民國千秋萬歲之國事，中國若無共通優進的器藝實現共通優進的道術，何以與世界優進民族，共立於無疆……世界優進之器藝，如此劇變，不過一百五十有六年。前半之進尙弛，後半之進更劇。從林則徐至曾國藩，用夏攘夷之紙老虎尙完全像煞有介事的時代，滑過三十年，也不足惜。又從曾國藩至張之洞，又是三十年，居然洋鎗洋砲，竭力采用，然貌合神離，中學爲其體，西學爲其用，並此而止一空話。滑過這一個第二的三十年，竟造一個滅種的初步，此三十年中，日本於一切優進的道術器藝，幾乎無一不與歐美並轡連進；中國於此三十年，雖絕塵而追，已不能及。豈知最近二十九年不惟不急追，日本則又進一步而飛馳；中國則一前一却，徘徊觀望，若無其事，歐戰以後，更以爲世界將剖斗折衡反於皇初，竟有由洋八股而恢復土八股之勢……經不起再滑過了此後的二十五年，便進了滅種的第二步。與世界共同程度，愈離愈遠，恐怕無論如何的換招牌……終究是一個劣等民族罷了。」

甲寅派以簡潔自豪，以蕪雜諷笑白話文。疑古玄同寫了一篇廢話的廢話，提出相反的意見：

「做文章而要講究體式，這真和束胸纏腳同樣地自己給自己釘上鐐銬。嗚乎，哀莫大於自刑。……今作廢話頗想努力一下子：古語跟今語，官話跟土話，聖賢垂訓跟潑婦罵街，典謨訓誥跟淫詞豔曲，中國字跟外國字，漢字跟注音字母，襲舊的跟杜撰的，歐化跟民衆化的，信手拈來，信筆寫去。如此，縱自由活潑之境未易遽臻，而純正簡潔之弊庶幾可免，亦可以無大過矣。還有一段可以短到幾個字，可以長到幾千字，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想着什麼就說什麼。」

此外高一涵的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徐志摩的守舊與玩舊，成仿吾的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都是對着章士釗的反動觀點立論。其就文言白話這論點作嚴正慎重的主張的，有唐鉞的文言優勝，告恐怖白話的人們和現代人的現代文三篇極重要的文章。前二篇是批判的，刊於現代評論，後一篇是建設的，刊於東方雜誌。他先指明：

a、文言文中不通的所佔之百分數，比白話文中不通的所佔之百分數，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b、文言文所以使人容易覺得美的原故，是因爲截至今日爲止，膾炙人口的文章，還是文言的多於白話文。因心理的作用，許多讀書的人不知不覺受所讀文章的影響而假定文言

文本質上是美的，這種優點，與其說是本質的，無寧說是偶然的。——文言文實質上並不比白話文美。

o、溺愛文言文的人以為文言文現在要中興。吾國人最相信循環論，最近有人把文體與服裝的時尚相比，以為二者都是循環。自唐韓愈以後，古文是為反對六朝的儷體而起，這是大家知道的那末，若文體是循環的，古文風行了這許多年，應該駢文代興了，然而却變而為白話文。

d、有一大問題，我們不可忽視，就是：我們應該把持全民族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使之永遠作少數人的專賣品，並且使大多數人不特沒有仿造並且沒有消耗這種專賣品機會呢？還是採用大多數人所已有的媒介，加些工夫，使之成為大多數人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呢？這個大問題，大家要各本良心主張去。

他又把一般人懷疑白話文的各點：「a、白話文之詞彙太儉，b、白話文文法太無變化，c、白話文詞語太俚俗，d、白話文字句太冗贅，e、白話擯棄了文言字句，f、白話文大殺『文思』」——一加以糾正。於是他想出他自己的建設理論。先證明言文絕對合一的不可能，再證明文字不可

不與語言有某限度的符合。他的建設方針，共分十三項：

- 一、打破文言與白話的界限，廢除文言與白話文的區別。
- 二、無論是白話文言，其中太與太俗的部份，都不採用。
- 三、白話文言各有相當的字，而這兩字精確度相等時，用白話。
- 四、白話文言各有相當的話，但文言更精確時，隨宜應用。
- 五、白話的詞語顯有含混不妥的意義時，應避開不用，改從文言，或另製新詞。
- 六、白話中一個意思有兩三種說法，而甲種比乙丙較合理時用甲種。
- 七、白話以一個話代表兩種意見，而文言有分別時應兼存文言。
- 八、文言成語，望文可解的，酌量採用。
- 九、專門名詞貴簡當，造這種名詞時，當然要存文言。
- 十、文言的文字絕無歧義，即改作白話，不過加字而不用改字的，也可算為現代文之一種。
- 十一、古語中有可以補助現代語的不足的，應該採用。
- 十二、方言中可以補助普通語的缺乏的詞語應該採用。

十三、外國語的名詞與文法爲中國語所缺乏而又有必要的應該酌量採用。

章士釗的復古運動和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老虎報一同壽終正寢；民國十六年以後，文言復興的臭議論，也好久沒有人提起了。其間只有徐彬彬曾提起劇體文的主張，他以為中國現在所有的白話的略可分五種：（1）普通官話，（2）方言，（3）行話，（4）小說文，（5）歐式文。現代語體文僅以官話普通文法及歐化語法三項配合而成，並不能通俗。他所主張的劇體文，則參合各式之文字隨時隨地，應付各各個之需要。他又說：「劇詞之分類有唱詞與念白之兩大類，而念白又有技術白與自然白之分。技術白即是一種音樂的發音術，介乎歐與白之間者也。其所以成功，乃本於人類氣逗之自然及中國之方體單音字需要而成。自然白即是吾人日常說白之話體，在話劇中惟滑稽的場合適用之。」所以他的劇體文，也以保存自然韻律及滑稽風味爲主。他這主張，和胡適往反討論過多次，可是社會還不十分加以注意。

讀者，我在歷史前面站住了。汪懋祖這一回主張文言復興，實在使人短氣的。他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在甲寅和章士釗唱雙簧，處處顯露他自己的固陋愚笨，這一回還是那麼打扮着上台，真所謂「老狗教不會新把戲」，中華民國又白白度過這十年好光陰了！哀哉！哀哉！

京派與海派

——三篇

一 京派與海派

二 續談海派

三 北平與上海

一 京派與海派

沈從文先生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三十二期，暢論海派文人的醜態。說：「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試為引申之，「投機取巧」，「見風轉舵」……這就是所謂海派；邀集若干新斯文人，相聚一堂，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從官方拿到了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哄騙讀者……也就是所謂海派。感情主義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情形不對時，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俸利，也就是所謂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以外去利用種種方法招搖……也就是所謂海派。」結末說：「妨害新文學健康處，使文學本身軟弱無力，使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文學失去牠必需的認識，且常歪曲文學的意義，又使若干正擬從事於文學的青年，不知務實努力，以為名士可慕，不努力寫作，却先去做作家，便皆為這種海派的風氣作祟。」海派之罪大惡極至此，雖用最黑的咒語詛咒牠滅亡，亦不為過。

然而，今日之「京派」有以異於「海派」乎？「京派」和「海派」本來是中國戲劇上的

名詞，京派不妨說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說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閨秀，海派則如摩登女郎。「吾友」辛祖敏先生論北平與上海，說「京派的藝術家有梅博士足以代表，海派的藝術家則劉大師當仁不讓。」若大家閨秀可嘲笑摩登女郎賣弄風騷，則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譏笑大家閨秀爲時代落伍。梅博士若笑劉大師賣野人頭，劉大師必斥梅博士不懂文藝復興。試就京派之現狀申論之，胡適博士，京派之佼佼者也，也講哲學史，也談文學革命，也辦獨立評論，也奔波保定路上，有以異於沈從文先生所謂投機取巧者乎？曰：無以異也。海派冒充風雅，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而京派則獨攬風雅，或替擺倫出百週紀念千週紀念，或調寄「秋興」十首百首律詩，關在玻璃房裏，和現實隔絕；彼此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海派文人從官方拿到了點錢，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則從什麼文化基金會拿到了點錢，逛逛海外，談談文化；彼此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一成爲文人，便無足觀，」天下烏鴉一般黑，固無間乎「京派」與「海派」也。

所以，海派文人百無一是，固矣。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頭往來，在市場往來，在公園往來，她們總是社會的，和社會相接觸的。那些裹着小腳，躲在深閨的小姐，不當對之有愧色嗎？沈

從文先生要叫京派來掃蕩海派，只怕言之過早呢！我看明日的批評家，決不站在京派的營壘，只對於海派在漠視與輕視以上取掃蕩的態度，應當英勇地掃蕩了海派，也掃蕩了京派，方能開闢新文藝的路來！

中國今日還沒有大作家，也沒有大批評家；寂寞的文壇，也不容許批評家露臉，此起彼注派所以風行一時也嗚乎！

一一 續談「海派」

沈從文先生替「海派」下定義，說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徐懋庸先生提出異議，以為「文壇上倘真有『海派』與『京派』之別，那末我以為商業競賣是前者的特徵，名士才情却是後者的特徵。」我因想起魯迅先生講演上海文藝之一瞥的一段話，當上海夷場初關時，從四處來了一些多愁多病的才子，他們把張園當作大觀園，把那些婊子當作十二金釵；自以為「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於是成了神仙眷屬。不幸他們後來「發見了佳人並非因為愛才若渴

而做姨子的，佳人祇爲的是錢。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於是想了種種制伏姨子的妙法，但不上當，還佔了她們的便宜。」所以海派的初型是才子十（加）獸子，後來進步了，成爲才子十流氓。

在東新橋有一家商店的窗櫃裏，張着一幅畫，畫上題着「八洞神仙打麻將」的名句；這當然還該有幅「八洞神仙打野雞」的名畫纔十全十美，但我們已夠滿意了，牠詮釋「海派」的涵義，比千言萬語還要顯豁些。八洞神仙是那麽清高，清高到不食人間煙火的；一到了夷場，就不能不「摩登化」，過「打打麻將」的生活；我們凡人更不必說了。現在偷雞橋畔巍然的湖社，牠的前身就是有名的壽聖庵；據查密室之中，除了各種化妝品以外，還有白濁粉之類。西門有一家妻妾盈堂的巨宅，其家主便是某山的某方丈。一九三三年的打醮，在大世界起法場的，正是從龍虎山下野的張大天師。上海這夷場自有其偉大之處，任何法力廣大的妖精，不論穿的是怎樣一種外衣，道袍也好，袈裟也好，長袍馬褂也好，在這一面大鏡子裏終究顯了原形，身後都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

文學家，藝術家，雖說也是千年修鍊的狐狸精，在外衣上都繡着「道德」、「清高」、「精神

生活」這一類美麗的花紋；然而在照妖鏡裏依然顯出原形。這在京派看來，當然有些刺眼的，那麼長長的尾巴拖在外衣之外；可是有什麼法子呢？這裏就來了「京派」和「海派」的分野；知道不能掩飾了，索性把尾巴拖出來，這是「海派」；扭扭捏捏，還想把外衣加長，把尾巴蓋住，這是「京派」。聖人曰：與其「京」也寧「海」。時常要留心外衣的後擺，總是太勞神的。

海派的術語中，有所謂X式Y式的，諸如一九三四式的汽車，一九三四式的旗袍，在商業競賣中，就叫做「行情」。不幸一九三三式的海派文人，已從商業競賣的市場中踢出；新書秤斤論價，寫稿子的朋友幾乎連西北風也喝不飽；僅僅「商業競賣」的特徵也一筆勾消了。這樣看來，一九三四式的海派文人，「才子」「流氓」還是不夠的，應當另有一種加法；可惜我不懂數學，不知「非歐幾里得」幾何學上的方程式是怎樣擺的！

三 北平與上海

祖敘吾兄：

據一位教授吾友的建議，「烏鴉」博士應該贈與吾兄；衆望所歸，兄亦毋庸謙遜；什麼時候

行贈與典禮，請您擇吉一下；打一電報給齊如山，請他南來襄贊一切。

北平有東交民巷，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租界起先也如東交民巷之僅保洋人，承洋人開恩，許我們蔭庇其間，逐漸推廣，乃有現在這麼大。東交民巷不加推廣，以至日本飛機滿城飛，這是北平華人的大不幸。海派教授穿西裝，當三大公園未開放時，穿西裝的可以昂然（待考）而入；市政廳音樂，穿西裝的可以昂然而聽；跑馬廳賽馬，穿西裝的可以昂然而看；洋人迎面來，穿西裝的可以昂然而談；以視低等華人之吃雪茄外國火腿者可霄壤之別。有租界斯穿西裝，無租界乃穿長衫，公共汽車之有無，固其小焉者也。

海派教授對話必用洋語，高等華人不成交法上如此說。低等華人講洋涇浜，高等華人則講洋語；滬東某大學開校務會議，自提案討論交談以至撒屎揩屁股都是洋語；茶房叫「僕歐」，女士叫「密司」，未婚妻叫「飛洋傘」，現代叫「摩登」，起碼上海人所以自別於阿木林者亦在此。俗話云：「靠天吃飯」，洋人就是我們的天，天可不尊乎？京派教授雖不穿西裝，其靠天吃飯則一也，故西裝可不穿，而洋話不能不講。

海派教授，怕人家說他「怕死」。他住在租界，決不是怕死！華界的馬路太糟，自來水味鹹，電

燈又暗，又沒有抽水馬桶，自然非住租界不可。他或者說「怕死」也不要緊，革命的發祥地在龍路，輿論中心點在望平街，改組派要借大世界做選舉場，文武名公的私邸都在租界，租界能保障生命，與穿西裝說洋話的原則並無不合。」並非怕死，與「怕死也不要緊」這兩層理由，保持了海派教授尊嚴。可是近年來情勢稍有不同，洋人似乎並不保障安全，先後出了什麼綁架，暗殺案，許多名教授相驚伯有，搬來搬去。於是「並非怕死」這條理由取消，只留一條「怕死也不要緊」的理由。不過住租界穿西裝說洋話，比住華界穿長衫說華話好得多，那又是天經地義，海派教授可以自豪者仍在。

京派教授不怕死乎？那又不然。海派教授以西裝，洋話，租界作掩護，京派教授則以學問作掩護。京派教授素來是學富五車的一字訓話，可以說他三五點鐘五四運動的風氣所播，大家曾拋開書本從社會問題的實際討答案，那京派教授不僅要從尊嚴的寶座上倒下，且面對着統治階級，有殺頭的危險。京派教授的領導者梁啟超胡適趕忙開國學書目，叫青年轉向古書堆中去。近來以新考證學，新考古學，馳名的大教授，已成京派重心了。京派教授對統治階級說：「聽你們做去罷，我們只管我們的學問。」京派教授的另一途，由教授而得名，辦一個什麼評論之類，有建議，

有批評，有註解，時價相合，可以成交。是則統治階級方愛護之不暇。所以海派教授不必談學問，京派教授非談學問不可。因兄所論，引伸一點，還有餘意，且聽下回分解。

農村問題

——二篇

一 回農村去

二 回農村去做這個

一「回農村去！」

我和玄，楊幸之兩先生的意見稍有不同，我是褊袒「回農村去」的。

中國現在有三種方式的農村：（甲）河南陝西一帶的農村，早已成爲「無農之村」；縣長勒令種煙，交不出煙捐便打屁股。城裏公子少爺吃茄力克香煙，鄉下大姑娘沒有褲子穿。這種「無農之村」當然無從回去。（乙）江浙湘皖一帶的農村，有大地主，有佃農；資本主義吃大地主，大地主再吃佃農；這種臨於潰滅的農村，也還無法回去。但是中國還有第三種農村——（丙）自耕農爲中心的農村。卽如我的家鄉——錢塘江上流的鄉村，絕少萬金以上的富戶，自耕農佔十分之八，並不是世外桃源，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們若能回去，絕對不會失望的。

回到鄉村去做什麼呢？我們去組織自耕農作自衛戰。目前資本主義把甲種農村的精液已經吸乾，乙種農村也沒有甜頭可得，惟有丙種農村被他們看作肥肉，其欲逐逐。若是農業電氣化這類新名詞成爲他們踏進農村的手段，自耕農將立刻踏在他們的脚底。我們要幫助自耕農，組成強有力的團體，以集體農團來實現農業電氣化；我們使自耕農能保持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器

械，則資本主義即失去抓奪的機會。機運一轉，乙種農村也有轉機的希望。

新社會的建立，不論用什麼過程，破壞以後，必須繼之以建設。替丙種農村增加實力，即是替農村經濟奠了基石；從飢荒中逃過來的新社會，其社會秩序方能恢復得快，所以爲自耕農作自衛戰，即是爲新社會作自衛戰。且看消費協作社在蘇俄革命進程所盡的力，我們不能看輕丙種農村的力量。

丙種農村當然也有紳士痞棍之類，那是容易對付的。紳士痞棍要假虎威而後行，對於自耕農沒有直接約束的力量，我們和自耕農站在一起，即不鬪爭也可以取勝了。

最後，我也說兩句近於口號的話：「我們回農村去！我們幫助自耕農去！」

二 回農村去做這個！

——答楊幸之先生

現在甚囂塵上的回農村問題，的確含有 *Diopia* 的氣味甚重。我的主張回農村去，可是和做烏託邦夢的並不相同。我自己是小農民，我只想喚醒從農村來的青年回農村去；前文所說，只

證明尚有農村可回，並非說非大家回農村不可。

在我們這些小農民看來，那些高喊回農村的朋友，十有九是不敢「勞駕」的。他們到我們農村去做什麼？會喂牛嗎？會割草嗎？連牽牛割草都不會的朋友，到農村中去做什麼？若說回去做紳士，那還是請在上海「打打麻將」，「逛逛紅妝」，「填填一解放詞」罷！老實說，在上海受大學教育的青年，誰也不配回農村去！民國九年，北京潮起一種「讀互助團的烏托邦」，天津濟南上海杭州跟着有這種組織；不久，這個美麗的肥皂泡吹破了，什麼也沒有了！若厭倦了都市生活，想到農村去過桃源生活，其滑稽可笑當然會和「讀互助團」一樣的。

然而我們非回農村不可，又是當前的切要問題。資本主義的嘴巴，正想張開來吞沒自耕農，（請參看申報四月二十七日，東台縣裕華墾植公司佃農一千餘戶泣告黨政各機關各團體書。）我們急要喚醒自耕農，拒絕他們的投資。我們來組織生產消費合作社，替自耕農改良農具種籽，推銷農產物，再進一步，普及農民教育，嚴密農民組織，參加新社會的基礎工作。中國現有的自耕農，至少在千萬戶以上，這不是一個可輕視的數目，更不是一個可輕視的力量；所以我說，我們回農村去不會十分失望的。

不過回農村去的青年，必得具備三種資格：甲，農民出身，沒有做小地主或大地主的野心；乙，熟習新農具技術，能夠和自耕農一同下田工作；丙，終身服務，不作奪取政權想。最要緊的，還是要有一個堅固的團體。（個人是沒有力量的）。

中國歷來的社會運動，都只是表面的口號的運動，從來不會到民間去，沙灘上的屋子，經得起一陣風浪嗎？我現在所希望的，大家反其道而行，不汲汲於求速效，埋着頭專做地下運動，且看十年二十年後，我們的成績怎樣？這種工作，我名之曰「種樹運動」——只替後人種樹，不想自己乘涼的運動。

婦女問題

一 娜拉出走問題

二 花瓶

三 月經

四 乳房

——四篇

一 娜拉出走問題

娜拉以女英雄的姿态出現於五四時代。李超女士死得適逢其會，在易卜生主義倡導者胡適博士的筆底，儼然是反抗封建勢力的戰士。

現在，易卜生漸漸從一般人的記憶上消逝，「李超傳」也從國語文教本中踢出；娜拉擁護者相率回到郝爾茂手裏，研究一九三四式時裝，立體派木器，以及跳舞姿態等等，做一個盡善盡美的傀儡。這本也難怪：新青年、新潮、星期評論陣裏的戰將，北面稽首向封建舊敵投降，忠心替孔家店做衛士；摩登女郎以傀儡自安，亦情理之常。

娜拉的偉大處，她發覺了自己處在傀儡地位，大徹大悟，離開家庭，要去看「究竟是我錯，還是世界錯。」至於出走以後究竟怎樣，當時大家似乎不甚關心。娜拉劇尾上所提出「奇事中的奇事，」易卜生自己已在海上夫人予以解答，似乎也不必大家再操心。首先關心娜拉出走以後種切的（或是因為沒有路走，終於墮落，或是終於回來）自魯迅先生始。他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演「娜拉走後怎樣，」提出一個根本的意見，「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

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却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裹有準備，直白的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他還暗示「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這篇講演稿，刊載於婦女雜誌，在當時可也不會引起深切的注意，熱烈的討論。

婦女運動的呼聲和新文化運動一同消沉下去。民國日報的婦女週刊，北京京報的婦女週報先後停刊，新女性也不能支撐下去，婦女雜誌重復回復到雞蛋糕研究上去；男士們厭倦了，女士們更對於冒險英雄事業，不感到興趣了。婦女運動的成績僅有男女同學和女子剪髮二件事，還且女士必得住在什麼宮，短短的頭髮必得燙得蓬鬆飛亂。

然而婦女問題的實際，並不以婦女運動之消沉而減其嚴重性。當國民革命北伐中，許多女同志參與革命工作；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大小機關也有女同志擔任職務；民法也依據黨的總綱賦予女子以遺產繼承權。這樣，婦女獲得經濟權，彷彿進行得很順利。時隔不久，女同志卸下武裝，到深閨去享福，固不待言。各機關的女職員變成了花瓶，女子爭遺產雖平時見之報載，最多的還是以誘奸未滿什麼年齡的罪名訴求贍養費；所謂婦女職業，除女招待舞女之類不計外，多少女

店員仍依靠她們的脂粉來過高度享樂生活，無論以什麼方式演出，仍是以傀儡始，以傀儡終，絲毫沒有變更。

最近娜拉出走問題，突然引起熱烈的討論。自錯冰在「國聞週報」十一卷十一期提出「娜拉走後究竟怎樣」的問題，連接於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各期都有參加辯論的文章，他處也見參加討論的正反面文章。沈譯倍倍爾名著婦人與社會，重新有人提及有人介紹。原來「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怎樣纔脫去傳統的鎖練，做一個堂堂的女人（非傀儡）畢竟有人念茲在茲的。

於十年之後，回復到十年前的舊問題，其觀點難道一點沒有差別嗎？十年前的娜拉，以女英雄的姿態出現於我們面前；現在大家心目中的娜拉，已如于立沈所說：「我們理想中的娜拉，應是一個普通的女子，具有一般女子所有的性情與氣質，她有一般女子所有的優點，也有一般女子所有的缺點；覺悟的時機到來，她先人覺悟了，却不是由於她是奇人，正是因為她具有普通人應有的各面。（見娜拉脫離家庭的原因與走後怎樣的問題）因此，娜拉出走以後的種切，並不能依靠一斗或一擔的同情來支持；所需要的還是魯迅所提出的問題：「夢是好的，否則，錢是

要緊的。」——究竟如何爭取經濟權？

二 花瓶

諛女職員爲「花瓶」，當然是一位天才的創作。花瓶云者，只是擺着當樣兒，沒有實際用處，如女人的耳墜似的東西。咬文嚼字的說來，好像男職員個個都是棟樑之才，而有勇氣自己到社會上找飯吃的女子，却沒有一個不是擺着做裝飾的花瓶似的！

民國初元，革命初成，一班老官僚摸着鬍子說：「暴民終不足以言治；見上司不懂規矩，擬條陳不懂格式，臨小民沒有威嚴。」於是黎元洪要請饒漢祥做儷駢電文，屈映光要請劉子香寫勸進表，革命小夥子被鬍子老官僚所嘲笑了。民國九年，文學革命運動，把文言送入毛坑，一班有年紀的書啓師爺又摸着鬍子說道：「倒底不中用呀，『的了嗎呢』可以寫在公文裏嗎？」美國留學生畢竟要讓我們三分，做公文總不能用白話呀！於是白話小夥子又被鬍子師爺所嘲笑了。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帶來了女權空氣，使女子在社會上可以找到正當的職業，這一來，嘲笑的口沫又落在她們的頭上了。大概也是「見上司不懂規矩，擬條陳不懂格式，臨小民沒有威嚴」

這些考語，女職員乃得「花瓶」的諺語了。

假如我是女職員，對於這帶侮蔑性的「花瓶」諺語，該用足尖來答復的。不過女子在「爭取經濟權即是爭取人格」的時期，決不能取退讓態度，應當倒在侮蔑溝中，填沒了牠，讓後來的女性可以平安通過。德國哈耳波倫博士在異性論第三章論「女子的社會的位置之發達」說：「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纔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因了她們的精鍊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顏色與媚姿，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遠壓倒希臘的主婦，所以在短時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佔有極大的勢力。這樣，歐洲婦女之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周作人先生譯文）從這一意義看來，「花瓶」在中國女子經濟獨立史上自有其不可輕蔑的地位！

可是我也並非是花瓶樂觀論者，當男職員評頭品足之際，女職員趕忙解開手箱拚命照鏡，撲粉，抹胭脂，即不禁爲之打一寒噤，蓋花瓶終是磁製的，一旦被摔，雖請教「江西老表」亦沒有辦法也。

三 月經

很久以前，在一本談物理的書上，看到月經的起源說。我們的老祖宗在洞裏住的時候，夜黑風大，躲着不敢出來。遇到天晴月圓，才出洞疎散疎散，久而久之，影響到女人的月經，跟着月亮的圓缺，非每月行一次不可。花前月下，方有才子佳人的故事，老祖宗成法如此；此姻緣之成就，所以歸功於月下老人也！

不成文的普遍信條，月經屬於不祥穢物之類。月經既行，秤，尺，斗等應用物品絕對不許女人跨過，某車夫因為車墊給女客污染了，洗滌以後，再燒串紙錠以祓不祥。月經的污血，大概是毒氣彈，會隨處傳播不祥的。有神祕之諱忌，乃有神祕之效用。葡萄牙人所輸入的紅衣砲，明崇禎間已實際在戰事上應用。破紅衣砲的唯一妙物，就是女人的月經布；滿城高掛，砲彈不飛，砲身自裂，相傳效用如神。月經又可以避雷，某逆婦毆辱翁姑，罪孽通天，遣雷公下凡殛殺，逆婦取穢布蓋頭，雷不敢擊。精神文明的國粹家，救世有心，正可以編著一本月經物理學月經化學。

月經，目可得見，口不可得言，筆更不可得而寫，其勢然也。摩登仕女高跟托托，旗袍飄飄，應樂

聲能作狐步之舞。然談及月經，未有不面紅耳赤者，其觀念與燒紙錠祓不祥的車夫並無分別。自五四運動以來，婦女運動喊得振天價響，絲毫沒有效果，人不解其故。我說：只要看月經仍保持神祕的意義，即不到城隍廟看密司拜菩薩，已可斷定婦女運動的命運了！

四 乳房

古來想像力豐富的色情狂文人，女人的乳房最爲生花妙筆所愛點染。雞頭新剝，盈握溫馨，於是神魂飛越，想入非非矣！近年來由束胸解放而爲天乳，愈可以助色情文人之想像。而美不雙全，乳房問題有時却煩惱了一應摩登女郎。天乳雖足以助商品之推銷，可奈天乳有五種之多，合標準的只有一種，不合標準的只好裝乳托，無從裝乳托的，只好裝假乳。我們看她們孤心苦詣，從乳房上做文章，然爲推銷商品計，亦尙情有可原。

然而摩登女郎的乳房新論出來了，一位女明星公告同好，說是要保護乳房的美麗，第一要不喂養嬰兒。據說這番新論，極得摩登女郎們的喝彩。我雖不是淑種學專家，這位明星所投的黑影，却令人毛髮竦然！乳房助色情狂文人的想像，替摩登女郎推銷商品，只能說是副作用。其正作

用應該是喂養下一代嬰兒。所謂新時代女性，手裏牽着哈吧狗在街上往來，把自己的兒女交托給奶媽；親自替哈吧狗洗澡喂肉，把兒女讓丫頭老媽子去管教；這種純利己的享樂公式，不知爲社會造了多少惡因。若再提倡不喂乳的保全乳房美質論，下一代嬰孩將爲這些貓頭鷹所咬盡吃光，將來的社會還堪設想嗎？

所謂婦女運動，提倡了差不多一二十年，其結果資本主義的一切光明幸福全未得到，資本主義的一應黑暗災禍，都已來臨。上海小市民中，所謂學校皇后，所謂交際明星，所謂摩登女郎，所謂美趣花瓶，徹頭徹尾都是一種享樂主義者。藉口經濟困難，動輒打胎；而染脚指甲的蔻丹，花二十金不恤也；兒女教育費，較量鎊銖，而一夜的麻雀，輸三五百金，又滿不在乎；某明星的乳房新論，也不過這種享樂意識無意中流露出來。然而下一代的嬰孩並不是屬於這些享樂主義的摩登女郎的，我們有權提出抗議；誰要吞沒下一代的嬰乳，我們就用最黑最黑的咒語詛她們死亡！其實，目前已需要一個更廣大的婦女運動了！

駝

鈴

—
十篇

- 一 人間世
- 二 著教生尅論
- 三 鬥牛
- 四 聖彼得大寺
- 五 黃河之水天上來
- 六 丹田
- 七 李迫大夢
- 八 我的迷惘
- 九 釣台與西台
- 十 閑話揚州

駝

駝鈴在燙駝的頸上，
調節牠安穩的步伍，
牠微微地喘出氣來，
牠透出渾身的熱汗，
任大風吹街上塵埃，
任烏鴉在風裏叫喊，
假裝出做人的清閑，
慢吞吞地搖蕩搖蕩，

鈴

慢吞吞地叮嚙叮嚙，
和牠在搏動的心房。
鈴還在自如地搖蕩；
那駝鈴却全不匆忙。
把明朗的日光遮障；
鈴還是那般地冥頑；
却不甘便默然不響，
搖蕩出更深的哀傷。

芝崗

一 人間世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人間世

莊子人間世篇假孔門師弟問答，闡發處亂世的消極論。顏回要往衛國，見那位以民命爲兒戲，以國運作孤注的衛君，替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請命，仲尼說他自去送死，未免太傻；闕龍逢比干之不得善終，可爲前車之鑒，這番對話，和儒家入世觀雖不相合，但代表亂離中一些人的處世哲學是無疑的。——東周而後，於孔丘、孟軻、墨翟一羣用世的熱心腸人以外，另有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丈人一羣反用世的冷眼人，人間世所載楚狂接輿故事，和論語所說大致相同，冷眼人最能了解用世者的苦心，所以出之以好意的諷勸。

孔丘之於冷眼人，亦常引以爲知己。接輿歌鳳兮而過車前，孔丘連忙下車，欲與之言。孔丘評論隱者，一則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再則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惟用世的熱心腸人，方能領悟冷眼人

的襟懷。

孔丘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接輿提出相反的意見，「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在兩者之間，我們將如何左右袒呢？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論，有道亦進，無道亦進，自是正當辦法，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也。可是接輿說「今之從政者殆而」也，值得注意。我們痛心於世亂時危，趕忙陳情獻策，以爲上迴君聽，有裨時艱；誰知定貴粟之議，貴粟正乃病農；獻籌邊之策，籌邊適以勞民。用世一念，造成無窮罪孽，以至什麼好話都已說盡，一應壞事無不上場。接輿所說「殆而」的「殆」字，倒顯得十分真實。「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熱心腸人到此地步，當深悔孟浪，不自覺地也走上反用世的路上了。

昨讀梁啓超飲冰室文集，梁氏近代政治家中用世之念最切者也；他所領導的進步黨和研究系，三番四次替這個那個做過貓腳爪；而其發刊大中華，乃曰：

「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餘；懲守舊而談變法也，而變法之效則既若彼；懲專制而倡立憲也，而立憲之效則又若彼……曰亂黨爲之梗也，亂黨平矣，而其效不過若彼。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至爲全社會所厭倦所疾惡；言練兵，

耶，而盜賊日益滋，秩序日益擾；言理財耶，而帑藏日益空，破產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識字；言實業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得食；其他百端，則皆若是……其於人也亦然，曰甲派誤國，乙派代興則又何者？者曰乙派誤國，丙派代興則又何者？者曰官僚腐敗，誠腐敗也，而詆官僚者又豈其清高？曰新進浮躁，誠浮躁也，而排新進者又豈其篤厚？病獨裁制則思合議，而合議之不鑒於人心也如故。病合議制則思獨裁，而獨裁之不鑒於人心也如故。希望某甲，某甲出矣，果何濟者？轉而希望某乙某丙，某乙某丙皆出矣，又何濟者？蓋數年之間，中國所有一切黨派，一切人物，既雜遝焉，旅進旅退於此廣場，而彼之如蒼生何，蒼生之如彼何者，皆不過爾爾！

說來說去，一個熱中用世的政治家，畢竟迫出和楚狂接輿一樣的結論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所以人間世的主張是不錯的，郭象註人間世云：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甚得莊旨，我們生在這時代，究竟躲避現實呢？還是不躲避現實呢？

二 「著」「教」生尅論

「著書都爲稻粱謀，儉腹高談我用憂。萬一飄零文字海，人間無地畧無愁。」

曹禮吾集詞定菴句

教書十年，無不搖頭太息，此夏丏尊先生所以有「寧可早死，不做先生」之說。賣稿十年，亦無不搖頭太息，此傅東華先生所以有「此路不通」之論。我教書十三年，賣稿也差不多十來年，山窮水盡，浩然有歸志。昨讀郁達夫先生的「著書與教書」，怦然心動，覺得他所說的「著教生尅論」，句句都是從肺腑中說出來的，句句「先得我心」。不過據我這挑過兩頭擔的人看來，生尅之道，尙不在「著」「教」兩職業的本身，而在本身以外。

「著」「教」兩職業，近有「自由職業者」的尊稱。職業果「自由」乎？著書的人，積意經驗，要想寫一本著作，蒐集材料五年，整理材料二年，然後磨墨伸紙，草寫二年，修正一年，然後大功告成，豈不是好教書的人，經年研究，創見疊出，然後登壇講述，深入淺出，左右逢源，說得頑石點頭，游魚仰沫，豈非一暢快事？自由職業者想必時常有此夢想，其於事實，究竟如何呢？書店老板限你三個月編成二十萬言的大著，不妨東抄西剪，毋庸別出心裁。學店老板着你每星期任課二十四

小時，大小七八樣課程，現炒現賣，家無留貨。自由職業者所著所教的書，無非是市場上的商品，出得多，出得快，老板麥克麥克，方有「稻梁」可謀。至於「靈感」與「詩情」的永久失去與否，原不在老板算盤子打算之中。所以「著」與「教」彼此相尅之時少，「著」「教」同時被尅之時多；自由職業者的呼吸也短促得太可憐了！

依我的經驗，若以教書爲稻梁的重心，以著書爲寄興；教書那一方面固然苦死了人，著書這一方面却比較能依自己的計劃逐漸進行，完成一滿意的著作。或以著書爲稻梁的重心，以教書爲寄興，每星期任課二三小時，與之所至，亦能全堂肅靜無聲，如吃人參果，混身舒暢的。或變更計劃，把稻梁的重心寄託在別一職業上，把「著書」「教書」都當作寄興的事業，於賣稿算稿費，教書算薪水之外，有自由創作的餘地，不相尅而相生，其成就必更有可觀。周作人先生說：「大家最好不要以創作爲專門的事業，應該於創作之外，另有技能，另有職業，這樣對文學將更有好處。單依文學爲謀生之具，這樣的人如加多起來，勢必製成文學的墮落。」（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可見以「著」「教」爲副業，或是保全「靈感」與「詩情」的別一大道。

穆勒約翰 (John Stuart Mill) 在東印度公司做書記，先後服務了三十年，以業務的暇餘，

寫成名學 (Logo) 那麼偉大的名著，在我真是非常羨慕的。我有時想學修汽車，有時想學醫生，有時想學理髮匠，有時還想替某偉人做門房，只希望不要靠「著」「教」這種自由職業來糊口就好了。

三 鬥牛

愛好新刺激的小市民大概是健忘的。

十年前，由金華運牛到上海，舉行鬥賽，哄動了一時。沒多時大家都失望了，門票五元，只看見兩牛相觸，平凡到意想之外。門前冷落車馬稀，約有二星期之久，便運往南洋去了。事隔十年，伴着杭江鐵路的的典禮，這老把戲又激起上海人的新興趣來了。

關於鬥牛的記載，以陳其元的婺州鬥牛俗（見庸閒齋隨筆）為最近情近真。鬥牛有一種娛神的典禮，陳其元所謂「鄉氓祈報祭賽之時，輒有鬥牛之會」者近是。我們的家鄉，以氏族為結合的中心，氏族與氏族之間，則以「神」（如胡公，關公，觀音……之類）為結合的中心，祀神之日，（如七月十三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十三日之類）參與某社（以神為中心的村落稱曰某

社)的各村落，各送牛往賽，是爲祭賽，居民遇有疾病事變，祈神默佑，一有靈驗，亦送牛往賽，是爲祈報。與賽的牛，都是牡牛，好事之徒，或就形態，或就技能，諡以美名，稱麒麟掛，鴛鴦掛，逼山之類。(掛者牛技之一，能撲壓敵牛者曰掛)遇有好事殷戶，因鬥賽而生意氣，乃訪求名牛，以逞一快，於是鋪張揚厲，視名牛如名將，披綢帶花，十六人前引，十六人後送，送往戰場，以博最後的勝利。假使雙方都是好勝之徒，各訪名牛，各圖最後的勝利，那就遠近馳聞，熱鬧非常了。鬥牛不勝，激於意氣，以武力爲最後解決，亦事所常有，於是鬥牛始，以鬥人終，演出別一種悲劇來。

參與鬥牛的牛英雄，其養尊處優，陳其元筆記中略有所述。大抵平日「臥以青絲帳，食以白米飯，釀最好之酒以飲之。」伺候得非常周到。將出戰之前一夕，特進補品以培養其精神，更是二十四孝外的別一精彩節目，鄉中因有「老父不如老牛」之嘆！「相傳某氏養牛，其老父愛飲酒，酒取喂牛好酒飲之；其子怒曰：『牛還沒會喝，你倒要喝了！』」這些戰場上的牛英雄，雖云來自田間，但他成了英雄，肉肥角利，以戰鬥爲生涯，已經忘了牛的本色，更不必說拖犁負重的耕耘責任了。不過牛英雄也有他的悲哀之處，當我幼年時，「烏龍槍」(牛名，此牛兇猛如李逵，人不能近身故名)正當鼎盛之年，葉姓和吳姓爭勝時，他橫厲無前，逞一時的威風，隔了三五年，「烏龍

槍」的肉已經在市上發售了。其後（大羅鈿）（此牛身體龐大，故名）英名雀起，到處稱雄；但他替陳姓出場那一回，一敗塗地，我們又在市場上吃到牠的肉了。前幾年，「逼山」（此牛勇往直前，決不退避，故名）出爲盟主，不曾遇過敵手，但牠的命運，我們也可以算定。一旦尖刀在左，斧頭在右，牛英雄沒落之日，想起當年鳴鉦前引，鼓吹後送，千萬人拍手歡呼，當不禁愴然淚下了！

牛英雄有「豬羊掛」（此牛體小而善戰，故名）者，本是一家磨房裏的推磨小牛，「牛伯樂」巨眼識英雄，送上戰場，居然旗開得勝。無奈成名未久，又上屠場；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想牠必以出磨場而上戰場爲恨事也！「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今日之牛英雄，又不知屬誰氏呢！

四 聖彼得大寺

歷史上有名的建築物——聖彼得大寺，她的穹窿開出十六世紀以後的新作風，偉大建築師 Bramante 是她的設計者。姑且不說這些，這些該讓美術史家來說的。

這個大教堂的建築，在尤利斯第二手裏已經開始，約略造成一半，他是去世了。他的繼承者

利奧第十，想完成這件大工作，但是亞歷山大第六早把教皇庫裏的錢用光，要另外設法來籌劃這筆建築費。籌款的方法，是出賣赦罪券；看上帝的面，出些錢助成大舉，原是應該的，何況還能得到靈魂上的安慰。當時買券的人一定很多，只要看這個大教堂畢竟完成便可明白。不過出了錢，背底裏在詛咒的也一定很多，只要看路德的九十五條露布出來，便有那麼許多人擁護，也就可明白。在我們讀史的人看來，聖彼得大寺的完成，即便是基督教的終結，總覺得未免太滑稽了！

所以，我要講一講約翰推齊耳的功績。他是一個聰明人，知道運用廣告術，和現在大廉價的商店一樣，替上帝招攬生意；知道用「回扣」的利益，在街頭找得許多掇客；他對於上帝可說是「鞠躬盡瘁」了。本來一買一賣，出之心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會激起反抗的風浪；據我懸想：在上是勸捐，在下變成爲派捐或竟是勒捐；教皇不過是熱心那個大建築，鄉村小牧師却巴望豐美的回扣。有一次，我從村間逃難到上海，一船傢具載到碼頭，幾個蹙三圍着我要碼頭捐，再三情商，還是出了兩塊大洋；那時赦罪券的賣買交易，也許竟和這個情形差不多。北歐薩克森人是最虔敬的基督教信仰者，却因爲約翰過於熱心之故，一變而爲宗教改革的策源地，真是「始料不及此」。

聖彼得大寺，現在是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

一九三二，九十一。

五 黃河之水天上來

唐朝那位大詩人留下一「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名句，這是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叫我們有什麼辦法呢？盡人事以待天命，牠要從北邊白相到南邊，只好聽牠的尊便了。不是蛇大王今年又出世了嗎？黃河決口，此中蓋有天意。古往今來，論黃河的，惟有這句詩最爲徹底；李青蓮真不愧爲詩仙。

待天命派的黃河專家，自由談沒有這許多篇幅來給我排道統；文獻不足徵，也有些地方接不上去。不過一河工夫役，州縣取之里甲，里甲視甲資爲出夫之等，一家雇夫五名，則月費十金，鬻產賣子，閭閻一空。及夫至工，百計索求，致令逃去，檄移雇補，費復如前。官徒有募夫之名，而害歸於藉名者之家，利歸於管工者之手。（明萬曆間禮部主事陳應芳奏）這種靠黃河的心法，一線相傳，於今未墮。史載從嘉慶二年七月到二十四年八月，黃河決口十七次；十三年那一年，決了三

次口；就只嘉慶十三十四兩年，南河修堵，費四千餘萬；河臣「濫冒侵漁，歲費無算；軍餉以外，此爲大宗。」

待過了天命，那就該盡人事，派出力了。盡人事，派奉大禹爲不祧之祖，大禹以下就分賈讓派，王景派；賈讓治河三策，主不與河爭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使北入海……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此功一立，河定民安。」王景派治法，與賈讓正相反，主張抑洪水，說是從禹貢「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的「播」「同」兩個字上悟出來的。大概從東漢以後，治河策上就有不爭地的賈學和抑洪水的王學，賈學行了一些時，黃河之水還是天上來，就改用王學；王學行了一些時，黃河之水仍是天上來，又改用賈學；不過史臣總是說用了某學，黃河之水有許多時候不從天上來，以見人事之當盡。

順治十五年，河決山陽；康熙元年，河決原武祥符；康熙十六年，河水四溢，以靳輔爲河道總督，靳輔創蓄清敵黃，束水攻沙之法。可是撫臣于成龍謂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築，和靳輔意見不合。其時，廷臣贊成靳輔之議，而康熙左袒于成龍，築堤派是失敗的。大概築堤派和反築堤派對康熙皇帝盡了一番人事，到了嘉慶年間待了一番天命，至咸豐五年，河決銅瓦廂，牠老人家

又白相到北邊去了！

現在不是黃河之水又天上來了嗎？盡人事乎？待天命乎？盡人事以待天命乎？所以古往今來，論黃河的，惟有李青蓮這詩句說得最徹底，賈學王學之外，應該別開李學。

六 丹田

肚臍以下有「妙處，術名「丹田。」

「丹田」是一個唯一寶貴的所在，抱朴子說：「夜半及日中，為天地生氣之時；跌坐東向，深呼吸氣入內，緩緩送入丹田，然後緩緩吐出。初學時引氣入鼻中，本數息觀，以數一二三四以至百一二十次時，乃徐徐吐出之，因納氣須較吐氣之量為微細，故特置鴻毛於鼻上，以檢查其有無動搖，應用此數息觀以至於千，而得保其納氣時，乃始有多少效驗。」稽叔夜云：「呼吸吐納，服食養身；形神相親，表裏俱濟。無為自得，禮妙必玄；須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這個修道秘訣，行之既久，妙用無窮！

「丹田」以下，還有妙處，據說也與攝生有關；如何攝生？別見房中術，還得請教葉德輝先生，

可惜他已經死了。據上海各報新聞所載，如蘇州老畫家吸處女的甚麼甚麼，上海某老板吃處男的甚麼甚麼，記者畫聲畫色，鑿然有據；則房中術以外，尚有這和吐納導引相副而行的採補法。曰吐納，曰房中，曰採補，無非要自己得道成仙，至於童男童女的面黃肌瘦，自不在話下。

修道之士又謂說話不可超過喉門關，多言損氣，說話從胸中，或從腹中出，必且大喪元氣，這一個攝生之訣，與呼吸法，恰正相反，一求其深入，一求其淺出，各得妙用。又悲怒之情，足以搖動元神；得道之士，臉上總是笑嘻嘻的，有彌勒佛爲證。說來說去，歸根結底，總以培養「丹田」爲首要。前人云：「一子得道，雞犬皆仙。」「丹田」之不可不導引採補，以培養之，有如此者。或曰：「余常奔走京滬平津粵閩湘鄂之間，所遇「面孔笑嘻嘻，說話口腔裏」者亦多矣，何也？」曰：「是皆得道之士也！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是皆得道之士也！」

附 丹田以下

劍光

曹聚仁先生說：得道之士，導引採補，歸於丹田。其法巧而時日遲緩。譬如民國十二三年的狐狸，在北京修道，直到今年，方才雞犬皆仙，曠時十年，未免太久。以余所知，摩登修道士，自有電

氣培養法，不歸於「丹田」而歸於「丹田」以下。

「丹田」以下的修鍊，有房中術，又有素女經，黃帝御七七四十九女而得道升仙，「丹田」以下之妙處更不可言。葉德輝先生若聽見我的說法，必在地下大笑曰：「吾道不孤！」

以例明之，楊太真外傳載：「天寶四載七月，冊楊氏爲貴妃，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從兄釗拜爲侍郎。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由丹田以下而雞犬皆仙者，我國精神文明之結晶，修道之另一祕訣也。曹聚仁先生思想守舊，僅見「丹田」之有妙用而不知「丹田以下」之妙用，自古有之，於今爲烈，非表章不可也！

大觀園中有一人物，與賈府全無瓜葛，以修鍊「丹田」之故，來居大觀園中。曹雪芹先生的夾縫中文章，彷彿告訴我們：她之所以得賈府歡心，還在「丹田以下」。其人爲妙玉，大家該尊重她罷！

唐人謠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可爲今日詠也！

七 李迫大夢

歐文的克萊恩先生雜記二十年前已爲一般青年的讀物，李迫大夢那個故事，早已縈迴於我們的腦際。李迫的夢，我從前總當作一個幻境，誰知這個幻境正不必在深谷，我們的眼前，就是加齒幾而山。我初到金華讀書的時候，一個流傳得極普遍的韻事，就是邵飄萍先生（北平名記者曾任京報主筆）怎樣在照相館的照牆上對某閨秀的名聯，怎樣配駢馬的傳說。狀元時代沒落了以後，才子佳人的結合以這樣一種新的方式出現，但現代的佳人要得才子，必不歡喜這個新方式，再在照相館的照牆上出對子了；或者時報上登個「玉照」或者出幾本「詩集」都可以。我在金華還躬逢一次盛會，一個成美女生的追悼會。據說她的案下忽然發現一封男性的來書，（大概不是情書）那來書大半是她的同學開的玩笑，因而吊頸自殺，因而開追悼會；那個追悼會有長長的輓對，有淋漓慷慨的演說，有痛哭流涕的祭文，總是風化上一大關鍵就是了。到了現在「吊頸」「跳黃浦」「吃「安眠藥」的小姐未始沒有，但決不會因案下發現一封男性的來書而自殺，是無疑的。雖說是僅僅二十年，李迫確已做了一場大夢了。然而有一天，在圖書館

看見一份香港的報紙，那報紙載着幾首屬於南方某佳人所做的七律，還附着一徵對的上聯，其意是在尋才子。我想，這必是香港還沒有時報，或者沒有出版的書局的緣故。又有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的，確不是做夢，在上海靶子路上看見某公學的公告，某宿儒講孝經，某月請某宿儒講列女傳。又有一天，在大公報及申報上發現類似的廣告。於是，我又疑惑起來，李迫究竟已經出了深谷沒有？

假使真有知識的貴族的話，文學家應該屬於那個階級的，他們把捉了人類的靈魂。歐文於一八五一年第二次到歐洲去，直到一八三二年回到故鄉，中間經過十七年的長期，他的故鄉，已自農村中心社會；一轉而為資本的都市社會；凡有可震驚的變遷，陳列在他的眼前，恍惚就是他筆下所寫的李迫所經歷的情景。文藝家所把捉的現實，時常超時代而存在的真實，這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在我們中國，於唐人傳奇中有南柯記邯鄲記二作，後來成為北曲南曲的底本，倒與李迫大夢有異曲同工之妙。

八 我的迷惘

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見聞雜記裏有一篇李迫大夢，最爲人所稱道。李迫携槍入加齒幾而山行獵，偷嘗山中老人的酒，大醉二十年，一覺醒來，人世俱非。他走向往常聚集的會所，大樹下那些聚議之士，一把抓住他，就問：「你是那一黨？」他問起從前的朋友，有些是死了，有些是做了議員了，有些是以戰功升爲大將了。他於是變成畸零的人，和這個世界隔絕了。不過他有件大幸運：他那專制兇悍使人心悸的老婆已經死了。

我是如郎損先生所設想的，在五四運動那時吃了睡藥，在半迷朦的狀態中過了十年，而今忽然驚醒的。定睛一看，指引我們的導師，同時做學生會代表的同伴，平滬湘鄂一帶從事學生運動的人物，有些是死去了，有些是在革命進程中犧牲了，有些是剛卸了委員的頭銜戴上反動分子的高帽上斷頭台了，還有一些高官美爵妻妾滿堂成爲要人了；自然還有一些在黑牢裏等待黎明，皇皇如喪家之犬的。而我呢，如李迫一樣，成爲非常畸零的人，我相信路卜洵的話：「即使天上樂園的門爲我而開，我仍然要說：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但是我那專制兇悍使人心悸的「老婆」還沒死呀，我想再偷杯酒吃，再睡他二三十年呢！

九 釣臺與西臺

富春江上的嚴子陵釣臺，近來走了桃花運，大為摩登仕女所青睞；許多上海聞人特地到七里瀧去拜訪牠。山崖很高，山路極狹，從山脚爬到山頂，渾身臭汗，幾間破屋，幾塊破碑，全沒有什麼好看，於是廢然而返，以爲「噫，啥道理。」看「風雅」的面上，不能說出苦來；范文正先生到過的地方，我也到過，這就值得了，於是有詩爲證。

遊釣臺的人，大都善於研究的。這麼高的臺，嚴先生當時怎樣釣的呢？大家研究釣竿多麼長，釣線多麼長，也許討論到每日能釣幾尾之類。他們把嚴先生當作幽默釣魚家，替他想了許多美趣的釣魚法。而范曄不做美，後漢書上偏說：「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太沒有詩意了！太沒有詩意了！

和釣臺相接連的，另有一處危崖。杜撰考古家，說是姜太公釣魚臺，往來七里瀧的過客，十有九是姜太公黨，擁護這一說。他們說：「潯陽江上的鱸魚就是七里瀧的種，有一天，姜太公釣了一尾鱸魚，用力一甩，甩脫了釣，飛到潯陽江裏去了。」那尾鱸魚，大概是懷了孕的太太。據我所知，那

是南宋末謝臯羽擊筑痛哭的西臺，有西臺圖哭記，記載這一段亡國痛事。

謝臯羽自然不能叨得上海聞人的歡心的；亡了國算得什麼，一樣地可以舒心享樂，到這樣山明水秀的境地來擊筑痛哭，那就是天下第一等傻子。所以南宋離開現在只有六七百年，早在人們的記憶上消失；而二千年前的風雅祖師，倒為千百年後人所記掛，近來居然交了桃花運；可見做古人也要識相知趣為妙。

富春景色，南朝人就在那里贊不絕口。吳均與宋元思書，「風烟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這是多麼令人嚮往的去處。微雨，濃霧，新月，黎明，此中况味，披羊裘釣澤中的男子，他懂得而且享受得真多了！無奈我們生不逢辰，正當登西臺擊筑痛哭的時候，還不能讓我們「從流飄蕩，任意東西」呢！

十 閒話揚州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張翥遊淮南詩

友人家僱用一揚州女傭，她和鄉伴閒談，指我們這些湘贛浙閩的人，說是南蠻子怎樣

怎樣，我不禁爲之訝然。在另一場合，我在講授中國文化史，問在座的同學：「一百五十年以前，黃浦、江兩岸、蒲葦遍地，田野間偶見村落，很少的人知道有所謂上海，諸位試想想那時中國最繁華的城市是什麼地方？」同學們有的說是北京，有的說是洛陽，有的說是南京，沒有人說到揚州。自吳晉以來，佔據中國經濟中心，爲詩人騷客所謳歌的揚州，在這短短百年間，已踢出於一般人記憶之外，讓上海代替了她的地位；這在有過光榮歷史養成那麼自尊心的揚州人看來，是多麼悲涼的事！我會笑語嵐君：「現在揚州人到上海來，上海人會把他們當作阿木林，從前我們南蠻子到揚州去，揚州人也會把我們當作阿木林。」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便是天字第一號的瘟生。」嵐君亦以爲然。

易君左的閒話揚州，我不曾看過。但照所揭舉兩點看來，說「全國娼妓爲揚屬婦女所包辦，滬戰漢奸坐實爲揚屬之人民。」該是十分淺薄無聊的。第一點，易實甫（易君左父親）就要提出抗議，而且揚州人也決不敢掠「美。」第二點，胡立夫便不是揚州人。這且不去管他，我且說我的閒話。

揚州，牠是有過歷史上的光榮的，但那是歷史上的光榮呀！當一個世家子弟訴說他祖先闊

氣的故事，該是眉開眼笑的；門前金邊的匾額，硃紅色的大旗竿，蹲踞在大門外的石獅子，都能引動聽者以肅然起敬。至說到牆角上的蜘蛛網，大柱裏的白蟻，自癩嘴老太太以至毛頭小夥子，都說是命運不濟，那真是命運不濟嗎？在錢塘江上游，有一處繁華的小城市——蘭溪，緝浙贛閩三省交通之中樞，當其盛也，「塵閉撲地，歌吹沸天」，「交白船」（妓船）聚集至三百隻以上；自杭江鐵路築成，水道交通退居次要地位，前年一年間，民船停業七百餘艘；自金華至江山段通車，金蘭段變成支路，蘭溪商業一落千丈。這眼前的小事實，即是揚州中落的寫照。從前運河溝通南北，「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萃貨鹽田，鏗利銅山」，鹽和米決定了揚州的繁榮。海道既通，煤鐵棉花代替了鹽米的地位；津浦路成，運河縮不住南北的樞紐；再加以太平軍幾度進退，二十四橋邊明月，只照見一片荒涼，幾樹白楊了！以眼前論，鹽的命運這樣可怕，揚州的命運將隨農村破產，鹽業破產而更黑暗。這事實，揚州人還得請馬老先生算定他們的終身。

周作人先生久住北平，以為「北京建都已有五百餘年之久，論理於衣食住方面應有多少精微的造就。」終因「隨便撞進一家餚餚鋪裏去買一點來吃，總沒有很好吃的點心買到過。」乃「覺得住在古老的京城裏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鍊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揚州之爲繁華中心，將近二千年；牠能給我們吃到一點包含歷史的精鍊的或頹廢的點心嗎？著名的醬菜，生薑較嫩，菜菔頭較小，雖不用味之素，亦有甜味；揚州菜刺激性很少，又不像廣東菜那麼板重，頗得中庸之道；揚州戲細膩活潑，介乎崑劇與徽劇之間；用享樂的意味來看，這古老的城市，揚州還值得人們留戀的。

南朝（宋）鮑照作蕪城賦，傳誦一時，其尾段云：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璿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鳥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

此時此地，揚州人重讀此賦，不知作何感想也？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揚州各界，與其連合控究閒話揚州，大不如重作清明上河圖較爲風雅。鮑照爲蕪城之歌曰：

「邊風息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試看巴比倫淪於蔓草，羅馬化作廢墟，有些地方，大可不必認真也！

百感篇

——二十篇

- | | | | |
|---|-------|----|---------|
| 一 | 混亂 | 十一 | 出氣主義 |
| 二 | 虛無 | 十二 | 學問 |
| 三 | 我們的遭遇 | 十三 | 刑賞忠厚之至 |
| 四 | 逃出死亡線 | 十四 | 殺錯了人 |
| 五 | 風頭 | 十五 | 我們的國慶日 |
| 六 | 疑心生暗鬼 | 十六 | 再上一回十字架 |
| 七 | 書生之見 | 十七 | 生背癱的人 |
| 八 | 古城會 | 十八 | 暗殺 |
| 九 | 讀史有感 | 十九 | 死 |
| 十 | 讀學經 | 二十 | 兩篇文章 |

一 混亂

社會上的一切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不能專從一個輪子上求總解決；但人生求生存の意欲是一切的原動力，不能使生存的意欲順遂，即失去了安身立命之道，每個輪子都只好停頓起來了。近五十年來，中國社會那一部份是在崩壞？不問可知，農業經濟和宗法社會都已日趨於崩壞之途。宗法社會既已崩壞，則大家庭其勢不能不日趨於崩壞，可是代替大家庭而興起的小家庭趨勢是怎樣呢？大家庭本身的偉大是包含一個集團意識，我們的行動是爲一個宗族的血統的光榮的。小家庭制應該是個人主義的抬頭，其偉大在包含着自立自享的意義。但是中國的新興小家庭只伴着享樂意味：不過是脫了一個舊牢籠，對於社會亦不會表現自我努力的勇氣，社會上多一個小家庭，只是多一個逾量的消費者，並不是增加一個有力的生產者。我看見許多青年要消費則依賴大家庭，要享樂則組織小家庭，全無一些自立自尊的氣度；這是多麼可怕的現象！都市社會固然是小家庭的搖籃，但今代的都市又是社會主義的搖籃。社會主義，恕我大胆的說，不妨說是家族主義的放大，其偉大亦包含一個集團意識。中國現在青年，左足剛跨出家族主義

的門閥，踏到個人主義的境界，但右足又須即刻跨進社會主義的圈子；剛抬頭的自我意識即爲集團意識所克制，所以家族主義呢？個人主義呢？社會主義呢？大家並不曾把路子認識清楚吧？

農業社會的崩壞和工業社會的興起應該是成爲連鎖關係的，可是中國自身並沒有健全的工業社會，所有的只是國外資本主義的侵入，因此兩個社會的鎖鍊是切斷了。農業社會變成爲世界工業國的原料榨取場，又成爲世界工業國傾銷的尾閘，則農業社會的自身，成爲貧血病患者，天天消滅下去。站在國家的立場，應該使生產與消費成爲平衡，激發於一時的愛國意志，勸用國貨的呼聲是轟起了；可是散漫的都市社會帶利己的私念那麼自由萌長，物慾的誘惑那麼「無孔不入」，青年們乃成爲外來工業產物的殉慾者。而且工業社會的初期，以交通器具的便利，把全國經濟力集中於都市；可是現代交通器具的進步，把全國的血脈全部連絡起來，使社會經濟中心重復歸於農村。我們中國在近百年間，匆匆把幾個都市澎脹得過度，現在匆匆要跟着做農村經濟恢復的工作，又不免手忙足亂。所以回歸於農村社會呢？建設工業社會呢？向往於新農業社會呢？步伐又是這樣凌亂無緒了！

由於經濟基礎的步伐凌亂，其影響於社會組織的畸形構成，仔細看來，覺得非常可笑。即如

男女間的關係，適合與宗族主義的父母代定婚姻，適合於個人主義的自由戀愛婚姻，和適合於社會主義的汎契合婚姻，在理不應該混亂着應用。而中國現況，會這樣不調和，上述三種方式，會在一人或一家或一羣間同時發見。又如個人與社羣間的關係，基於儒家的主張則崇「禮」，基於歐美的民治則守「法」，崇禮則以情分為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依着分等來實行，守法則以紀律為主，公私分明，不容以私誼枉法；而中國的現況，既不崇禮，又不守法，幾乎行動的標的只是基於個人的權利。又如父子姑媳間的關係，基於情誼與名分，則子與媳應當服從，父與姑應當保護；基於契約與自由，則子與媳應當自立，父與姑應當不干涉；而中國的現況，子不自立，乃爭契約上的權利，姑不慈愛，乃責媳以服從；骨肉至親，乃疏遠過於路人。這一類的例證，可舉甚多，總括起來說，社羣間的一切關連，誰也不知道怎樣去維繫，誰也不免於彷徨遲疑！

世界各國的社會的建立，或以宗教為基礎，或以法律為基礎，或以倫理為基礎，中國是一個汎宗教汎法律的國家，是一個純倫理的國家；舊倫理既已動搖，新倫理又未建設，尙氣節之風向已墮，奉公法之紀綱未立；生存不了解生存的意義，因而相率入於懷疑虛無之途了！

可怕！可怕！這混亂的現實！

二 虛無

「虛無，虛無！」

屋上有兩隻小貓，

對蹲着，嗚嗚地叫；

叫到臨了，

還是兩隻小貓；

虛無，虛無！」

——虛無之頌首節

我的虛無主義氣味，即起於國故攷證；從前聖經賢傳那麼根深蒂固地栽植在我的心頭，讀了樸學家的攷證以後，舊時信仰一旦連根拔去，蕩然無餘，這是多麼重大的變動。先父苦苦教我讀了三五年近思錄，經不起閻若璩一番攷證，把十六字心法判處了死刑。什麼典謨訓誥，我只能當作「狗屁」看待。由學術上的懷疑態度轉移而為生活上的懷疑態度，起於民國十六年。那年，

從初夏到深秋，這百八十天，真是使釋迦大徹大悟的大千世界！多少人從最高層跌入血污池，多少人從貧窮窟爬上三十六天，多少人把自己的知友當作犧牲品，多少人把仇敵當作親滴滴的同志；所謂交誼，所謂主張，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那年，熟人的死訊一起一起傳來，幾乎流眼淚的餘裕都沒有。可是「死」予生人以啓示，並不予以威懾；我不想生，但也並不想死。我問我自己：「害怕不害怕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沒有恐怖，我祇有淡漠！」於是我揩乾我的眼淚，在這淡漠上活動到現在。這樣，我就變成虛無主義的人了。

當我掛「烏鴉」招牌辦濤聲的時候，芝岡兄從北平寄一首虛無之頌來，另外還附一封信說：

「聚仁兄：

好像我也是社員了。這到也不必謙讓，

但其實，我與諸兄是有不同的主張的。說別人，也說了半世了；結果是飄流，坐牢，到頭是撒謊出獄，不然便決死無疑，而且，中華民國的事，纔開口便謹防上當；剛要恭維愛國志士，恭維了賣國賊了；剛要說某一位大人博士，却替老虎罵了豺狼。所以，我的虛無，想還是攔在肚裏的好。

這主張怕連禮吾都不答應。或者，你們要笑，他是永遠攔不住的。

但我終不信世界會長此下去。中國國民的流氓性是最大的病根。我現在很注意這一點，做我的歷史探討。我承認把自己先鍊成器是我們唯一的慰安和希望，大概你也覺得了。所以，我還想我不老。

看濤聲的議論，不又將被別人認為取消派嗎？我現在思路上有這種嫌疑。但我已立志不附和任何革命，不止於取消而已。

我想，還是做些探討工夫，準備着黎明的到來了。我不作理想世界想，也不作殺人流血想，在萬難中的一個國家，國家的本身一定會自尋出路，這出路無疑的是民治的開場，而陶先生一派人却合於這時代的，再務其大者遠者，不但是理想而且怕是危害，或許又成爲一種寂寞了。然而，這是我的新理想罷。

我退到圖書館專寫考據文章了。我以為是我的真收穫。北平有危險，也便在危險中過一天活着，便一天幹下去。「中國的洪水傳說」現在已着手寫了。這部書，我想開一個民俗學探討的新途徑。我便望到黎明來了，也還是這樣下去的。或許，也做一點詩罷。

集團這東西，是要將人硬鑄成一種形勢的，推而論之，萬事萬物，是都要削足適履，合他們的那個餛飩。好人，像壽昌和陶先生，便怕的是臉薄心軟，在許多派的話噪裏把自己的個性和立場毀了。而自己，不成爲停擺的鐘，也將作違心的擺動。我覺得，有一個拉我不來便罵我是農奴的人，在我既入獄了，反在外面多方造謠的忠實之徒立在我的面前，我已經夠受了，所以，我也不再是好人了。——有人說，陶先生的主張並沒有堅牢性，圍攻的人們又多，陶先生又馳於理想，所以，事業便毀在×的鬥法，而成爲非戰之罪。這也是可聽的話。我以為，陶先生是民治的教育家，回到新教育時代，便可以事業炳然，純一不雜；再來些鋤野草，擺課棚之類，便終將一事無成。我現在可惜的只兩件事，好事業毀了，或者是好人毀了——像我的徐老師——國家失地到不甚可惜，只這些，却斲喪了國的根基。

請不要恭維我。博學是敢於抄書；卓識，這上面纔算實供。好在，我現在並不怕人罵我農奴之類，而我們的交誼上也能夠放肆些講我所要講的話。

當然，你向我說的我都承認。

芝岡。二十一日。

我當時看了這信和詩，心中十分感動。就在那些時，周作人先生也給我一封信，差不多說了相同的話：

「陳思先生：

元日手書敬悉，承賜書籍，亦已收到，謝謝。榆關事起，平津騷然，照例逃難如儀，十日來要或能逃者多已逃了，似乎又靜了下來；如不佞等覺得無可逃，則仍未逃耳。中國大難恐未有已，上下虛矯之氣太甚，竊意喪敗無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點何在，可望復興；我們不必遠引范丞相，即辛亥之小就，鄙意以為原因即在甲午後之恐懼振作，而歐戰後漸自滿，至於今日，不但重新覺得政治法律道德思想各方面都已完全，即軍備也是大刀隊勝於空軍，打拳可敵坦克矣；五四時自己譴責最急進者如獨秀……都變成如此，他可知矣！他們雖似極左，而實在乃是極右的一種國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為遺傳學說（古人所謂「業」）所恐脅，觀此更為慄然；中國如亡，其原因當然很多，而其一則斷然為此國粹的狂信與八股的言論，可無疑也。此刻現在，何處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來或不來，此或亦虛無主義之一支歟？一笑，願頌儷安。

知堂。一月十四日。」

中年人對於現實的看法，和青年人有些不同；廚川白村說：「青春的情熱和生氣旺盛的壯年期已將逝去的時候，在四十歲之際，人是深思了自己的過去和將來，這纔來試行鎮定冷靜的自己省察的；這纔對於自己以及自己的周圍，都想用了批評的態度來觀察的。」這態度，這氣分，中年人不知不覺地顯出濃厚的虛無色彩來，所以屠格涅夫替虛無主義下定義道：「一個虛無派，不崇拜任何權威，不人云亦云的信仰任何主義，不管那主義是怎樣的尊嚴！」芝岡兄說：「我承認把自己先鍊成器是我們唯一的慰安和希望。」啓明先生說：「喪敗無妨，只要能自省，知道自己的缺點何在，可望復興。」這種種說法，即是以批判的眼光對付一切的意思。又不期然而然地和個人主義藝術家易卜生的話相一致了。

「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

——易卜生尺牘

三 我們的遭遇

陳衡哲先生游美歸來，在燕京大學講演重游北美的幾點感想。其中說到美國知識階級所

蒙失業恐慌的慘霧。她在美國遇到的六位同學，都是大學畢業生，知識才能都在水平線以上，有的還有獨具的技能。「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不感到失業的恐慌，有位置的感到位置的不穩固，沒有位置的感到找事的艱辛。」有一位還對陳先生說：「假如你不幫助我到中國去的話，我就只好跳赫貞江了！」「萬方一慨，八表同昏。」美國的知識分子，其境遇可憐如此；以視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伯仲之間耳！」美國的大學畢業生要去跳赫貞江，而我們的詩人果然跳下揚子江了。

跳江自殺，有人說是「意志薄弱」；意志薄弱，容或有之；但意志即堅強又如何呢？佛爾禮（Ferris）（意大利犯罪學家）說：「在人底心身上，沒有再勝於飢餓的毒害的了。飢餓是一切非人情的，反社會的感情的根源；飢餓線上，甚麼愛，甚麼人情都不可能。」在飢餓線上，意志堅強則表現為觸法犯禁。所謂知識分子，還沒有觸法犯禁的勇氣；身上穿着長衫，不好意思走出禮義圈子似的；因此，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賣身，一條路是自殺。其不甘於污辱自己的人格的那只好「自殺」了。屈原行吟澤畔，形容枯槁；漁父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泔泔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朱湘先生在大解脫的一剎那間，必覺得「還我清白身」之足以自傲也！

王陽明龍場瘞旅，涕泣告其僕曰：「吾與爾猶彼也！」朱湘先生的遭遇，便是我們的遭遇。這一年間，我的一位朋友，因為飢餓，替人犧牲，留下老母孤女去了。又一位朋友，盲腸炎大發，臨終時還盤計什麼地方的月薪可以預支，什麼地方的聘金快要送來，終於無以為殮。這些悲慘的結局，豈不與朱湘先生投江自殺一樣的使人傷懷嗎？嗚乎！途窮日暮，難道祇有浩浩大波，是我們歸宿的處所嗎？

四 逃出死亡線

幾個知識分子聚在一起，便常常相顧咨嗟嘆息着：「無聊！無聊！」人生真是這樣無聊嗎？現在真是世紀末了嗎？

近二十年來，知識分子之個人主義意識，享樂頹廢傾向，越來越濃厚；其色彩如落霞晚照，刺激性極強，但黃昏近了，不久就會死亡的。這種意識，究竟由何而來？牠的母胎即是知識分子所留

戀的「小家庭」近代青年男女，從大家庭中逃出，從宗法社會中逃出；但他們並不走向社會，做社會的人；他們躲避在小家庭中，和社會隔離，漸漸成爲孤立的個人。

人，必是社會的人，生活方有意義，生存方有價值。變成爲孤立的個人，那就是原始獸性抬頭的機會。一座一上一下的衙堂房子，客堂，灶披，前樓，亭子間，住了四五家人家；事實上並不是四五家，乃是四五國，彼此不相聞問，不相往來，那「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老話，早沒有理會了。每家帶着鄉土的習慣，用「冷嘲」，「憎恨」的態度相處，不斷在打雞罵狗中過活。從衙堂社會中成長的青年，沒有社會，沒有家庭，只有惟一的個人。所謂上海小市民，就是這一種純個人主義的青年。其精神所注，以大旅館生活表現得最出色，輝煌高大的建築，裝飾得十分華麗，而小市民在那裏面，打牌，吃大烟，叫姑娘，一室之中，胡天胡帝，誰也管不了誰，於是變態性欲，變態物欲，錯綜以起；強姦，雜交，投機，冒險，如打嗎啡針，然非有刺激性的不能鼓舞意欲，變態乃成爲常態了！

知識分子所叫喊的「無聊」，即是強度享樂後的「空虛」；如狂醉初醒，手足是麻木的，舌頭是苦澀的，眼睛是繚亂的，還能對於什麼發生興趣呢？這是隣於墟墓的死亡線，我們若不願埋葬在那邊，即須鼓起勇氣從死亡綫逃出！換句話說：我們即須步出小家庭，（並非回向大家庭）

到社會去，做一個堂堂的「社會的人」！

個人力量是脆弱的，是無能為力的，容易陷於悲觀的；一成為社會的人，力量便堅強了！什麼都可樂觀了！現在正是青年向上發展的時期，人生並不「無聊」，何必咨嗟歎息呢！

五 風頭

我一向寫文章，總是署真實姓名的多；因為身世多感，觸事而發，不免搔着現實的癢處。自己說的話，自己來負責，免得牽累朋友；求其心安理得，本無借此「出風頭」之意。英英先生所謂「大出其風頭」，恕不領情。

靜觀人世，衆生所扮演的，不是悲劇便是喜劇。卽如「愛出風頭」亦未必天從人願。曹錕以賣布小商人高升巡閱使，又做了大總統，人間富貴盡矣，可謂出盡風頭。民國十五年，北京招兵，卽有人借此作爲號召幌子；當時必有許多夢想掛斜皮帶的，見此幌子，滿以爲從此卽可博得一官半職以誇耀其鄉隣。但如衛延殘之沉妻殺子，自投黃浦；某參謀之欲拉黃包車而不可得；或落得別人憐歎，或落得別人訕笑，到此地步，方知都是「想出風頭」一念之誤。我的朋友M君，民國十

三年，抑鬱不遇，遠走廣東，投入黃埔軍官學校；民國十六年間，自贛返浙，衣錦還鄉，好不威風！乃有許多朋友，都要投筆從戎，晉京投考軍官學校。我說：「曹錕賣布出身，那是不錯的；但你莫忘記，袁世凱小站練兵，那時曹錕已是排長。由小站練兵而北洋大臣，由北洋大臣而民國總統；於是小站夥計，變成北洋巨頭；這個集團的發展，絕對不可忽過。古人謂因緣時會，時會是最要緊的；等到曹錕做了大總統，你再來『立正少息』，那未免太遲了！」果然，斜皮帶掛了三年，又回家吃老米飯去。以想出風頭始，以大觸霉頭終，還讓我說一聲「不幸而言中」，當然是喜劇的一種。

又有想出風頭而果然出風頭的。三五年前，某君一個筋斗翻成S市的紅人，一呼百應，妻妾滿堂；朋友傳言，都說當今風頭之健，莫如某君。無奈不幾何時，又一筋斗翻成黑人，門前冷落車馬稀，誰也不去理會他。患得之時辛苦，患失之時艱難，孟亞聖倒成爲千百年前的預言家！原來在內可以「驕其妻妾」，在外有許多「窮乏者得我」，所以多少人不知不覺迫上出風頭的路。在上路的時候，「分付南湖舊花柳，好留烟月伴歸橈。」一到「東市朝衣一旦休，北邙塚土亦難留。」只好說「悔之晚矣。」出了風頭，還不免扮演悲喜劇，那又從何說起？

至於臧否人物，古今都無佳果。孔家褒貶大師，一生栖栖皇皇，到處碰壁。孔融心直口快，吾家

孟德，就請他上斷頭台。阮籍稽康幽默兩祖師，雖天天吃酒吃藥，仍不免觸忌當局，說他們毀壞禮教。真是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近讀稽康家誠，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有一條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告密的嫌疑。又有一條說讌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要是甲非乙，不免一方見怪。清談老祖師都這樣不主張他的兒女臧否人物，謂欲借臧否以出風頭，人非至愚，當不出此。

風頭哲學的第一章，該是「少出風頭」才對，老子所謂「守雌」「守黑」就是這個意思。若說做文章爲的出風頭，那我還不如擱筆的好。

六 疑心生暗鬼

往常由教師限題作文，覺得很苦，因為沒有話可說。現在提筆作文，可以從心所欲，不拘題目了，依舊是很苦；看文章的有心病的很多，疑心生暗鬼，從無字的縫中，看出嘲笑他的刺來。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在京報附刊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

且有一位朋友，當我（涵廬）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姓名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涵廬閒話。）幸而作者和犯心病的素不相識，否則魯迅先生的冤枉是吃定了。我們生在這個世界，鼻子閉了，要打嚏發鬆發鬆，原所不免；但亦多信手寫來，不含什麼深意的，而犯心病者一定說是嘲笑他，提筆者便無時不感下筆之苦，找題目之難了！阿Q正傳收入吶喊集中時，還有人問魯迅先生：「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魯迅先生只能悲憤地說：「我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昨讀兩般秋雨庵隨筆，其中有一段引了許多前人的詩。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如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如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峯。」如詠蟬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這些詩，好是在古人做的，若是魯迅先生做的，又不知有多少人面紅耳赤，以為在說他的隱私了。聖明天子在，而「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有殺頭之禍，文字獄本來是點綴太平盛世的！

欲人之沒有心病，即弗羅乙德也還沒有辦法，雖是苦一點，還是執筆者這方面來改良改良罷。往昔在名公巨卿大賈豪戶之下做門客的有兩種祕訣：第一種見面總說「氣色很好，近來更發福啦！」他若叫我們估量年紀，四十歲的估他三十歲，五十歲的估他四十歲，雖是微笑，其喜可知。第二種他若買了古董或藏什麼字畫之類，值五十的估他一百，值一百的估他百五十，不可太估得大，顯得自己是外行，切不可估得小，顯得他是外行。而且要有話說，七成贊美，三成批評，正中他的「上懷。」這即豐之餘先生所謂「二丑藝術。」我們欲免於人之「疑心生暗鬼，」也只能這樣改良改良的。

不過「兼葭白露」那麼一首戀歌，而小序說是「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賢人的註解一多，聖人不以為意的地方，也跳出諷刺的意味來了；我們只能祈求做註解的賢人，多多開恩；因為那想愛人的男子，是並不管什麼「用周禮不用周禮」這些閒事的呀！

七 書生之見

古今書生，皆有高見。

西漢正統派哭泣文學家賈誼，每當災異，他總有一番痛哭流涕的陳情，叫漢文帝前席以聽。他所陳大概是「色尙黃，數用五」之類。董仲舒通天人之際，會當天旱，他披起法衣，叫部下把城南門關起，自己爬上北門城樓，噴水施法，祈天下雨。雖說法術不驗，非其罪也。這兩位大書生，生乎今之世，行古之道，可以榮任院長。

昊天不弔，這幾年災禍頻仍，除請喇嘛做佛法宣佛號祈禱和平外，書生之見，未著經傳。昨讀清人筆記，極多信而有徵，可予施行者。如清嘉慶間，以大水求言。有言官奏曰：「宜令婦女腰間悉繫黃帶，以黃屬土，土能尅水故也。」今夏長江泛濫，近日黃河潰決，此議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甲午中日之役，有四川貢生蕭開泰上書總督，獻勝敵之策。謂：「太陽爲天地真火，如用厚一尺方八尺之鏡，引日光以發火，則敵艦在三十里外，不難立成灰燼。」此鏡宜令兵工廠趕製，上可以燒飛機，下可以燒兵艦。又中日戰役正亟時，有御史奏請起用檀道濟。某京堂亦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辯之大臣，前往該兩國與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此於內政外交，皆可借鏡。當今讀經呼聲甚高，我是讀史派，讀經可以治國，讀史可以平天下，所以我來表章「書生之見」。

賈生居長沙時，每天靈感甚多，忽觸靈感，奮筆直書，得三五千言，馳以奉之長沙王；既返，又觸靈感，振筆再作，又作三五千言，又以奉之長沙王；再返，又觸靈感，振筆三作，約得三五千言，又馳以奉之長沙王。長沙王召而面質之，指其前後矛盾悖謬某處，語之曰：「此書生之見也！」賈生嗒然以返，登露台大哭，若喪考妣。鵬鳥賦即寫成於此時云。其後梁懷王既死，賈生神志昏亂，事見史記，不復徵引。

太史公曰：今之談書生之見者，咸推賈長沙爲不祧之祖云。

八 古城會

古城會是一位黑面的和一位紅面鬪氣（恕外行的人說外行話）的爛熟舊戲；我前幾天在仙霞社重看此戲，忽想起某先生恢復舊道德的演說，覺得這以千萬人演述千萬人表演的定型道德，應在恢復之首。

那位黑面的三弟，對於紅面的二哥，自來只有佩服服從；那一回，却大大地懷疑起來，簡直否定了那紅面的人格。好像已經賣了身的妓女，在她手裏叫賣的貞節，也就不值半文錢了。在黑面

看來，丞相那邊的高官厚祿，早就把紅面的迷住了靈魂；而桃園中信誓旦旦的結義，早被紅面的丟在腦後；豈有得了丞相的寵愛，還肯千里歸劉之理？所以閉門不納，正在情理之中。

在我們後人看來，紅面的固然可以佩服，心底裏却未始不笑他太傻。他若向丞相低頭屈膝，子女玉帛，從心所願，多麼幸樂；歸到劉備這邊來，風霜雨雪，流離顛沛，多麼困楚。辭「幸樂」而就「困楚」，至少今世士大夫決不肯這樣做的。中國下層社會的各式結社，他們所敬仰的就是這位不肯服事丞相的紅面好漢；而我們要找有操守的人物，亦當於下層社會求之。古人謂信義行於「君子」，「君子」二字，大可斟酌一下。

桃花扇偵戲一幕，說阮大鍼叫家童到鷄鳴埭探聽復社公子看了燕子箋的批評，聽他們說「真才子筆不凡，論文采，天仙吏，謫人間。」心花爲之一開。聽他們說「爲何投崔魏，自摧殘。」只好皺眉自嘆：「只有這點點不才，如今也不必說了！」「如今也不必說了！」只有士大夫才說得出口；若紅面的也說這樣的話，黑面的便不賣他的賬了。

時至今日，我也頗想提倡提倡舊道德，即如古城會式的古老道德；可是誰配提倡這古老的道德，到值得斟酌一下；別的不怕，只怕黑面的閉門固拒，否定了紅面的人格呢！

九 讀史有感

史家房龍 (Yara Loon) 解釋法國大革命，他說：「關於法國的革命，無論你讀一部小說，看一齣戲，或一本電影，使你極容易得到一種印象，以為革命是巴黎貧民窟裏的暴徒造出來的。實在一點也不是這樣的……一些快樂但是不小心的人們用爆竹作為遊戲，直到他的火星落下來，穿過地板的（這塊地板，與這座建築的其餘的部分一樣已經老朽了）裂縫，不幸落在最下的一層，在那裏有許多年代陳舊的老廢物亂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以後大家都大聲叫道，火着了。但是這位房主除了管理他的產業以外，什麼事都不注意，不知道怎麼樣撲滅這個火燄。火燄很快的蔓延，竟將建築的全體都燒完了，這個火燄，我們稱為法國大革命。」這段話，我們可用作「人心思亂」那句成語的最好註解。還有一位英國名人克斯塔費德 (Chester Field) 在法國大革命前二十五年（一七六三年）說：「凡大革命大變亂發生前的一切現象，我在歷史上看到過的，如今法國都具備了，並且日在增加。」「萬事齊備，只欠東風」更是「人心思亂」的正面註解。

社會染了危症，決不是「隱瞞」「麻醉」所能奏效的，第一要請醫生仔細診斷，處方服藥；一道靈符可以霍然病愈的幻夢早該做醒了。中國歷史上政權的毀敗，大致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走到了盡頭的農民嘯聚起來，如野火一樣，把舊宮殿一下子燒掉；一種是外來的民族，如洪水一樣，把舊堤防完全沖毀。「人心思亂」固然是社會的變態，仔細想來，我們能否認這個變態嗎？耐苦忍辱，如中國的農民，可謂至矣盡矣；但總得有路給他們走。倘使農民也沒有路走，他們心目中以為「真命天子」快要出世，這就什麼都沒有辦法了！而且一個民族，沒有一點競存的勇氣，時時作苟安目前的打算，人心即不思亂，也有什麼辦法呢！

中國之混亂也久矣，應速設法消弭思亂之人心。

十 讀「孝經」

前見報載，某將軍令學生讀「孝經」。近阜寧董某忤逆其父，寫信索款，自稱大太爺，直呼父名；阜寧縣長將董拘押，令其誦讀「孝經」。這一部偽書，（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語」，見孝經緯鈞命決，不足為信。或謂孝經出於曾子，亦不足信；孟子稱曾子「養志」之孝，孝經中絕無此說。孟

子答公都子問匡章不孝，主張「父子不責善」與孝經「故當不義則爭之」的主張亦相反。此書蓋漢初儒家所作，與孔孟曾子無關。疑孝經始於朱子，清姚際恆已有定論。在今年居然這樣交運，真是出乎「意表之外」。

我是自幼熟讀孝經的，但我不相信這部書對於世道人心會有什麼裨益。日俄戰爭以後，日本的小學生常有在放學的路上，結羣毆打的事；歐戰進行中，日本小學兒童也常有彼此刃傷的事；這都是受國與國之間的敵愾心所暗示而反映到他們心理上的。近年中國社會種種反倫常的現象，仔細加以考察，也都是另一種社會現象的反映。自從滿清末年，奔競之風大開，明裏暗裏，都在獎勵失節賣身；投機之外無所謂操守，利害之外無所謂道義。這樣一個大動盪，什麼倫常關係都激起了變化；師生，朋友，兄弟，父子之間，自然變成打算盤的交易了。另一方面，由於都市所孕育的個人享樂觀念，把對家庭的責任心減低了。多少老太爺老太太在兒媳的小家庭裏，寄人籬下，仰承鼻息，比僕役還不如。若說逆子應該讀孝經，則今日摩登小家庭之主人翁應讀孝經者多矣，豈獨董某應該拘押嗎？

熊佛西先生曾寫過一本洋狀元的劇本，那位稱呼「父親老同胞」、「母親老同胞」的洋

狀元並非虛構之詞，從外洋歸來的洋狀元他覺得洋倫理樣樣都對，中倫理樣樣礙眼；寧可替「飛洋傘」做忠僕跑腿，決不肯替老太爺擔負，寧可在電車上讓不相識的密司坐位，決不肯讓老太太休息一回。人有廣送太上感應篇，而效果全無者，勸讀孝經的結果大概也是如此。

目前最切要的工作，不在廣讀孝經，而在砥勵操守，大家莫再獎勵失節賣身，才是道理！

十一 出氣主義

在非常寥落的觀衆中，我們看了劉別謙所導演的活財神。

前幾時，上海小市民對於「如你中了五十萬大獎」這樣一個試題曾有過許多答案。但劉別謙所做「假如你有百萬金」的十個答案，却不爲上海小市民所喜，雖說航空獎券開獎在即。劉別謙的答案中，有兩個非常深刻：一個正將執行死刑的囚犯，忽接着百萬金的支票；他一面走向法場，一面狂喊「我是百萬金的大富翁。」又有三位丘八把百萬金支票當作笑話，輕輕用以抵付雜貨店的舊欠，眼見雜貨店老板平地化爲大富翁，自己則憑欄呆看，其餘那些答案大都是寫壓在下意識層的欲求，在百萬金支票的機會之下，大大發洩一下。磁器店夥計，因了平日碰碎

磁器的賠累，這一天，儘量把店中磁器打個痛快；時髦女郎稱心如意地佈置自己的客廳和臥室，把電燈關了又開，開了又關；嘔氣過多的小職員昂然闖入經理室，報經理以惡聲而去，懊喪於新汽車被撞的某夫婦，買了八輛汽車，橫衝直撞，直到撞完為止。這有如弗羅乙德所說，在夢中滿足了我們的欲望；平日被經濟制度壓迫着，一旦得了機會，爆發而為快意的報復，所謂出氣主義是也。

不僅或然的經濟佳運，要使被壓迫的欲望發為快意的報復；或然的權力佳運，也要演出同樣的快意的報復。平日餓癟了肚子，在菜館外看別人吃牛排、鵝蛋，把自己的口沫嚥了又嚥；一旦發了財，至少要把口沫吐在侍者的臉上，把頂貴的大菜吃了又吃。平日被人所踐踏、凌辱，不敢抗顏的人，一朝權在手，恩怨分明，某人當朝一品，某人殺頭充軍，串一本衣錦還鄉，給故舊一點顏色看看。英雄主義的對面，好像便是出氣主義。英雄既是買中權力彩票的頭彩的人，出氣的對象，當然是我們老百姓。權力彩票不斷開出，中頭彩的英雄不斷產出，我們老百姓乃如磁器店的大小磁器，打了一批又打一批。

出了氣以後，那就怎樣呢？汽水出了汽，只騰一碗冷水；燒酒出了氣，也只騰一碗冷水。磁器店

夥計，時髦女郎，小職員，某夫婦，大家都租了洋樓，買了汽車，僱了許多男僕女役，打打牌，兜兜風，如斯而已。中權力頭彩的英雄，會有別的花樣嗎？

所以劉別謙，他決不敢做某一種的試探；或是每人分千元分給萬個人，或是每人分萬元分給千個人。因為那樣一做，不僅悲劇，喜劇，悲喜劇的錯綜交雜，非幾種舊型所能包括，還暗示出另一種重大的意義來。

十二 學問

「學問」在中國素來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品，專利了三千多年。春秋戰國的統治階級，多頭分治，沒有一個集中的力量。知識分子就利用這個機會想一點，看一點，說一點，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那些不同的見解；因為沒有集中的高壓力量，見解乃可以不同，諸子乃可以分爲百家；因為見解可以不同，對於人生社會等問題，乃可以正面討論，側面批評。秦以後，情形大不相同了；法家得君行道，陰陽家也抓住一個機會；跟着道家儒家也在這方面做功夫，揣摩皇帝的脾胃，做一點合口味的點心，成爲知識分子（士大夫）唯一的學問。墨家則依附權門而爲郭解之類的俠士。

西漢大儒，賈誼，董仲舒，楊雄，劉歆這些，都是奴才學大師；東漢以後，代有傳人，北宋以來，情形又大不相同了。從前的夷狄闖進來做主子，從前的主子對夷狄要稱「叔」稱「父」稱「大皇帝」，也變成奴才了；知識分子連類降級，降為奴才的奴才，如「次殖民地」一樣成爲「次奴才」。從前的奴才學也有點不適用了，又修正修正成爲「次奴才學」，如秦檜，賈似道，趙孟頫，洪承疇都是這個專門學程的大師。奴才學和次奴才學是不作興談論「人生」或「社會」的，聰明的奴才，乃談些「心性」或「訓話」，「考據」之類的東西。其間也有幾個傻奴才，看不慣現狀，要正面看看人生與社會；如王安石，葉水心，功利派的主張變法，顧亭林，黃宗羲的主張拋開書本到社會去觀察，顧元，李璘的主張實踐躬行，其結果無非觸一鼻子灰，犧牲一羣性命。所以歷來知識分子所謂「學問」無非是「事君之道」加「事夷狄之道」。

時代畢竟有些不同了。豎蜻蜓，翻筋斗等做賊工夫，到了紐約，無所肆其技；落馬湖那些英雄，不會開汽車，不會開保險庫，在紐約不僅「落伍」還要落「陸」了。因此，學問無用論的呻吟，從知識分子的口角漏了出來。這「無用論」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從前「事君之道」加「事夷狄之道」，覺得於做新奴才不甚適用！一種是要看看人生和社會，想把奴才的架子丟掉。由於前者，

乃有某某及其門徒的新考證學和獨立評論的政論；由於後者，乃有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

十二 刑賞忠厚之至

「吾友」木齋先生融會新舊，博通古今，可以端拜而議。其議「考」謂當師古法，明「刑賞」，雖賈誼董仲舒復生，也不過如此說。

前人筆記說唐太宗私行按訪，看見許多新科秀才（註）的得意忘形，心裏大為高興，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中國考試的古法古意，本來是要「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把青年一點豪情壯志，消磨於螢窗之下，野性的狼，漸漸馴化而為搖尾巴的狗；自古至今，考試沒有不注重文章，也沒有不用孔家經典；元清雖以夷狄入中國，而八股試帖之勢力不衰，其勢然也！

北宋大文家蘇東坡，他的省試名作刑賞忠厚之至論，說：「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其意若曰：有功的受上賞，那是當然的；功太多了，賞不勝賞，將奈何？反動派的該處重刑，也是當然的；反動派太多了，罰不勝罰，將奈何？先

王想出一個妙法，叫大家歸之於君子長者之道，歸之於忠厚之至的「仁」。「仁」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見之於行事，定一種制度曰「科舉」。其意若曰：你們要高官厚祿，那就該來應考；你們要來應考，那就該依照我的功令程式；你們依了我的功令程式，那就一生得在聖經賢傳中翻筋斗，這豈不是非以高官厚祿賞，而其效大於以高官厚祿賞？你們若不應考，或應考而不遵功令程式，如朱買臣窮居，蘇秦下第，父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嫂不以爲叔，只好懸梁刺股，再發憤一下；這不是非以刀鋸懲，而其效神於以刀鋸懲？諺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在青年時代，先磨鍊磨鍊，磨鍊一副上好坯子，好則足以受上賞，壞亦免於流入反動，豈非忠厚之至嗎？

救治時疫，須用古方：肚痛請吃香灰，三陰瘡要唸高皇經，吾輩聖人之徒，惟讀經方能救國，再申蘇子之說以候行人之采風！

（註）唐代秀才地位尊貴，略與明清進士相彷彿。

十四 殺錯了人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

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嘆息道：「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制紊亂之害，咸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受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會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復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

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誘爲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斲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十五 我們的國慶日

我們鄉下人來到上海，學習了許多新名詞：「清明」、「冬至」之外有「外國清明」、「外國冬至」；正如火腿之外有外國火腿。每年七月間，法租界總有一回如火如荼的慶祝會，我們鄉下人不知道叫什麼；因爲洋字號的先生並未欽定「外國國慶」之類的美名。若說那如火如荼的狂歡，是法國的國慶，是「所謂法民」攻入巴士提獄爭取自由的紀念，該記起我們的國慶了！

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我那時只有十二歲，小學中掛燈結彩，如新年似的，大家跳躍着唱

什麼「革命軍打進武昌城」的歌。我們的教師，說了許多我們所不懂的話，但我們了解他在說什麼了。不得了的前途希望，他眉開眼笑。民國五年，在杭州過第一個都市的雙十節，提着一盞「國慶」，「民國萬歲」的紙燈在人潮中走了半夜，雖是走酸了腳，總還看了一些眉開眼笑的人，雖說杭州的市民是在看熱鬧。

民國六年以後，提燈會還是有的，但越來越冷清了；乖巧的熄了燈，半路溜開去，老實的走了一陣子，看見提燈的同伴太零落了，也就丟了燈走了。那些市民撥開小橈，揮揮衣裳，閉門睡覺去了。他們嘴裏咕嚕着：「今年沒有什麼好看，還沒有去年的一半。」他們年年咕嚕這幾句話。民國九年以後，索性提燈會也沒有了，我們的國慶日是進步得很快的！

民國十一年，在上海過第一次雙十節。最熱鬧是望平街。每種報紙都有多量的增刊，厚厚的一疊；我記得那年民國日報的附刊覺悟，增刊十六張。這背彎了報販的腰的增刊，證明那時國人雖不再眉開眼笑，總還願意說一點話，於沒有希望之中存一點希望。這增刊，後來也一年減少一年。連什麼大商店的廣告也減少下去了；直到每個報紙刊載同一底稿的國慶紀念詞，報販的肩膊是輕鬆得多了。

從前，雖沒有提燈會，總還有慶祝會。這幾年，除了照例放假以外，既無提燈會，也無慶祝會，破爛的國旗在秋風中戰慄，這就算國慶了。新增的節目：戒嚴，抄把子，這都不能使人眉開眼笑的。報紙的增刊，更減少了分量，自在意料之中。

今日雖是國慶日，大家都覺得沒有再說話的必要，提起筆來，只能寫些回憶的文字。我們看見過在雙十節眉開眼笑的人，看見過雙十節的熱鬧的提燈會；趙媽媽談康熙皇帝下江南的故事，「秦淮舊夢憶繁華」，原不過用來嚇嚇王鳳姐那些「小夥子」罷了。罪過！罪過！

十六 再上一回十字架

在西洋有這樣一個故事：使徒彼得因不耐尼格帝的迫害，從羅馬逃了出來。途中遇見了基督，問主道：「你往何處去？」主道：「我到羅馬去，再上一回十字架！」

辛亥革命這一番大成就，都由甲午那番大恥辱所激起朝野上下一番大覺心，戰兢恐懼，一意想振作而來。那時候，大家覺得樣樣不如別人。要向上學好，四五十歲的老頭子，彎起舌頭來唸英文，讀書種子直着喉嚨喊來喊去，把開通民智當作一件大事做。有如茅盾先生的父親，遺囑只

許兒子學科工，不許學文學，說是若干年以後，中國是要亡了，不學科工，沒有出路。那一陣子的青年，大有朝氣。起始新民叢報和民報還在東京大鬧筆戰。後來索性連空文章空議論都不發了，只是埋頭苦幹。讀林尹民烈士絕命辭：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身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這種奮不顧身，慷慨赴義的精神，振動了每個人的心目。黃花崗前後那幾次大犧牲，純然是革命黨精神的表現。在七十二烈士血痕裏結出了武昌革命的佳果。所以在國慶日，披閱辛亥革命的文獻，永遠不會忘記汪精衛的與「南洋各同志書」和「革命之決心」那幾篇文章的。

九一八的大恥辱，較之甲午何如？可是在國人的腦子裏，早已把這件大恥辱淡得連影子也沒有了。從前彎起舌頭來唸英文，現在捧起線裝書重讀「大學之道」了；從前直着喉嚨喊開通

民智，現在重新要「民可使由之」了！從前大家說科工救國，現在大家都說讀經可以救國了，「大刀隊可勝於空軍，打拳可敵坦克。」舉精神文明以嘲笑物質文明，這真是時代的幽默！

今天是國慶日，國人對於自己的國慶，一向是很淡漠的；今天我不知怎樣的想起了，那個西洋故事，就便寫了出來，希望國人戰兢恐懼，再振作一番！

十七 生背癱的人

王洪緒外科證治全生：「發背，乃癰疽中大患。紅腫痛甚者，應稱背癱。」我幼年時，背上忽生小疽，心中大慌。父親對我笑道：「那有這話，年紀輕輕的！」我究不懂「發背」和「年紀」有什麼關係。後來讀項羽本紀，至「項王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這才恍然大悟。

范增從滎陽東歸，不知他在路上想些什麼？也許想起項梁在世時，那麼言聽計從，楚懷王孫心得立爲帝，還是他所獻的奇計。也許想起項羽信任他的時候，尊他爲亞父，鉅鹿之役，各國諸侯奉項羽爲總司令，好不威風。也許想起令章邯鄲等降將守關中的策略，可恨章邯那些飯囊，一夜失

關中。也許想起項羽和他別扭；他叫項王莫放鬆了劉邦那個大敵；而項王倒反御駕親征田齊，打得精疲力竭，大敵長趨入關，幾乎危及根本。想來想去，事事不如人意。起初「不但主擇臣，臣亦擇主」，如魚得水，希望無窮。現在拆穿西洋鏡，長衫朋友竟不免時時受劍把子的氣。一個德隆望重的老臣，日暮途窮，皇皇如喪家之犬；越想越氣，越氣越想，半途上就疽發背而死了。

王洪緒治發背，主「陽和通腠，解其寒凝」，但「陽和通腠」談何容易，范增抽身太遲，年事又老，鬱悶不舒，氣血不調，終於不可救治，其遇可哀也！

十八 暗殺

暗殺的苦味，國民黨人嘗得最多。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漁父被刺於北站，民國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陳英士被刺於上海，黨人悲憤，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西門那高高的陳英士先生紀念塔，四圍有幾方紀念碑文，我們從那碑文還可以想見蔣委員長黃委員長在那時的憤憤，于右任先生在楊杏佛先生棺前的痛哭，那是極真摯的悲感；他一定想起宋漁父，想起陳英士，乃不覺淚如泉湧了！

關於「暗殺」無政府主義者（虛無黨）是極端主張而且決計實行的，俄國革命的前半期，虛無黨做中心，所以俄皇被刺，總督被刺不絕於書。共產黨却是極端反對暗殺的，俄國革命的後半期，共產黨做中心，炸彈手鎗的聲音便低下去了。這是他們理論上的不同，無政府主義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心目中存有英雄觀念，相信制度或社會的變動，和幾個中心人物極有關係；暗殺可以毀某幾個中心人物，所以他們認為可以採取的手段。共產黨是極端的社會主義，不承認有什麼英雄，所謂中心人物，不過是羣衆運動的旗幟，暗殺並不能有多大的效用，所以他們不肯採取這種手段。國民黨方面，在滿清末年，對於這問題也曾經熱烈討論過，汪精衛是贊成而且躬親實行過的，胡漢民則表示反對而且勸阻過的。（孫中山先生也表示反對的。）大概富於浪漫性的人多贊成暗殺，氣憤不過，想痛快一下來洩洩寡氣。理智強富於責任性的人多反對暗殺，知道社會事業要點點滴滴地做成，痛快一下是沒有用的。宋漁父被刺時，連敵黨領袖梁啓超都爲之不平；梁啓超以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爲例，伊藤博文雖死而韓國仍亡，可見暗殺並不會有積極的效用的！

宋漁父雖被刺，國民黨畢竟發達而至於成功，袁世凱畢竟失敗成爲民國的罪人，這是對於

贊成暗殺的最好的教訓！

十九 死

「……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叫做死……」

——啓示錄第六章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且在黑的裏行，也不知道往那裏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約翰第一書第二章

我曾經默想過「死」，我不能了解，稍微有些戰慄。自幼看見關帝廟前的周倉，那副黑臉和那把大刀嚇住了我，用手蒙着雙眼急急地走過；從指縫裏偷看一點，那黑臉，那大刀，仍是那麼嚇人！「沒有愛，沒有世界，沒有生命。所有的祇是死；死是冠——是荆棘的冠。」（灰色馬）

當鄭譯灰色馬出版的時候，我屏着氣讀下去，微微有些戰慄；讀灰色馬如看周倉的臉和大刀。那時到底孩子氣太重，以為那是文人的想像，又以為是走那極端的俄國人的個性。這幾年來，如溫習灰色馬似的，一字一句都在眼前；我只能用手蒙着雙眼，從指縫裏偷看一點。

友人N.G.被人暗殺，我忽然想起沈玄廬先生。沈先生他是五四運動以後，指導我們前進的一個人。他在蕭山衙前創設農村小學，那是鍛鍊社會革命戰士的洪爐，第一師範畢業生中，思想激進的很多往那邊走。他們在衙前，很做一些事，李成虎之死，可以說是中國社會革命史上農民和地主鬥爭的第一幕。從那邊出來的戰士，據我所知，宣中華，他在清黨之役忽然的死了；汪壽華，也在清黨之役忽然的死了；楊之華，她和瞿秋白結了婚，後來也忽然的死了；主將沈玄廬，前幾年，在蕭山本鄉被人暗殺了；N.G.他也是從洪爐中出來的，前些時得到被人暗殺的落場了。士各有志，死的方式雖不同，但總不是病死老死，必得如周倉的黑臉大刀嚇住了我，這在要用雙手蒙住眼睛的我看來，幾乎不敢往深處想。灰色馬中的英雄佐治，他是殺一個人等於殺一個蟲的；但他殺了依梨娜的丈夫，却說：「我相信殺人是可以的。但是我現在却憂鬱着；我所殺的不僅是他，而愛情也被殺了。」殺一個人終久不是殺一個蟲呵！對於死，我所感到的，竟是異樣的淡漠。

二十 兩扇文章

據說，白話文流行以後，辦文書的師爺將要絕種了。現在還有幾個「魯靈光殿」式的老頭

子撐場面，但魯靈光殿馬上就要倒的，豈非有絕種之慮？

文書師爺的佳話裏，有幾個頭兒腦兒的人物。民國初元，替黎元洪做駢儷通電的饒漢祥，光緒年間，替皇帝做罪己詔的樊增祥，都做了些古色古香，情文並茂的「典謨訓誥」，大爲師爺們所傾倒。文書聖手的拿手好戲，說是從夾擋裏開出天地，其祕訣從八股文中學來，並不冠冕，偏說得十分堂皇；明明無恥，却喊得非常響亮。清初，大家在異族面前磕頭，問心未免有愧；文書師爺搖一搖筆桿，道：「殺吾君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君也。」儘管磕頭，心君爲之泰然。甲子之役，盧永祥打了敗仗，決定下野，臉上未免無光；文書師爺搖一搖筆桿，道：「愛國不敢後人，成功豈必自我！」請將軍體體面面下場。在主子憂心如結的時候，奴才能想法替他分憂，文書師爺之不能讓他絕種，其理甚明。

且擱開文書師爺之善做夾擋中妙文不提，單講善做兩扇妙文之另一種名手，其人是偉人，他是某組織的「上頭」，乃着手做兩扇文章；先把現有勢力分成兩扇，讓牠對壘起來。「甲」與「乙」鬥，看誰勝誰敗，乙失敗了，他就用甲。同時培植另一「丙」的勢力以成兩扇。「甲」與「丙」鬥，「甲」失敗了，他就用「丙」，又立培植另一「丁」的勢力以成兩扇。這樣兩扇兩扇

好文章寫下去；而他高高在上。慈禧太后，袁世凱，徐世昌……都以善於做這一種文章名於世。不過高高在上，也不能常打如意算盤。有時，兩扇文章正做得得意，忽然上頭將他一轉，截然中斷，接不下去，只好扮個鬼臉下場；如徐世昌一生圓滑，不免於觸一鼻子灰，即是上頭轉了一轉的原故。近百年來，做來做去，從來不會脫筭的只有那「上頭」的「上頭」——叫做「帝國主義」他方是八股文的第一把名手。他就「中國」這個題目先做了兩扇文章：第一扇，幫清庭消滅革命勢力；第二扇，幫革命黨推倒清庭。辛亥革命成功了，又來了兩扇：第一扇，幫袁世凱消滅國民黨；第二扇，幫國民黨推倒袁世凱。袁世凱上天了，又來了兩扇：第一扇，幫北洋軍閥消滅國民黨；第二扇，幫國民黨打倒北洋軍閥。中間還有許多妙文，也是兩扇兩扇地做成：幫直倒皖，幫皖倒直，幫奉倒直，幫直倒奉。只有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到了漢口，眼見得兩扇妙文要脫鼻了，他急得什麼似的，幸而湊搭得快，又搭成了兩扇。以目前現狀觀之，這種兩扇文章，他一時還做不完呢！

國故與國今

——十篇

- 一 四庫全書禮讀
- 二 禮義習解
- 三 論續作
- 四 中國的祕密
- 五 論莊子與文選
- 六 從讀經說到讀左傳
- 七 讀經請願記
- 八 我們爲什麼將米拋在新郎新婦身上呢
- 九 仲尼無父
- 十 談鑼鼓

一 四庫全書禮讚

四庫全書將影印行世，籌備此事的負責人說這是「中國文化史之大成功」這句話倒像是古稀天子乾隆皇帝說的。（四庫全書舊鈔本上鈐「古稀天子之印」）這究竟是說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之大成功呢？還是說國民政府把四庫全書影印起來是中國文化史之大成功？說的人雖並未交待明白，不過總是一件「大成功」就是了。當四庫全書完成之日，古稀天子明詔天下，曰：「國家荷天庥，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余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浩如淵海，委若邱山，而總名之曰四庫全書。」那一件大成功，他自己已經贊過了。前聖制作，後聖翻印，恭逢盛典，云何不讚：

一曰「殘」

四庫全書著錄之書，共三千四百五十七種；但編修四庫，由各方進書，經磨勘結果，查出「牴觸清朝」、「違礙清朝」及「謬於是非」者，先後銷燬二千三百四十三種。這即是說十種書裏

面銷燬了四種。

「黃道周博物典彙」一書，其中紀本朝事跡一篇，命館臣酌加節改……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刪去，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違礙字樣，須刪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刪。」（乾隆四十一年諭）「朱存孝回文類聚補種」內載美人八詠詩，詞意嫵狎，有乖雅正……此外詩集內有似此者，一併撤出。」（同年又諭。）

「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箱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四十一年諭。）

贊曰：聖人筆削，糟粕蝕餘；重熙累洽，四庫「殘」書。

X X X X

二曰「陋」

葉德輝書林清話云：「當時編檢諸臣，急於成功，各處散見之古書（四庫全書以永樂大典爲藍本），既采之未盡，而其與見行刻本有異者，全不知取以校勘；甚有見行者非足本，大典中有

足本，亦遂忽略檢過，不得補其佚文，可知古今官修之書，潦草大都相類。」

「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干礙，預存寧略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意見，一切祕而不宣。」（乾隆三十八年詔。）

贊曰：善本不出，憑臆卷舒，成章急就，四庫「陋」書。

X X X X

三日「錯」

文匯（揚州）文宗（鎮江）文瀾（杭州）三閣，經太平天國之亂，文匯文宗均已散失，文瀾亦散失一部分，經錢塘丁氏補鈔，稍復舊觀。我在浙江圖書館服務時，親見補鈔本錯字固多，原鈔本錯字亦多，以原鈔本與坊間舊刻本相較，不及刻本遠甚。文匯文宗散佚各書，民國以來稍有出現。據某氏校勘，有一卷誤脫至十字以上者。文淵閣藏於大內，成書最早，第六千一百三十二函尚缺司空詩品一卷。錯字脫字，亦疊出不鮮。（手頭無書，不及舉證。）

贊曰：誤脫顛倒，豕亥魯魚，鈔不及刻，四庫「錯」書。

或曰：四庫全書所收各書，坊間有刻本的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影印不影印，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拿這麼大的一部書嚇外國人，倒也不無妙用。小子不敏，合十叩首，偈以結之：

「四庫結集，

文化成功；

以建民國，

以進大同！」

二 「禮義」舊解

四維之說，見於管子。管子，法家言，居然用了儒家的理論，大概戰國末期思想界的傾向如此。法家集合儒道墨三家的大成，韓非出於荀卿，所以法家也談談「禮義」。不過法家總是法家，若是正統派的儒家，這四個字的取捨，頗有不同。

孔老夫子最愛和門弟子談「禮」，又怕門弟子由「禮」入了魔道，變成了偽君子，乃處處把「仁」字來做個綱領。一部論語，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仁」字，「禮」字只能算是枝葉。孔子一生自期和期望別人，以君子為標準人格。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就是他滿口贊美的人。怎

樣算是君子呢？孔子說：「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又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應該舉止有禮貌的。孔子的入室弟子顏淵，就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但君子與僞君子常是相鄰接的。孔子知道世人最容易誤會「禮」的本意，鬧些表面的空架子，所以反詰道：「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論語中還有一回師弟間有趣的對話，足爲談禮的正面註解。有一天，子夏讀詩：「巧美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句，不得其解，以問孔子。孔子說：「繪事後素。」子夏恍然悟其理。又問道：「禮後乎？」孔子大爲贊美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螻首蛾眉，方可敷脂粉；若是血盆大口，倒豎了眉毛，再抹脂擦粉，豈不變成嚇煞人的母夜叉！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孟亞聖和孔老夫子稍微有點不同，他不歡喜把「仁」和「禮」串講。他要把「仁義」二字連在一起。「仁」是根本，「義」是手段。孟子認定人類具有辨別是非的良知良能，叫人們把一切付之這良心的最後裁判。我們看芸芸衆生，在富貴利祿中打筋斗，好像全無所謂良知。孟子却教我們留心平旦之時，其時大夢初回，平時做些昧心的有天沒日頭的好事，這時不怦然有動於中嗎？即如：「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孟子特別標出「義」字，即是要叫我們保全這「平日之氣」。

儒家另一大師荀子，又和孔孟稍有不同，他特別着重「禮」字，要把「禮」字具體化。孔門弟子中，子夏一派原從禮路上發展，要士大夫階級都修養成一副「君子」架子。彷彿牛津劍橋的學生，人人薰陶成爲「近脫而滿」(Gentleman)。禮記禮察篇：「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其意即欲於社羣養成普遍的合理習慣，譬之於醫，「禮」乃是社會衛生，使身體康健起來，使病菌無從侵入，荀子更進一步，把「禮」和「分」串講。他推求禮之起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他認定生活不能離開物質，物質要有適當的安排，以度量分界來消弭爭亂，乃成爲社會衛生的一件要事了。

這樣看來，同爲儒家，孔子着重「仁」字，孟子着重「義」字，荀子着重「禮」字，立場並不全同。同是成仁，孟子主張訴之於良心的最後裁判，荀子主張求之物質的適當安排，手段亦不全同。儒家的道德建設，還有一種特性，卽如「禮義」便是積極道德，不含消極的意味。梁啓超謂「儒家確信非養成全國人之合理的習慣，則無政治可言；不此之務，而鰓鰓然朝制一法律，暮頒一條告，不惟無益，而徒增其害。」蓋深得儒家之本旨。

三 論續作

譏彈續作爲惡札，爲狗尾續貂，清初金聖嘆於西廂記於水滸傳最最不客氣，草橋以下指爲關漢卿所續，一代曲家，幾蒙不白之冤；水滸則七十回以下簡直割愛。紅樓夢的續作，自俞平伯判定係高鶚手筆以後，上下截的優劣已有定論，不獨圓夢復夢之爲畫蛇添足也。俞平伯說：「續書沒有好的，不是定說續書的人才情必遠遜於前人，乃因才性不同，正如其面，強而相從，反致兩傷。」（紅樓夢辨上卷頁六）豈凡先生說：「續書是不容易作的，至少不比新闢蹊徑的獨創容易；也有真正做續集的人，但做得好的人，仍非常之少。」這都是真知卓見，說得極不錯的。

然而金聖嘆、俞平伯以至豈凡先生，都僅就文學的創作立論；若在我們治史的人看來，「史」幾乎無所謂創作，每種史的作品都是續作。標炳千古的史記，她的前身就是世本；在太史公以後，褚先生、劉向、劉歆、馮商、揚雄、馮衍、蕭奮等一二十家繼修史記。班固漢書的前身，就是他的父親班彪所作的史記後傳。在班固以後，班昭、馬融又續成其書。范曄後漢書，和前漢書瑜亮並重；其實東漢時已有人着筆，劉珍、李尤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蔡邕作朝會車服二志。晉初司馬彪作續漢書，華嶠刪定東觀紀爲漢後書。最後范曄續刪煩補略，作後漢書。范曄被收時，十志未就，又由劉昭續成之。繼承前人的勝業，譬續補直來完成大工作，其價值較之創作那有遜色？

清初，黃梨洲寫成了明儒學案，想以全力整理宋元七百年間的學術系統，定下綱目來編宋元學案，他畢竟太老了，書未成而身已死去。他把所有工作交給他的兒子耒史去做，耒史又不曾纂輯成功。全祖望一生以續作宋元學案爲事業，從乾隆十年至十九年，這十年間，無歲不補作宋元學案。祖望死後，學案稿本由門人盧鎬保管，梨洲元孫稚圭借去膽鈔，又由全祖望的兒子平翻正誤補缺，寫成別本。直到道光十八年，學案第一次付刻，又由王鵬軒校補足成百卷。一人之精力有限，一人之壽命有限，一件有價值的作品，決非一手一足所能完成。在版權所有的世界，「續作」

原不過是奔利的商品，羣策羣力，經半世紀一世紀以完成一種著作，幾乎視同奇蹟；可是真的爲學術本身着想，爲社羣福利着想，雖是「續作」，不是大創作中的重要部分嗎？

因此，我想爲豈凡先生進一解。所謂事業，總是屬於社羣的；佛說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皆由衆生業力所造。文藝的創造，從社羣變成個人，從街頭關在書房，乃是近世獨有的畸形狀態。自古歌謠的吟咏，故事的傳述，人人都參加創造的工作，幾乎無從知其孰爲創作孰爲續作。水滸一書，只能說是南宋以來千百年間千萬人的共同創作，直到今天，東方書場的說話人，還在那裏做續作的工夫。從書房解放到街頭，從案頭的創作復爲社羣集體的創作，這時期快要到了，我相信文學之有待於續作，與史篇之有待於續作，並無不同。「版權所有」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總有一天會死亡的！

四 中國的祕密

日本文學家森鷗外在批評水滸傳的末尾上說：

「此外在水滸傳的性質上還有一件可以注意。這就是這書所含的中國文明史的分子

簡直就是中國社會的分子的一件事。換了話說，就是宋代的中國和現今的中國有同一的顯象，它正影印在這部書裏頭，因而無論如何，水滸傳不失為中國的特產的一件事。中國為什麼總有痼疾，凶歉，汜濫，相繼而至？中國的官吏為什麼不能夠防遏它？中國為什麼總有匪徒橫行？中國的官兵為什麼不能夠蕩平它？這是宋時已有的問題，而今也還不能解釋。我每讀水滸傳，便未嘗不想到也。」（見文學社談引）

這個課題，應該讓專家去寫整冊的答案的。我的試探，只想從水滸本身來找答案；中國的祕密，從幕的另一角正透示給我們。水滸中一零八位好漢及其有關係的人物，其出身並不相同：有的捉魚，有的賣柴，有的打獵，有的販生藥，有的釘船，有的打鐵，有的還是小偷之類，既非在同一處生長，又非呼吸同一空氣，但他們一上了梁山泊，就顯出了兩種特性：甲，忠於自己的職務，死守勿去，有犧牲的精神；乙，視自己的集團為一體，甘苦與共，有互助的精神。——所謂忠義堂是也。我們平常所嗅的都是潰爛層的氣息，這豈不是指示我們在潰爛層以下，仍是長着新細胞，泛濫着鮮血嗎？

和梁山泊好漢相對的：在朝的蔡京，高俅，幫閑的陸虞侯，張都監，這才顯出士大夫階級（所

謂知識分子的本色。陰謀，造謠，中傷，處處打個人利己的算盤。他們揣摩皇帝的心理；皇帝要和我，他們就上勸進表；皇帝要遊宴，他們就辦花綱石；得志則爲卿相，失意則爲紳士，捧住了皇帝，吃住了老百姓，什麼社會安寧，國家福利都不在話下。但是他們有一枝筆，一條長舌，正面也有話可說，反面也有話可說，樣樣都粉飾得若有其事。所以中國爲什麼總有疫癘，凶歉，汜濫，相繼而至？中國的官吏爲什麼不能夠防遏它？中國爲什麼總有匪徒橫行？中國的官兵爲什麼不能夠蕩平它？這幾乎不成其爲祕密。中國的統治階級（便是士大夫階級）「不想辦事，只要辦人」可說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的心法，「但求無過，不求有功」可說是朝野上下的共同方針。不防遏疫癘，凶歉，汜濫，乃有發財機會，讓匪徒橫行，乃有升官機會，這從以「辦事」爲中心的看來成爲不可解的謎，而從「辦人」的中心看來，乃是必然的結果。

再把水滸中另幾個好漢解剖一下：做過押司的宋江，員外盧俊義，破落戶柴進以及教書匠吳用，都帶點士大夫階級的氣分。當其做佐雜小吏，做土豪劣紳的時候，未始不同流合污，當其上梁山泊做頭領的時候，又未始不崇尚虛文，切慕招安。水滸第七十一回，宋江大醉，乘興作滿江紅一詞：「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只見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

們的心！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這便是梁山泊好漢中士大夫階級出身和非士大夫階級出身的分野，也就是了解中國之謎的鑰匙。

五 論莊子與文選

——賈施鰲存先生

鰲存先生：

那天在大晚報火炬欄看見先生推薦「莊子」和「文選」給青年，我心中很不以為然；因為西邊一位將軍仗劍在洞庭湖上喝道：「不許白話文渡湘潭！」南邊一位將軍下手諭道：「大中小學着即添加讀經一課！」在朝的復古傾向如此，而青年在什麼什麼考試之後，又頗有拾白話而從文言之勢；我們再要推波助瀾，這將成爲什麼世界！只因近來頗怕闖禍，又和先生素不相知，不敢冒昧亂說。後來看見豐子餘先生的感舊，覺得他所說的，正給先生一個正面的批評，那是對的。頗想加入說幾句；今天在自由談讀了先生的答復，更忍不住要說一說了。

先生解釋爲什麼希望青年人讀「莊子」和「文選」，是因先生自己從國文教師轉到編

雜誌的經驗，「感覺到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小」因此推薦「莊子」與「文選」想使青年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彙。」恕我質直地說，先生這話完全是錯誤的。文選中分量最多的是「賦」和「詩」先生要叫青年人讀文選，無非要他們讀這些東西；青年能讀不能讀姑且不說，你我總比青年「巧曲」一點，字彙多一點，先生試取子虛上林那些名篇讀一讀，先生敢誇一海口，說：「那些字我都認得，我都懂得」嗎？連你讀過一點舊書的人，都處處碰到攔路虎——難字與澀義，叫青年人們去讀，究竟會有什麼好處？先生所謂青年人，年紀比我們至少小一二十歲，叫他們讀天書一類的東西，會從此「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彙。」我百思不得其解。若先生叫青年人讀文選，並不叫他們讀詩賦之類；那先生爲什麼又特地舉出文選呢？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之類，不收同樣的文篇嗎？

其次說到莊子，那麻醉性的放任主義的利弊，且不去管他。推薦一部書給青年，至少要使青年能接受。先生是從講堂轉到編輯室的，請問莊子中的三名篇：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怎樣一種天才的青年，能夠接受，欣賞，了解；沒有哲學素養的人，能夠了解齊物論嗎？你，我，人到中年，在社會

上鬼混了一些時光，味嘗了人生的甘苦，所以莊子頗合了我們的脾胃。在青年人，或者瞭然不知其味，或者目之爲迂舊，我們即介紹給他們，他們怎樣去參悟呢？

說到「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借助於他上代的文學」那是對的。但所謂上代，至少和現代不要隔離得太遠，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一文中說得好：「此後編書，文言文必先錄此種文字（指語錄文）取中郎，宗子，聖嘆，板橋冠之，笠翁，任公，學誠次之，定庵，子才，亭林又次之，然後使讀莊子，韓非之文，由白入文，循序漸進。」我們的文章，受梁啓超式的文言影響最多，桐城派古文次之，唐宋古文又次之，先秦諸子文又次之，老實說，文選的文章，影響於我們的最少，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影響，那又何必借助呢？

至於擴大一點字彙，我看先生更說錯了。中國的文字，秦以前是用字時代，每一個現象給他一個區別，所以東南西北就有四種外國人的名稱。漢以後趨向於用詞，合字成詞，所以許多字漸漸死亡。漢代猶存古制，所以士大夫要認識二三千生字，方能「學古入官」，當時的急就篇，大概和現在的文官攷試必攜的性質相同。賦家的名篇所以「洛陽紙張」就因爲大家借作——「擴大一點字彙」之用。可是唐代以後，類似字典辭典之類的書出來了，大家無須從前人賦篇去借

作擴大一點字彙之用。你我雖每人未必認識二三千以上的生字（單認偏旁的不算）用起來綽綽乎有餘裕，這便是後人用詞與前人用字不同之點。先生要叫青年從文選莊子去擴大一點字彙，怕有開倒車之嫌罷？

青年並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我們不應該引他們走死路。若先生自己看文選莊子，我絕無異議。要介紹給青年，也叫他們去研讀，竊期期以爲不可。先生，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於青年的書了嗎？敢問。

曹聚仁

十月八日

九 從讀經說到讀左傳

和我年紀相上下的中年人，讀經書並不算得什麼了不得的一回事。我們能提筆寫點文章，其實和所讀的經書沒有什麼關係；我有很多朋友，他們從三國演義，或曾文正家書之類得點實惠，雖說在私塾裏也曾「粵若稽古」了好幾年。最近有人覺得青年們的語文程度，江河日下，不可救藥，頗想恢復讀經來救濟救濟，這在真正讀過十三經的人看來，未免有些可笑。

劉知幾訴說幼年時父兄強迫他讀尙書的苦况，夏楚交加，全然沒有進步。後來他請求改讀春秋，才開闢出另一天地來。主張讀經的人們，一定天資高過劉知幾一等，怕也未必。於劉知幾無所得益的，於主張讀經的人們，獨多裨益，怕也未必。今古文之爭，漢宋學之爭，鄭王學之爭，我是從那裏面翻過筋斗的；覺得讀經的「讀」字，頗費斟酌。在主張讀經的人們看來，以爲青年讀經，只要捧着朱註唸下去，就會豁然貫通了。若認真去讀經，就覺着唸朱註是無濟於事的；無論五經也好，十三經也好，不看過正續清經解，不看過樸學家的攷證，十有八九是荒謬錯誤的。我們比三百年人的確幸福得多，讀起經來，決不會和宋明人那樣固陋可笑；但要有一部完整正確的五經或十三經可讀，還得等待一百年以後。

十三經中，比較可讀的有左傳，在漢人的眼裏，這却算不得經書，漢光武也心愛左傳。但以帝皇之尊，不能左袒陳元。左傳雖曾立爲學官，以李封爲博士，李封死後，左氏卽廢，終東漢之世，左傳爲今文家所激烈排斥，不能依附春秋，和公羊爭席的。報載馮玉祥居泰山讀左氏春秋，從前吳佩孚在洛陽時也讀左傳，武人讀左傳，大都受闕雲長讀春秋那個傳說的影響，人人自以爲追蹤武聖。關羽讀春秋，史無明文，三國演義，只能說是齊東野人之言，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那句話上生出文章來，曹操既是亂臣賊子，關雲長當然愛讀春秋了。馮吳諸公大概以為關雲長讀的是左傳。他們也知春秋那本斷爛朝報，索然寡味，武聖必不愛讀，乃推想武聖當日必讀左氏春秋。這在懂得經學流別的人看來，又覺得是多麼大的話柄，正如說「家藏宋本康熙字典」一樣的可笑。漢人所謂微言大義，乃今文學家用以籠絡皇帝的把戲，以公羊傳集其大成，所以今學家讀春秋，必據公羊傳，關雲長要明白微言大義，應得讀公羊傳才是。左傳，西漢時本無此書，劉歆要和今學家對抗，乃從左丘國語中輯成這樣一部編年史，其殘餘的仍留在國語中，古文家以史實為主，左傳和春秋相出入之處甚多。鄭康成以一代大儒，折中今古文之長，猶不及何休治公羊傳之勢能。關雲長本一山野武夫，也決無為左傳左袒之理，所以讀左傳算不算得讀經，還是一個待決的問題。

七 讀經請願記

西邊有一位聖人，通電全國，主張恢復讀經以正人心；南邊又有一位聖人，提出議案，通令全省讀經，每週至少六小時，將以挽頹風，正人心，挽頹風，都是盛世美舉；小民恭奉綸音，雀躍三

百，趕忙穿起草履，到西方去。

小民——聞君行仁政，斯亦聖人矣，願爲聖人氓。

西聖——好好，你去讀四書好啦！

小民——不知還是讀宋朝以後的四書？還是讀宋朝以前的四書？

西聖——嘎！

小民——宋朝以前沒有四書，（大學、中庸只是禮記的兩篇）稟聖人，禮記裏的大學，和現在的大學不一樣。

西聖——嘎！

小民——稟聖人，程伊川說他的大學本子不錯，朱夫子說他的大學本子頂對，王陽明說他有古本大學可證，不知小民讀那一種才對？

西聖——嘎！這樣連我也弄不清楚了，你們不必讀了罷。

小民又穿起草鞋，航海而南。

小民——聞君行仁政，斯亦聖人矣，願爲聖人氓。

南聖——好好，你去讀五經好啦！

小民——康有爲拖我去讀公羊春秋，章太炎拖我去讀左氏春秋，黃以岡說周禮是聖人的寶典，皮鹿門說讀儀禮才是正路，莊存與說詩經要信齊魯韓三家說，惠定宇叫我心須相信毛鄭的話，究竟要讀那一種經呢？

南聖——噯！你說什麼？

小民——莊存與，劉逢祿揪住孫詒讓，黃以周的辮子了，戴東原，顧亭林扭着王陽明，陸九淵的領口了，鄭康成在那裏和何休鬥嘴了，劉歆打太常博士的巴掌了，稟聖人，他們身上都掛起經學大師的徽章呢！

南聖——噯！你說什麼？

小民——稟聖人，孔夫子在那裏發氣啦，他說：從來沒看見什麼五經六經，也從來沒刪定什麼五經六經！定有奸人冒名影戲，在外招搖撞騙，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南聖——噯！你說什麼？這樣連我也弄不清楚了，你們不讀也罷了！

小民——一心一意想去讀經，誰知聖人也不知讀什麼才好；只索穿起草鞋，重返故鄉，這正是：

「矮人看戲何嘗見，

只是隨人說短長！」

八 我們爲什麼將米拋在新郎新婦身上呢

鄭振鐸所譯民俗學序論中有一節解釋「我們爲什麼將米拋在新郎新婦身上？」有的
人將說，這是祝福，米乃是豐富多實的象徵。……中國人則以米實行同一禮節，（主婦當新娘走
進她的將來之家時，便將米拋在她的頭上。）米乃是豐富的象徵。我看，這個解釋有些錯誤，不
問西里卜斯，印度古民族瓦特斯，英國某幾個地方的風俗是怎樣。

我國的習俗，當新娘走出轎門，拋在她的身上的，不僅是米，還有茶葉，碎紅紙之類。其意不在
祝福，而在驅邪。處女的貞操，在封建社會看得非常神祕，覺得時時有魔鬼乘機在擾亂；卽在這大
典進行中，魔鬼還拚着大力作最後的搗亂。新郎頭上蓋着紅巾，轎門上掛着米篩，米篩上繫着萬
年曆銅鏡，裁衣尺等寶物，布成八卦大陣，使魔鬼不得其門而入。新娘一出轎，趕把茶葉米撒了上
去，使魔鬼遠遠避去，以完成圓滿功德。茶葉米之用，在平常替病人趕煞送星宿也有同樣的意義。

茶葉米何以有驅邪趕煞的作用呢？人類對於維持生命的事物，都認為有無上的神力，茶葉解渴，米飯飽腹，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待說是世間最有力量的；以此類推，秤尺米篩曆本之類，直接間接和維持生命有關的，都變成我們的衛士。魔煞我們目不能見，耳不能聞，我們請這些有神力的衛士來對付他們。撒米的真正意義，應該這樣解釋才對。

新婚中的祝福習俗，另有一種儀文。新娘將嫁之日，自洗澡穿衣梳頭戴花，由年老長親為之詠誦，每做一事，即有一番祝福語。新娘自家門至轎門，足不粘地，以米袋席地，遞傳而過，名曰傳代，房中帳被衣裳，無不深染青色，祝其親愛。新婚日，贈客禮物，有瓜子花生之類，祝其子孫綿延。這種種祝福儀文，和拋茶葉米截然兩段，各不相關，也不可混作一談。

或問：「俾斯麥嘗謂『熱帶的人拜太陽，因為太陽在熱帶地方是危險的，有熱力的；條頓種拜雷電也是因為相類的理由。在這種事體裏頭，又露出人類的性質，與狗相同，他們愛敬他們所怕的人。』他們解釋，豈不是極正確嗎？」我們請同意於他的說法，自來拜太陽，拜火拜蛇，以及生殖崇拜，一切素樸的唯物觀，可說是為神教的起源。相信茶葉米可以驅邪，其心理的起源，原是相同的。

我的解釋如此。

八 仲尼無父

前年五月九日大公報文學附刊載劉永濟續成滬戰雜感七首，其中有一首：

「仲尼無父禹爲蟲，大聖玄言總鑿空；今日上邦文物盡，有誰流涕歎爲戎！」

還有一段小註道：

「輓近學風務反舊說，自命新奇；頽波所被，舉凡先聖典謨，可以行己立國者，皆視爲陳腐迂闊，盡掃而空之；於是禮防大毀，人欲橫流，誘詐者得權勢，貪縱者爲英豪，雖無外侮，已無以立國，一旦禍發，安得不倉皇失措哉！此今日之深憂大患也；失地辱國，特其必食之果耳；有心者當於此致意焉。」

劉先生對於世道人心的嘆息，我們是愛莫能助的；至於「仲尼無父」史載如此，除非起司馬遷於地下，勒令刪改，別無掩飾的妙法了。

仲尼究竟是不是私生子的問題，在沒有別的史料發見以前，彼此公認孔子世家、禮記檀弓

爲可靠的記載，我們只能說仲尼是私生子。史記孔子世家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禮記檀弓載「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母顏氏死時，仲尼年已二十四，「少孤」決不能說是「不知其父墓」的理由；史記說是「母諱之也」，方是「不知」的主因。顏氏爲什麼要諱言梁孫紇的葬處？此中必有一段隱痛，「野合」乃是隱痛的唯一線索。還有一點可疑，叔梁紇死後，爲什麼殯於五父之衢，顏氏和叔梁紇彷彿沒有正式的家族關係，而正式的家族又彷彿不理他的死活一樣，也許叔梁紇是一個逐子。

大概殷周婚姻制度不同；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王國維因此推想「商人六世以後，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實自周始，女子稱姓，亦自周人始。」和異姓通婚姻，從周制爲正軌，不許和異族通婚，保持血統的純粹，從殷制也是正軌。叔梁紇，宋國的貴胄，和鄒人之女相結合，周人不以爲異；宋人也許以爲違背祖規，加以嚴厲的制裁了。（古行羣婚制，「夫人不祿，立娣以爲繼室。」叔梁紇原配施氏，無子，在

例亦不許娶顏氏女。

總之，仲尼的父母之間，有一段悲劇是無疑的。仲尼的少年老成，以及那一臉嚴肅的氣味，卽是那悲劇所刻劃的紋路！

十 談鑼鼓

前日各報載蕭伯訥在孫宅的談話，有一段：

蕭問——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個寫劇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戲的時候，觀衆是需要靜聽的。爲什麼中國的劇場反喜歡把大鑼大鼓大打大擂起來，難道中國的觀衆是喜歡在熱鬧中聽戲嗎？若使叫英國的小孩子聽了，一定會發驚瘋的。

梅蘭芳——中國戲也有靜的，譬如崑劇，從頭到底是不用鑼鼓的。

我覺得這個回答太蠢了。假如蕭伯訥問一句：「爲什麼中國人的臉色是黃的？」豈不是梅蘭芳要回答：「中國人的臉色也有白的，卽如我梅蘭芳」嗎？

藝術的形式，必然受物質環境的決定，資本主義的都市藝術鑑賞者，對於反映農村社會的

藝術，時常不能了解；蕭伯訥因此要問爲什麼中國的劇場反喜歡把大鑼大鼓大打大播起來。芥川龍之介也有過這種疑問：「中國戲劇的第一種特色，是樂器的嘈雜在想像以上……我在起初未曾聽慣，除了用兩手把耳掩住，總是坐不牢的。」（中國游記）中國劇場的大鑼大鼓大打大播，確是崑曲以後的事；崑曲和以前的北曲，弦索西廂一樣，還是客廳裏的戲曲，用不着大鑼大鼓。這種戲曲，一送到田野廣場中，聲音太低太靜，便不合大衆的觀聽了，大打大播，正是田野廣場的實際需要。——不到中國內地農村去聽戲，不會懂得中國戲的鑼鼓好處的。

日本曾有過一個批評家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廣場，遠遠的聽起來看起來，自有他的風致。」可見明白中國戲曲的農村背景的未始無其人；梅蘭芳以扮演中國戲劇的名伶，回答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話，真使人歎息。

我以爲正確而聰明的答覆，應該說：

「大鑼大鼓的使用，正適合中國農村的劇場；喧擾的缺點，在都市的劇場中才顯露出來，在農村的劇場只顯出他的優點；蕭先生，請你到中國內地去聽一回戲罷！」

泥

塊

——
八篇

一 泥塊

二 棺材店

三 天韻樓

四 春

五 苦雨

六 小黑姑娘

七 暨南大學

八 從天通菴到真茹

一 泥塊

——蘇州小住日記之一

白川被炸之明日，空氣非常緊張，我懷着鬼胎往蘇州去；雖說是天堂，我絕不會動嚮往之情熱。

內河輪船從松江繞道往蘇州，那是戰時的臨時辦法，每個碼頭對於我都非常生疏。河道狹而灣曲，小輪過處，白浪捲衝到河的兩岸，水花直拍到岸上。正午，小輪駛進一條異常曲折的河道。兩岸有三五十個人家，那是一個小鎮。船上的人說：到了蘆墟三百宕了。過了那小鎮，沿途磚瓦窰非常之多，規模很大，有一處豎了幾十條煙囪。我正在對着煙囪出神，忽然右岸有三五個婦人小孩，沿岸追奔而來，一邊狂叫，一邊俯身取路邊泥塊，直向小輪丟擲；我初以為是頑皮的戲弄，不以為異。小輪前進不過十來丈，另一羣婦人小孩又追奔而來，還有壯年的農人，用耒挖了泥土，接連地丟擲小輪，我才明日這是惡意的舉動，他們的狂叫正是詛咒。小輪兀自前進，輪工躲在船裏，默不作聲。泥塊擲到輪中，沙然一聲，化爲細沙，連窗上玻璃都不曾損壞一片。這個劫難，大約經一二

小時之久。我立在船頭靜看，看他們那麼氣喘脈憤，看泥塊沙沙地飛了開去，心中非常空虛寂寞。我把眼光注視那在捲動的白浪，看牠衝上岸去，看牠把岸邊的泥土一層層的剝落下來，田邊農人砌築而成的泥土凹，有時白浪衝了進去，把整個凹坍了下來；我乃明白他們所以詛咒，所以丟泥塊的原因了，但是他們爲什麼不丟石頭呢？

下意識地我忽然記起十年前諸暨農民燒杭諸輪船的故事，又忽然憶起杭州人力車夫聚燬公共汽車的故事。這樣天天丟泥塊，會平和了結嗎？怕終有一天會丟石頭過去呢！不過杭州輪船還是在錢塘江上往來，公共汽車還是在杭州街上直衝。眼見小輪船隆隆地前進，泥塊沙沙地散開，却正是牠的驕傲呢？牠終於平安地到達蘇州了。

我每逢友朋從上海到蘇州來，總探問這個消息，都說依舊那麼在丟泥塊，可是還沒有丟石塊；他們終於不丟石塊了罷！

二 棺材店

「蘇州多……」

「蘇州多美人！」

我却不這樣想。（上海的美人就比蘇州多。）蘇州最多的是棺材店，大街小巷，觸目都是蘇州城外曠野，隨處有蘇州保墓會的新石碑；墓既可保，則棺材店當多開，亦應有之邏輯。保墓會會長，據說是著有聲望的「彭鄉紳」；若由他來兼任棺材店老板，那更「人地相宜」。

喝杯清茶，閑談幾句，把餘生這樣排遣過去，蘇州人似不戀戀於人間世。獨於棺材，杉木不足，繼之以楠木；楠木不足，繼之以沉香木。於墳墓，土堆不足，繼之以石廓；石廓不足，繼之以保墓會。大非喝清茶談閑天的風味，倒使我有些不懂起來。有人說：在蘇州作寓公的，大都是殘年風燭的老頭子，有生之日無多，把蘇州當作大墳墓，處處作下世安排，這倒說得近真。不過曠野終是曠野，陔陀起伏，尺把來高；其中棺木化為糞土，屍骨化為蟲沙，還得靠彭鄉紳的力量纔能免於淪為平地；若用喝清茶談閑天的哲學理解一番，則棺材店不必開，保墓會不必設，彭鄉紳也覺得一切都是多事的了。可惜這些話，絕對不能與蘇州人說。

蘇州的街巷，一望都是黑牆頭；以黑色象徵死亡，這色彩和棺材店頗相調和。我一看到黑牆

頭就想起我自己是走進墳墓來了。那時我正在讀蘇俄五年計劃的各種記載；蘇俄把木材看得非常寶貴，用以燒火，即算糟塌了好材料。而我自己却住在設計把獨幅杉木埋在地下讓牠腐爛的老板圈子中，真所謂「與鬼爲鄰」聽噓蘇白來哉。

「耐住啥場化？」

「侬住勒棺材店隔壁。」

「格末，真叫做晦氣！」

三 天韻樓

天韻樓，人間的伊甸園。

昏夜，走上天韻樓的最高層，展開怎樣一個世界：黝黑的穹窿，低蓋在上頭，靜穆，幽深，不可捉摸；繁星在那里映眼睛；新月初上，薄靄朦朧，矗立的大建築被着一層輕綃；遠處近處，紅的綠的紫的黃的燈流交織成爲一片彩色的光網；南京路上的車聲人聲，用風吹送，渲染爲和諧的樂曲，和光波相呼應；這是一個莊嚴肅穆的境界，創世紀裏的伊甸園。

伊甸園中，一羣裸體的亞當，脫下紳士、市民、知識分子、正人君子、的道袍禮服，一絲不掛地在
那裏追逐；兩頰是紅紅的，眼流是凝注的，心頭的血是沸騰的，在那裏追逐他們的夏娃。那一羣夏
娃也裸了全身，一絲不掛地在那裏追逐；嘴唇那麼樣的紅，臂膊那麼樣的柔滑，眼睛那麼樣的流
動，在那裏追逐她們的亞當。

撒旦在樓梯邊等待着；夏娃吃了禁果，亞當跟着也吃了禁果，於是撒旦在樓梯邊笑了！

四 春

牡丹亭一劇，由懷春而起。「原來姝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這樣就驚碎了少女的芳心。

春情既動，苦難隨來。菜花黃時，曠野間一羣羣野狗，身上披了彩條，東一塊西一塊皮破肉綻，
依舊奔逐無休；想起真茹趙生，臥軌自殺，碎腦斷肌，殷血遍地；兩性的場面是這麼浪漫，又是這麼
嚴肅，人間世扮演不完的悲喜劇。佛說，癡念難斷，「英雄逃不過美人關」信然。

性的欲求受了壓迫，在潛意識裏躲藏着；有了機會就換一種方式表露出來，所謂變態心理。

寒山詩：「春叫貓兒貓叫春，看他越叫越精神；老夫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不敢人前叫一聲，」其無人時拚命地叫，或不表現之於叫而表現之以哭，亦人情之常；必如寒山高僧，方有勇氣自白出來。普遍的性狂發洩，可於猥褻語詞之流行覘之。上中下三等人物，平居閑談，性器官所激起的興趣，比一切都熱烈些；構成笑話的滑稽成分，即以關涉性器官爲多。表暴猥褻行爲的春畫，在市場非常銷行；也許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退藏於密，照樣愛不釋手。阿Q正傳說阿Q在小尼姑的頭皮上摩了一下，「飄飄然的飛了大半天。」人於兩性關係，最難藏拙，整個靈魂，無意中流露出來，可以如見其肺肝然，大抵道德之觀念愈強，僞君子之氣分愈重，則其變態愈成畸形，花月痕作者魏子安，以理學名家，而他的靈魂的另一角，却保留在花月痕的豔體詩中。朱彝尊甘願不吃冷豬肉，其詩詞乃有人味。兼好法師謂：「男子雖多才藝而不知好色，至爲寂寞，殆如玉卮之無當也。」蓋於大悟解後方得此通脫說法。

小泉八雲謂自文藝中抽去性愛成分，文藝園且將寂寞得多。文藝以性愛爲題材，原不一定如性史之流，描寫強烈刺激性的猥褻行爲，亦不一定如輓近文人寫多角戀愛，正如春畫專畫兩隻妖怪打架。友言：湖南葉德輝居室懸一仇十洲名作：羅幃低垂，雙鳥並陳；小狸躑躅右，圓目凝注，

舉爪攫幃，使人會心於意外。此其爲品，去街頭褻畫，不知幾千百倍。今日文藝中之描性愛者，有此力作否？宋明以來，理學勢盛，士尙矯作，貌爲敦品，故宋明小說長短篇幅，皆夾雜猥褻描敘，以快人意。輒近陳腐之迂見未除，藝術之素養久缺，都市變態性狂之氣，燄與世道人心之嘆息爭高。我生平最佩服章實齋的史學，獨於其板起面孔大罵袁隨園，說是：「誣枉風騷誤後生，猖狂相率賦閒情。春風花樹如蝴蝶，都是隨園蠱變成。」不覺失笑。性情風趣，那是章實齋所永遠不會懂得的。

五 苦雨

昨晚，從夢中醒來，急雨潮又在瓦上響起；近幾晚，每晚總是下雨，前晚雹石般的沉重和昨晚箭矢般的密集，都是生平稀有聽到的，不覺使人有些悚然。滿屋子有十幾個漏處，我們的床已搬了三個去處，最後的偏安還不免淋些小水點。儘量把脚盆臉盆痰盂分在各處承漏；那脚盆承接了半寸厚水，響聲漸漸低沉下來，只聽滴滴地如簷溜般瀉着。臉盆的響聲最大，半響一個「鏗」的聲響，振動了滿屋；其他「踢躑」「必卜」「地和着，直鬧了一夜；因此我懸想我們老古代祖宗躲在樹林裏過夜的况味。

前天，子藩兄得到暨南村全部修漏的決議，欣然道：「只要漏一修，我的屋子也頗好了！」他是被漏水磨折太久了！不知最近這幾天，他怎麼過日子？往日一陣大雨，已是「移案顧視，無可置者。」這樣大規模的侵襲，大概已不必移案了罷！他的修漏樂觀論，我不十分同意。即如我的屋子，最初只有二三小漏，每修一次，總增加幾處新漏；直到今夏，簡直星羅棋布，每雨必漏了幾個大孩子小孩子提着一桶水泥，幾片泥瓦，在屋頂上跑，在屋頂上蹲，在屋頂上打架；看去像是搗了一把新泥，而踏破一些舊瓦是無疑的。到處問問，所謂「修漏」大致是差不多。

雨止潮漲，門前溪水已及堤岸。大概尚節亭前的荷葉，滿頂都淹在水裏了。三年來，每值初夏，桃浦的綠荷亭亭立在水面；一到仲夏雨季，桃浦水漲，淹了一二十天，照例黃枯衰敗，如深秋景况；前人詩：「留得殘荷聽雨聲。」可憐這些荷葉，只有雨聲可聽而已。尚節亭西那三架木橋，昨天已平水；昨晚一夜大雨，水從橋上流。桃浦的浮萍最多，瀰望都是綠萍，倒比荷花好看些。於是我又想起暨南村的景况，范家四面是水，彷彿滕王高閣，曹家則一徑可通，彷彿三潭印月，其他低窪處滿眼都是水，有幾處閣閣蛙聲在得意地叫着。老天儘是這樣地下，昨天望今天，今天望明天，還不知道要開些什麼新記錄！

「雲女前天已在皺眉說：「不管人家要吃汽水否？吃冰淇淋否？他總是這樣下着。這幾天，冰也不送來了，上海也好久不去了；他還是這樣下着！」她怪老天不講理，担擱了她多少大事。又記得幼時遇到久雨，總歡喜燒個破燈籠套子來祈晴，大概詛咒的話也總有的。其實豈止詛咒而已，翻開報紙看看，滿紙都是水災水災，全中國都已「救死不暇。」幾天大雨，斷送千萬人的生計，我們所過的，還是洪水紀的生活，太可憐！太可憐！」

陽光勉強從層雲中透露一些消息，却又躲了進去。「今天有晴的希望嗎？」大家這樣相互地問着。

一九三一，七，二十六。

六 小黑姑娘

我認識小黑姑娘，（不作「小黑姑娘認識我」解）遠在十二年前，那時她大約十六七歲。她的妹妹和弟弟都在我所主持的滄笙公學讀書。

老殘遊記中的白妞說書太使我們憧憬了，聽說新世界有黑姑娘說書，就冒充風雅坐在前

排去喝茶聽書，「山東人吃麥冬，」半點也不懂；只聽得高處拋一個尖，低處沉入九淵，急時「嘈嘈切切，」緩時「間關流鶯，」彷彿有劉鷄筆底那個白妞的影子。佩弦先生說大世界的白雲鵬可稱一時名手；我只覺得白雲鵬的氣度很雍雅，別的一點也不懂。恰巧W君在新世界辦事，我們可以從邊門進出，得閑常去聽黑姑娘的書。

不久，黑姑娘宣告下野，黑姑娘瓜代其職；黑姑娘年紀並不老，黑姑娘的技巧又生澀軟弱，相差得太遠，不知爲什麼一個要告休，而由這麼一個小孩子打頭陣？黑姑娘的眼睛是烏溜溜的，一上場滴溜一轉，接着有幾處彩聲隨之而起。這種情形，那是黑姑娘說書時所沒有的；先前每有幾個年老的在唱得入神時喝彩，這回變成許多年青的在眼光流注時喝彩了。黑姑娘上場後某一個晚上，N君叫我去聽書，說：「今晚新世界格外熱鬧。」一進場，果然黑壓壓地一屋子人，黑姑娘專刊滿場飛舞；黑唱一句，台下喝一聲彩。那晚的書，唱得並不精彩；彩聲之多，則爲向來所未有。台上有三五隻花籃，橫的直的有十來幅屏條，總是恭維楊××女士「三日繞梁，」高山流水。」黑姑娘那晚的眼珠格外發亮，格外溜得快。

有一天，黑姑娘送她的弟妹到滄筌公學來上課；才知道她原來住在近鄰；黑姑娘也時常

可以看見。久而久之，才知道說書也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每餐只能吃半碗一碗，每天吃十來頓；晚間總得四更時分纔能入寢，有堂會時，每每熬到天明。精神不繼，助以鴉片，衰老得更快。每到一個碼頭，總得奉候當地「紳士」「豪族」「評劇職業人」得他們的歡心。黑姑娘和小黑姑娘都是不識字的，渥承照顧，才有小黑姑娘專刊和祕本黑姑娘大鼓詞的出現。（真的祕本乃是一扣七八成別字的破摺子。）「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說書的姑娘，一半靠本領，一半還靠「本領以外」。「小黑迷」的G君，他問小黑：「『好』『好』那麼喝彩，你聽了不肉麻嗎？」小黑呆了半天，說：「你們做文章的，不要靠別人喝彩的嗎？」這一下，把G君難住了。

小黑姑娘專刊飛舞以後，小黑的聲名騰起，很快很快地變成很大很大的「紅角」，大家也就漸漸忘記黑姑娘了。恰巧陳樹藩將軍從陝西搨地，皮到上海來享福，英雄與美人，了却一段因緣。據說小黑姑娘的說書技術，也就「竿頭日上，爐火純青」了！

前幾天，在北平書場看見小黑姑娘，氣派大不相同；花籃擺得密密層層，「三日繞梁」，「高山流水」的屏條總有三五百幅，掛印拜帥，好一個台柱子！門外豎着「客滿」二個大字，乃不禁又想起「黑姑娘」來！我曾經有一個呆想：想起老殘遊記作者於地下而問之，「當年白妞何如？」

七 暨南大學

「波羅左右望，羣島比巒巒；咸歸西道主，盡拔漢赤幟；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

——黃公庶：錫蘭島臥佛

暨南大學在滬西真茹鎮的北首，到上海約十二里。民國十四年，趙正平將她從南京移來真茹；一羣異樣情調的青年，異樣的面相，異樣的服裝，異樣的狂歌和跳舞，把鄉村的農民怔住了。後來鄉民漸漸知道這些怪人都是從南洋來的。

南洋羣島在國人的記憶上是怎樣一個去處呢？三四百年前，大家都叫她為西洋；傳說中還有三寶太監下西洋的異聞。近百年來國人漸漸知道「葡萄裏出牙齒」真有那麼一個國，嘆喏喇法蘭西並不在中國的南邊；乃從大西洋分別開來，稱之為小西洋；三五十年來，才稱她為南洋。南洋之打入國人記憶，和「發洋財」的名詞有相當關係的；單身漢窮光而往，大腹便便而歸，如傳說上所說，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去處。大概有「革命家」、「教育家」、「烈士夫人」之類，要他自己買賣的先聲，替南洋華僑盡義務宣傳，國人乃漸漸知道南洋羣島那邊有幾百萬華僑；在某個需要看客布施的時候，國人必閃起「華僑」這一個影子；總之，那邊是「發洋財」之地，而

他們是「發洋財」之人就是了。

暨南創立於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駐荷蘭公使錢念劬先生（疑古玄同的哥哥）他是在海外受了刺激，覺得非把華僑子弟送回國來讀書不可；兩江總督端方覺得這也可以開入新政的單子上，不妨吹打一下；清廷則正窮得可憐，想華僑布施一點，先在華僑子弟身上化點本錢；這樣三種不同的心理，把暨南學堂捧了出來。這二十年前，政府只有這一點對得起華僑，自己挖腰包來辦暨南，不會向華僑募化過什麼。

華僑子弟總是很富裕的，不僅真茹鄉民這樣想，知道暨南這個學校的大都這樣想。這和事實幾乎完全相反。真的富裕的華僑子弟，他們早進屬地的學校唸英文或荷蘭文去了。他們的心裡，做買辦是唯一的大目標；而所謂祖國，又是這麼倒霉。有一位姓黃的大富翁，他從不肯對人自認是中國人，他的女兒非嫁給碧眼兒不可；你想他的子女會回國來讀書不在暨南讀書的僑生，大都是中產以下的子弟；很多是貧寒的子女，戚友彼此幫忙，勉強湊資回國的，十年前，南洋華僑還很景氣，時代的刺激又很重，許多有志的青年都向祖國來了。

一羣僑生聚在一起，就有五花八門的帽子；我曾經在一個星期六的真茹車站上看見八十

多種的帽子，如展覽會似的。那烏黑的臉，粗肥的腿，哄然的嘩笑，以及古怪的馬來語，使我們可以想見南國的風物。那滂薄淋漓的活躍氣象和迂腐沉滯的公子少爺比在一起，更顯得一個是衰老，一個是少壯；僑生就這樣率真的可愛！

這幾年，怪異的帽子漸漸減少下去了。橡皮，椰子，錫，加非，都在世界不景氣的潮流中一落千丈了，「發洋財」云者，早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中產的先後破產，失業的遍地皆是，有志的青年難得有機會回國來，富有的子弟更覺得做買辦是最好的目標，不再記憶倒霉的祖國了。

大概不希望華僑布施什麼了吧，已經有大教育家宣布而不必設什麼教育華僑子弟的學校了！其實國人並沒人了解華僑；知道暨南大學和僑生的情形最熟悉的，莫如X領事館，一舉一動，他們都有詳細的記載；暨南的一應刊物，都譯成他們的文字；僑生的往來，他們都有統計表；有些時候，他們是非常担心的；如辛亥革命，五卅運動，北伐軍成功那幾回，他們是索索地發抖過的。現在是快可以高枕無憂了！華僑也快被「革命家」、「教育家」和「烈士夫人」所忘記了！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跡！」誦黃公度之詩，不覺涕泗之橫流也！

八 從天通庵到真茹

——亂離人語之一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復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杜甫 無家別

感謝友人的好意，替我設法獲得真茹敵區的通行證，我便決定往探劫後真茹新木橋的舊寓了。汽車從蘇州河北出發，沿北四川路一直往北；這神祕的街道，往常蒙着一層脂粉的迷霧，現在是充滿騰騰的殺氣。車過了老靶子路，大小店舖都緊緊地關閉着；間或有敞開着的，那便是大門早毀，無可奈何才黑洞洞地張在那里。往來行人異常稀少，街沿偶或有三五人聚在一起，也不過暫時站住了脚，一回兒便機警地走開了。

「上海大戲院，」奧迪安大戲院，「同行的G君一一指點着；閃在我的眼裏我們所熟見的大建築，牠們都靜默地在垂頭啜泣，在嗟嘆牠們所遭逢的劫運。頭向西邊一轉，我們開始領略

那戰神的猙獰面目，焦黑的中斷的電線，蚯蚓般掛在牆前，從每個牆缺，可以看見四壁外別無所有，除了滿地的灰燼，這樣一所連着一所，一直接連過去，我們幾乎不敢相信這街市從前是繁華過的了。

內山書店在望了，我們知道已經接近敵人的司令部了。在我們耳後，響着一陣嘈雜的馬蹄聲，汽車停了下來，讓敵人的馬隊過去，那驕傲的灰黃色的吃人動物，激起我心頭的忿火，我把我的怒目投了過去。馬隊後面，連接拖過十數架迫擊砲，數十輛機器腳踏車追了上來，那轆轤的輪聲，驚碎了我的心，心頭的血向上沸騰，幾乎脹開了我的腦子，一個騎馬的敵軍軍官走過，他是那麼得意，他彷彿在嘲笑我們。友人告訴我：「明日是敵人的天長節，他們將舉行盛大的慶祝會了。」

辦好了手續，汽車向天通庵車站進發，唉！天呀！這是天通庵車站嗎？幾條鐵軌，一片破殘的月台，柵欄門躺在一邊，缺了口的電燈罩無力地掛着，這種就算是天通庵車站的影子了！沿河兩岸，是高高的沙包，沙包前面是一重二重的鐵絲網，牠們在告訴我們衛國的戰士和吃人的野獸在此肉搏，在此流血，一月來光榮的抵抗，就在此表演的。舉首遙矚，看不見一個人影，偶或有腳步聲，

那便是敵軍的巡哨者。他疑猜地窺視我們，直到查明了通行證，才放我們過去。由天通庵路向西沿宋公園路前進，差不多三四里路之遙，我們只看見了三個行人，一隻蹣腳的黃狗。沿途所看見的街市里巷，沒有一座是完整的；我呆定了我的眼珠向前直看，我自信不會轉個一瞬；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只覺得滿腦子都是潮起潮落的念頭。牆壁牆壁，一堵堵都是牆壁，我目力所及總有千百堵牆壁；沒有屋頂，沒有樓板；只有孤零零的牆壁站在那裏。孤獨的焦爛的電杆是牆壁的唯一伴侶，一根根的電杆，我目力所及的總有百千根電杆。我們彷彿在羅馬廢墟中巡行，沒有草，沒有樹木，也沒有人聲；雖說是春天，那侵人的冷氣使我們發戰。一個大的黑阱，牠吞沒了世界；我們的汽車就向這個黑阱駛來，時時感到被吞沒的脅迫。

汽車突然停止了，前面有沙包的高堆攔住了去路；這樣的沙包堆隨處可以看見，曾經架過機關鎗的方孔一個個張在那裏，沙包偶或有傾覆下來，大體仍是一袋袋齊整地堆着，牠還在盡牠的最後的防禦責任。攔在我們前面的高沙堆是一個重要的隘道，兩個敵兵把守在那裏，G兄下車向他們問詢，車乃折向中山路，駛向麥根路而去。宋公園路以西，車行非常顛播，每經過炸彈所炸成的大洞，——約莫有一丈見方七八尺深的大洞，車行格外要延緩下來，有時泥濘滯沾得

不能前進。大概由於敵人運輸上的方便，往真茹的大道雖經大量的毀壞，畢竟還有相當的路便可以前進，我們的車乃平安地駛過大洋橋了。

橋的西頭有一重鐵絲網，敵軍守在那裏；我們又經過一度交涉，汽車乃得一直向西前進。交通路——我們所最熟習的交通路——沿途本來都是農莊，青青的田野還保存牠的本來面目，但是敵人的太陽旗在冰廠的尖頂飛揚，敵人的巡哨隊在鐵軌上往來，敵人的輜重汽車嗚嗚地在路上直衝，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呀！車經小洋橋——是炸壞後重修的木橋，已近敵軍的警備區了，又經一度交涉，方從鐵絲網中放過。啊！這邊是小場廟，那邊是真茹車站，前面是我們的暨南大學，屋頂都是太陽旗，往來的都是敵人的步隊。公共汽車停車的拐角的小店，豎着敵人交通隊的旗號，東首南園菜館一帶都是敵人的交通隊。校前空場滿是敵人的輜重汽車，子彈、鎗械、麵粉、汽車，一車一車地高載着。車站月台上也是那些軍實，許多人在搬移，在裝運，在卸取。那些人當然是敵人呀！唉，是敵人嗎？他們是我們的國人，穿上敵人的戎裝，在太陽旗底下做事，他們正在得意呢！敵人司令部設在我們的學校裏，不許我們越雷池一步；我癡呆地悵望着，依然桃溪，依然蓮韜館，「風景不殊，舉目山河之異；」將從何處洒我們的熱淚嘍！

越鐵道往南，直向西，汽車向新木橋前進，春晨秋夕雨夜風旦我的生命所依託的小巢就在眼前了！飯店衣舖小商店，每家門口都印過我們的痕跡；大路上每顆砂石每枝小草，都是我們素識的交遊；還有我的愛女阿雯的生命痕跡，隨處都是，一一閃入我的眼中。相別三月，人世都非阿雯，她離開這個世界了，我們的小巢也完全毀壞了！真茹一帶，我們的朋友，我們的鄰里，他們呢？他們到那裏去了？敵軍，漢奸，滿眼都是這些吃人的野獸！這是怎樣一個世界呀！這是怎樣一個世界呀！

非孝的故事

七月十二日的早晨，翻開報紙一看，赫然幾個大字，說是勞動大學解散，以下的記載是多少軍警把全校包圍起來，多少汽車駛往載運行李，又說學生是如何地狼狽離校，我彷彿在做夢，十年前我曾經歷的同一模樣的悲劇，這時重復在我的心頭浮起；那狼狽離校的情形，又浮起五卅事件的第五天，在西摩路上所看見的故事。因此，惘然地想說一說那個偉大的故事。

那個故事的起源，由於一個嚇人的題目——施存統在浙江新潮發表的非孝。民國八年前後的杭州教育界是這樣：明遠社是一個集團，以浙江兩級師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的學生為幹部，以省教育會及省立第一師範為大本營，主帥是經亨頤。別一個集團，以省議會議員為幹部，還有一些不便明說的教育界人物，以省議會為大本營，再加上兩個大人物：省長齊耀珊和教育廳長夏敬觀。自從盤古分天地，中國就有派系，有派系就有爭鬪，有爭鬪就有戲文，這且不在話下。當時杭州教育界要排擠經亨頤先生，而經先生不肯退讓，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兩人相罵，誰的聲音響，就是誰的理由充分；兩派相爭，誰的題目大，正義就站誰的邊上；當時兩派旗鼓相當，要借個題目來分你高我下，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民國六年，省議會派辦個報紙向經先生開大砲，沒有結果；民國七年，省議員要自己加薪，動了公憤，經先生還敬了一砲，加薪案只好暫擱，破人戲法，殺人

父母惹得議員老爺無名火掀起三千尺，如何肯這樣干休？因此，「非孝」成爲一個攻擊的好題目，議員老爺們有意要拿這個正義的旗幟來和經先生作戰，鑼鼓已在響着了。

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大潮流從北方衝到南方，杭州學生界突然騷動起來。杜威博士是五月三日到杭州的，五月五日在省教育會的公開講演，預定由蔣夢麟擔任翻譯；四日傍晚，蔣夢麟匆匆地北上，改由鄭曉滄擔任翻譯。從那天起，我們從沒上過一天課，罷課，游行，查貨，開會，提早放假，沉寂的學校生活大大翻變過來。從那時起，始有學生聯合會的組織；黃維時的痛哭，方豪的演說，我還印象留得很深，彷彿是昨天的事。在同學之間，幾個新人物——外於那些操行甲等的級長們——湧起來，我們都談到徐白民、宣中華（學生會代表）還加上一個范堯生（上海學生聯合會日報編輯）。

暑假過去了，我們重又集合擁來；秋風吹去了炎熱，內心的沸騰都正高激着。暑假以前我們所愛好的國文教師，單不庵陳子韶二先生，這時都走了，舊的只有一個夏丏尊先生；新的是劉大白、陳望道、李次九、三先生。就趨勢看來，大家都變成新青年的朋友，——由「文言」變向「白話」，變動得最明顯的有施存統、周白棣、俞壽崧，他們都是單不庵先生的信徒。單不庵先生講宋明理

學，實行割股療母；他們居誠存敬，做慎獨工夫，都是道學先生。我是野狐禪，不像他們那樣拘謹。我從家鄉回杭州，途中和存統同船；他在看新青年學生雜誌，我直覺地批評這兩種雜誌的荒謬；他却正色駁斥我，說我批評錯誤。我笑問他：「不庵先生怎麼說？」他只是微笑不語。他們到校以後，組織一個學會，叫做新生，後來他們發行一種週刊，叫做浙江新潮。我們同學以外，還有幾個一中及安定的同學。發行地點，借用省教育會，那時沈仲九先生在編教育潮，極力幫助浙江新潮的發行。

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施存統發表那篇著名的非孝。全文短短的不過一千五百字左右；所說的都是些空洞的話，恕我冒昧地說他不過從新青年裏偷得一些淺薄的見解，加上一個嚇人的題目就是了。這篇文章的力量却很大，鬧動了全城，全省，全國，施存統遂成爲大逆不道的罪人。浙江新潮出到第三期，即被封禁。省議會的查辦和教育廳的查究，也很快地到來，漸漸漸漸地成功這樣一個輿論：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師只會做白話，不會做文言；天天在課堂裏講「廢孔」「非孝」。後來再加上「公妻」「共產」四個大字。「非孝」是施存統惹的禍，「廢孔」是新青年的流彈，「共產」大概和討論社會問題有關。「公妻」不知怎樣來的大概杭州人看慣了。

西湖十景，覺得三是單數，應得配上一個，湊搭成雙的。

關於施存統的神話，很迅速地流傳起來。有人說他是後娘生的，在家飢寒困苦，全靠母舅幫他讀書，他受苦太多，所以要「非孝」了。有人說他的父親作惡多端，死得不明不白，所以他的兒子也變成瘋狂逆倫的了！又有人說他自幼就是桀驁不馴，在金華讀書時早已十分不安分。總之，他是一個魔鬼，老天叫他到世間來擾亂安寧就是了。我們對於他，仍覺得和從前一樣瘦瘦的臉，長長的頭髮，穿上一件土布長衫，還是道學先生的老模樣。

攻擊的波浪從內部起來了，一個半路出家的二部學生，叫做凌獨見（名榮寶），他辦一張獨見週刊，劈頭就把施存統的非孝罵個狗血噴頭，而且一期二期這樣罵下去。據說週刊的費用是由某局長某廳長供給的，我們大大地動了公憤；由學生自治會開庭來審問他，他公然出庭申辯，當千百雙眼睛，千百個指頭，他還是囁強地申辯着；結果仍沒法將他處罪，只有把他當作「國民公敵」而已。審判的第二天，陳獨秀來一封嘲諷他的信，罵他笑他，用幾句極刻毒的話，於是我們痛快極了，把他高貼起來。凌獨見說這信是假造的，在獨見上發表一封答辯的信。往後是我們的反攻，我們集合了十三人來辦錢江評論，做擁護新文化的工作，自己發行，自己在街道兜售，後

來獨見停刊，我們還是繼續下去。

那時，我們的內部改革運動，約略可分三個目標：一、學生自治會的組織，二、考試制度的廢除和學科制的試行，三、白話文學的提倡。彷彿吉訶德先生結束中古騎士雄風一樣，由於一個小小的故事，結束了第一師範的舊時代，我得在講改革運動以前補敘一下。第一師範的校風，本來是非常嚴肅的，學生除了埋頭讀書以外，什麼都不許動。那時，舍監和級任先生還用一種武器來制我們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隨你學業成績怎樣好，只要操行不及格，你還得低着頭爬一年，因此誰也不敢動。我們同學中有一個最不修邊幅的G君，他老是穿件破大衣；還有一位操行甲等而又最嬌嫩的——終年住調養室——T君，和他是同住在一室。T君對於教師方面的工夫是做得非常周到的，所以操行永遠是甲等，學業也永遠是甲等。恰巧那自修室的F君失去一隻錶，我們的舍監立刻疑心是G做的事，理由第一是他穿破大衣，第二是他的頭髮那麼長，第三是操行准丙等。這一疑心，把G君的怒火激起了，他立志做福爾摩斯，要破這個竊案。畢竟案是破了，偷錶的却是那操行甲等的T君，還連帶找出許多證據，找出許多同黨，其中有三個甲等操行的好了，這樣一個小故事，把操行的尊嚴寶座毀了下來，嚴肅的舊校風，在嘲諷的熱氣中溶化掉了！我

們不要「他治」，我們要「自治」！於是選代表，議憲法，草冠冕堂皇宣言書的，吹吹打打把學生自治會捧了出來。

學生自治會產生以後，我們的生活並不如預期那樣自由，依舊要請假，要點名，還要受審判，還要輪流做許多小事。外面的反對聲浪愈高，我們自己的檢束愈嚴，人人要做一個像樣的公民。我們的上課也並非是自由的。我們選擇我們自己愛好的課程，只有一些課程是冷落下來。我們要求新知識，我們要研究社會問題，我們要研究進化論和社會主義；有一攀不倒的博學教員，他說達爾文是有過這樣一個人的，也就決定他的命運了。還有極端嚴厲的體操教員胡公冕先生，這時翻然改變，成爲社會運動的急先鋒，而我們的軍事教育，即以連教練爲終點。其他還有許多小小的變動。

白話文的提倡，自然很努力，大家學習標點符號，學習國語國音，學習文學上及社會上種種術語。道爾頓制這樣一個新的名詞，大家共同摸索。從前先生講學生聽的國文課，現在變成共同講演的討論會了。幾乎新青年中每篇文章我們都讀過，半生不熟這樣囫圇地吞吃下去。我們心目中的偉人，是陳獨秀胡適之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還有外國的達爾文克魯泡特金馬克斯等。

等。只要是新的，我們都崇拜。至於施存統他們又追慕別一個光明，他們要到北京去進工讀互助團。那一千人物，有施存統周伯棣俞壽崧俞莢芬等四人。他們臨行時，大家歡送，歡送之中，大家含着羨慕的意味。那是民國八年的冬天，李次九先生還把一件僅有的皮袍送了他們。

在施存統北上以後，一個大波浪掀起來了；他的嚇人的題目，這樣成爲最後的禮物了。

現在，我要講到暴風雨時期的情形了。

民國九年二月初，以馮學壹爲中心的那個學閥集團的陣線安排得很整齊，以夏敬觀爲炮手，以齊耀珊爲指揮官，開始向經亨頤先生下總攻擊了。他們的戰略是「調虎離山」，給經先生一個省視學的美名，乃調開校長的職務，公文上說得很好，那是「借重」。繼任校長仍用明遠社方面的人——金布，表示這並非是「排擠」。然而，暴風雨還是依照預定的程序到來，雖說敵方的安排是那麼巧妙。

大概民國八年的冬天，經先生是周歷許多苦難的；夏敬觀的最初暗示，只要開除了施存統，辭退了劉陳夏李四個國文教員，（其後稱爲四大金剛）卽可以息事甯人的；經先生却有勇氣說個「不」字。（他的確沒有其他校長的聰明，他不懂得保飯碗。）後來，夏敬觀讓步到只要辭

退幾個國文教員就可以敷衍下去；經先生還是一個「不」字。經先生在杭州教育界，那個時期變成那麼孤獨，許多聰明的校長都疏遠了他，知道他是一「傻」是一「蠢」而且倒幕時期快到了。當時還有兩句流行的話，一句是「離經叛道」一句是「望道而未之見」上一句是把經先生和望道先生連着說的，下一句是專指望道先生的，其意若曰：杭州有兩個「傻子」不知道守舊而要革新。

調職的命令下了以後，我們的陣線也立刻組織起來，我們全體同學站在第一道防線，我們的校友——明遠社站在第二道防線，杭州學生聯合會做後衛，再後面有堅固的炮台——輿論，上海星期評論社，上海民國日報，其他各報（除了時事新報）還有上海學生聯合會。我們的旗幟，是「擁護文化運動」。

二月十七日，金布帶領大批人物，浩浩蕩蕩向貢院殺奔而來，第一個釘子就是「閉門羹」乘興而來，敗興而回，我們是第一次得勝了。金布的戰略是緩兵，遍發通告，叫同學不要來校，而同學却偏早早到校，這是使他覺得非常棘手的。三月十三的晚上，全體大會通過五個近於宣誓的公約：（一）維持文化運動堅持到底，（二）無論何人不得暴行，（三）校事未妥善解決以

前，無論何人，概不離校，（四）非至軍警押回原籍，誓不離校，（五）留經目的不達，一致犧牲。」公約通過以後，我們居然以慷慨就義的氣度來通過來實踐這個公約。我們的首領，是徐白民宣中華。

在敘述戰跡以前，我先要說一說炮壘上的工作。沈定一先生是最勇敢的炮手，他高高站在上海星期評論社。那個時期，他先先後後給我們寫了五六封信，沒有一封不沸騰我們的熱血的。有一封燃燒着我們的信說：

「你們同學青年和我，在同個時期中，吸同樣的空氣，必有同樣的感想。你們無論到那裏，都要奮鬥；一師既當了衝，便拿一師的事和舊社會奮鬥，只會成功，不會失敗；事情失敗的一日，就是人格成功的一日，而且沒有什麼犧牲；所犧牲的，只是一副奴隸底鎖鍊；如果中途立住了脚，或者拚命保守着奴圈的，才真正犧牲人格了。這一回的事，成功固然成功，失敗也是成功。處到這個世界，凡有知識有血氣的，沒有不顯人的真面目來給舊社會看顏色的。」

他的確是我們最有力量的導師，他叫我們認識一個高尚的目的，他使我們有勇氣向前而不甘於退縮。當初，我還不明白我們的公約，何以有那麼力量來維繫我們以至於成功，到今天，我才明

白，這都是他的力量。自然，還有許多有力量的導師。邵力子先生，沈仲九先生，蔣夢麟先生，這些下文我就要提到。

金布碰釘以後，教育廳方面覺得這是殭局了。齊耀珊是著名的琉璃蛋，雖說馮學壹是在他的身邊，但他決不願冒「摧殘教育」「摧殘文化」這一類的惡名。夏敬觀又覺得風潮鬧大，有妨於他的詩興，而且天天要見學生代表。因此，官廳方面只要「面子」不要其他；面子云者，只要經先生辭職，隨便阿貓阿狗都可以了。他們提到曹慕管，提到徐道政，他們在迎合我們的心理，我們一律拒絕。「面子」問題既無法保全，於是他們的策略又變了，他們抄襲了秦始皇的老法子，一手是黃金，一手是鐵劍；教育廳的布告說：願意轉學的轉學去，願意回家的拿錢去，否則「解散」。「解散」二字，正如激怒奔牛的紅布，我們看了，大家憤慨起來，我們願意全體犧牲；所有上海報紙，都變成我們的同情者。戴季陶先生發表了蔡先生委曲求全的是非，沈定一先生發表了學生與文化運動，潘公展先生發表了新文化運動的真犧牲者，葉楚傖先生發表了浙師範事件的不平語，邵力子先生發表了新文化運動的結晶，其他還有申報、新聞報、時報、民國日報的時評，滿紙都是同情的文字。這時，「琉璃蛋」是站開一邊，馮學壹不想再燒火了，馮學壹後面那一羣學閥，

也躲不下去了，夏敬觀開始明白他自己是個傻瓜，但是他還是要「面子」。

從三月三日到三月二十三日，這二十天中間，雙方旅進旅退，仍是這些一個混沌的局面。我們是「請願」，「請願」，「請願」，三個「請願」，他們是「不理」，「不理」，「不理」，三個「不理」。中間由夏超張載陽潘國綱這些人來調停過幾次，這個調停，當然是省長授意的；他們所要的是「面子」，而我們必須「留經」，終於沒有結果，二十四日以後，雙方乃進而為肉搏的戰鬥。二十四早晨，門外發見休業令，那是一張半夜貼出的公令；第二天，荷鎗實彈的警察，駐到校中來了；這一天，顯然要禁止集會了；這是外面的壓力。內面呢，金布改用分化政策，叫人來提出修正公約的案子。這一點，應該感謝徐白民的，他拒絕付表決，於是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那三次大肉搏。

三月二十七的黎明，我們全體同學緊急集合起來，悄悄從校園東首，架了小橋渡河，活像一個拂曉攻擊，一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守在門外的警察還在酣夢中，我們的全隊已經擠在教育廳的門前了。那時教育廳裏面立刻緊張起來，茶房門警以疑訝的態度對我們，科員科長以慌張的態度對我們，我還看見他們的低聲嘆息。夏敬觀是八時十分到廳的，他平日見

學生代表已是半句話說不出，這時看見這一大隊人馬，嚇得臉無人色，他期期地說：「我我作不得主，我去見省長去，我去見省長去。」看他那個張皇的樣子，覺得葉楚傖先生忠告他：「西湖風景不惡！勸你少管些事，多做點詞罷！」那幾句話，真說得不錯。夏敬觀去見省長，一去無消息，我們向麵店定下多許麵包，向雜貨店定下許多稻草，準備一個持久戰，準備住在教育廳，宿在教育廳，直到這個請願有結果。這可把齊耀珊和夏敬觀嚇住了，連智多星馮學壹也沒有辦法，乃由蔡元康先生出面調停，像奶媽哄小孩一樣哄我們先回去，說：「以後總有辦法。」我們明白「琉璃蛋」的計謀，他是不歡喜「沒有蓋的馬桶」擺在街上，先要設法從街上移到房裏去，免得大家都「聞」着。可是我們不是小孩，我們鋪下稻草，準備住宿。夏敬觀真見這個情形，只好再去見省長去。黃昏相近，他和蔡元康先生同來說：「省長應允你們的請求，接受你們三個請願的條件。」於是我們唱了校歌凱旋，大家都很高興，其實我們還是上一「琉璃蛋」的當。

第二天（三月二十八日）另一幕悲劇展開了。杭州學生聯合會議決在那天為我們的事，由杭州各校學生向省長公署去請願，參加的學生約有七八百人。那「琉璃蛋」第一次從後台走到前台來扮正角，和學生代表對播。學生會代表是陳德徵朱德馨吳興李詠和學生會主席連瑞

琦。「琉璃蛋」說得很巧妙，他說：「各校學生幫一師學生的忙，情誼很好。」他說：「他是爲着浙江的教育着想，停辦一師就是愛護一師。」他說：「『非孝』」「男女解放」是苗子們幹的事。」代表們問他：「能爲浙江教育前途着想否？」他說：「學生會我早就要解散，你們回去告訴他們。」代表們出了署門，衛隊就出動了，刺刀上在鎗頭，做着預備放的姿勢。

「衝上去！」遠遠聽見這樣一個口令，同學立即紛紛地四處散開，衛隊仍是衝過來；三五個同學着了刺刀，淒厲的喊救聲，刺到每人的耳裏，霎時間鳥飛獸走，奔避到梅花碑的東首，大家再集合起來。那受傷的同學，相互的扶着勉強逃開。「再請願去！」大家心頭的血在飛躍，同聲喊了一聲，又復向省長公署走去；東西轅門都已緊閉，衛兵架鎗在鐵欄柵上，彷彿要開鎗的樣子。「到督軍署去，到督軍署去！」大家這樣喊着，面面相對地看着，如潮般轉向督軍公署去了。代表仍是那幾個人，盧督軍是有意賣好的，說了許多敷衍的門面話。這一場悲劇，落得無結果而散，倒做個「三一八」——案的先例，衛兵可以打學生了！

據說：那天晚上，「琉璃蛋」是非常發怒的，他要叫夏超來做劊子手，於是有三月二十九日的大雷雨。那天早晨，天剛發亮，一陣怪異的聲響把我驚醒，扶梯上儘是皮鞋響動聲，急促而且沉。

着。前一晚，我知道學生會並沒有什麼議決，這陣響聲來得太兀突了。一個警察閃在房門口，接着又是一個；一大陣從我們房門口走過。這時大家都驚醒了，看見這個情形，都有些張皇，「鋪蓋理好！鋪蓋理好！」一個警察站在我的床上命令我，我默然不答。「箱子呢？」我又默然不答。我回頭看各同學們，有的像我一樣地默然，有的在拆帳子，我們都明白要有最後的犧牲了。「在操場集合！全體同學在操場集合！」一陣大鼓噪響遍全宿舍，大家都緊張起來。「人，人，人，代謝靡盡，先後覺新民……」校歌的聲音連接響起來，大家附和着唱着，每個人的心在跳動，每個人的血在潮漲，不過一刻鐘時分，大家都集合在操場上了。「人，人，人，代謝靡盡，先後覺新民……」校歌的聲音浪周遍了整個操場，唱了一遍，又是一遍，又是一遍，這不是校歌，乃是一曲戰歌，又彷彿是一曲悼歌，每個人的眼淚都隨着戰慄的響聲包瀦在眼泡中。黎明的霞彩，會這樣默然，日光也是這樣慘淡，真是鄰於世界的末日了！

教務處前面，拼着兩張方桌，在晨色稀微中，教育廳的兩個科員兀坐着，彷彿街頭的測字攤，傍邊貼了一張教育廳的大佈告。但生意冷落，並沒人去照顧；兩個警察守在邊上，心神正馳騁於那「人，人，人」的歌聲。門前是三百輛人力車，一字形排在照牆的前面，沿着校門直進的行人道，

三步二步都是保安隊荷着槍在往來。附屬小學是警察和保安隊的司令部，守衛也很森嚴，沿貢院前一帶都是閑人，以驚訝的神色在看熱鬧。

久久，久久，約在九點鐘左右，我們全體坐在操場上，外面是三四百警察和保安隊圍着，沒有動靜。少頃，杭州學生會代表突圍入內，接着一師安定宗文醫專商校工校的學生先後如潮地湧了進來；少頃，省立女子師範的學生大隊湧了進來；滿操場都是學生。假使你上過戰場，你會明白在突圍時遇到後援隊時的愉快；我們這一羣待宰割的小羔羊，在復得到一線生命保障的希望，立地興奮起來！

「徐白民監禁起來了！」宣中華監禁起來了！這樣一個消息，全場的人都有些激動。這時，一個督察長掛着指揮刀踱了過來，怒目發令「拖出去！」「拖出去！」那些警察面面相覷，不會動手，略略移前幾步，把我們圍在中心。「殺死我，犧牲我！」一個姓朱的同學拔督察長的指揮刀在自刎，淒厲的喊聲從場東激起，全場突然大哭起來，沒有人不下淚，我看不見世界，看不見人，只是號洶大哭。忽然，那些警察不再前進，有人也在偷偷地下淚；督察長逕自踱了回去，等我們重復安靜下來，已不見他的影子了。那拔刀自殺的同學暈在地上，別校的同學在救護他。還有我們

的教師王廣三先生也暈在地上。

出於意料的，以下進行的得順利，「琉璃蛋」不再堅持解散的主張，夏敬觀躲在家中不出面。由蔡元康先生來作調停，一切允許了學生的請求。他們把測字攤收了回去，所有警察保安隊亦先後撤退，人力車夫也先後散開，午後三時前後，救援的各校學生也各自回校，只留些瞧熱鬧的人們擠在門口閑看。徐白民宣中華仍復回到我們的隊中，大家一時默然無言。

「人，人，人，代謝靡盡，先後覺新民……」校歌又在颺起來，戰慄的聲調中，夾些愉快的聲調，大家都覺到是在唱校歌。回到房中，看看房中凌亂的情形，不禁微微一笑。

在這暴風雨中，我們自始至終，沒法和經先生相見一面，他是悄然遠引了。他所給我們的只有一封「一字一淚」的信。

「諸弟：

我昨天接到你們底信，一字一淚，使我黯然傷心，說不出話來！

「母親」一語，實在當不起。你們把這句話表示無限感情；我就用這句話來比仿，聲訴我底苦衷。這母親，是可憐的！黑暗家庭裏三代尊親晚婆壓力以下的媳婦，還有許多三姑六婆搬

弄是非——聞公署有捏造講義——我稍稍地要想買些時新物事給你們吃，不小心被他們拾着了菓子的皮和壳——非孝——立刻又翻箱倒篋的搜尋了一番——數次查辦——也不說一句話——查辦之後並且無對我說過一句辦法不合——就立刻正家法，這媳婦決定「七出之條」了！

唉！官立底學校，委任底校長。我們浙江周圍這樣的空氣，大膽來做革命新事業，這是我錯的！你們也太心急，信煞「言行一致」一句話，件件事立刻要實現。雖是少數幾個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會和你們家族底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經和你們說過；要講文化運動，教育者底態度和他們記者底態度，是有分別的。不可全憑主觀，也要顧到客觀。曾相約開課後好好地想個腳踏實地的方法，何必引起外界的誤會，反而不能達到我們底目的！你們也很領悟的，那裏知道成了前塵夢事！

到如今，我不得不含着眼淚忍着心腸勸你們幾句話：無論要做甚麼事，切不可拘執一種辦法，對象和環境變到怎樣？就應該隨時酌量，我那裏捨得了你們！不過我們所講底人格，和官廳所講底面子，彼此都是寶貴的！所以我底復職，現在無從說起！

諸君啊！我沒有別的話了！就是我不能夠再和你們一塊兒同居，你們是終要一塊兒同居的呢，倘若我聽到你們……我底心痛煞！要認定我們所爭底目的是文化問題，不是人的問題。現在官廳究竟怎樣辦法？雖不可推測，據我想來：

一、如官廳沒有維持文化底誠意，決不肯收回成命，要想復職，人格何在！

二、如官廳有維持文化底誠意，一定有相當的校長來繼續進行，何必拘着我來復職，使官廳面子爲難。

諸君！我底願望，我底責任，本來還沒有做起！可是我要斟酌一下，甚麼方法最好；甚麼地方最好。少不得休養若干時期，細細考慮，只要文化運動不斷命，相見底機會正多！我此番來杭是據一種資格，想調停調停，被你們這封信，我底調停資格又取消了！

諸君啊！我聽得近日校內一個沒有別人，我也不能來看看你們，我多少記念。所謂「咫尺天涯」彼此相同，最後一句話：這時候是證明自治底精神，千萬不可暴行，牢牢守着你們第二條公約，靜候官廳的辦法。

大雷雨之明日，天氣非常晴朗。

經亨頤

三月十九日

金布辭職，舊教職員全部復職，「四大金剛」自動辭職，陳純人先生以教務主任代理校長，一切糾葛，在很短時間都得相當解決。學生方面，以為勝利是屬於學生的，文化運動的精神可以維持不墮，學生自治的工作可以進行無阻，而且還可以票選教職員派代表參與校務會議。官廳方面，以為勝利還是屬於官廳的，去了一個眼中釘，打碎了四個大金剛，「面子」是糊得好好的，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勝利者，自然潮平岸闊，雨歇雲消了。

在這瓜熟蒂落的當兒，一個新的領導者悄然登場，這就是蔣夢麟先生，我們票選他為繼任校長，舊領導者沈定一先生告訴我們怎樣去奮鬥，新領導者蔣夢麟先生告訴我們怎樣去應付，他叫我們注意「杭州的空氣」，他叫我們以複雜的方法解決複雜的情形；一個過度疲勞的身體，這一帖溫補劑倒是頗適口的，大家翕然信從他的指揮，在全國學生決議大罷課以前，我們是重復上課了。

蔣夢麟先生為我們推薦姜伯韓先生來做校長，姜先生亦以革命的歷史為我們所歡迎。經先生是長長的，姜先生是矮矮的，前後兩校長倒是相映成趣的。四大金剛以後的國文教員，有朱自清先生、劉延陵先生、張天放先生、王淮君先生，空氣這樣安靜下去，革命的零氛圈一變而為「

詩之國，「汪靜之、馮雪峯等湖畔詩人的青春放歌，在詩壇別樹一幟；其他還有許多小說家在這圈子中產生，魏金枝、許傑、趙柔石、張維祺、潘訓等等。——不要離題太遠了，就此帶住罷。

且說施存統、俞壽崧、周白棣、俞莢芬一千人物北上進工讀互助團以後，那個美麗的肥皂泡，在空中飄蕩不久，隨即破碎無餘。當初以為合理的社會組織，——其實純個人主義的新村風——會在人間出現，到此纔明白全是夢幻，難於實現。既不能「工」又無以「讀」更談不到「互助」，只好宣告解體了。施存統還是以那個嚇人的題目為陳獨秀先生所契重，由陳先生的幫助，到日本去研究社會科學，在大杉榮家中住了一年多，直到日本政府下令驅逐，纔回上海。周白棣替胡適之先生做私人書記，後來到上海中華書局做編輯，前幾年纔進同文書院學經濟，由同文轉赴日本留學。俞壽崧從北京回到上海，幹社會運動，由共黨派往俄京留學，未知下落。只有俞莢芬不會落草，重歸第一師範理故業，現在在上海縣政府做科長。

又說徐白民、宣中華和沈定一先生極相契合。沈先生以民國十一年歸衙前創辦農村小學，在他的權威之下，實行半理想的社會改革。宣中華後來雖和沈先生分道揚鑣，那時是那麼水乳相融，宣中華成爲極端的「玄廬化」，他的談吐，他的字跡，他的一切，都是「玄廬化」。徐白民以

杭州學生聯合會代表的資格與全國學生會上海學生會代表們相接近，又以學生聯合會代表的資格與國民黨相接近，後來成爲社會運動的重要人物。本來應該提到范堯生，可是他已早死了，在民國十年的秋間。還有許多同學到衙前去，在農村小學教書，衙前是一個鍊鋼的火爐，許多社會運動家都從那個火爐中鍊出，恕我不列舉我們同學的姓名了。祝福那已死者的靈魂，祝福在獄者的健康，祝福流亡者的幸運！

說到上海方面，大家都集中在民國日報，以邵力子先生爲領導者。陳望道先生離開一師以後，即在上海教書，和力子先生成爲莫逆之交。劉大白先生和沈定一先生非常知契，和力子先生也極相得常爲覺悟撰稿，因此這圈中的人物，都和民國日報發生關係。夏丏尊先生比較取超然態度，也保持相當的友誼。四大金剛中，除了李次九先生，都成爲國民黨的同路人了。我的同學們，先先後後參加國民黨的祕密工作約有八九十人，雖左傾右傾之不同，在江浙一帶，都努力做些實際的事。就關係講，非從衙前出來，即從民國日報出來，都受過玄廬先生力子先生的薰陶的。杭州學生會那些重要代表，陳德徵即以援助一師事件爲之江大學所開除，吳靜朱德馨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吳靜改習醫藥，陳德徵到上海依力子先生，由力子先生薦往蕪湖教書，後來重返上海，

在民國日報任編輯，在上海大學教書，開始做國民黨的工作。再到後來，他和葉楚傖先生發生極深的友誼，爲國民黨右派的健將，和左傾的宣中華徐白民相爲對峙。

陳獨秀於民國十一年從北京到上海來，中國共產黨就在那時宣告成立。當時的共產黨，以吸收知識份子爲主體，上海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和中國學生聯合會的代表都和共產黨發生相當的關係。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是相互提攜的，我們的同學常是左傾的多，右傾的少，究其原因，也還是我們的導師比較近於左傾的原故。我們的同學進黨的時期早，後來都變成幹部人物，因此清黨以後所受的犧牲亦最大。宣中華汪壽華葉天底是鎗斃掉了，徐白民唐公憲還關在反省院，楊賢江流亡在外，現在也病死了；幾乎那個圈子中的人物，都變成時代的犧牲者。

人們常以浙江第一師和湖南第一師相提並論，以爲這兩個學校都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其實湖南一師本是無政府主義的策源地，直到六一事件以後，才給共產黨抓住機會。我們的同學，由於五四運動的激蕩，有志於社會運動，很早同情於國民黨，漸漸由導師的指引，由左傾而成爲共產黨的信徒，所走途徑和湖南一師稍有不同。並且，即在右翼的也是很努力，總有幹一幹的勇氣，決沒有人是取機會主義的，這一點，却正是沈定一先生的精神的剪影。

現在，施存統乃成爲歸然獨存的魯靈光殿了！在我們同學殉身社會運動之後，他轉而成爲右翼人物，將以學者終其身；從書齋跑到街頭，從街頭回到書齋，他已不是寫那嚇人題目時代的英雄了！時間僅僅是十年，一個社會革命的急先鋒，且有「落伍」之嫌，浪淘沙去，又令人不禁滄桑之感！

還有一些閑事，關於這些人物間的離合故事，說來很長很長，但和本題無關，亦且時機未熟，恕我將來再寫罷！

正文已了，系之以表：

登場人物

A 經亨頤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校長

齊耀珊 浙江省長

夏敬觀 浙江教育廳長

B 施存統 非孝著者

凌獨見 獨見編輯人

J 徐白民

宣中華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生代表

金 布

教育廳委任新校長

D 劉大白

陳望道

夏丏尊

李次九

第一師範國文教員

浙江省議會

E 沈定一

沈仲九

上海星期評論社

F 邵力子

葉楚傖

上海民國日報

G 潘公展

狄侃

上海學生聯合會

H 陳獨秀

蔣夢麟

北京大學

I 陳德徵

連瑞琦

杭州學生聯合會

J 姜琦 第一師範繼任校長

地點

杭州貢院前第一師範學校

時間

民國九年春間

「非孝故事」的補遺

舊想

讀了陳思先生的「非孝的故事」，真使我不堪感慨！當時的同學少年，都已經風流雲散。有的爲了主義而犧牲，有的爲了環境而轉變，當然，也有還是依舊的繼續着奮鬥的生活——總之，用凌霽漢閣的筆法來講，真是所謂「思想起來，好不令人傷感了！」

對於浙江新潮的故事，陳思先生敘得很簡。其實浙江新潮之前，還有一種叫做雙十旬刊，那是五四運動當年的雙十節出版的。主持者，全是後來的浙江新潮社社員。主要人物，除出陳思先生所說之外，還有一中和甲種工業的同學。甲種工業，是當時和一師站在絕對反對地位的學校。校長許絨甫先生，也是經先生的一個當面的敵人。从甲工成立了浙江新潮的組織，可以說是當時的一種異數。一中裏面，有阮性存先生的兩位公子，大的阮毅成，現在已經當了大學教授，弟弟阮篤成——當時最年幼的社員，現在也已變了海上著名的律師。甲工同學裏面，記得起的有前暨大教授汪馥泉，現在左聯的沈端先，和一個現在聽說當了奉化教育局長的倪慎獨。

陳思先生說起了凌榮寶的獨見週刊，但是忘記了當時對他鼓勵而使他的「一期二期地罵下去」的一個故事。就是，一方面陳獨秀鼓勵浙江新潮，他方面凌榮寶也拿現在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先生的一封來信當作他的幌子。——現在想來，當時的一種偶然現象，後來也覺得很可吟

味的了！

我祇看了上篇，假使還有話要說，等看了中篇下篇再寫吧。

一九三一，九四，

談 曆

——十四篇

- 一 杜威先生
- 二 談魯迅
- 三 看了大進攻
- 四 我們的扮演
- 五 我的一個小回憶
- 六 記約瑟夫
- 七 情書第二頁的流產 (附)葉天底之死
- 八 洋溼溼與世界語
- 九 藏書
- 十 談狗
- 十一 朱熹與韓侂胄與唐仲友
- 十二 鑑賞標準美
- 十三 愛沙多娜鄧肯
- 十四 倭寇

一 杜威先生

在「五四運動」前後，白熱的青年羣衆以強度的熱忱向往於西洋文化，杜威先生正如鳩摩羅什一樣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在中國。那時，大衆的胃口特別好，只要是西洋文化，便生吞活剝地消溶下來。杜威先生在中國所得到的光榮，不僅遠遠過後來那些東來的學者，亦爲中西交通以來所未有。但是他倒霉的時期到了，——指在中國——世界學術界正在慶祝他的七十壽誕，稱頌他對於世界教育貢獻的偉大；我們中國已有人在詛咒他，說他流毒中國。

「杜威的教育學說真是流毒中國嗎？」一位朋友這麼問我；我於是有些悵然，但是我沒有話可說。

記得，杜威到中國來講演那年，我還在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唸書。第一師範雖說是研究教育的學校，那時已變成思想革命的策源地。施存統、俞壽崧和我，一向是鑽古書堆以道學家自期的，都已轉變方向，更無論其他。杜威在杭州講演，在省教育會講三次，在第一師範也講三次。我們初以爲他所講的，一定是社會思想或是社會運動的方針，誰知他只講些論理上的問題，我們都有

些闕然。他在講演中，暗暗在批評青年浮動的錯誤，彷彿在說第一師範的學生已是走錯了路了。我們雖是爲赫赫的聲望所囿，但大家都批評他，說他只懂得教育，不懂得社會。在現在看來，杜威雖恰在思想變動時期到中國，但他自始至終，只是以教育家的態度在中國，和所謂運動沒有什麼關係。他的思想自始至終是中庸的，對於青年的狂熱常是皺眉的，和所謂思想革命關係也很少。我們從前怪他不講社會學說，已是錯誤；現在怪他流毒中國，更是錯誤了。

但是，杜威先生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兩月，並非沒有影響的。他的學說底影響在另一方面恰是非常廣大的。第一，他指示了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實驗主義；第二，他轉變了一個教育運向。

替他宣揚實驗主義的，有他的弟子胡適；現今新攷證學家如顧頡剛俞平伯陸侃如之倫，多少都受這個學說的影響。原來，實驗主義是一種新的態度，「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當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背景，了解他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的價值。」又是一種新的方法，「這方法（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

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假設：（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中國的攷證學，在乾嘉以後，已是支離破碎，陷入絕境；但方法上正與實驗主義相近，一旦得此新精神，即又蓬勃復生，成所謂為新攷證學。

在實踐杜威的教育學說方面，有他的弟子陶知行，現今趨向教學做合一的教育家，都受這個學說的影響。杜威的教育原理有四個根本主張：A. 主張教師之注意力應集中於兒童之天性及其需要；B. 主張教育為經驗的歷程；C. 主張「興味」與「努力」在教育實施上的聯合；D. 主張學校乃一種社會機關。總括說來，他的教育學說是啓示着重心的轉移，兒童如太陽系中的太陽，一切教育的設施，都依之為中心。碰壁後的中國小學教育，用此開闢一條新路，所謂「教學做合一」正指示所受於杜威的新傾向。

在中國本不容易做人，隨便都可以受着流彈；但說起杜威也要受流毒中國的咒詛，真不免有些悵然了！

二 談魯迅

「魯迅是萊蕪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

——何凝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談魯迅的文章已經寫得很多了。李何林所編的魯迅論，蒐集了方璧魯迅論，張定璜魯迅先生，林語堂魯迅那些名篇，最近何凝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又給他以新的估價，似乎不必說什麼了。然而，我還想寫一點。

魯迅先生是非常寂寞的；新青年時代的同伴，有的飛黃騰達了，有的回到書齋過隱士生涯去了，只願他飄泊在沙漠上。「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吶喊自序）

先前，魯迅先生曾用了種種方法，麻醉自己的靈魂；在槐蔭古屋中鈔古碑，過裝死的生活；但新青年時代以後，就不許他這樣做。他的偶或咳嗽聲，也許成爲文壇的談話資料，或許成爲嘲笑題材。因此魯迅吃飯魯迅走路，都寫入文壇消息。然而魯迅先生更寂寞了。仲尼巍巍坐在聖廟裏，也得七十二賢分列左右，熱鬧熱鬧；文學革命了十來年，只讓黃忠老將獨打頭陣打了一陣，回

頭看看，後無來者，豈不要倒抽冷氣嗎？

中國文壇有所謂左翼，却不見所謂右翼。以題材論：甲午中東戰爭也是發揚民族精神的好題材，可以寫成如顯克微支的火與劍那樣偉大的歷史小說，却不見有人着筆。神州國光社的萬金重賞，也不見勇夫登場。沒有右翼的左翼，這文壇真寂寞得可以。左翼文壇之奉魯迅先生為宗匠，更是滑稽的事；給吶喊、彷徨以新的評價原是可以的。新評價畢竟不是新作品；以這種博大龐雜萬瀾齊動的社會題材，竟不見一部偉大作品出來！

魯迅先生的話早已說完了，走馬燈轉了過來，又須重新來述說一遍；走馬燈永遠轉不完，他的話只能夠說了再說。不長進的孩子，任憑你耳提面命，依舊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大人的心頭，是如何的痛楚呀！最可異的，當章太炎、汪精衛、胡漢民在東京辦民報的時候，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他們旗鼓相當，時常大戰三百回合，愈戰愈有精神。在新文壇中，也曾有過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語絲和現代評論的血戰。魯迅先生於是走進他自己所設想的境域。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樣旂幟，繡出各種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種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旂幟，各樣的外套……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草野）

章太炎先生曾在某次講演中，說起在東京時打筆墨官司的豪興，言下大有戀戀之意。魯迅先生當不禁想起陳西滢先生，在戰場上遇到敵手，比走入「無物之陣」總痛快一點。

x
x
x
x

有一回，我在車上聽到兩位車客談論魯迅。甲說：「現在白話文，冰心女士的還有點味兒，魯

迅的阿Q正傳不知說的什麼。」乙說：「他們都說阿Q正傳是最有名的作品呢！」魯迅先生的小說對於社會的影響不能算得怎樣大；他的最有力量最有影響於社會的作品要算他的諷刺散文。魯迅先生說明他寫文章的態度是這樣：「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墳的後記。）因此，他的每一篇作品，都面對着現實，給牠以無情的赤裸的剖開。從他的作品，處處照見人們的靈魂隱秘處，使人們覺得有點忸怩。因此，他的敵人非常之多，張三說是道破了他的隱私，李四說是畫出了他的醜態，他有點近於孔融、曹操輩最不高興他。

有人以爲諷刺作家的基點是「憎恨」，那是錯的；諷刺家的基點在於「憫憐」——最深的同情。魯迅先生他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偷竊，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他看見一羣在SPAIN腳爪下的可憐蟲。其實你與我，連魯迅先生自己都在內，誰不在SPAIN的腳爪下宛轉哀呻？對於同命運的人，我們

忍得憎恨嗎？所以魯迅的筆底，像是最無情的剝露，實是最懇切的同情。

魯迅先生偉大在此。

三 看了「大進攻」

大概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開幕了吧，像溫課似的需要把一九一四年那一幕重看一遍。我們擠在外國丘八之間，看「大進攻」的演出；投在我的心影上的是巨人的毛掌，使我戰慄，使我皇然於那不可知的命運！

停戰消息傳出時，戰場上士兵的狂歡那一幕使我感動極了。但是從戰場回來以後的情形怎樣呢？他們如羅馬的自由農民的運命一樣：「爲國家盡了義務，毫無怨心的爲他的國家出去打仗；過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後，他回家來了，他的地上長滿了野草，他的家也毀了。雖然如此，他卻是情願重新起首經營，他耕了地，下了種，指望他成熟，他帶了他的穀子與他的牛羊雞鴨等到市上去，但是那裏有許多用奴隸耕種田地的大地主，有意將一切物品竭力的貶價，因此他大受損失。兩年的工夫他還可以維持他自己的生活。到了後來可是絕望了，祇好拋棄了他的土地。

他離開了鄉村，到最近的城裏來。他在城裏也是挨餓，與以前在田地上一樣。但是沒有法子，祇好與幾千別的沒有田產的窮人受同樣的困苦。他們都蹲在城外的破房子裏，因此很容易得到傳染病死的。他們爲了國家出去打仗，回來反得到這樣的報酬。」（房龍人類的故事）

所以尖銳的集合號聲，使千千萬萬候補的寡婦孤兒擁在車站；衝鋒號聲使千千萬萬年富力強的壯士折足斷臂的橫倒在戰場上；四十二生的大砲過處，高樓化爲灰燼；飛機在巴黎城上盤旋，嚇得街上男男女女作鳥獸竄；戰地醫院來不及醫治傷兵，就讓他輾轉呼號而死；這一幕幕都是驚心動魄的慘影；但想起在城裏挨餓而死，則這些生命斷於俄傾的倒比較幸福得多。

聞停戰而連忙剃鬚子的朋友，想起在華盛頓聽威爾遜爲和平而戰的演說，而慷慨捨身從軍，當不禁自己失笑。但等到加入饑餓線步入華盛頓請願時，想起聞停戰而連忙剃鬚子，當又不禁失笑。

然而人類總是健忘的，折臂斷足的先後已經死去了，又有人將準備爲一篇演說而效命沙場了。「大進攻」的上演，正暗示着這嚴重的時代性！

四 我們的扮演

靈犀先生：

我深深覺得自己太渺小，而我們的時代太偉大，所以只能做做平凡的夢，不敢發半點誇大狂。我們在這個時代將做些什麼而且能做些什麼？

我贊成魯迅先生的說法：「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地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誇大的精神病狂，源出於什麼藝術家之流。古代有一個藝術祖師說了一句藝術家是天才的話；於是蓬頭散髮的天才滿街跑，開口總是什麼家什麼大師之類。其風入於文學家執筆而爲文，便是文曲星下凡，八斗十斗的大才，偌大世界沒半個英雄或美人巨眼認識他，同情他。其風入於新聞界，主筆云者，彷彿諸葛亮披了八卦衣，真能喚風呼雨，可以橫掃千軍似的。

但扭住了這些天才，不許他們掉鎗花，則文藝復興大師不過是扯大說的百靈藥，展覽廣告貼在毛坑邊，直與白濁粉爭榮；而奔走權貴之門，請大人先生在作品上寫肉麻當有趣的贊語，比

什麼鍾××還不如至於八斗十斗的大才，「聖主」呀，「明公」呀，對銅臭以匍匐，望寶劍而叩頭，又是一隻十足搖尾的叭兒狗。因此，新聞界中人一謙虛起來，又有人以為絞盡腦汁，不過為少爺小姐老爺太太在烟舖上茶餘酒後消遣之用。這樣「自視甚高」與「自視甚卑」依我的愚見都帶點浪漫氣分，所以有時會做些損人而不利己的事。

我們承認自己很平常，個人很渺小；但我們認識集團的力量，時代的偉大，固然不必自誇也無庸自卑。自然有許多大混蛋，一提到小報，總嗤之以鼻，以為非造謠即打趣，小道不足觀；所謂胡聖人，就有這麼昏頭。我們辦小報的，必須有這一點自信：我們揭示社會的側影，暴露人羣的矛盾，我們盡推動時代前進的職責，我們不是住在象牙之塔裏的花呀月呀的文學寫作者，我們是奔波於街頭，體嘗了人生的苦味，為人羣而寫作報告——報告文學（Reportage）。

在舞台諸角色中，有所謂「丑」者；他的眼裏，人間萬有真卽是假，假卽是真，什麼都逃不過他那兩隻眼睛。但是他並不是以嘲笑的态度登場，他是以憫憐的态度登場，付與人類以無限的同情。

靈犀先生，我們應該忠於我們的職務！

弟曹聚仁頓首

廿二六廿五

五 我的一個小回憶

我參與反復古運動和白話文防禦戰的工作，這是第三次。

主張文言復興，以讀經來挽救世道人心的，新青年時代有汪懋祖，章士釗老虎報時代有汪懋祖，現在還是這汪懋祖，遺老精神，自是可佩。文言白話會和世道人心有關，遺老名理，竟非吾輩所能理解。章士釗甲寅徵文啓事云：「土習日非，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自白話文體盛行而後，筆士以俚語爲自定，小生求不學而名家……黃茅白蘆，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這是他們唯一的理論。他們那一羣，大概都和汪懋祖，許夢因一樣固陋可笑，學衡諸君子，也十足方巾，酸氣冲天，章士釗要算庸中佼佼，復古派中頭等名角而其矛盾舛謬若此，其他更可知了。汪懋祖，許夢因那兩篇大文，我們也不妨借用胡適對章士釗說的那一句老話——不值駁。

有一天，我動筆來寫反文言復興的文章，自己也不禁失笑，幾乎筆下所寫的全是十年前的老話。我記得民國十一年春天，江蘇省教育會請章太炎先生講演國學，原是沈信卿他們預定的

復古計劃；沈信卿介紹章太炎先生那一段話，卽有擔當世道人心的大牛皮。章先生的講演，並不怎樣利於復古；可是笑新詩，以史思明櫻桃詩作比，已經夠沈信卿開心了。有人寫信給周作人先生，謂復古傾向不足慮，卽以國學概論記錄者的反對復古爲例證；其實他是看錯的。我的記錄國學概論，乃是依着覺悟方面反復古的意向去做的，不僅是用白話去記錄，還不時寫解明的辨駁論文。（邵力子先生寫了志疑，裘可桴先生寫了政治制度與政治精神，我也寫了新詩管見。）所以沈信卿恨得牙癢癢地對我非常不高興。

民國十二年初夏的某晚，邵力子先生派人叫我出席某會議，地點是在環龍路戴季陶先生寓中。我到得最早，初次和戴先生相見。當晚出席的邵力子葉楚傖二先生而外，只有楊賢江先生是我的舊同學，其餘我都不認識，約共十二三人。席中有人問起我是不是黨的同志，大概他們把我當作同路人看待，也就不再說什麼了。那晚所討論的，屬於黨的文化政策，定下幾種指導青年思想的方針，還決定編輯中小學教科書，由民智書局出版。大家集中的論點，就是反對思想復古，積極地接受西洋「科學」及「民治」兩大潮流。那個空洞的議案，當時並不見之實行。到了第二年，忽然從兩件小事上，實現了反復古的信約來。

一件是因澄衷中學校長曹慕管，提倡讀經以文言會攷學生，楊賢江先生在學生雜誌寫篇復古毒的短文來批評他。曹校長大生其氣，寫信給張王兩大老板，要敲破他的飯碗。覺悟上於是大熱鬧起來，陳望道先生寫了老馬與復辟，劉大白先生寫了倚老賣老答少年老成的曹慕管先生，王葉先生寫了老先生的解剖，我也寫一篇爲國故呼冤，這一場復辟之戰，曹校長費恨以終，楊賢江既不會革職查辦，依着校長遺囑提倡國故的宏願又不能實現。

還有一件：印度詩人太戈爾東來了，研究系同人大爲起勁，梁啓超高喊東方文明的口號，張東蓀把學燈改變了作風來替太戈爾作播音台。沈雁冰先生便在覺悟上明白提出質問，吳稚暉先生在科學週報編輯話裏痛快淋漓的諷刺，還有王人路正廣兩先生組織了距象團，公開徵求同志。我還記得吳稚暉先生有這樣一段話：

「太先生呀！你們的農田，亦許英國人已經替你們改進了。至於我們的農田，不是蕪穢不治，便是墨守成法，說到農業，對於物質文明已進的各國，真要愧死呀！幸虧是一個不辨菽麥的一位詩人，我也不責備你的沒有調查，否則你把自稱農業國的古文明調查一調查，你一定軟了半邊了。難道我們要求物質文明，所急的真是金剛鑽同機關鎗麼？麵粉廠裏反用美國的麥，

身上着的是別人的布，醫病時用的是別人的藥，同米一樣的物質文明，我們無科學幫助，也是無辦法呀！

在我的回憶中，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不外兩件事：甲，反對復古，乙，接受科學。如今，汪懋祖公然在中央日報上提倡文言復興，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也是汪懋祖始料所不及的！

六 記約瑟夫

轟動上海的意人尤維吾控薛錦園女士誘姦其子約瑟夫案，使我有深深的感觸。約瑟夫，七八年前，曾從我讀書四個月，人很聰明，體格又好，可惜他的環境不好。他的父親意大利人，喜怒十分極端；要叫約瑟夫受西方的教育，但進了西人學堂，不久就出來了。他的母親蘇州人，性子太馴，她要叫約瑟夫受東方的教育，希望我教些人之初之類；但四個月以後，也不見進正式的小學。這十年來，約瑟夫西又不西，東又不東，結果等於沒有受教育。我曾經和友人說：小孩子在上海不受教育是不行的，你不教育他，有一個大學校——上海的社會——會教育他；等到你發見樹身子已經彎曲了，那你已經沒有法子了。果然，薛錦園女士就來做約瑟夫的教授，即不說誘姦，平日

耳提面命，琢磨的工夫，也就成績很好。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讓他在交際花的手掌上打筋斗，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上海的家庭教育，畸形發展得可怪。有些把兒女看作芝蘭玉樹，定要種在階前；每家請一個家庭教育，受那最舊式的教育。這種和社會隔離的兒童教育，兒童永遠不能參與社羣生活；正如關在房間裏的花草，從不見過太陽；一陣狂風暴雨就打得七零八落。芝蘭玉樹的下場，常是如此。有些把兒女當作野馬，任他在社會上亂跑。初則衙堂教育，繼則街頭教育，終則遊戲場跳舞場教育，揩油，胡調，游蕩……整整的一套畢三教科書，造成一大羣小畢三同志。兒童如田塍邊的小草，聽憑牛羊踐踏，不留一點生機。這樣上一代人戕害下一代人，因果循環，不可究極！薛錦園女士教會了約瑟夫，約瑟夫又去教會了許多蜜司，天天替報紙擴充社會新聞的地位；惡化的梅毒，傳染到上海全社會，能不使人寒心嗎！

請上海各界人士莫把這件事當作等閒的笑話看，這是當前一個重大的兒童教育問題！蘇俄的生路影片，他開場即說：「一個沒有受教育的孩子，即是新社會建設的破壞者。」上海早已布滿了流氓，畢三，乞丐以及形形色色的流浪人，現在還讓他們不斷教導訓練候補的隊伍，將如

何免於總崩潰的命運呢！

七 情書第二頁的流產

——情書一束之對頁

五年前，我就想動筆寫情書第二頁，那時候，章衣萍先生的情書一束還僅銷到四版，情書一捆，女學生情書，情書作法剛在上海馬路上露臉，若要趕時髦，那時候寫成，恰好是適當的時候。上海的文人是靠女人的陰戶吃飯的，性史性藝性X性Y流行過後，情書一束一捆一擔……補上這個空子，我的情書第二頁若也出了版，不也有「吃女陰」的嫌疑？我等等，等等，想等到吃女陰的潮流過去，誰知這個潮流總是不過去，時報的畫報天天載皇后明星浴女的照片，紅葉的封面期期粘一張「招牌主」，中山牌一變而為美女牌，「十六歲小姑娘」的廣告大大地在報紙上刊着。既然文人以女陰為天，我只好讓情書第二頁流產了。

在情書第二頁裏，沒有桃花的衣裳，也沒有湖色的褲子；當「他」在她的小腹下親了一個吻（情書一束八九頁末行）的時候，別一個莊嚴肅穆的悲劇是在開始了。情書第二頁的女主

角和情書一束的女主角是共同的，她是吳曙天女士；曙天女士並不諱言這件故事，在情書一束頁二十三裏，她就隱約告訴這故事的一部份：

「……我除了要解除舊式婚約以外，還有旁的愛情問題。我們認識的開始，是在玄武湖邊。記得一個暑期的黎明，我和我的女友攜手偕行，信步走出玄武門……在近岸的樹林裏，我們信目望去，似乎有一人兒，坐在小巧的橋兒上，低首繪畫。我是歡喜畫的……我們羞怯怯地走近那個不相識的人兒的身邊，他一個臉龐清瘦少年，抬起頭來望着我們微笑了一下，又低下了頭來注意他自己的工作……待到他完成了工作，微笑地站起，互相問了姓名，我纔知道他名叫謝啓瑞，是南京美專的學生。廣漠的人間，從此有了我和他的愛的痕迹……我願意和他將來能成爲很好的朋友，我來介紹你們。」

曙天女士輕輕用「將來能成爲很好的朋友」這樣一句話來圓她的誑，究竟他們是否成爲很好的朋友？曙天女士曾否爲他們介紹？我倒想知道他的究竟。不過情書第二頁並非專爲這個三角戀愛的悲劇而作的，別有一個悲壯劇伴此而起，因此情書第一頁上有甜吻有笑語有溫馨，在情書第二頁只有血有淚令人無歡了！

「謝啓瑞」是曙天女士的誑，他的本名叫做葉天瑞，出校以後改用葉天底，浙江上虞人。他能繪畫刻印彈琴，頭髮總是很長，愈襯得他臉龐的清瘦。民國四五年間，浙江省立第一師範的藝術空氣極濃，在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指導之下，許多藝術天才都顯露出來，葉天瑞卽是其中之一。我們的導師經子淵先生夏可尊先生都善於刻印，天瑞在這一方面也有他的進境。我家境貧苦，又生長在鄉間，根本就不懂得什麼藝術；一聽得三塊五塊一兩的印泥，不免擡舌不下。有一天，我向他借印泥一用，一不小心印盒墮地，跌得粉碎了，直望着印泥發戰。天瑞對我微微一笑說：「這印泥就送給你罷！」我又對他發怔了一回，他俯身拾了印泥，替我送到書桌上，扶我坐下，我纔明白他的本意，欣然收了下來。

五四運動以後，我們懷疑一切舊時代的學問，對於讀書不覺有些厭倦，操場上的草長得很高了，不懂進化論的生物學教師被我們轟出去了，但大家都巴巴地望到畢業才撒下手來；不料天瑞却在畢業那年的第二學期離開學校了，做屣文憑，翩然引去，我們都不覺得有些驚訝！

民國十一年以後，我和天瑞久不相見。某一暑假，在陳望道先生家中遇到，他穿了西裝，頭髮梳得很光，微笑掛在口角上，欣然談了許多話；若說戀愛是可以具體說明的，這便是戀愛的徵候。

曙天女士所訴說的「我們的光陰，一天天地在信箋上消逝；我們的心魂，一度度地在情海中浮沉；我們的痛苦，一絲絲地在紙面上互相告訴。」大概是那個時候的情況。

但是曙天女士是一個不公平的上帝，她雖說：「我現在只希望上帝把我這孤苦柔弱的身體，分配得勻些，分給我的兩個情人，你們每人管領我的一半吧！」她把一半帶到北京去分給衣萍先生，讓衣萍先生得意地寫情書一束，却連其他一半也一併從天瑞手裏奪了回去。布施給衣萍先生了；民國十四年的初夏，一個頭蓬衣垢的人立在我的面前，我幾乎不能辨識他的面貌。頭髮長得出乎尋常，兩頰瘦而不清，聲音那麼低小，他乃是曙天女士所要分半個給他的葉天瑞。

「天底，你，你怎麼啦？」

「不必說啦！你幫我一個忙，替我找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

「替你？」

「不，我一個女朋友，她在北京，要回南邊來。」

「她是誰？」

「她，是曙天女士，我的好朋友！」

那天分手時，他說三天後再來看我，等我的回音。過了三天，他不曾來，再過一月，又不見他來；我只得把那事回掉。往後，從不見他的來信，也不明他的蹤跡。

忽然，杭州報紙登載大字的消息：「浙東暴動總司令葉天底已於今日午前四時在陸軍監獄執行鎗決」云云。那年是民國十六年的秋天，我在浙江省立圖書館服務。看了這消息，淚珠不覺從眼眶中瀉了出來。第二天清晨，惘然走到錢塘門外徘徊了許久，仍是惘惘而回。後來間接直接地探聽一些關於天底的消息，想寫這一本情書第二頁；既然大家看了桃花的衣裳，當然不可不看血腥的衣裳的。那年深秋，我從杭州回到真如，第一次看見吳曙天女士，第一次看見桃色的裳衣。

友人程仰之先生和我相約：「聚仁，限你二年，若是你不把情書第二頁寫成，我就要動筆了。」唉！歲月遷移，忽又五年，情書一束已經十二版了，情書第二頁乃終不免於流產，哀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附) 葉天底之死

憶之

聚仁兄：

濤聲二十二期上登著情書第二頁的流產一文，說的是故友葉天底的事；天底和我也有一段歷史，並且他也對我說起過情書一束的事。雖然這幾年來，再也沒有眼淚去哭故友的天亡，（實在是哭不勝哭）終於因為您的文字動人，使我也不能不說幾句話。

我和天底相識，乃在兄「過了三天他不曾來，也不明他的蹤跡」的時候。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夜車我與現在聽說在德國的沈某到蘇州；除了遊玩外，還要參與廿五日之雲南起義紀念的反基督教運動。因為蘇州的教會學校特別發達；經了五卅運動後，也有不少青年覺悟過來；所以比我們先去的還有存統和已死的張君。去的人都先到樂益女子中學。那時候樂益女子中學主持的人是侯紹裘，差不多成了蘇州革命運動的中心。天底就在這隻學校裏教書，並且還做著革命工作。我們的相識，也就在這個時候。

十五年初，我又奉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命視察黨務，又到了蘇州。因為爲了節省用費起見，就在樂益住宿，與天底同床。那天晚上，天底不知怎樣一來，忽然問我有沒有看過「情書一束」。在我真感覺慚愧；因為我是一向鄙視文學，不要說「情書一束」，連所謂革命文學作品也不會

看過。所以我對他說：「現在我們革命也來不及，還有閒功夫去學寫情書麼？」於是他把「情書一束」的主角說出，並說這裏面祇有他幾封信是寫得最好。我於是恍然大悟；我不過連這本書的封面也沒有看過，談起來沒有勁兒，然而這內面有悲劇是可以猜到的。我當時問他：「你現在怎樣感想呢？」他說：「現在當然是已經結束了，此後祇有獻身於革命工作。」我的見解，常常以為藝術家都是浪漫的；天底的革命，或者於失戀後憤而自暴自棄所致。況且這時候他又在女校教書；這邊的情書宣告結束，很容易又在那邊開始第二頁了。所以我又問他：「難道你以後再與人戀愛了麼？」他於是似乎非常憤慨樣子地說：他看了衣萍一篇什麼文章中一句「口口愛君君愛我」之後，才覺悟了。以後是他大發牢騷，或者可說是覺悟了的戀愛理論。我於是勸慰他：「天底！相信現在能夠得著戀愛的幸福的，讓他們去享受吧。我們埋頭革命，祇作不見，因為我們不相信現在能夠戀愛自由。五年十年之後，革命成功了，而我們還是活著；那時候，難道還來不及談戀愛麼？革命不成功，我們都是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人，我們也可以安心地成仁，也不留一點悲痛給別人，豈不是很好麼？」他同意了我的話，然而還要講這件事的經過。結果是被我制止了；因為我不願意聽這一類神話。終於「情書一束」沒有見過封面，也不知其詳情。

自此以後，天底在蘇州，曾領導過一次機工罷工。工人雖然得了勝利，而天底却被迫離蘇了。當他離蘇過滬時，我還和他見了一面。他說預備回家去做農民運動，並且說了一些他家鄉農民情形與活動方法，就匆匆地分別了。民國十六年宋梅村軍攻入浙省，浙省第一師已退到甯波，國民政府之浙省府人員都已逃到福建去了。這時天底也逃到上海，又碰到了。於是乎才知道當孫傳芳軍與第一師（已降北伐軍）對抗時，他曾領導民衆幫助對抗。軍隊退後，他還沒有走；因為搜捕黨人很急，他的哥哥勸他逃；於是乎到了上海。而且因為走時匆促，衣服也不帶一件，錢也祇夠到上海。我於是就叫他在我寓所住了一夜；並且對他說，「目前北伐軍由贛閩兩路進兵入浙，大約要在杭州過年呢。（指廢歷）他聽了，第二天就要動身回去，我勸他過了年去也不肯。一天，他趁了最後一班開寧波的船回去了。（別的公司都停班了，這船是太古公司的，到了寧波也要到廢歷的年再回上海。」

十六年春，北伐軍東來，我也辭了一切職務回里了。（因為革命幾年不能回去。）就此一病到秋天起來，便在報上看見聚仁兄所見的消息。後來據朋友說，當他被捕時，不但已經不能暴動，連動一動也要像張靜老之需人代勞了。槍決的時候，同時共五人，他是看著報被人抬上法場。

待其他四人都已槍決了，他才丟了報還向先去世的人看了一眼。

他總算是很安心，也不給一點悲痛給別人而去了；雖然他還有他的哥哥或其他親近的人以及他所未完的事業。如果這是情書第二頁的話，我以為還是枕上隨筆來得確當。這樣，以上的話，也許被採為筆料。

憶之

廿一，十二夜。

八 「洋涇浜」與「世界語」

蕭伯訥在北平招待新聞記者；有人詢以來華後，習得華語否？蕭氏曰：「否；余一字不知。但余對洋涇浜語，頗感興趣，蓋大半文字，太受文法拘牽；洋涇浜語則無此弊；余信此語或將成未來之世界語。」某記者告以華文實際上即不講文法。蕭氏曰：「然則，華文將來或可為世界語耳。」（見二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這段話，蕭伯訥推測得有趣，某記者幼稚得可笑。歐西學者對於中國文字，從聲音上研究的多；和中國文字學者側重形義，方向略有不同。蕭伯訥對於洋涇浜語發生興趣，亦是方向不同之故。不過他老先生決不知道在他以前，早有人說過這個話。大概六年以前，吳稚暉談論國音，世界

語，他已從世界語的立場，推斷洋涇浜有成爲世界語的可能。世界語的最重要條件，一要拼音方法簡單，二要文法規則簡單。洋涇浜語即具有第二個美點，如：

“A boat has two eye,

No eye, how can see

No can see, how can go.”

(譯)那隻船有兩隻眼睛，(指船頭兩隻畫成的眼。)

沒有眼睛，如何能夠看見，

不能看見，如何能夠跑。

他們以中國的語法運用英國的拼音文字，大膽地把英國文法改造一過；這種大膽，對於推進英國語文的進步是極有用處的。但洋涇浜語若和其他語言文字，任其自然生長，經過長時期各個地方的複雜變化，將來也依舊會大受文法拘牽，如現行的歐西各種語文一樣的。世界語的產生必須是簡單的規律的，由於人爲而非自然生長的；洋涇浜語其不會成爲未來之世界語，也可斷定了。

至於某記者的混蛋，那簡直該打手心。「文法」是一種說明科學，就既成現狀而加以歸納，由歸納而得幾個原則，把不合原則的，附上幾個例外。世間豈有不講文法的語言文字嗎？歐西學者對於這方面有研究的非常之多。「請看 Prof. Gabelentz (德國教授) 之 *Chinesische Grammatik* 漢文經緯」某記者莫再丟醜罷！

九 藏書

聊城海源閣藏書，在往年兵爭中，散失殆盡，南北讀書種子相顧嘆息。書有六厄，兵燹原是書籍的大劫；董卓攻破洛陽，蘭台石室的縑帛，嘍囉們圍在腰裏，背在肩上，拿去消遣消遣。海源閣的新戲，不過是舊戲重排，並沒有什麼出奇。但書籍的散佚，不一定要仰仗大規模的丘八；只要兒女們賢明一點，封在箱子讓牠過五年十年，也差不多可以完結。劉鶚老殘遊記一首絕句：「滄葦籬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嫗娘飽蠹魚。」就是說的海源閣故事，實際早已在那裏遭劫了。若再賢明一點，叫換取燈兒的論斤論擔的挑，也很快會磨折掉的。若幽默一點，像義烏朱氏一樣，兄弟分家每人分半部，命運也大致可決定了。

往年，我的老師，單不庵先生去世，他生平唯一的遺產，那幾千卷書，依戚友們的意見，都主張替他保留在浙江圖書館。但單師母，死也不肯放手，她雖不認字，還希望在上頭得多少出息。將來的命運，我早已替算定；李慈銘書，到處在兜售；孫詒讓的書，閉在樓上讓虫蛀鼠咬，這都是好榜樣。若是我們要惋惜海源閣藏書的散失，那就對於國內學者藏書的散佚，格外要表惋惜了！

可是我並無半點惋惜之意，即單師藏書完全毀壞也不想發半句感慨；書籍的遭劫，其實是替生人開出無數生路。千卷萬卷的書，求其有一句值得研究，一頁值得誦讀的，已不多得；要找一種和現代人生發生關涉的，那真難之又難。屬於死人的骸骨，保藏在圖書室裏，已是牠的幸運；還讓牠躺在生人的大路上，做生人的絆腳石麼？由蠹虫火水兵災，把牠們收拾了去，原是一件大功德！

可是我也無意於做法秦皇，從事焚書。我們藏的書，不過是供給我所要研究的材料；一本書之在我的架上，其價值並無異於桌上的小螺壳。「神奇臭腐」「腐臭神奇」全在我的乾坤袋的變化呢！

十 談狗

不久以前，我所養的「小玲」給別人偷去了，不覺悵惘了幾天。就在那幾天，讀了杜衡先生的「憶波比」，怦然有感於中，人間這一類的小缺憾，原也綿綿無盡期的。在狗的故事中，和「波比」的名氏相近的有一隻著名的「浦倍」牠（Fobby）是愛丁堡城中葛雷福來（Greyfriars）的愛狗，主人死了，牠在墳上守了十二年。現在愛丁堡城中還豎着牠的紀念碑。

狗的老祖宗，豺或狼都是非常兇悍的、猜疑的、陰險的。但是牠們已經變成我們最相得的伙計，在埃及金字塔中就有牠們的遺像，現在無論逗太太們歡喜的「臘卜狗」和在亞爾卜斯山救人命的「聖貝爾拿德狗」都是非常忠誠的。狗的樣式，如臘卜狗，只和小貓一般大。而馬斯乞夫狗就有小牛那麼大，其他種種，有的胖胖的，有的細長的，都順着我們的意向變成各有各的形式。我們所養的「小玲」屬於巴兒狗的一種，這一類小狗，一天到晚糾纏在我們的桌下，搖搖尾巴，舐舐腳皮，偶而嚶嚶叫幾聲，或則把我們的鞋兒拖來拖去，這就算盡他的職務了。可是有些警犬，吠聲如豹，齒利如刀，只要走近他的警戒線，牠就要給人們以最大的威懾。前些時，上海有一位郵

差，給一家警犬咬下了「那話」，一時暈厥過去。所以牠們的性質，也是順著我們的意向，變成各各的樣式的。

杜衡先生說起他們所養的「波比」，晚上非上床睡覺不可，還要睡在他們兩人的中間，四脚朝天躺在那裏。狗而床上睡覺，大概是巴兒狗一類的特種權利。其他各種狗，大都睡在狗窩裏。狗在狗窩裏的姿態，美國人摩耳曾加以研究。他說：狗臨睡的時候，常是咕哩咕哩抓磚地，而且還要打許多圈子。這是爲的什麼呢？「因爲狗在做狼的時候，不但沒有地毯，連磚地都沒有得睡，終日奔走覓食，倦了隨地臥倒，但是山林中都是雜草，非先把牠搔爬踐踏過不能睡上去。到了現在，有現成的地方可以高臥，用不着再操心了，但是老脾氣還要發露出來，做那無聊的動作。」這有名的解釋，就是新典故「狗抓地毯」的來源。

十一 朱熹與韓侂胄與唐仲友

很早很早，我早就聽得關於狗與貓，貓與鼠，鼠與蛇，鷄與蜈蚣，蜈蚣與龍之間彼此相仇的故事，他們的相仇總是爲的極細瑣的事，因爲是畜生，爲極細瑣的事生氣，度量所關，本難勉強。不過

蜈蚣咬了阿三的手指，阿三娘就來借重雄雞紅冠子的血，石匠造長橋，定要蜈蚣伯伯顯形，像紅頭阿三一樣守在門口；雖說相仇是他們的私事，看到這個情形，他們想必「悔不當初」了。

我的父親，他很熟知朱熹的故事。有一天，我們圍在桌上吃飯，他說到朱熹請韓侂胄吃飯的事，朱熹有一個古板的辦法，不問是怎樣分等的客人，總只準備四碗菜。韓侂胄後來是做到宰相的，不知那時以何因緣要去拜訪朱熹；朱熹呢，自然不知道他將來是要做宰相的，仍只準備四碗菜。這個未來宰相大生其氣，後來做了宰相，朱熹的命幾乎送在他的手裏。我們那天吃飯只有兩碗菜，我心裏想：只要有四碗菜，我一定不生氣。那是太孩子氣的想念，年紀一大，漸漸明白這是世故的事；即算是八碗菜，也還是要惹人生氣的。只好保佑別人莫做宰相，否則送命的機會總是很多。

後來自己會看古書，纔知道朱熹還和唐仲友有一段因緣。據我們所知，唐仲友也頗有學問，頗有才略，若說是缺點，他是太浪漫一些，和一個美妓有恩情。不知這樣觸犯了朱熹的威嚴——有人說是因爲主張不同，那當然是謠言。——他一定要唐仲友的命；唐仲友死後，所遺的著作，都由朱熹設計毀滅掉。我這纔明白過來，別人雖不做宰相，也還是有性命的危險的。

上帝保佑我，莫踏到人家的長尾巴。

十二 鑑賞標準美

林語堂先生說：「現在社會係男子的社會，故好畫裸體女人。女子的社會必好畫裸體男子，亦必美其名曰：『鑑賞標準美。』」接着又說：「雄狗會畫，亦必認雌狗的大腿爲標準美的極峯。雌狗畫雄狗亦然。」（論語三十期我的話。）用生物學的眼光來解釋藝術的根柢，一般道德家固不免驚爲失態；但哲學家 and 藝術家所不能解答的，在這裏却找到了滿意的答復。尼采說，「美與醜，統可用生物學的意義來解釋。」就是這個意思。

人體一到了青春期，因爲內分泌的滋潤，發生了幾種特殊表徵：胸部突然舒展，臀部發育成爲弧形，語音非常柔軟，毛髮潤澤有光彩；這都是美的重要寄託。「人體美，和第二性器官保持密切的關聯，乃是不能否認的實事。」D. Gourmont 說：「試問蝦蟆，何者爲美？牠將告訴你牠的配偶最美，——小的頭上突出了二隻大而圓的眼，還有大而平闊的嘴，黃的腹部，棧色的背部。」例之於人，其理相通。

但是國人爲什麼諱言「人體美」呢？因爲正人君子大都很敏感，一提到性的器官，就浮起猥褻的觀念，魯迅先生說從前的才子，祇要檢到一塊手帕，就可以相思賦詩，而牡丹亭的杜麗娘，祇夢見一個男人，便單戀至死。在道德隄防下，必然有此戀態心理；這種人當然不敢正視「人體美」。還有一些色情狂的，看了街頭猥褻的畫片，輪船上猥褻的磁器；賈寶玉式的病男子，林黛玉式的病美人，實行所謂「兩性醜態」，卽以爲人體美不過如是；這種人，更不能了解「人體美」。對於美的鑑賞，國人去健康的標準還差得很遠呢！

近來談世道人心者日多，說來說去，無非要提倡舊道德；凡舊道德戕賊人性人體的罪孽，一筆表過不提。我却以爲惟普及生物學的知識，正面對着事實，不加以歪曲的解釋，方能使世道人心漸有轉機。達爾文著人類由來，說：「據我們所能判斷的，大多數動物，其所表示的美的好尚，專限於誘引異性。」且引一種鳥名 Bowerbird 的築巢事實爲證。凡所以使道德家橋舌不下的，在生物學上正是平淡無奇，無待疑訝的。

有人以爲林語堂先生故作奇論，乃引申其意以明之如右。

十三 愛莎多娜鄧肯

愛莎多娜·鄧肯女士的自傳，我費了一晝夜，廢食忘餐地吞了下去，掩卷瞑想，這捨身以藝術爲生命的女子，她的戰鬥氣分是如何地攝住我們的心靈呀！

運命是 *Sphinx*。他站在路上嘲笑我們，和運命去爭戰，從他的手中逃出來，一切惡鬥的痕跡都是人生的教訓，都是神聖的啓示。鄧肯女士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我們應該凝視他的歷程。她第一次見戲院經理達利先生，述說她對於藝術的悟解，說：「我有一個很偉大的意思，供獻於你，我發現了跳舞的藝術，我所發現的跳舞的藝術，失傳已有兩千年……你的舞台上缺乏了從前使希臘的戲院偉大的東西，便是跳舞的藝術——悲劇的歌舞。我這種思想，要改變整個時代的潮流；我這種思想，是在何處發現的呢？是在太平洋之濱，是在枝葉抱展的塞拉雷發達之松林，我看見了少年美利堅理想的形像舞於洛基山之巔；我所發現的跳舞，足以配得上懷特門 (*Whitman*) 的詩，我實在可說是懷特門精神上的女兒。我要替美利堅的兒女，創造一種新的跳舞。以表白美利堅的精神。」這是使達利先生看作何等孩子氣的想象！

然而事實證明了這並不是孩子話。她有一次用雷文 (Zepher) 的音樂「拉西色斯」來跳舞，雷文 拚圖而入，說是侮辱了他的音樂，不許她用以跳舞；鄧肯 即以跳舞的事實來說服了他，使雷文 相信她的一切動作，就是他製樂譜時所想像的；因而兩人有一段藝術上的合作，雷文 爲鄧肯 編一節跳舞的歌，名曰春天。她最初跳舞的觀念，是起源於海水的波浪，大自然永遠是她的指導者。她沉思默想，追求一種動作的泉源，一切發動力的起源，各種動作的集中之所，便是產生跳舞的反映鏡。她以希臘藝術爲基礎，回到一切姿勢根源的自然。她表現人類的情緒，使藝術不僅是一種娛樂，而是生命的跳躍。有一次，她在美麗的布達佩斯，看着日光下的河流，河水閃爍蕩漾，令人欲醉。她當晚通知樂器隊練習司特老司 (Strauss) 的青色的多腦河，當晚最後的一個節目，她便跳那個曲子；匈牙利的 觀衆如觸電一樣，全體跳了起來，簡直發了狂。她可說是大哲人盧梭 的兒子，和自然同其呼吸。

她到拜壘特，專心研究瓦格涅 (Wagner) 的音樂。要想組織理想的跳舞來表演瓦格涅 的歌劇「坦惠則」。後來又夢想組織一個大集團，配着貝多芬 的第九諧樂來跳舞。她的求真美善無上諧和的願望，可說是火一般地燃燒着的。她理解「坦惠則」那歌劇，集中了一切未滿足的慾

望，一切狂熱的渴想，一切熱情的極點，——整個全世界的呼聲，其中最短的一段，半人半羊仙以及水女仙愛神等，都是瓦格涅的心靈最後一曲的表現，所以她能在表演時，顯露異教徒的精神，充滿了聖法蘭西斯的愛，吹着銀號，舉起聖杯，她畢竟證實了她對達利先生說的那一番夢想的話了。

鄧肯往希臘追求最上藝術那一段故事，頗有吉訶德先生的風味：一家子乘着一隻帆船往希臘進發，在加發沙拉跪下吻着地上的泥土，穿了古希臘的外衣，短外套，古裙，繞着頭巾在各處山谷，找地方來建築她們的宮殿。奠基之日，由老祭司用古老的儀式來替她們祝福。她從希臘禮拜堂找尋古希臘的歌詩，還找了一些希臘孩子組織一隊唱詩班；但是進入雅典神廟以後，忽然覺得她已往的一切光榮之夢，忽然破裂了。她忽然覺得她祇能做一個摩登人物，總不能改變為別種人。她說：「我們總不能有古代希臘人的那種觀念感覺；這個雅典神廟，在別個時代也經過了別種盛衰，而我不過是一個蘇格蘭愛爾蘭血統的美國人而已！拜占庭音樂的那種聲調，漸漸的遠離模糊起來，所聽見的祇有一種生離死別之聲。」她終於離開了雅典，乘着火車回到維也納去了；而她所組織的希臘唱詩班，到柏林以後，失掉了從前在雅典神廟所表現的那種天真兒

童的氣分，簡直成爲一些嘈雜的聲音。那些孩子們，半夜從窗子裏爬出去，到下等咖啡館裏去，和他們本國的下等女子爲伍，古希臘的夢，全本倒塌了。其尤趣妙者，她們在希臘亥麥塔斯造的宮殿，化了很多很多的錢。挖不到一口有泉水的井；而歐戰之中，那宮殿倒變成戰神的居留所，真是多麼幽默的下場呀！

一種好的藝術作品，必是人生的鏡子。鄧肯說：「無論男女，如能把他自己實的生活寫出來的，必是一部偉大的作品。」這是真的。她的這本自傳，可以和盧梭懺悔錄一樣垂之不朽的！

十四 倭寇

倭寇倡亂於明太祖洪武二年，平定於明神宗萬曆十六年，這二百二十年間，（一三六九—一五八八）中國沿海區域所受的苦難太可怕了。這個健忘的老大民族，好像不會有過這個長期磨難似的，大家早已淡然相忘了！

倭寇初來，福建，山東，浙江，沿海諸郡，便被侵掠。明朝的對策，派使者趙秩去宣諭，派僧祖闡克勸等去勸誘，好像不會有什麼效果。洪武二十年，派周德興到福建觀察形勢，遷移了許多衛所，民

戶三丁抽一，以充戍卒，築城十六座，增戍卒一萬五千人。又派湯和視察浙江，整飭海防，築五十九城，民戶四丁抽一，增戍卒五萬八千七百人。這個抵抗的計劃，聲勢頗大。

不知洪武二十年的會勦計劃，怎的不能實行漢奸倒大大的活動起來了。那個大漢奸也姓胡，胡立夫的老祖宗，叫做胡惟庸，他派甯波衛指揮林賢到日本去勾結，倭寇就在舟山羣島一帶，得了根據地，以後漢奸的活動，就非常利害了。浙閩大姓，都替倭寇做「西道主」，勾結了官府，官府也替倭寇做後台老板。朱統要設法消弭海患，大姓就連結了御史周亮排擠了他。再到後來，真倭只有十分之三，假倭倒有十分之七，所謂官軍，看見倭寇，便望風而潰，於是江浙沿海諸郡，完全在倭寇勢力之下，家家由倭作主，共了產，公了妻，半個鼻孔也不敢出氣了。

那時有幾回長期抵抗的戰績，不可不表揚的。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六月間，六七十個倭寇，從杭州，北新關，西掠淳安，突出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趨南陵，遂達蕪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直入南京，又出秣陵關，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又越武進，進駐無錫，惠山，才算大團圓。這六七十個天神，八十多天中，橫行了三四千里，殺戮戰傷了四五千人，大可與一夜失遼寧的奇蹟比美。當時還有一枝倭寇，從樂清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無算，到嵊縣，才大團圓，全數

也不滿二百人。又有一枝倭寇，自山東日照流劫東安衛，至淮安，贛榆，沭陽，桃源，至清河大團圓，全數也不過數十人，官兵倒死了一千多，不抵抗主義本是中國的國粹！

永樂爺要把帝都從南京搬到北京，大有先知之明。我家洪武都莫奈何倭寇，只得趕快遷都，以避其鋒。果然，倭寇越來越兇，越兇越來了。嘉靖卅五年後，浙東、寧紹、溫台諸郡，福建、泉州、福州、漳州、江蘇、蘇松、太諸郡，隨處都是倭寇。（廣東巨寇曾一本，黃朝太，和倭寇相勾結，把廣東各縣焚掠得乾乾淨淨。）幸虧俞大猷，戚繼光幾個名將出來圓場，才把大明天下，支撐到李闖攻入北京為止，不然，大清國還讓大倭國佔先了。

不過倭寇總是倭寇，天朝總是天朝，你有兜率鎚，我有天靈蓋；你有飛機炸彈，我有長期抵抗，倭寇其如天朝何！

2075

筆 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

實價大洋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 作 人 曹 聚 仁

發 行 人 韓 振 業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電話四〇六二八號

印 刷 者 天 馬 書 店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北 江 西 路 天 馬 書 店
分 發 行 所 各 省 特 約 所 各 大 書 坊

#

8212
502433

5560/2



18

\$.90